武俠世界

無孔斷魂簫（新派俠情倫理恩仇錄）　秋雨·著

作者雖是新進，這篇新作品頗具新的風格，故事情節緊湊。主角憑一枝玉簫，縱橫湖海，快意恩仇，奇情異趣引人入勝。



第28年
30

$5.00

編者話

本刊對於發掘新進作家，增添創新作品，素來是不遺餘力的，祇要你們對寫作有興趣，作品題材和構思合乎本刊所需，我們是萬分歡迎多多投稿的。今期的巨型小說「無孔斷魂簫」就是新進作家秋雨君首部之作，故事內容頗具新風格，題材也不俗，講述故事中的主角人物，憑着一支玉簫，縱橫湖海，快意恩仇，寫來涇渭分明，娓娓動聽，過程曲折緊張，希望各位滿意，並對秋雨君首部作品不吝批評指導。

☆ ☆ ☆

今期的長篇連載「魔踪俠影」已告終結，情節悱惻，哀艷感人，欲知岳雲龍，萬珍珠、梅艷芳等人的最後際遇如何？切勿錯過今期的刋出。又由下期起，另一新篇「龍飛鳳舞」開始連載，敬希垂注。

☆ ☆ ☆

「天雷子」是由某一掌門人窮畢生心血精力苦研成功的一種武器，據說威力奇猛，霸道絕倫，一旦使用，驚天地泣鬼神！誠非虛語，下期刋出的「天雷子」故事，就是講述這犀利武器在一個武林新秀手中怎樣發揮它的威力和造成的結果，切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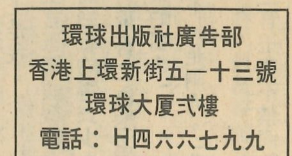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30期
（總號142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秋雨・文
可飛・圖

無孔斷魂簫

紫衣書生追尋碧血令

夜色深濃，大地沉寂。

天上的飛鳥，地上的爬虫走獸，彷佛都在這夜色深濃中沉沉睡去。

月掛中天，繁星萬點。

冷月清輝下，天香谷外的一株大樹梢上，踏枝站立着一位劍眉星目，人品氣宇俊逸英挺，腰間斜插着一支紫銅簫的紫衣少年。

他衣袂隨風飄揚，那樣子，大有將欲乘風而去之勢。

這紫衣少年正是三個月前，隻身獨闖領袖西南武林風雲堡，憑着一支紫銅無孔簫威震三雄，擊敗烟雲叟，折辱賀堡主的「紫衣書生」上官玉龍。

他站立在樹梢上，眺目四望，臉容神情微現出一絲焦急不安之色；看他的樣子，好像是在等候什麼人的到來。

但是，久久之後，大地仍是沉寂寂的，一點動靜也沒有，什麼人影也沒有出現。

上官玉龍失望了。

他喟然一聲輕嘆，神情落寞地飛身下樹落地，懷着一顆悵然若失的心，移動腳步，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

月光，將他頎長的身影，斜斜地拉得長長的。

倏地，他腳步一停，茫然地站住了。

茫茫荒野，該往何處去？

他星目中閃泛起一片迷惘之色……

這刹那，他突然發覺人生的徬徨，也感到生命中許許多多的無可奈何，情不自禁地又發出一聲喟然輕嘆！

搖搖頭，苦笑了笑，他又移動腳步，一步一步的緩緩向前走去。

忽然，一個窈窕的人影悄悄出現了，自他身後兩丈外的一處密林中，恍似一朵出岫雲絮般飄然向他走近。

也不知道上官玉龍在想着什麼心事，對那飄然走近的人影，居然毫無察覺。

那窈窕的人影，已走近上官玉龍身後一丈距離以內，見他一付失魂落魄的樣子，芳心不由暗暗一笑；隨即將腳步放沉重一些，發出沙沙的聲音。

沉重的沙沙腳步聲音，終於將上官玉龍從迷惘中驚覺，腳步一停：「誰？」

他雖然停步喝問，但並無吃驚之意，身子也沒有回轉過來。

「我。」窈窕的人影也停住腳步答。

「你是誰？」

「小蘭。」

「小蘭？」上官玉龍心中大感驚疑地道：「八角羽扇公孫秀慧？」

「正是我。」

上官玉龍緩緩轉過身子，他看清楚了，面前站着的青衣少女，正是公孫秀慧。他目射驚喜之色地道：「公孫姊，妳是一個人來的嗎？」

「不，是兩人。」公孫秀慧嘴角含着微笑說。

上官玉龍不禁愕然一怔！

眼前明明只有公孫秀慧一人，怎說是兩人？

他不由抬眼四下掃望，還有一人在那裡？

公孫秀慧含笑地問：「龍弟，你在找什麼？」

「找人。」

「找誰？」

「和妳一起來的人。」

「原來你在找他——」

公孫秀慧含笑地抬手指着旁側一棵大樹，同時將一個「他」字的尾音拉得很長、很慢。

上官玉龍順着她的手指望去，除了那棵大樹外什麼也沒有看見，不由迷惑地道：「他在那裡？」

公孫秀慧忽然一笑說道：「傻龍弟，他就是你呀！」

「是我？」上官玉龍不禁又愕然一怔。

「呃。」公孫秀慧微笑着點點頭，手指了指地上那長長的人影，道：「你看，那不是你嗎？」

上官玉龍一瞥地上的影子，這才恍然大悟地笑了；公孫秀慧指的影子，正是他自己的影子。

他笑了笑，目光忽然一凝，問道：「公孫姊，妳不恨我了？」

公孫秀慧神情平靜地道：「我不否認，在風雲堡的當時，以爲眞是你殺了占武哥，所以我很恨你，但是現在眞象已經大白，不恨你了。」

「哦。」上官玉龍眨眨眼睛問道：「妳可是已經見到張兄了？」

公孫秀慧點點頭：「見到了。」

「張兄近況好嗎？」

「他很好。」

「那就好了。」上官玉龍吐了口氣：「我實在很惦念他。」

公孫秀慧道：「占武哥也很惦念你。」

上官玉龍笑了笑，話題忽然一轉，問道：「公孫姊，妳也見到過令師兄了嗎？」

一聽提到師兄，公孫秀慧立時目閃異彩，精神也爲之一振。

因爲這位名義上是師兄，實際却是她師父的大悲大師，對她這一生影响太大了。

所以，只一提到師兄，她芳心就升起無限的敬意。臉上頓時露出一付孺慕之色地搖搖頭道：「最近好久沒見到大師兄了，龍弟，你知道他現在在那裡嗎？」

「不知道。」上官玉龍搖頭道：「我只知道他爲了妳們一美四嬌五女的安危，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一直惶惶不安，担心得不得了！」

「唉！」公孫秀慧秀眉微皺地輕聲嘆息道：「江湖詭詐險惡，命運弄人，出人意外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上官玉龍生性雖然十分聰穎，但是他沒有去體會她話中的含意，接着說道：「令師兄爲了尋找妳們五女的下落，在二十多天前與我匆匆一面之後，就往東方找妳們去了。」

「這眞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了。」公孫秀慧感慨地道：「誰又想得到我會由西方來呢！」

上官玉龍道：「但是西方却是我搜尋

的範圍。」

「哦。」公孫秀慧眨眨秀目問道：「你找到我們時，跟我師兄如何聯絡呢？」

上官玉龍道：「我與令師兄已經約好，不管有無找到妳們，都於九月九日在卬峽山黑石峯上會面。」

雙目倏然凝注，問道：「公孫姊，怎麼只是你一個人來此？芙蓉仙子和小梅她們呢？」

「小姐和小梅她們……」

公孫秀慧臉上突然出現一片悲憤凄楚的神色，眼眶一紅，雙目淚水浮動，心頭發窒的說不下去了。

＊　＊　＊

芙蓉仙子芳名賀瑤琪，為風雲堡主「擎天神掌」賀人傑從小收養的義女。

賀瑤琪與小梅、小蘭——公孫秀慧、小菊、小竹五人共稱一美四嬌，是情逾骨肉姊妹的主婢。

上官玉龍一見小蘭——公孫秀慧的神色，心中不由一震，知道芙蓉仙子和三嬌她們定然發生了什麼意外事情，急問道：「賀姑娘她們怎麼了？」

公孫秀慧深吸一口氣，抑制着悲憤凄楚的神色，忍淚凝目問道：「龍弟，你可曾見到過一個人？」

上官玉龍道：「什麼人？」

公孫秀慧咬牙切齒恨聲道：「江湖敗類徐仲春。」

「可是那大漠鵰？」

「不錯，正是那狗賊。龍弟，你知道那狗賊的踪跡嗎？」

「妳來天香谷就是為找他？」

「嗯！」公孫秀慧臉色鐵青地道：「我不殺那狗賊，誓不為人！」

上官玉龍目覩她臉色鐵青，神態怕人的樣子，眉頭不由暗暗一縐，道：「公孫姊，若是他開罪了妳，我絕不會放過他，究竟是怎麼回事，妳該先告訴我，還有賀姑娘和小梅她們現在何處？」

公孫秀慧那怕人的臉色神態稍歛，喟然一嘆，道：「龍弟，事情說來話長，以後我再告訴你好了，總之那狗賊實在不是人，是畜牲！這件事你也不要管，只要你告訴我你可知他的行踪，他現在可能在什麼地方，我一定要親手殺了他！」

上官玉龍是個個性倔强之人，你不要他管，他更是非管不可。

所以，公孫秀慧話音一落，他雙眉立即一挑，道：「事情我管定了，他現在天香莊院內，走！我們找他去！」

公孫秀慧一聽徐仲春在天香院內，立時一言不發的一擰嬌軀，飛身直朝天香谷內掠去。

上官玉龍急忙身形一展，與公孫秀慧併肩飛掠向天香谷內。

他二人身形剛掠出百丈遠，一棵枝葉濃密的大樹上，突然輕如落葉般飛落下一個黑衣人來。

黑衣人輕吁了口氣，神色詭異地望着二人飛掠遠去的背影發出一聲嘿嘿冷笑，身形忽然一旋，閃身朝相反的方向飛掠而去。

紫衣書生上官玉龍和八角羽扇公孫秀慧併肩飛掠，但是，他們還未進入天香谷口，就遠遠看到谷內西北方天空一片通紅，火光冲天，濃烟瀰空。

上官玉龍一見那方向，正是天香莊院的所在，心中不禁大驚，脫口說道：「不好，天香莊院失火了，我們快去！」

他話未說完，身形已突然加快，有若脫弦矢箭般地直朝天香谷電射飛掠。

公孫秀慧連忙全力展開身形，緊隨上官玉龍身後。

＊　＊　＊

天香莊院已被熊熊的火燄吞噬，變成一片火海，四週不見一個人影。

上官玉龍和公孫秀慧都不禁呆住了。

剎那之後，公孫秀慧秀目一皺，道：「這是怎麼回事？怎麼沒有人救火，也沒有一個人影，天香莊院中所有的人難道全都被燒死了？」

上官玉龍深吸一口氣，道：「公孫姊，我們分頭在這週圍各處找找看，也許能發現一兩個活人。」

公孫秀慧點點頭，立即和上官玉龍展開行動，分頭搜尋有沒有活人。

上官玉龍剛走出不遠，公孫秀慧忽然驚聲嬌喊道：「龍弟，你快來看！」

「公孫姊，你發現什麼了？」上官玉龍聞喊立刻回身飛掠落她身旁。

「你看！」公孫秀慧抬手指着距離火場七八丈外遠的修竹林說。

目光順着她的手指望去，上官玉龍立即看到一根碗粗的修竹中央，吊掛着一顆灰髮蒼蒼的人頭。

那人頭瞪眉怒目，張口露牙，神情恐怖至極。

上官玉龍看得心弦不由一陣震動，脫口道：「天香居士！」

公孫秀慧定了定神，問道：「這人頭就是天香居士陳百川？」

「一點不錯，正是他。」上官玉龍點點頭。

公孫秀慧皺眉道：「人頭在此，那麼他的屍身呢？怎麼不見？」

天香居士的屍身又在何處？

上官玉龍抬眼四處張望了一下，沉吟地道：「是！我們往前面找找看！」

於是，二人同時邁動腳步，向前面搜尋找去。

前面，竹林過去是一排樹木。

剛走過竹林，他們就找到天香居士的屍身了。

天香居士的無頭屍身，被綁在一棵樹幹上，雙手雙足全被斬斷在地上。

好殘酷的殺人手法！

上官玉龍看得不禁目眥欲裂，雙拳緊握，渾身血液沸騰。他深吸了口氣，道：「天香居士生前作了什麼孽？死得這麼慘！」

公孫秀慧沒有接話。她在江湖上雖然也有殺過人，也看見過不少被殺的屍首，但是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慘象。

這時，她已經被眼前這種殘毒無比的殺人慘狀，驚嚇得花容失色，心神悸慄，說不出話來。

這是誰下的毒手？

上官玉龍心中在意念飛轉地暗想：滇西百毒郎君萬無解？

上官玉龍記得很清楚，一個多時辰前，他離開天香莊院時，百毒郎君還在，還

沒有走。

但是，這雖然有可能，似乎又不大可能。

因為百毒郎君的武功並不比天香居士高强，在短短的一個時辰內，百毒郎君絕沒有這份能耐殺得了天香居士，除非他用毒。

凡是中了毒的人，必定有中毒的現象，屍身會發黑，血也會黑的。

上官玉龍看得很清楚，天香居士的屍身上並無中毒的跡象。

這狠毒的殺人兇手，如不是百毒郎君，那麼又是誰呢？

也許是魔音女沈含芳，玉面潘安張少堂？

只是，這二人的武功雖然都很高强，足有這份能耐殺死天香居士，但他二人早在他上官玉龍離開天香莊院之前就走了，當然決不會是他二人。

抽絲剝繭，一一推測；除這二人之外，最後就只剩下一個大漠鵰徐仲春了。

徐仲春武功高過天香居士，輕功更是高絕，這四人中以他的嫌疑最大，除他之外，應該沒有別人。肯定是他無疑！

當然，這肯定，只是上官玉龍心中抽絲剝繭的推測而已。

是與不是？還得加以求証。

找誰求証？

縱然天香莊院的人都死光了，無一活口，還有一個百毒郎君，只要找到百毒郎君一問即知，除非百毒郎君也已被殺，或是葬身火窟。

但是，上官玉龍不相信百毒郎君也死了。

因為在上官玉龍的推想中認為，兇手如是徐仲春，他決不敢開罪百毒郎君，在武功方面他雖然可勝百毒郎君，但百毒郎君的毒却是他無法與敵的。

就在上官玉龍心中意念飛轉暗想間，公孫秀慧已鎮定下悸慄的心神，正在張目四望。

倏然，她有所發現地抬手指着兩丈外的一棵大樹說道：「龍弟，你看那邊樹幹上好像寫的有字。」

上官玉龍凝目看去，點頭道：「不錯，那樹幹上果然寫的有字，走！我們過去看看去。」

說罷，身形一閃，當先掠了過去。

＊　＊　＊

那棵大樹幹的樹皮被削去一大塊，上面用血潦草的寫着：這就是我們的大漠威風，天香老鬼罪當該死，咱殺他是為師父雪恨，下一個該死的老鬼是羅家堡主羅羽，想要碧血令就跟着來，咱在羅家堡候駕。

下面雖然沒有具名，但上官玉龍已知道是誰所寫。

「想要碧血令就跟着來。」這句分明是向上官玉龍說的；向他上官玉龍挑戰！

上官玉龍雙眉倏然一挑，目射煞芒的道：「我猜料的果然不錯，殺害天香居士的兇手果真是他！」

公孫秀慧從那「這就是咱的大漠威風」字眼中，也已知道這留字之人，正是她心中恨極，誓必誅殺的狗賊徐仲春。

「想不到碧血令竟是這狗賊盜去的，這狗賊真該千刀萬剮，挫骨揚灰！」公孫秀慧咬牙恨聲說。

上官玉龍滿面怒容，威態嚇人的震聲說道：「我若不殺這兇殘的惡賊，武林中也就太沒有正義真理了！」

說罷，突然抬手一掌猛朝那大樹劈去。

「克察！」一聲，那棵大樹立刻應掌而斷！

好雄渾的掌力！

公孫秀慧看得不禁暗暗咋舌。

＊　＊　＊

碧血令，乃是上官玉龍的父親「無影大俠」上官堯當年行道江湖的信符，自十六年前上官堯在秦嶺落星崖，遭遇羣魔聯手圍攻遇害後，碧血令也同告失踪。

兩個月前，上官玉龍因聞听傳說，自他父親當年遇害後，碧血令就落在風雲堡主賀人傑的手中，所以他才獨闖風雲堡，一簫震三雄，折辱賀人傑，迫令賀人傑交出碧血令。

不料，當賀人傑命人將盛放碧血令的錦盒取來交給他時，盒中竟然空空，碧血令已被盜失去。

所以目前他正在天涯追踪查訪碧血令的下落，取回父親的信符。

如今既知碧血令是徐仲春盜去，他當然不會放過徐仲春，放過取回碧血令的機會。

＊　＊　＊

上官玉龍一掌劈斷大樹之後，立即伸手一拉公孫秀慧的羅袖，道：「公孫姊，走！我們立即趕住羅家堡去！」

「好！」公孫秀慧順着他一拉羅袖之力，就勢騰身而起，雙雙電射飛掠向谷外。

二人輕功身法全都高絕，快逾奔馬。

一個多時辰過去，已奔行了四五十里。

長途奔行，施展輕功，必須有深厚的內力，極强健的體力。

上官玉龍內力深厚，體力也極强健，公孫秀慧到底是個女孩子，她內功既不如上官玉龍深厚，體力在先天上更不若男人强健。

所以，一個多時辰的快速奔行下來，她已經有點氣喘吁吁，香汗淋漓，身法也逐漸緩慢下來。

上官玉龍見狀，眉頭不由暗暗一皺，放緩身形說道：「公孫姊！我看不如我先行一步，妳稍事休息一下，隨後趕來好了。」

公孫秀慧心中雖然很不願意，但她很明白，無論是在內功體力上，她都無法跟上官玉龍比，絕對跟不上上官玉龍的速度，如再勉力逞强奔行，不出百里，她勢非累得精疲力盡倒下不可。

所以，她無可奈何，只好嘆氣點頭說道：「好吧，你先行趕去也好，免得羅堡主也遭到那狗賊的毒手！」

上官玉龍沒有說話，立刻全力展開身形向前飛掠而去。

他此去能挽救得了羅家堡的殺劫嗎？

＊　＊　＊

又是深夜。

穹蒼仍是月掛中天，繁星萬點。

羅家堡佔地並不很大，週圍的堡牆只

不過兩丈來高。

如此高度的堡牆，根本擋不住江湖人物的進入；一個普通的江湖二流好手，都可以一躍而入。

上官玉龍終於趕到羅家堡了。

這時，羅家堡正寧靜地沐浴在如銀的月輝中。看到羅家堡內一片寧靜，上官玉龍不由輕吁了口氣，放下了一顆懸心。

顯然，大漠鵰徐仲春還沒有來到，羅家堡還未發生事故。

上官玉龍站在羅家堡外，目光掠掃地朝四週打量了一下，隨即繞到堡後，由堡後越牆進入後院，覓地隱藏起身形，等候惡賊徐仲春的到來。

他越牆掠入後院，在一排芭蕉樹後，剛隱藏好身形，忽聞前院傳來一個蒼勁的聲音喝道：「小賊！你那老鬼師父大漠禿鷹都不敢闖我羅家堡，你竟敢前來撒野，你的胆量倒不小！」

一聽這番話，上官玉龍知道是惡賊徐仲春來了，並且已被堡主「梅花槍」羅羽發現。

他正想從芭蕉樹後掠身撲向前院，搏殺徐仲春替天香居士報仇，取回碧血令。

但他身形還未掠起，後院大廳的屋上，已躍上來五個手握單刀的黑衣漢子，霍地左右一分，放眼四望。

「咦！」一名黑衣漢子道：「那裡去了？」

另一名黑衣漢子道：「剛才明明看見人影一閃落在院子裡的，怎會不見人影，難道是我眼花了！」

上官玉龍一聽，已知這五個黑衣漢子是羅家堡的屬下，其中一個是這後院中的警哨暗樁，所看到的人影一閃，落在院子裡的人也就是他自己。

他本想現身走出，但又怕他們錯把馮京作馬涼，發生誤會，夾纏不清。

所以，他就乾脆隱身在芭蕉樹後不動。

「會不會躲在那後面？」一個身材瘦小的黑衣漢子指着上官玉龍隱身的那排芭蕉樹說。

「也許，我們下去找找看。」那個先前自以爲是眼花的黑衣漢子接着說。

上官玉龍一聽這話，心中不由暗喊：「不妙，他們若然下來一找，自己豈不立刻無所遁形，那時可就有口難辯，解說不清，不是賊也是賊了！」

爲避免誤會，他立即相好地形，身子一伏，向左竄了出去。

一竄丈二，那裡正好一叢矮樹，他就藏身在那一叢矮樹之後。

就在這刹那，驀見一條黑影快逾箭矢般射落後廳屋上，大喝道：「咱大漠鵰來了，你們全都拿命來吧！」

大喝聲中，雙掌一翻，「砰！砰！」兩聲，慘叫倏起，五個黑衣漢子已有二人從屋上翻身栽落地上，當場氣絕畢命！

另外三個黑衣漢子見狀大驚，齊地一聲怒吼，三把刀同時撲向大漠鵰！

上官玉龍藏身在那一叢矮樹之後，從枝葉隙縫間向屋上望去；只見大漠鵰徐仲春雙目凶光灼灼，滿面殺氣，狀若凶神惡煞一般，對撲向他的三把刀，全然不懼。

他一面閃避刀勢出掌急攻，口中一面叱罵道：「你們這班狗奴才，今天碰到咱的手上，一個也休想活命！」

他雙掌翻飛揮舞，只不過刹那間，又有一個黑衣漢子發出一聲慘叫，被他一掌擊得口噴鮮血，翻身跌下屋來死去。

上官玉龍眼見五個黑衣漢子已死三人，心中不由怒火上衝，正欲掠身撲出。

但是，他剛從矮樹下站起身子，剩下的那兩個黑衣漢子已同時慘叫一聲，雙雙從屋上栽跌到地上，也隨着那三人往鬼門關報到去了。

徐仲春轉眼之間連殺五人，發出一聲哈哈狂笑，身形倏起，電射掠去！

上官玉龍急忙騰身飛掠上屋，待要跟踪追去時，但是就這刹那，已失了徐仲春的人影。

他縱目四望，忽然瞥見左邊東廂房中有燈光透出，他心念不由微微一動，飛身下屋，掠近那燈光透出的窗外向內看去；心頭頓然吃了一驚。

房內，一個雙十年華的少女，被一根繩子細縛着手腳，吊在屋樑上。那根繩子則由屋樑上引下來，縛在旁邊的一根木柱上。

木柱子旁邊，繩子下面，放着一支火光熊熊的巨燭，火頭距離繩子約莫七八寸高，繩子已被薰成焦黑色，眼看就要燒斷了。

那少女吊着的地方，下面是五支寒光耀目的利劍，成梅花形豎立着，少女若然落下，勢必立刻五劍穿身，濺血橫屍當場！

這是什麼人佈置下的殺人法子。

眞缺德！

肯定必是徐仲春那惡賊無疑，也只有那惡賊才想得出這種缺德而又殘忍的法子。

上官玉龍心頭一驚之後，立即穿窗入房，一掌橫掃，以劈空掌力將五支利劍擊倒掃飛。

也許是由於他那一劈空掌勁風的震盪，就在這刹那，那根已被火薰得焦黑將斷未斷的繩子，突然「格勒」一聲斷了。

那少女的嬌軀，立刻直往地上跌下。

上官玉龍急忙閃身搶前，雙手一伸，接住少女的嬌軀，少女口中悶哼出聲，他這才發覺少女的嘴裡塞着一團棉絮。

他連忙放下少女，先替她取出棉絮，然後抓起地上的利劍，替她割斷了手腳上的繩索。

少女站起身子吁了口氣，活動了一下手腳，說道：「謝謝少俠相救，我叫羅筱芳，堡主就是家父，請問少俠尊姓大名？」

上官玉龍道：「在下上官玉龍，這是誰這麼狠毒缺德，把妳吊在這裡的？」

羅筱芳恨聲道：「是玫瑰妖女姬如雪，少俠沒有看見她嗎？」

「沒有。」上官玉龍搖頭道：「在下只看見大漠鵰徐仲春那惡賊，在下也是爲追踪他而來。」

羅筱芳忽然彎腰伸手從地上抓起一把劍，急聲說道：「少俠，我爹的情形不知怎樣了，我得快去看看。」

話未說完，她已閃身出屋，急步向前院奔去。

上官玉龍也隨後奔向前院。

＊　＊　＊

前院中，喝叱連連，兵刃撞擊之聲震空，一男一女雙戰「梅花槍」羅羽，激戰正烈。

男的正是大漠鵰徐仲春，長劍揮舞，寒光電閃，劍勢極爲詭異辛辣。

女的是個三十左右的白衣少婦，手使一對秀鸞刀，刀光如雪，招式狠毒，雙刀翻飛，有若波浪洶湧！

羅羽以一敵二，手中「梅花槍」，左拒一劍，右擋雙刀，乘隙還攻，招式雖然精奇，有若一條怪蟒般十分威猛驚人。

但是，却是守多攻少，情形並不很樂觀。

羅筱芳一到，立即大聲嬌喊道：「爹！女兒來了。」

她身形一動，就要揮劍加入戰圈。

但是，却被上官玉龍抬手攔住，說道：「姑娘，由我來接下令尊吧！」

身形一閃搶前，紫銅無孔簫一招「飛鳳來儀」，架開了玫瑰妖女姬如雪的雙刀，左掌一揮，掌力洶湧地將徐仲春迫得後退了幾步，口中同時朗聲說道：「羅堡主請後退歇息，這一戰在下接下來了。」

羅羽雖然不認識上官玉龍，但見他一出手就架開雙刀，迫退徐仲春，已知是一位功力極高的青年高手，又見他與女兒同時來到，也就不作虛套的撤身後退，說道：「如此就有勞少俠了。」

說着，人已後退丈外，與羅筱芳站在一起。

徐仲春雙目凶光灼灼的瞪視着上官玉龍，嘿嘿一笑道：「你果然追來了，實在很有種。」

上官玉龍冷冷道：「徐仲春，你的手段太狠毒了，陳百川與你有何深仇大恨？你殺了他還不夠，還將他分屍，殺他全莊，火燒莊院！」

「這叫做無毒不丈夫！」

「哼！你實在太殘酷，沒有人性了！」

「你可是要替他報仇？」

「我要爲天下武林除害！」

「這麼說，你是要殺咱了？」

「不殺你，武林中就太沒有正義、天理了。」

「你辦得到嗎？」

「辦不辦得到，馬上你就知道了！」

「嘿嘿！咱知道的是你今夜死定了！」

「哼！碧血令現在何處？」

「就在咱身上。」

「很好，我就先殺你，再取回碧血令。」

徐仲春嘿嘿一聲獰笑道：「那就動手吧，看看今夜是你死，還是咱躺下！」

上官玉龍手中紫銅無孔簫一抬，就要發招攻出。

驀然，一聲嬌叱傳來：「徐仲春，你這狗賊，姑娘終於找到你了，今天若不殺你誓不爲人！」

話音未落，一條窈窕的人影已疾逾電射地掠落，正是八角羽扇公孫秀慧。

上官玉龍一見公孫秀慧來到，便即收住欲發的招勢，說道：「公孫姊，妳來得正好，這惡賊就交給妳了！」

公孫秀慧目射殺機地道：「龍弟放心，今天我決不會讓他活命的！」

她最後「活命的」三個字未落，八角羽扇已展開凌厲的扇招，猛朝徐仲春撲攻過去。

＊　＊　＊

玫瑰妖女姬如雪與羅家堡主本無仇怨，她此次只是應大漠鵰徐仲春之邀請，協助徐仲春報仇的。

但是，徐仲春與「梅花槍」羅羽有什麼仇？她並不清楚，她沒有問徐仲春，徐仲春也沒有向她說明。

自上官玉龍現身，這妖女就已被上官玉龍那俊逸英挺的氣度威儀所懾。

同時，由於上官玉龍一招出手，就將她與徐仲春聯手的刀劍攻勢架開震退，心中立即暗生驚凜，知道這紫衣少年是位武功不凡的年輕高手，她和徐仲春今夜羅家堡此行，只怕很難討得了好處。

八角羽扇公孫秀慧來到，妖女越發的知道情形不妙，以三對四，肯定決難落到便宜。

所以，這刹那間，她心中就暗自起了嘀咕，猶豫着：「要不要出手？出手又對付誰？是羅羽父女？還是紫衣少年……」

妖女心中正在猶豫不決。

上官玉龍目光一看她，突然跨前一步，輕咳一聲開了口：「姑娘，在下請問，姑娘與羅堡主可有深仇？」

姬如雪情不自禁地搖搖頭。

上官玉龍眨眨星目道：「姑娘與羅堡主既無深仇，那麼此來必是受徐仲春邀請助拳的了？」

姬如雪又情不自禁地點點頭。

「小兄弟！你尊姓大名？」她目光微凝地問。

上官玉龍道：「在下上官玉龍。」

「啊！」姬如雪雙目倏然一睜：「你就是獨闖風雲堡，一簫震三雄，擊敗烟雲叟，折辱堡主賀人傑的紫衣書生？」

「正是在下，姑娘也知道？」上官玉龍點點頭。

姬如雪瞥視了他手中的紫銅無孔簫一眼，道：「小兄弟！你的名頭已轟傳江湖，着實不小呢！」

「謝謝姑娘誇獎。」上官玉龍笑笑道：「姑娘能否聽在下一句話嗎？」

姬如雪道：「小兄弟請說。」

上官玉龍緩緩說道：「徐仲春性情凶殘惡毒，姑娘與羅堡主既然無仇，請看在下的薄面，不要淌這渾水，就此作罷退走如何？」

姬如雪心中暗想：「紫衣書生既已插手管上羅家堡的事，徐仲春今夜決難佔到便宜，何況那八角羽扇藝出峨嵋門下，也不是個好惹的人物，我何不就此借機下台，做個順水人情，給紫衣書生一個面子，退走吧……」

她暗想間，上官玉龍已凝目問道：「姑娘！能給在下這個面子嗎？」

姬如雪眼珠微微一轉，媚笑地點頭道：「好吧，既然你這麼說，我就看在你小兄弟的面子上，就此作罷退走便是。」

上官玉龍抱拳一拱道：「在下謝謝姑娘。」

「不客氣。」姬如雪妖媚地一笑道：「再見！」

聲還未落，嬌軀一擰，人已電射飛掠出堡而去。

她竟是說走就走，看來這妖女倒不失是個乾脆爽快之人。

玫瑰妖女走了。

「梅花槍」羅羽立即跨步上前抱拳拱手道：「老朽羅羽，承蒙少俠義伸援手，解救了敝堡的一場劫難，大德不敢言謝，老朽只有感激在心了！」

上官玉龍淡淡道：「些微小事，何足掛懷，羅堡主請別客氣。」

神情忽然一怔，問道：「羅堡主，公孫姑娘和徐仲春那惡賊呢？」

原來剛才還在一邊激戰的公孫秀慧和徐仲春二人，這刹那竟然失去了踪跡。

羅筱芳嬌聲說道：「少俠請放心吧，那位公孫姊姊武功高强，攻招凌厲，徐仲春那惡賊不敵，邊打邊退，退往後院那邊去了。」

上官玉龍眉頭不禁一皺，道：「徐仲春那惡賊凶殘狡詐，詭計多端，這也許是他的誘敵詭計，我得趕快去看看。」

他話未說完，忽聞後院那邊傳來一聲悶哼。

上官玉龍面色不由一變，說了聲：「不好！」身形一閃，疾往後院掠去。

羅羽父女也聽到了那一聲悶哼，心中全都不禁一驚，連忙掠身隨後。

* * *

後院中，已無打鬥的人影。

上官玉龍目光一掃，已看到一個瘦小的身影，蜷伏在他先前藏身的那一排芭蕉樹下，口裡在發着微弱的呻吟。

只一眼，他立即看出那瘦小的身影，正是公孫秀慧。

顯然，公孫秀慧中了詭計暗算，徐仲春那惡賊已經逃走了。

上官玉龍不禁氣得一跺腳，急忙閃身掠落公孫秀慧身旁；公孫秀慧雙眸緊閉，人已陷入昏迷狀態中。

芭蕉樹下光線陰暗，看不出公孫秀慧中了什麼暗算，傷在何處？

救人要緊，也顧不得什麼男女之嫌了；雙手一伸，俯身抱起公孫秀慧的嬌軀，轉頭望着跟在身後的羅羽父女，道：「羅堡主，請借一間淨室給公孫姑娘療傷。」

不待羅堡主答話，羅筱芳已接口說道：「少俠請跟我來。」

一擰腰，轉身向前奔去。

* * *

進入淨室，上官玉龍將公孫秀慧放躺在床上。

羅筱芳已經點上了燈。

燈光映照着公孫秀慧昏迷蒼白的嬌靨。

上官玉龍雙目凝光，在公孫秀慧的渾身上下，仔細地搜視了一遍；沒有看到任何異樣之處，看不出她傷在什麼地方。

他不由緊緊地皺起了眉頭，心中極感詫異。

這時，羅羽也急步趕來了，手上還拿着兩瓶內服外用的金創葯散。

進入淨室，他立刻問道：「少俠，公孫姑娘傷在什麼地方？檢查出來沒有？」

「沒有。」上官玉龍搖頭苦笑道：「她渾身上下看不到任何受傷之處。」

羅羽不禁愕然一怔。

羅筱芳忽然眨眨美目道：「少俠，公孫姊姊也許是中了一種什麼陰損的細小暗器，所以外表上才任何痕跡也看不出來，我看還是由我來替她仔細檢查一下吧！」

一言提醒夢中人，上官玉龍猛然抬手一拍額頭，道：「姑娘說得不錯，也許正是這樣，那就麻煩姑娘快替她檢查檢查看。」

羅筱芳含笑地點點頭，俯身床前，伸手待要解開公孫秀慧的衣襟時，忽然想起什麼似地停住，回首望着上官玉龍含笑說道：「少俠，請你跟我爹先廻避一下好嗎？」

上官玉龍先是一怔，隨即恍然輕「呵」了一聲，赧然一笑道：「我眞糊塗！」

羅羽却哈哈一笑道：「少俠，這不是糊塗，是心中焦急之故。走！我們到外面等着去吧。」

上官玉龍一笑，和羅羽走出淨室。

羅筱芳立即關上了淨室的房門。

* * *

盞茶辰光過後。

淨室的房門打開了，羅筱芳閃身走出。

上官玉龍連忙上前焦急地問道：「羅姑娘，她傷在什麼地方？檢查出來沒有？」

羅筱芳口齒微微啟動了一下，欲言又止，嬌靨上突然泛出兩片紅暈。

上官玉龍雖然聰慧非常，但他從小居住深山，隨師習藝，除師父以外極少與旁人接觸，心性純潔有如白紙，直到年前出道江湖，才與江湖人物正式接觸。

經閱年餘的歷練，他在江湖上雖然結交了幾位朋友，也漸漸體會到江湖人心的狡詐險惡。

但是，對女孩子的心理，他却懵然毫無所知。

所以，他當然不知道羅筱芳爲什麼欲言又止。

「羅姑娘，公孫姑娘她究竟怎樣了？」他着急的盯着問。

羅筱芳深望了他一眼，道：「她的傷勢並不很嚴重，只是……只是……」

她接連說了兩個「只是」，依然「只是」不出個下文來。

上官玉龍心中不禁大爲着急地問道：「羅姑娘，只是怎樣？」

羅羽畢竟是見多識廣，老於世故的老江湖，他見女兒兩番欲言又止的神情，似乎已經有點明白女兒是不便出口。

他心念一動，立刻正容說道：「芳兒，無論公孫姑娘傷在任何不可告人的地方，妳都必須直說出來，才好趕快治療，否則，若然因而延誤了治療時間，害了公孫姑娘，咱們父女就對不起公孫姑娘和上官少俠了！」

羅筱芳聞聽父親這麼一說，終於鼓起勇氣，含羞地低聲說道：「公孫姊姊中了暗器，傷在男人不能看的女人家的私處。」

「呵……」上官玉龍這才恍然大悟，雙眉怒軒地恨聲罵道：「狗賊下流無恥，實在是個禽獸不如的畜牲！」

忽然目視羅筱芳問：「羅姑娘，她中

的是什麼暗器？取出來沒有？」

「我沒有辦法。」羅筱芳搖頭道：「她中的是針形暗器，深入肉中，非內功極精深之人以內功將它吸出來外，我無法將它取出。」

「不要緊。」上官玉龍雙眉一展，道：「只要不是有毒的暗器，就容易治療了。」

他說着，從腰間取下紫銅無孔簫，又由懷裡取出一個錦盒，遞給羅筱芳，說道：「羅姑娘，紫銅無孔簫的一頭鑲有北極元磁，只要將簫在傷處遊走兩遍，即可將所中的暗器吸出。錦盒內是療傷靈葯，請給她服下一粒，兩個時辰以內她定能清醒過來，再休息調養三兩天，就會完全復原，行動如常了。」

羅筱芳點點頭接過紫銅無孔簫和錦盒，轉身進入淨室。隨即又關上了門。

羅羽忽然哈哈一笑，道：「少俠現在可以放心了，深夜時份，老朽無以待客，堡中藏有三十年的佳釀，少俠若然有興，咱們便到大廳上喝酒去，也好使老朽借此對少俠略表寸心敬意。」

上官玉龍微微一笑道：「堡主這『略表寸心敬意』，在下實在不敢當，但有三十年的佳釀，在下倒是不願放過痛飲一場的機會呢！」

羅羽又是哈哈一笑，邁步當先走向前院的大廳。

力戰羣魔少俠顯威風

六月十八日，黃昏。

夕陽雖已西下，天氣仍然悶熱非常。

荒野間，雖然有風，但卻是熱氣薰人的熱風，一點涼意也沒有。

上官玉龍單人孤騎，蹄聲得得，緩緩走在荒野大路上。

雖然，天色已將暮黑，遠處農家的屋頂上，已升起陣陣嬝嬝的炊烟，但是他並不急。

因爲前面鎭集已經遙遙在望，估計距離，頂多不過十幾二十里不到，所以他不急着趕路。

他策馬經過一片樹林前，一陣輕風吹過，他覺得涼快多了。

樹林蔭涼，樹林間的風自然比路上的熱風涼快。他輕吁了口氣，感到渾身有着無比的輕鬆與舒暢。

突然，樹林中人影一閃，躍出一個人來，一把抓住他胯下的馬口環扣，大笑道：「上官老弟，這樹林裡很涼快，下來息歇再走吧。」

那是個穿着一身青衣青褲，腰佩長劍，年約二十七八，滿臉風塵的漢子。

上官玉龍一見青衣漢子，不由驚喜萬分的躍身下馬：「張大哥！是你！」

青衣漢子原來是公孫秀慧的表哥兼未婚夫婿，外號人稱「飛雲劍客」的張占武。

張占武鬆開馬口環扣，張開雙臂，雙手握着他的兩隻肩膀，哈哈大笑道：「兄弟，你眞行，幾個月不見，你的名頭越來越响亮了。」

「張大哥，你過獎了。」上官玉龍笑笑道：「看你滿臉風塵，何事奔波匆忙？」

張占武喟然道：「還不是爲了我那位小師妹的事情。」

「小師妹？」上官玉龍不由一怔，一面把馬韁繩繫在樹上，一面訝然問道：「張大哥，你的小師妹是誰？」

張占武道：「就是芙蓉仙子賀瑤琪。」

「呵！」上官玉龍不由又是一怔：「原來是她，她怎麼樣了？」

「唉！眞是一言難盡。」張占武喟然一嘆道：「上官兄弟，你知道大漠鵰嗎？小師妹被他害慘了！」

上官玉龍點頭道：「小弟知道，大漠鵰徐仲春正是由風雲堡中盜去碧血令的惡賊，關於賀姑娘受害之事，小弟曾聽公孫姊提起過，只是公孫姊未說明是怎麼回事？」

接着他把天香谷與羅家堡的事情經過，簡單扼要的告訴了張占武。

張占武聽後，神情憤怒無比，咬牙恨聲說道：「這惡賊，只要碰到我手上，我一定將他的心剜出來看看，是什麼東西做的？」

上官玉龍目射煞威地道：「目前小弟正在追索他的行踪，找他取回先父的碧血令，只要找到他，小弟也必殺他爲武林除害！」

張占武怒態稍斂，問道：「上官兄弟，你是什麼時候離開羅家堡的？」

「今天一早。」

「那麼我秀慧表妹應該還在羅家堡中了？」

上官玉龍點頭道：「一定還在，至少得休息調養一兩天才會離開。」

目光忽然一凝：「賀姑娘被大漠鵰那惡賊究竟怎樣害慘了？她人現在何處？」

提起賀瑤琪小師妹的事情，張占武不由又喟然一嘆道：「說來話長，不過現在她已很安全，我已經把她交給白髮姥姥了，你日後見到白髮姥姥時，就明白一切了。」

說到這裡，臉上忽現沉重之色地道：「上官兄弟，你眼前的情況已越來越嚴重，令人極爲担心！」

上官玉龍一怔，道：「什麼情況？」

張占武緩緩說道：「我一路上打聽到了一些對你極爲不利的消息，據說當年參加落星崖圍攻令尊的幾個老魔，因爲獲知你已展開索仇行動，他們已在作未雨綢繆，斬草除根之計，查探你的行踪，策劃在你必經的路途中，設伏截殺你！」

「哦！」上官玉龍雙目一凝道：「可知道都是那些老魔？」

張占武道：「聽說有鐵杖頭陀、王駝子、括蒼魔拐等四五個老魔。」

「這樣也好。」上官玉龍吸了口氣：「當年圍攻先父之人，小弟年來查訪所得，除風雲堡主賀人傑以外，究竟還有那些老魔，小弟正愁查訪困難，他們途中設伏截殺我，等於是自己送上門來，省却我查訪費時，那眞是再好不過了！」

張占武眉頭一皺道：「上官兄弟，你一身武功雖然高絕，但那括蒼魔拐等幾個老魔也無一不是功力極高難鬥的魔頭，何況他們又人多勢衆，所以今後你的行程前途，可說是步步荊棘，陷阱，危險重重，稍有疏忽大意，必將落入萬刦不復之地。所以，你必須時刻提高警覺，沿途處處小心留神，在江湖上能夠隱秘行藏，最好隱

秘行藏，否則，千萬不可大意呢！」

上官玉龍滿臉感激之色：「謝謝你，張大哥，小弟會記住你的話，處處多加小心留神的。」

張占武哈哈一笑道：「上官兄弟，你我相交雖然還不久，卻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但願你能早日掃蕩羣魔，完成替令尊報却血仇的心願，追回碧血令，重振令尊的聲威，但是……」

說至此處，神情忽然一肅，正容說道：「掃蕩羣魔，並不是件簡單容易之事，若能各個擊破當然最好，否則，希望你切莫徒逞血氣之勇蠻幹，最好能與羣魔約期決戰，屆時我與大悲師兄等人定必與你同往赴約，助你一臂之力。另外還有令尊生前的一些好友，相信他們在聞聽消息之後，也定會趕往相助的！」

上官玉龍聽得不由更加感激萬分，連連點頭道：「張大哥，你這番盛情，小弟也不多說什麼了。總之，小弟一定聽從你的意思，決不逞強蠻幹就是。」

這時，天色已黑，半月高掛。

張占武點點頭吁了口氣，道：「你這麼說我就放心了。現在天已黑了，我想趕往羅家堡去看看秀慧表妹，你我就此暫別，再見。」

說罷，抱拳一拱，轉身大踏步走出樹林，展開輕功身法飛奔而去。

望着張占武的身影去遠消失在夜色中，上官玉龍立即解開馬韁繩，躍上馬背，抖韁策馬奔向前面的鎮集。

* * *

日影西斜，時近黃昏。

上官玉龍策馬緩緩西行間，偶然回首一瞥，發現那個從未正時分就跟在身後，五旬開外年紀的葛衣老者，仍然跟在他身後十多二十丈之外。

這情形，立刻使他想起「飛雲劍客」張占武的話；幾個老魔已策劃派人沿途設伏截殺他。所以，他心中不由生懷疑：此人一直跟踪在我身後，莫非就是那幾個老魔派出截殺我的人手？

他心中懷疑一生，立時暗暗一聲冷笑，雙脚倏然一點馬蹬，身形陡從馬背上拔起一丈五六，凌空一個倒翻，雙臂一張，展出一式「平沙雁落」，瀉落在那葛衣老者面前七尺之處。

他原以為那葛衣老者見狀，必然大吃一驚，閃身急避，也許會趁勢出手襲擊他。

但是，出乎意外的，那葛衣老者居然沒有閃身避開，也沒有趁勢出手襲擊他，神色從容站立，還含笑讚說道：「好俊的輕功！」

這實在太出他的意外了，他目光冷冷地盯視着葛衣老者，沒有說話。

葛衣老者眉頭微微一皺道：「少年人，看你雙眼含着狠毒殺機，莫非把老夫當作仇人？」

上官玉龍神色冷凝地道：「你怎麼不趁機出手襲擊我？」

「趁機出手襲擊你？」葛衣老者哈哈一笑道：「少年人，看來你是錯把馮京當馬涼了，老夫展公望，人稱『孤獨客』，向少涉足江湖，與人無爭，與你又毫無怨隙，老夫為何要襲擊你？」

上官玉龍冷冷道：「那你為何一直跟踪在我身後？」

「孤獨客」展公望微微一笑道：「老夫若說不是跟踪你，你一定不會相信，但是，老夫只能告訴你老夫對你無惡意。」

「哼！鬼話！」

「你不相信？」

「我若相信你的鬼話，必然會喪命在你的鬼祟技倆之下！」

「少年人，你要老夫怎樣解說，才相信老夫的話？」

「你什麼都不用解說，最好的解說是立刻動手一戰，否則，就立刻與我滾開去，滾得遠遠的，別再跟在我的身後做跟屁虫！」

展公望眉頭微微一皺，輕嘆道：「好吧，你對老夫既然已心生誤會敵意，老夫就只好暫且滾開了，不過……」

語聲倏地一沉，說道：「小子，你雖然不相信老夫，但是老夫仍要向你作臨別忠告，前途艱險重重，你要好好照顧自己的小命，江湖鬼祟陰謀層出不窮，希望你善自小心！」

說罷，身形突然騰起，電射劃空飛掠而去。

只看那輕功身法，肯定是一位武功身手極高的高手。

望着展公望飛掠遠去的身影，上官玉龍不由皺眉自語地道：「難道眞是我錯把馮京當馬涼，誤會他了？」

苦笑地搖搖頭，轉眼一看自己的坐騎，那匹馬正在路旁地上啃嚙着青草。

他走過去，掠身上馬，抖韁往前奔去。

* * *

紅日西墜，天已黃昏。

上官玉龍舉目前望，前面，十里不到就是一座鎮集。

從中午到現在，他已經滴水未進。肚子餓，還可以忍耐，大熱天裡不喝水，喉嚨裡却乾渴得很難受。

於是，他催馬加快向前面鎮集上趕去。

突然，前面五六十丈外的路旁高粱地裡，鑽出來兩個手持長刀的皂衣漢子，併肩攔在路中。

兩個皂衣漢子，一個身材瘦高，一個身材矮胖，長像都很凶惡，氣勢沉穩，看樣子武功似乎都不弱。

上官玉龍馬行臨近，立即一勒馬韁，在兩人對面兩丈左右停住，凝目問道：「兩位擋道攔路，意欲何為？」

身材瘦高的漢子嘿嘿一笑道：「小子！咱們在這裡等你已經很久了，你怎麼到現在才來？」

「兩位已在這裡等我很久了？」上官玉龍淡淡道：「兩位認識我嗎？」

瘦高漢子搖頭道：「原本不認識，但是現在已經認識了。」

「哦。」上官玉龍道：「我與兩位素不相識，兩位大概是認錯了人吧？」

矮胖漢子接口道：「決不會有錯，你身穿紫衣，腰帶上插着一支紫銅無孔簫，這樣的標誌怎會認錯。」

上官玉龍點頭笑笑道：「我請問兩位尊姓大名？」

瘦高漢子道：「告訴你也無妨，我名吳剛，他是我師兄趙奎，江湖人稱『常山雙雄』。」

上官玉龍淡然一笑道：「原來是常山雙雄兄弟，請問兩位在此等我何事，可是要請我喝酒？」

他雖然已經心明肚亮，知道這常山雙雄兄弟，必是老魔們派出來截殺他的第一撥殺手，但是，他仍然裝着不知，不明究裡。

吳剛嘿嘿一笑道：「是有人要請你喝酒，不過不是我兄弟。」

上官玉龍道：「那麼是誰？」

「地府閻王！」吳剛突然一聲獰笑，道：「小子！咱們兄弟是奉『天盲叟』赫連無忌之命，在此地等你，送你到地府閻王那裡喝酒去，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辰！現在你該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吧？」

「我明白了。」上官玉龍淡然一笑，臉色隨即一沉，寒聲說道：「既然如此，你們兩個就劃道吧！」

吳剛冷冷道：「什麼劃道不劃道，大爺們可沒有那個閑工夫，目的只要取你小子的性命，什麼方式都行！」

「那也好。」上官玉龍雙眉一挑，飄身下馬，峙立在常山雙雄對面八尺之處，冷冷道：「那你們就聯手齊上吧，少爺就以一雙玉掌接戰你們的兩把刀，看看你們有多大的功力道行！」

這話太狂妄，太瞧不起人了，簡直沒有把常山雙雄放在眼裡。

趙奎陡然一聲怒喝：「師弟，咱們上！」

兩人身形同時撲出，兩把長刀同時遞出，刀勢凌厲威猛快疾地刺向上官玉龍的左右腰協！

上官玉龍輕聲一笑，縱身躍起。

常山雙雄不待刀勢落空，倏地挫腕沉肘，刀招疾變「風捲殘雲」，奮力錐刺上官玉龍的腰背。

上官玉龍猛提一口丹田眞氣，懸空的身子陡地升高五尺，兩把刀恰好從他的靴底掠過。

只絲毫之差，他的雙足就得傷斷在刀下！

不待常山雙雄雙刀再次變招換式，上官玉龍突然折身下撲，雙臂霍分，勢如蒼鷹搏兔般，撲擊常山雙雄。

但是，他下撲的身形，中途竟倏然一收撲勢，電瀉落地，落在吳剛身前五尺之處，右掌一吐，直朝吳剛當胸擊去！

上官玉龍的身法撲勢，變化得實在太快速出人意外。

吳剛一身武功雖然不弱，這刹那竟似無法閃躲得過上官玉龍的一擊。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趙奎的長刀已帶起一股破空勁風，快如閃電地直向上官玉龍後腦砍到！

好個上官玉龍，他右掌一吐即收，左掌飛快地反臂抓出。他腦後彷彿長着眼睛似地，居然快而準確的一把抓住了趙奎砍到的刀背。

吳剛虧得師兄一刀解圍，見狀立即一聲厲喝，長刀一式「直搗黃龍」，疾刺上官玉龍胸膛！

上官玉龍口中一聲冷哼，右掌電伸抓出。

吳剛長刀刺出，驀覺眼前掌影一閃，刀背已被上官玉龍抓住。

常山雙雄同時駭然大驚失色，連忙運功奮力回奪。

可是，這刹那間，他二人已感覺到有一股強大的力道，由刀身透傳過來，震得二人虎口疼痛發痲。

情形至此，二人已知上官玉龍功力精深不可力敵，連忙鬆手棄刀，抽身暴退。

他二人身形剛暴退，耳中已清晰地聽到「錚錚」兩聲輕响過處，兩把刀已斷成四截丟在地上。

出手不到三招，二人雙刀即已被奪毀去，不禁驚嚇得臉色連變，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上官玉龍冷冷一笑，道：「兩位是就到此為止，還是要重新來過？」

兵刃已毀，常山雙雄心中已是胆寒氣餒，那還敢重新來過？

但是，心中雖已胆寒氣餒，場面話却不能不作交代。

趙奎凶睛一轉，陰聲一笑道：「上官玉龍，你不必神氣，你若有胆量，可於明夜二更時分，前往東方離此三十里的鳳凰山迷魂洞一會，我兄弟當在那裡候駕，再領教你的絕學高招！」

上官玉龍軒眉揚聲大笑道：「你不必激我，我行俠江湖，除當年落星崖圍攻先父的兇手羣魔外，若非十惡不赦的惡徒，決不枉殺，你們與我素無仇隙，雖然截殺我，也只是奉命行事，所以只毀去你們的雙刀，略示警告。鳳凰山迷魂洞，縱是刀山劍林，虎穴龍潭，我上官玉龍也敢闖它一闖，明夜二更必定準時赴約，至於你們要不要再與我一戰，是不是我之敵？不妨多深思考慮一下，現在你們滾吧！」

吳剛嘿嘿一笑道：「好，咱們明夜生死約會，不見不散！」

上官玉龍瞪目沉聲喝道：「滾！休再饒舌嚕嗦，否則，就莫怪我不等明夜，立下辣手了！」

常山雙雄心頭不禁凜然一震，立時不敢再多說話，身形一閃，雙雙竄入高粱地裡遁去，轉眼不見。

* * *

來鳳鎮，因與東南方三十里外的鳳凰山遙遙相對而得名。

來鳳鎮雖然不大，全鎮只不過一百多戶人家，但因地處東西往來要道，鎮市倒也頗為繁榮。

上官玉龍到達來鳳鎮時，已是上燈時分。

如歸客棧，是鎮上三家客棧中最大，最為清淨的客棧，上官玉龍在如歸客棧門口下馬落店。

進入店門，店小二立刻迎上來，滿臉含笑招呼道：「客官請坐。是要吃喝？還是要住宿？」

上官玉龍坐下道：「既要吃喝，也要住宿。」

「行。」店小二一面抹着桌子，一面問：「客官要吃喝什麼？」

上官玉龍道：「一壺陳年好酒，兩樣下酒的菜，一碗湯，兩個饅頭。」

「好，客官請稍坐一會兒，小的馬上

就給您送來。」店小二點頭答應着走開了。

店中客人只十來個人，上官玉龍目光一瞥間，立刻發現那個自稱「孤獨客」展公望的老者也在店中，一人自斟自飲。

上官玉龍目光望向展公望時，展公望恰好也朝他望過來。

這時，他對展公望已不似先前在路上那般存有敵意，因此，他與展公望目光相接，不由點頭微微一笑。

店小二的動作很快，只片刻工夫，便已端正好酒菜送上來。

上官玉龍伸手拿起酒壺倒滿一杯，酒很香濃，看樣子確實是陳年好酒，看看好像並無什麼異樣，便放心舉杯一口喝乾。

酒一入喉，他立即發覺情形有點不妙，酒中似是略帶有辛辣之味。

他一發覺情形不對，立即張口想吐出來，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酒已順喉下肚。

雖然只是一杯下肚，肚中立刻感到一片火辣辣的灼熱無比，酒中毒性顯然劇烈非常。

他心知不妙，連忙提聚一口眞氣護住心頭，雙目怒瞪着站立在櫃枱邊的店小二喝道：「店家，你在酒裡下的什麼毒？」

店小二臉露陰笑，得意地冷冷道：「上官小子，好叫你死得明白，大爺下的是『百步穿腸散』！」

上官玉龍目射殺芒怒聲道：「百步穿腸散毒性雖然劇烈，但有行走百步的時間，才會穿腸而死，現在我就要你先死！」

右掌一揮，拍出一股剛猛的掌力，直朝店小二擊去。

店小二身形一閃，已經避開，人也閃到了店門口，嘿嘿一聲陰笑道：「小子！你在這裡好好等死吧！大爺不陪你了。」

說罷，人已閃身出店，飛奔而去。

上官玉龍身形一動，想追，但已無力，身軀一晃，一屁股坐了下去。

突然，他面前伸過來一隻手，將一顆色澤碧綠，清香撲鼻沁人心肺的葯丸塞入他的口中，道：「娃兒，趕快運功調息發散葯力，老夫替你守護。」

上官玉龍抬眼一望，這人竟是「孤獨客」展公望。

這刹那，他這才知道先前在路上，他眞是「錯把馮京當馬凉」，他心中不由大感愧歉地朝展公望投以感激的一瞥，口齒微動，張口欲言。

展公望好像已知他的心意，朝他擺手含笑說道：「娃兒！你現在什麼也別說，趕快行功運息要緊！」

上官玉龍目射感激地點了點頭，隨即移身盤膝趺坐地上，閉目運息行功。

盞茶辰光過後。

上官玉龍輕吐了口氣，睜開雙目，自地上長身站起。

展公望不禁一怔，望着他感覺詫異地問：「娃兒，這麼快就好了？」

上官玉龍搖頭道：「還沒有，晚輩只是已將毒性逼聚尅制，封閉在一處經脈之內。」

展公望眉頭一皺道：「那怎麼行，百步穿腸散毒性劇烈，非比尋常，逼聚尅制封閉在經脈之內，時日一久，經脈會被其毒性逐漸腐蝕潰爛，神仙無救！」

上官玉龍點點頭道：「這個晚輩明白，前輩的靈葯效力雖然極大，足能尅制解除這種劇毒，但是晚輩非運息行功六個時辰不能將所中毒性完全祛除清淨，而眼前這間客棧顯然已非善地，豈容晚輩在此作長時間的行功祛毒，萬一惡賊們去而復返，糾衆前來，前輩一人既要對敵，又要維護晚輩，在雙拳難敵四手的情形下，勢難兼顧，那豈不大糟！」

展公望聽他說來十分有理，不由目射異采地點頭讚道：「娃兒，你顧慮得倒是很週到，老夫很是佩服！」

「多謝前輩誇獎。」上官玉龍微微一笑道：「所以，晚輩才利用前輩靈葯之助，暫將毒性逼聚封閉在經脈之內，先行離開此地，另覓隱蔽安全處所，方好從容運息行功祛毒。」

展公望沉吟地道：「這倒是好主意，可是，娃兒，你知道此地附近有什麼隱蔽安全的所在嗎？」

上官玉龍搖頭苦笑道：「晚輩還是初來此地，對此地根本完全不熟，不過……」

展公望靜靜的望着他，沒有說話，等着他說下去。

上官玉龍默然沉思了一下，緩緩說道：「晚輩已想到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所在。那常山雙雄在途中截殺晚輩失敗之後，曾約晚輩明夜二更前往鳳凰山迷魂洞一會，晚輩猜料的如果不錯，常山雙雄在那裡必然設有埋伏陷阱，否則，他們決不敢明知不是晚輩之敵，還敢約晚輩前往一會。換句話說，那附近地方，也是他們意想不到的最安全的所在……」

不待上官玉龍話說完，展公望已擊掌點頭說道：「你說的一點不錯，那附近地方確實是他們萬萬料想不到的最安全所在。走！我們這就到那裡附近去找一處隱密地方，你好安心運功祛毒，以便明夜赴約。」

* * *

鳳凰山，又名「鳳凰台」，在甘肅成縣東南，山腰有瀑布——璣泉。

鳳凰山雖非名山大嶺，但山峯峻峭高聳，氣勢倒也很巍峩雄偉。

夜，二更時分。

上官玉龍與「孤獨客」展公望二人，連袂登上了鳳凰山頂。

縱目四望了一眼，上官玉龍眉頭不由一皺，道：「這鳳凰山看來雖不很大，但山脈連綿也有百里以上，不知那迷魂洞在何方位？」

展公望指手一指南面的一座山頭，道：「老夫估計的若然無錯，大概就在那座山頭的山腰間。此地老夫雖未來過，卻曾聽人談說過，迷魂洞洞中有洞，洞徑曲折迂迴，複雜錯綜詭秘，洞內情形如何，從無人敢深入窺探究竟。那常山雙雄武功旣然非你之敵，居然還敢約你來此，以老夫猜想，他們若不是在此洞附近已設下陰毒的埋伏陷阱，便是仗恃熟悉洞內的環境，想利用那錯綜複雜詭秘的地形將你困死洞中。」

上官玉龍點頭道：「前輩所言極是，肯定他們不外是這兩種陰謀詭計。」

展公望微吁了口氣，又道：「所

以……以老夫之意，我們此行必須謹愼小心，見機行事，但能不進迷魂洞，大可不必進入涉險，不知你意下如何？」

上官玉龍師承宇內一奇「無孔斷魂簫」司徒逸，不但一身武學功力高絕，而且是個生具傲骨心性，豪氣干雲的少年。

展公望所言，雖是老江湖的老成持重之言，但却激起了上官玉龍那生性倔强的傲骨豪氣。

他雙眉倏地一軒，朗聲說道：「前輩也太多顧慮了，見機行事，謹愼小心，固然應該，但是那迷魂洞，晚輩認爲倒大可不必顧慮太多。任憑當初闢洞之人，如何巧奪天工，洞徑如何詭秘複雜，充其量不過是按照九宮八卦，四象五行等奇門異數之學排列，惑人眼目迷亂而已，不是晚輩誇口，這些奇門異數之學，還難不倒晚輩！」

展公望聽他這種口氣，雖略嫌驕狂，但是，一想到他師承宇內一奇門下，心中也就釋然。同時還認爲少年人初出江湖闖蕩，本來就應該有這種不畏艱險的驕狂豪氣，否則，遇事畏首畏尾，如何能行道任俠江湖，在江湖上闖蕩，衛道除魔？

所以，他雙目奇光閃動，不由抬手一豎大拇指，哈哈一聲大笑道：「好豪氣，你的確不愧是睥睨天下，宇內一奇的傳人弟子。走吧！迷魂洞縱是刀山劍林，虎穴龍潭，老夫都必與你同闖，同進共退！」

話聲一落，人已當先騰身而起，直朝南面那座山頭下的山腰掠去。

* * *

山腰處，青翠的蒼松崖壁間，果然有一座黑黝黝的深邃大洞。

上官玉龍和「孤獨客」展公望二人尚在三四十丈外，月光下，已遙見常山雙雄二人站立在洞口相候。

距離還在二十丈以外，趙奎已揚聲說道：「上官少俠果然守信，常山雙雄洞內候駕！」

說完，身形一閃進入洞內。

上官玉龍突然一聲長嘯，將輕功身法展至極限，身若天馬行空般電疾撲向洞口，想截住二人，但却慢了一步，他身形撲到洞口時，常山雙雄已隱入洞中不見踪影。

他不禁暗駡了一聲：「好狡猾的東西！」

隨即他雙目一軒，身形一動，正想跟踪撲入洞內，展公望恰好及時撲到，抬手一攔，說道：「不可造次，兩個狗東西神情詭秘，分明是存心誘你入洞，洞內必設有毒計埋伏，我們既已來此，洞是必進，但敵暗我明，必須特別小心，決不能有絲毫疏忽大意！」

上官玉龍眉峯微皺，默然不語。

展公望目注深邃黝黑的洞中稍頃，悄聲說道：「你且閉目凝神片刻，讓眼睛適應黑暗之後，我們再入洞。」

上官玉龍依言閉目凝神，片刻之後，凝目望向洞內，果然已不像先前那麼暗黑，目力已勉强可以看到七八尺左右之物。

展公望見他已睜開眼睛，立即悄聲笑問道：「怎麼樣？可以看出多遠？」

上官玉龍悄聲答道：「大概七八尺左右。」

「行了，我們進去吧。」展公望說着腳下突然跨前一步，搶在前頭向洞內走進。

上官玉龍沒說話，身形一動，任由展公望一人冒險開路。

展公望似乎明白他的心意，只含笑地深望了他一眼，沒有說話。

二人提氣躡足，凝功戒備，全神貫注提防突襲暗算地，向洞內深處走去。

大約前行深入了五六丈左右，已到盡頭。盡頭是一間八卦形的石室，石室中空無一物，每面石壁間均有一個可容一人行走的小洞，共有八洞。

至此，展公望才知道傳說不虛，迷魂洞果然是洞中套洞。

常山雙雄藏身洞中何處？

八個小洞羅列，該走那一洞才是正確？

正當展公望一時躊躇不決間，上官玉龍已悄聲說道：「我們進離宮方位的小洞，前輩認爲如何？」

「好。」展公望微一點頭，率先朝離宮方位的小洞走進。

因爲小洞寬度不大，只能容得一人行走，上官玉龍只好默然地跟在展公望身後。

前行不到十丈，又到一間八卦形的石室。

這間石室雖然略小，石壁上仍按八卦方位分別鑿有八個小洞。

展公望這回沒有躊躇，毫不猶豫的仍向離宮方位小洞內走入。

這時，二人已深入洞中十幾二十來丈。

入洞愈深，光度愈是黑暗，任憑二人內功如何精深，目力極强，也只能看到身前三尺以內的事物，三尺以外已不可辨物。

展公望忽然伸手探腰，「錚」的一聲，拔出一把光華四射耀眼的短劍來，劍上的光芒映射出丈許。

藉着短劍上的光芒，上官玉龍這才看清楚石洞的兩壁頗爲光滑，顯然曾經人工打磨過。

兩壁間，每隔丈許必有一個大洞和兩個小洞，成三角形排列。

這些大洞小洞，是機關消息的佈置？還是另有作用？頗爲費人猜疑。

上官玉龍一時看不出來，也猜摸不出。

對於奇門異數之學，上官玉龍雖然不很精通，也並非外行。

石壁間那些成三角形排列的大洞小洞，他雖然看不出是何作用，但他目覩洞壁的情形，已恍然領悟，洞中各洞，全是按八卦形網狀羅列鑿開。

每一洞的方向雖然各別，但洞中套洞，洞洞相通相連，迂廻曲折，最後的終點，都是同一地方。

這迷魂洞之開鑿建築，確有鬼斧神工之妙，令人不禁大爲讚嘆！

想來當初開鑿建築這迷魂洞之人，定然耗費了不少的心血，人力物力財力，但不知是出於那一代，那位奇人名匠之手？

* * *

常山雙雄藏身何處？

上官玉龍與展公望已深入洞中二十多

丈，始終未見常山雙雄的形影，連聲息也絲毫未聞。

這洞中究竟有什麼毒計埋伏？

上官玉龍心中意念飛轉地在暗想：洞形如此複雜，大洞小洞難以計數，人若屏息隱伏在任何一個小洞中，實在無法尋找。若然施展暗算突襲，也是防不勝防。

常山雙雄在暗中到底在搞些什麼鬼祟陰謀？

這迷魂洞中是否設置有極惡毒厲害的機關？

照這洞的建造情形看，應該是有。

但是，到現在爲止，爲何還不見發動？

莫非是因爲年代久遠，洞中原有的機關設置，已經腐朽損壞，無法發動？還是常山雙雄只是想仗恃洞中複雜曲折的形勢，困死我？

哼！那簡直是夢想，只要洞中沒有機關埋伏，光憑這種八卦、五行的迷踪陣式，豈能困得住我？

上官玉龍心中意念正在星飛電旋般忖想間，突然發覺身後左側的一個小洞中，有一股陰柔的暗勁掌力向他後背襲到，知道必是常山雙雄之一。

他自入洞以後，立即提聚起一身功力，全神貫注，時時均提防突襲暗算，整個人都在戒備狀態中。

他心中暗暗冷笑，裝着毫無所覺，一副毫無戒備的樣子，直到暗勁掌力已臨近後背，才突然發聲冷叱：「無恥惡賊！找死！」

左掌一甩，一股渾雄無比的勁力，硬截襲到的陰柔暗勁，略一交接，那小洞中立時傳出一聲悶哼。

展公望身形電旋，撲到那小洞口一看，已不見人影。

上官玉龍冷冷一笑道：「展前輩，不必理他，聽他那一聲悶哼，惡賊顯已受傷不輕！」

他話音剛落，右側一處小洞中，突然飛出一條黑影，電射向他打到。

他疾地拔簫在手，也不管那電射打來的是什麼東西，揚簫就迎向黑影砍去！

展公望久走江湖，經驗閱歷都極豐富，只一眼，已知那條黑影是什麼東西，連忙急聲喝道：「快閃！這東西沾不得！」

他唯恐上官玉龍收勢閃讓不及，急喝聲中，左掌已隔空虛推，朝上官玉龍推去。

上官玉龍聞聲知警，身形一閃，順着他虛推的掌勢飄閃開三尺。

那條黑影的射勢非常勁疾，射勢落空，直射撞在左邊的石壁上，「叭」的一聲暴響，跌落地上。

上官玉龍藉着展公望手中短劍光芒映射，凝目一看之下，臉色不禁一變，驚出了一身冷汗！

那黑影，竟是一條三尺多長的赤鍊毒蛇。

幸虧展公望及時出聲示警，上官玉龍收勢閃開，紫銅無孔簫沒有砍上，否則，定被赤鍊毒蛇乘勢纏上手腕噬住。

赤鍊蛇之毒雖然不很難救治，但是此時此地中上毒，總是極麻煩討厭的事。

展公望搶步上前，手中短劍一揮，劍芒閃處，蛇血激濺，赤鍊蛇已成兩段。

上官玉龍不由心頭火發，雙眉一挑，目射殺芒地道：「展前輩，常山惡賊如此陰險惡毒，你看是不是應該誅殺除害？」

展公望微微一笑，並未說話。

因爲他正在側耳凝神靜聽。

上官玉龍見狀，也立即側耳凝神靜聽。

剎那之後，展公望悄聲說道：「走了。」

「呃。」上官玉龍也悄聲道：「是兩個人的腳步聲音。」

展公望點點頭，道：「我們繼續前行吧，他們總會現身的。」

上官玉龍點點頭，沒有說話，二人繼續向前走去。

又走到盡頭了。

眼前又是一間石室，不過，這間石室的石門却虛掩着，石室中且有微光從虛掩着的石門縫隙中透出。

上官玉龍跨步上前，力貫右手，舉簫點向石門推去。

「吱軋」輕响中，石門竟自應簫開啟，眼前也頓然大放光明。

這是一間正方形的石室，比先前所經過的石室都寬大甚多，石壁間並無任何一個小洞，石室頂上嵌着兩顆龍眼般大的夜明珠，因此石室中明亮非常。

石室當中是一座兩層石枱，石枱兩邊，各有一扇小門，想必是這間石室的另兩條通路，只是不知通往何處？

石枱上層，一字排放着三具石棺，棺身寬大，長度足有七尺，但是，棺前石枱上沒有靈位，棺頭上也未刻字。

至此，上官玉龍和「孤獨客」展公望這才恍然大悟，這鬼斧神工般令人讚嘆的迷魂洞，原來是座古墓。

因爲沒有見到任何文字記載，所以，這是那一朝代，那一位帝王、將相的千秋墓塚，秘密埋骨之所，就不得而知了。

* * *

石門與石枱之間，距離約有兩丈五六。

展公望與上官玉龍進入石門七尺許，身後突然响起「砰」然一聲暴响，二人愕然回顧，石門業已闔閉。

上官玉龍一聲：「不好！」飛身撲到石門處，沉身拿樁，雙手運足一身功力扳去，那裡能扳得動？

石門有若磐石，紋風不動。

就在這剎那間，那放置三具石棺的石枱前，也「砰」地落下一塊重逾千斤的厚實鐵板。

二人不禁大驚失色，面面相覷。

石門厚約尺半，鐵板也有一尺來厚。

「孤獨客」展公望手中短劍，雖然是一把鋒利非常的寶劍，但是還無法毀損那尺厚的鐵板、石門。

前後通路已全被封死，二人被困石室中，不由相對苦笑，一籌莫展。

上官玉龍雙眉深皺，面含歉疚地道：「展前輩，都是晚輩不好，連累了你！」

展公望哈哈大笑道：「娃兒，你這是什麼話，此來是老夫自己願意，又不是你强拉老夫來的，何連累之有？況且老夫已是年近花甲之人，縱然埋骨此間，已不算

短命，倒是你娃兒，正當英年，有如旭日之初升，若也埋骨此間，實在令人惋惜遺憾，也是天下武林正義的大損失！」

上官玉龍喟然道：「不管怎麼說，前輩此來總是爲了幫助晚輩，晚輩心中實在感覺很是不安。」

展公望笑笑道：「上官賢侄，心中不安於事又有何益？現在你什麼也不必多說了，以老夫看我們還是先坐下來靜一靜，好好想想有無什麼脫困的辦法吧！」

說罷，矮身就地坐下，閉上了眼睛。

上官玉龍苦笑默然，也跟着就地坐下。

剎時，石室中的空氣，陷入一片沉寂中。

沉寂的空氣是令人窒悶的，尤其前後通路全被封死，空氣應該更爲窒悶才是。

但是，事實不然，石室中的空氣並不太窒悶。

顯然另有通氣的洞孔。

上官玉龍心念不由微微一動；正待凝目四看，搜尋通氣的洞孔時，隔着鐵板忽然傳來一聲嘿嘿獰笑。

聞聽笑聲，上官玉龍立刻斷定鐵板上必有通氣的洞孔。於是，他立即凝目朝鐵板上搜尋望去。

他找到了，但，一顆心也跟着往下沉落。

鐵板上果然有通氣洞孔，而且有五個之多，只是那五個洞孔都只有茶杯那麼大小。

突然，鐵板當中的人高處，開啟了一七八寸長，五寸來寬的活窗洞，常山雙雄之一，趙奎的臉孔出現在窗洞口前，獰笑着說道：「上官小子，你武功雖然很高，但是你不該進入迷魂洞，更不該進入這間石室的，如今你縱有通天的武功本領，也決走不出這間石室，只有等死了！」

上官玉龍目光瞪視着趙奎，心中在暗暗冷笑。

這剎那，他已有了脫困之計。

他的脫困之計，就是施展師門「無孔斷魂簫」的奇絕武功，先誅殺趙奎，再逼使吳剛打開石門的機關脫困。

趙奎又嘿嘿獰笑道：「小子，你怎麼不說話？你有什麼遺言沒有？」

上官玉龍開口了，語聲平靜地問：「你那位師弟吳剛呢？」

趙奎道：「他就在大爺身旁，你問他做什麼？」

上官玉龍道：「先前在通道中，以陰柔掌力暗襲我的可是他？」

「不錯。」吳剛在旁邊接口說道：「正是你家吳大爺。」

上官玉龍問道：「你還好嗎？」

吳剛冷冷道：「不勞關注，大爺很好。」

上官玉龍淡淡道：「你的傷勢如何？嚴重嗎？」

吳剛道：「放心吧，小子！你那一掌的勁力雖然很強，大爺的一條胳膊還挺受得住，廢不了！」

「那就好。」上官玉龍淡然一笑，又道：「那麼用赤鍊毒蛇暗襲我的，一定是你趙奎了？」

趙奎嘿嘿一笑道：「正是大爺我。」

上官玉龍點點頭道：「很好。」

趙奎道：「小子，我很好，你可就不好了。」

此時此刻，上官玉龍居然還有心情與常山雙雄談說這些無關痛癢的廢話，未免也太無聊了。

展公望心中不禁大爲奇怪，忍不住睜開眼睛向上官玉龍望去。

但是，上官玉龍在一句「很好」之後，便未再說話，竟將無孔簫放在嘴邊，閉上眼睛吹起來。

簫無孔，兩頭空，當然吹不出音節來；有聲音也只是「噓噓」吹氣聲。

趙奎當然不知道這會有什麼名堂，毫不介意地望着他嘿嘿一笑，又道：「小子！你不是有遺言嗎？儘管說出來好了，只要是我師兄弟能辦得到的，一定替你辦到。」

上官玉龍沒有答話，他連眼睛也沒有睜開一下。

這剎那，趙奎耳中所聽到的，只是那「噓噓」的吹氣聲。

「小子！你怎麼不說話了……哈哈……哈哈……」

趙奎突然縱聲狂笑起來，笑個不停。

剎那之間，已經笑彎了腰。

他爲何突然如此縱聲狂笑不停？

吳剛在旁不禁大感奇怪，莫明奇妙。

漸漸，趙奎眼淚都笑得流出來了，已經有點力竭聲嘶，但仍在笑個不停。

至此，吳剛發覺情形不對了，他驚愕地問：「師兄你怎樣了？」

趙奎沒有答話，仍在不停地笑。

事實上，現在他已經無法控制自己，想不笑已經不能，根本就說不出話來。

但是，他雖然無法控制自己的笑聲，不能說話，臉上却出現欲停無法的痛苦神情，雙眼中也流露出向吳剛乞救的神色。

吳剛彷彿有點明白了，師兄是受了暗算。

他心中不禁駭然大驚！目光四掃。

他們立身之處，除那石枱上的三具石棺外，左右兩扇小石門仍然緊閉着，週圍靜悄悄的並無任何動靜，也無人影。

從窗洞望向石室內。

石室內，上官玉龍席地盤膝而坐，閉着眼睛，將簫放在嘴邊輕輕的吹着氣，臉上神色平靜毫無表情。

「孤獨客」展公望坐在一旁，臉上也無任何表情，靜靜地望着上官玉龍，彷彿在聆聽着上官玉龍吹奏的簫音。

二人一個在閉目吹簫，一個在靜坐聆聽。

看樣子，二人根本就動也沒有動過。

這是怎麼回事？

師兄趙奎受了什麼暗算？

吳剛的目光離開窗洞口，轉望向趙奎。

趙奎這時已笑得蹲下身子，雙手按着胸腹，臉上的神情痛苦無比，那笑容簡直比哭還要難看。

吳剛眼見趙奎如此情形，雖然莫明其妙，但知道必須立刻制止住這種狂笑，然後再想解救之法。

否則，若任由這樣繼續狂笑下去，勢必笑得心肺破裂，肝腸寸斷，狂噴鮮血而

死！

他心念電轉，決定先點上趙奎的昏睡穴，讓其昏睡再說。

心念既決，立即出指點下。

他一指點下，出乎意外地趙奎不但沒有應指昏睡，反而身子一蹦老高，發出一聲狂吼，噴出一大口鮮血，噴得吳剛滿頭滿臉，身子「砰」然落地，氣絕斷魂！

吳剛呆住了，呆呆地怔立當地。

「孤獨客」展公望靜坐在石室內，雖然沒有看見趙奎的情形，但從那聲狂吼，「砰」然一聲之後，便即聲息全無的跡象上，知道趙奎已經死了。

這刹那，他已經恍然若有所悟。

三十年前，在巫山神女峯上，「無孔斷魂簫」司徒逸力戰西域黑獄魔君軒轅驄，即曾以上官玉龍這種吹簫的方法，令得黑獄魔君狂笑斷魂！

那之後的第三年，司徒逸在黃山天都峯頂，又以同樣的方式，將東海蛟龍高千淚斷魂簫下。

這兩段武林往事，展公望雖然沒有目覩其實，但江湖上一直傳說了將近十年，直到司徒逸歸隱之後，才慢慢被人遺忘。

他想起這段往事，雙目不由望着上官玉龍。

這時，上官玉龍已睜開眼睛，無孔紫銅簫也已離開嘴邊，朝他微微一笑，倏然朗聲說道：「吳剛！你師兄怎樣了？死了吧？」

吳剛聞言從呆怔中驚覺，抬袖抹拭了一下臉上的血漬，跨步走近窗洞口，目射凶光的沉聲喝道：「小子！可是你搗的鬼？」

「不是搗鬼。」上官玉龍淡淡道：「是絕世武學。」

「不管你是什麼。」吳剛滿臉猙獰殺機：「小子！你已是待死之囚，居然還敢逞凶，使用旁門左道邪功暗算我師兄！」

上官玉龍道：「你若是不服，可以進來與我放手一搏！」

「嘿嘿！」吳剛冷笑道：「小子！你休想打如意算盤，我豈會上你的當。」

上官玉龍語聲倏地一冷，道：「吳剛！我問你，你想死還是想活？」

吳剛臉色一變，露出一副疑懼警戒之色道：「小子！你可是要用暗算我師兄的左道旁門邪功暗算我？」

上官玉龍冷冷道：「你若是不想跟你師兄一樣也狂笑斷魂，就立刻打開石門，我就放你一條生路！」

吳剛陰笑道：「小子！你乖乖的在裡面等死吧，休作痴人……」

他話未說完，下面的「夢想」兩字還未出口，臉色突又一變，脫口一聲驚「咦」，道：「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這刹那，石門那邊已響起一陣「軋軋」之聲，自行緩緩開啟。

「孤獨客」展公望首先發現，身形霍地站起，道：「石門已開，我們快走！」

上官玉龍也已發現，立刻長身站起，與展公望一同閃身循原路向外飛奔。

常山雙雄毒計難得逞

月影西斜，時辰已將四更。

上官玉龍與展公望飛奔出迷魂洞外，望着月輝下的蒼翠青山，二人不由同時喟然輕吁了口氣。

突然，遙空傳來一聲嬌喊道：「上官少俠！快走！迷魂洞即將崩塌！」

上官玉龍與展公望心頭陡然一凜，立即毫不猶疑地一挽手，口中同時輕喝一聲「起」，身形掠起，展開絕頂輕功身法，有若一雙比翼飛鳥般，一掠七八丈的向前投去。

就在他二人身形掠起的刹那，身後已響起一聲震天「轟然」巨響，接着是一片轟轟發發，震耳欲聾的「隆隆」聲音，震得山谷廻盪不絕。

不用回頭察看，已知必是迷魂洞已經崩塌，二人身形更加快速地向前飛掠，接連五六個起落，已掠出三十多丈以外。

二人身形落地立定，回首望去。

月輝下，整座迷魂洞已經崩塌不見，所看到的只是瀰空的濛濛黃霧，空氣中蕩漾着一股濃厚的火葯氣味。

那轟轟發發的「隆隆」聲音，仍在山谷中廻盪不息。

上官玉龍和展公望眼看這等情形，都不禁爲之心驚胆顫，驚得身上直冒冷汗，同喊：「好險！」

說來也眞是險極，若不是有人及時遙空示警，若不是他二人聞聲即時騰身電射飛掠離開，此際他二人必已隨着迷魂洞的崩塌墜落谷底，埋骨山石黃土之下！

二人驚魂甫定，突見左側二十丈外，掠起一條身形瘦小的人影，身法快絕，有若飛燕掠空般電射撲來。

不知來人是誰？二人連忙凝神戒備以待。

來人身形瀉落，是位紅衣少女，上官玉龍一見，連忙上前招呼道：「葉姑娘，原來是妳！」

紅衣少女點頭一笑道：「少俠，你受驚了。」

紅衣少女芳名葉心玫，江湖人稱「紅燕子」，與風雲堡主賀人傑之女「芙蓉仙子」賀瑤琪是好友。三個月前，上官玉龍獨闖風雲堡時，「紅燕子」葉心玫正在風雲堡中作客，因此與葉心玫相識。

展公望與葉心玫也是熟人，葉心玫之師靜音神尼與展公望相識數十年，而且頗有交情。

所以，葉心玫話聲一落，立即轉向展公望行禮道：「晚輩見過前輩。」

展公望哈哈一笑道：「別多禮了，葉丫頭，老夫可不像那位神尼師父，向來不喜歡俗禮。」

目光倏然一凝，問道：「丫頭！剛才大聲示警的人是妳嗎？」

葉心玫點頭道：「正是晚輩。」

上官玉龍目閃奇光地問道：「葉姑娘！妳怎知道迷魂洞要崩塌的？」

葉心玫嫣然一笑道：「這說來實在是個偶然巧合，也是你與展前輩二位吉人天相。」

接着她緩緩說出了整個事情的經過。

* * *

黃昏，天色剛黑。

「紅燕子」葉心玫在經過一座荒野破廟時，忽然聽到破廟裡有人在低聲談話。她

心中不由微微一動，暗想：雖然是天剛暮黑，但在這荒野破廟裡談話之人，定非什麼善類，若不是宵小盜賊之流，也必是江湖惡徒。

她是個生俱俠義心腸的少女，當然不會容許宵小盜賊、江湖惡徒的橫行不法，何況她平時就愛管閑事，既然碰上了又怎會置之不理？

她心中微微一動，立時提氣躡足悄悄掩身靠近，從一處廟牆破洞口向廟內凝目望去；心中不由暗罵：「原來是這兩個惡徒！」

廟內低聲談話之人，原來是常山雙雄趙奎和吳剛。

於是，她便掩身牆外，屏息凝神靜聽二人的談話；這才知道他們正在設計對付上官玉龍，設的是十分惡毒的連環三計。

第一，來鳳鎭如歸客棧中，安排毒鼠金九化裝店小二在酒中暗下劇毒。

第二，毒鼠金九如果失敗，上官玉龍必往迷魂洞赴約，便將上官玉龍引入迷魂洞中，利用石室機關將上官玉龍困死石室內。

第三，在迷魂洞外埋下大量强烈炸葯，由黑心毛七在三十多丈外的峯頭上負責監視，上官玉龍只一逃出迷魂洞外，毛七立刻點燃炸葯引線，將迷魂洞炸毀。爆炸一起，迷魂洞附近二十多丈內均成死域，上官玉龍剛逃出洞外，決想不到洞外會埋有炸葯，必然逃避不及，定被炸得屍骨無存。

這連環三計，不但全都十分惡毒，尤其是第一、第三兩計，更是出人意外，陰險狠毒無比！

「紅燕子」葉心玫聽後，心中不由驚凜至極，怒火上冲。

當時，她即想立刻現身出手，將常山雙雄誅殺劍下，爲江湖除害。但是，她冷靜的一想之後，却悄然離開了。

因爲她想到常山雙雄的武功不弱，一對一，她自信有七分把握勝算，以一對二，她連五分自信都沒有。

與其作那沒有把握的事，不如趕緊離開，先趕往來鳳鎭如歸客棧。

破廟距離來鳳鎭不過五里多路，在她飛奔快速的腳程下，片刻工夫便已趕到。

可是，她剛趕到如歸客棧，恰值上官玉龍與展公望離開之際。她原想上前與上官玉龍招呼，告知常山雙雄的陰謀詭計，但因有展公望一起，她便打消了原意，暗暗躡足跟踪在二人的身後。

一直跟踪到鳳凰山附近，眼見二人進入一戶農家，她便進入相隔數十丈外的另一戶農家，給了農家五兩銀子，作爲借宿、膳食之資。

第二天晚上，天色剛黑不久。

「紅燕子」就先上鳳凰山，在迷魂洞附近藏好身形，靜等上官玉龍和展公望的到來。

三年多前，那時「紅燕子」還未出道江湖，她師父靜音神尼偶然獲得一張迷魂洞圖，師徒二人曾按圖索驥深入迷魂洞內，並在洞中居住過半年多。

所以，她對迷魂洞內的機關佈置情形大都了解，對洞外的地形也很熟悉。

* * *

三更時分。

上官玉龍與展公望雙雙來到，她眼見二人進入洞內，既未現身告訴二人洞內的情形，也沒有跡踪入洞。

因爲她知道洞內除最後放置三具石棺，那間石室的石門與石枱上面的千斤鐵閘，尚可操縱使用外，其他所有機關埋伏，都因年久失修損壞無法使用。

石室的石門，除洞內設有一處啓閉的樞鈕外，石室上面的山頂上，另設有一處秘密樞鈕。

那處樞鈕是一根三尺多高的石筍，石筍中空，內藏銅鐵鑄製的機關樞鈕。

這處秘密樞鈕，在迷魂洞圖上並無記載，是靜音神尼無意中發現的。

靜音神尼在山頂上發現這根石筍的當時，覺得它的石質，位置有點怪異與衆不同，顯得突出而惹眼。

經過細心觀察的結果，發現這根石筍並不是原生之物，根底部只是嵌植在山石中，可以轉動的。

運力轉動之後，不但發現這根石筍是洞內石門的另一處啓閉樞鈕，同時發現這樞鈕很靈活，不似洞內各處機關樞鈕都已銹損，竟只有微銹的痕跡，估計其建造年代，最多不超過五十年。

難怪迷魂洞圖上沒有記載這處樞鈕，顯然是後人加建的。

靜音神尼離開迷魂洞時，本想將洞內石門啓閉樞鈕予以破壞毀去，但因山頂另有啓閉樞鈕，又念前人建造不易，毀去未免可惜，遂乃作罷。

* * *

「紅燕子」葉心玫在洞外等候了一個多時辰，既未見上官玉龍與展公望出來，又未見常山雙雄的踪影，估料二人必然已被困在石室內。

她本想入洞探看究竟，但又恐與常山雙雄相遇，若然動起手來，自己孤掌難鳴，決非常山雙雄之敵，常山雙雄亦必不會放過她。

因此，她心念暗轉之下，便到山頂上將那根石筍旋動，開啓了石門。

在她的想法認爲，不論二人有沒有被困在石室內，將石門樞鈕打開，對二人總是有益無害。

同時她深信洞中除了那石室之外，絕無一處地方可以困得住二人，若論武功，她更深信常山雙雄聯手，也決非一個上官玉龍之敵，何況還有一個武功極高的「孤獨客」同行，常山雙雄無論是一對一，或是二對一，都決非二人之敵。

她轉動石筍樞鈕，打開石門之後，忽然想到一件事情，不由暗責自己太糊塗，太疏忽了，白白浪費了一個更次的時間，沒有在上官玉龍二人進入迷魂洞之後，便去將那個負責監視洞口點燃引線的黑心毛七先行除去。

黑心毛七若不先行除去，在上官玉龍甫出洞口時，只一點燃引線，那豈不大糟，不但古人耗費心血建造的這座迷魂古洞立刻被毀於一旦，上官玉龍與展公望二人也將很難逃出生天。

這實太危險了。

她一想到黑心毛七還未除去，立即展開輕功，掩藏着身形直朝毛七藏身的那座

峯頭飛掠撲去。

她外號「紅燕子」，輕功自是極高。她與毛七藏身的峯頭距離不過五六十丈遠，展開輕功，照理應該是轉眼即到。

但是，爲防毛七驚覺，在行動上她不敢太過大意，爲盡量減少衣袂破風的聲音，所以她沒有敢全力施展輕功身法，因而躭誤了剎那的時間。

就這剎那時間的躭誤，上官玉龍與展公望二人已脫困飛奔出洞。

當她距離毛七差十來丈遠時，已見毛七在引火點燃引線，芳心不禁大驚，目光一瞥，立刻看到上官玉龍與展公望二人正停身站在洞口前。

她芳心大驚之下，連忙急聲大喊示警，要二人火速離開，同時她也人若飛燕掠空般撲向毛七。

毛七聞聽有人向上官玉龍示警，聲音近在咫尺，心知不妙，身子一轉，待要閃身鑽進三丈外的樹林內逃命時，但已來不及了。

驀見眼前寒光一閃，毛七的一顆腦袋又與他的頸項脫離關係，飛起老高，滾落在丈外。

就在她劍誅毛七的剎那，迷魂洞已經爆炸崩塌，上官玉龍與展公望也先一步電射掠身，脫逃過了一場死劫！

＊　＊　＊

靜靜聽完「紅燕子」的這番回敘，上官玉龍和展公望才明白經過，二人做夢也想不到常山雙雄兩個惡賊，心思居然如此歹毒，設下這等惡毒的連環毒計。

幸虧「紅燕子」恰巧途經破廟，無意中聽到他們的毒計，也幸虧「紅燕子」知道山頂上另有一處開啓石門的樞鈕，否則，二人縱不被困死在石室中，也必與迷魂洞同毁，被炸得粉身碎骨，屍骨無存。

上官玉龍不禁喟然長吁了一口氣，忽朝「紅燕子」拱手一揖，道：「承蒙姑娘仗義援手相救，如此深恩大德，上官玉龍當銘記在心，終生不敢或忘！」

葉心玫被他這一揖，嬌靨不由飛紅，連忙閃身避開一邊，緲眉說道：「上官少俠，我輩任俠江湖，救困扶危，誅惡除奸，乃是份內之事，你這甚麼深恩大德，終生不敢或忘之語，我可不敢當，你也未免太俗套了。」

展公望哈哈一笑道：「葉丫頭說得對，上官賢侄，今夜之事，你什麼也不必說，只將它記在心裡就行了。」

上官玉龍點頭道：「晚輩遵命。」

葉心玫明眸一眨，問道：「展前輩，常山雙雄可是已經被你老和上官少俠收拾了？」

展公望笑笑道：「只收拾了一個。」

接着他把被困石室，上官玉龍施展無孔簫絕學奇功，令趙奎狂笑斷魂之事說了一遍。

葉心玫聽後不由深望了上官玉龍一眼，沉吟地道：「這麼說來，吳剛定已死於他們自己的毒計，被埋骨在迷魂洞中了！」

展公望道：「迷魂洞難道就只有一條出入口？」

葉心玫道：「石室左側小門後面有一條甬道，那本是一條秘密出口，但因年代太久，那出口已被整塊山石封死了！」

展公望喟然一嘆道：「俗語有云：玩火者必被火焚。使弄狡獪陰謀詭計者，最後必死於陰謀詭計。這兩句話誠然一點不錯，看來吳剛是必無生理了。」

葉心玫嬌聲一笑道：「展前輩，你老嘆息什麼？像常山雙雄那種陰狠狡凶，在江湖上爲非作歹，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罪大惡極的惡徒，早就死有餘辜了，前晚在那破廟中，晚輩若非自忖武功難敵二人，便已現身將他們誅殺劍下，那還容得他們施弄這種連環毒計！」

展公望哈哈一笑道：「丫頭！妳那嫉惡如仇的性情，簡直越來越像妳師父了。」

葉心玫嬌笑道：「你老可說對了，晚輩從小受恩師調教，撫養長大，晚輩的情性不像她老人家還能像誰？」

展公望笑了笑，雙目倏然一凝：「丫頭！妳在江湖上一向雖是無事忙，總不會無原無故跑到這種偏僻的小鎮上來，說實話，妳來此可是在追踪什麼？」

葉心玫搖頭道：「不是在追踪什麼，是在找尋一個人。」

「妳在找尋誰？」

「風雲堡賀堡主。」

展公望一怔，問道：「賀老兒他怎樣了？」

葉心玫道：「他並沒有怎樣，是失踪了。」

「他是怎樣失踪的？」上官玉龍忍不住詫異地問。

葉心玫緩緩道：「自從你上官少俠獨闖風雲堡，賀堡主發現碧血令被盜，在你離開之後，他也就跟着失踪了。據堡中高手猜測，都認爲他可能是因爲碧血令被盜，愧對上官少俠，所以他便悄然離堡出外，追查碧血令去了。」

「哦。」上官玉龍眉頭微微一緲道：「碧血令乃是大漠鵬徐仲春惡賊所盜，如今消息已傳遍江湖，賀老兒若眞是爲此事離堡，他應該已得到消息，追踪徐仲春那惡賊奪回碧血令才是，江湖上怎麼反而沒有他的消息踪跡呢？」

「碧血令的消息我也聽說了。」葉心玫緩緩說道：「我想賀堡主也許出了什麼意外，所以才沒有追踪徐仲春那惡賊，江湖上也沒有他的踪跡消息。」

上官玉龍道：「他會出什麼意外呢？他一身武功高絕，當今江湖上又有什麼人能令他發生意外呢？」

「這可很難說。」葉心玫微微一笑道：「就以你和展前輩的武功來說吧，當今江湖上又能有幾人高過你們二位呢？但是你二位卻幾乎栽在常山雙雄的手中。」

這是事實，今夜若不是葉心玫，上官玉龍和展公望二人的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上官玉龍不禁默然無語。

葉心玫眨眨明眸，接着說道：「上官少俠請別介意，我這只是一種比喻，無論武功如何高強之人，也不可能絕不會發生意外的。」

「姑娘言重了。」上官玉龍肅然點頭道：「姑娘比喻的極是，在下決不會介意的。」

葉心玫深看了他一眼，嫣然一笑道：

「如今常山雙雄已死，此間事情已了，我也該繼續去找尋賀堡主的踪跡下落了，我們改日再說吧！」

「吧」字聲落，她人已有若飛燕般電射掠空而去，晃眼消失在夜空間。

展公望目視葉心玫身影消失的方向，忽然輕嘆一聲，感喟地道：「長江後浪推前浪，武林精英出少年，葉丫頭的輕功果然很出色！唉……人老了……就不中用了，看來今後的武林該都是你們年輕人的天下了……」

上官玉龍聽得不由微微一怔，旋即恍有所悟安慰地道：「前輩，人生七十才開始，你老人家正値老當益壯之年呢！」

「好一個人生七十才開始。」展公望突然哈哈一陣長笑道：「賢姪，你可眞會說話，這話還眞搔到老夫的癢處了！」

說罷，又是一陣哈哈長笑。

＊　＊　＊

江湖上忽然傳出一個驚人的消息。

據說大別山小界嶺將有一場盛會，參予盛會之人十有八九都是一些江湖老魔。

時間：七月十五，中元節夜。

地點：小界嶺之西，龍潭古寺內。

但是，這場盛會的目的是什麼？主持這場盛會的又是什麼人？

江湖上卻無人知道，諱莫如深。

不過，根據參予盛會之人都是一些江湖老魔的情形推斷，主持這場盛會之人，肯定是個大魔頭——老魔中的老魔。盛會的目的，必是這些老魔蟄居時間久了，靜極思動，又想在江湖上興風作浪！

上官玉龍與「孤獨客」展公望聞聽這驚人消息，二人略一商議，立即轉道東行，決定前往龍潭古寺一探究竟。

十天之後。

二人已穿過陝西，由白河縣進入湖北省境內。

因爲距離中元節盛會之期還有半月以上，二人便繞道漢陽，經由黃陂、麻城前往小界嶺。

＊　＊　＊

七月九日下午。

上官玉龍與展公望已到達黃陂城內。

從黃陂經麻城到小界嶺，只不過兩三天的路程，當然不用急趕。所以，二人便在黃陂落店投宿，打算明天動身到達麻城時再好好休息兩天，然後再前往小界嶺。

但是，第二天事情發生了。

一早，上官玉龍打開房門時，發現房門上貼着一張紙條：

上官小兒，你若有胆量，今夜三更，可來城北疊屍嶺上古塔一會。

天盲叟赫連無忌。

「天盲叟」赫連無忌，正是當年落星崖上圍攻上官玉龍父親上官堯的血仇之一，他正要找這老魔索仇，如今老魔不找自來，這在上官玉龍而言，當然是一件好事。

因此，上官玉龍看完字條後，不由立時劍眉雙挑，口中發出冷笑，臉上同時泛現起一股即將快意親仇的喜色。

可是，「孤獨客」展公望在旁卻皺起了雙眉，默然沉吟不語。

他深知「天盲叟」老魔，雖然雙眼皆盲，不但一身武功極高，而且善於用毒，爲人更陰險詭詐多端。

老魔既敢留條邀約前往疊屍嶺古塔一會，肯定必有仗恃。

爲防老魔弄鬼施詐，中其詭計，展公望主張在白天裏先往疊屍嶺上古塔附近一探。

對這主張，上官玉龍雖然覺得展公望似乎有點小心過份，老魔既已相約，縱令是設下刀山劍林，他也必須前往一闖，否則，豈不令老魔笑他上官玉龍是個無胆小兒，有辱他師父、父親當年在武林中的聲威。

但是，他深知展公望的這份小心，完全是爲他好，爲他的安全設想，何況，半月之前已有過來鳳鎭與迷魂洞的兩次經歷，這兩次經歷，都幾乎要了他的命，令他深深體會到他的前途眞是滿佈荊棘、陷阱，步步危機。

所以，他對展公望的主張，雖然覺得有點小心過份，但是並未反對。

＊　＊　＊

疊屍嶺在黃陂城北，是一座叢草不生的荒山。

山上光禿禿的，白石如骨。

據傳說，當年黃巢造反，曾在此處大肆屠殺川、湘、鄂三省的人民百姓，殺人盈萬，堆屍成山，疊屍嶺乃因而得名。

上官玉龍與展公望來到疊屍嶺上，果見嶺西僻靜之處，聳立着一座黑黝黝的古塔。

古塔高七層，塔頂高聳入雲，人若登臨其上，頗令人有「上窮碧落」之感。

上官玉龍與展公望走到古塔前，卻見塔門上也貼着一張字條：

閻王要你三更死，何爾急在這白天。

二人原想入塔一探塔內的情形的，一見這張字條，只好作罷，在週圍附近察看了一番，下嶺返回黃陂城中。

＊　＊　＊

夜，三更。

圓月高掛，繁星滿空。

上官玉龍與展公望又來到疊屍嶺上，走近古塔前三丈之處停步站定。

疊屍嶺上一片靜寂，古塔像一隻巨獸般聳立在夜色中，週圍除卻「即即」小蟲聲外，甚麼聲音也不聞，空氣靜寂得有若死域，令人直有恐怖之感。

上官玉龍抬頭仰望了古塔一眼，劍眉微皺地說道：「展前輩，天盲老魔陰詐狡獪，晚輩以爲這次約會，他未必眞敢現身露面，也許只是存心戲耍我們，引我徒勞往返上他一次惡當吧。」

展公望沉吟地道：「這也未必，天盲老魔向來行事無定，令人莫測，也許他已在古塔頂層等着我們哩！」

上官玉龍道：「古塔內不見燈光，他如在古塔內，爲何不燃燈以待？」

展公望搖頭道：「他雙目俱盲，點不點燈在他來說都是一樣，他爲何要燃燈以待？」

上官玉龍聞言不由啞然失笑，暗說自己糊塗，事實也是，點燈對一個瞎子有什麼用？他又爲何要點燈？

他這裏剛啞然失笑，古塔頂層上卻火光突然一閃，點上了燈。

展公望首先看到，立刻笑說道：「賢侄你看，老魔並非戲耍我們，他已在塔頂

頂層點上燈了。」

上官玉龍也看見了，塔頂第七層上不但已經點上了燈，窗口還站着個黑衣人。

那黑衣人面窗站立，但是臉上卻以黑巾蒙面。

奇怪！

天盲老魔是武林無人不知的雙眼俱盲的瞎子，他爲何要以黑巾蒙面，難道怕人看到他的一雙瞎眼？

上官玉龍一見天盲老魔已在塔頂現身，精神立時一振，渾身熱血沸騰的道：「展前輩，老魔既已燃燈現身，我們就進塔上去吧！」

說罷腳步一動，就要邁步向前走去。

展公望卻忽然抬手一攔，朝他搖搖手，探手由懷中取出兩粒解毒丹丸，遞給他一粒，低聲說道：「老魔善於用毒，鬼蜮技倆令人防不勝防，我們口噙靈丹入塔，至少可免中上普通毒性之憂。」

上官玉龍點點頭，沒多說話，接過靈丹噙在口中，邁開大步，直向塔門前走去，展公望隨行在後。

塔門虛掩，門上仍然貼有一張字條，但已不是日間的那一張，寫着：

「赴約者請從此入。」

上官玉龍口中一聲冷笑，他沒有立刻用手推塔門，探手拔出腰間的紫銅無孔簫，抬簫朝塔門上點去。

一聲「吱呀」，塔門應聲而開。

塔門開處，上官玉龍與展公望均不禁被嚇了一跳，情不自禁地後退了一大步。

原來塔門一開，二人觸目所見，竟是一具白骨骷髏，當門而立。

上官玉龍略一定神，心中勃然大怒，單掌一揮，擊出一股強猛的掌力，將那具白骨骷髏擊得四分五裂，散落一地。

白骨骷髏擊散，上官玉龍人已跨步入塔，塔頂突然响起一陣「桀桀」冷笑。

笑聲淒厲有若鬼哭，飄盪塔內，震得四壁迴音，「嗡嗡」不息。

上官玉龍劍眉雙挑，邁步登上二樓。

二樓四壁空無一物，只有一張木欖上點着一盞昏黯的油燈，燈旁放着三隻酒杯，杯下壓着一張字條，寫着：

上官小兒，有胆就喝下這三杯毒酒。

上官玉龍微一猶豫，隨即將手中紫銅無孔簫豎立杯中，口就簫的頂端，一吸而盡，飲下了三杯毒酒。

展公望欲待阻止，卻已不及，神情不由緊張地急問：「怎麼樣？腹中有何異樣感覺沒有？」

上官玉龍微微搖頭道：「酒味甘醇，三杯下肚，腹中毫無異樣，若不是前輩的解毒靈丹與紫銅簫內解毒紅玉的功效，便是酒中根本無毒。」

展公望仍有點不放心，道：「你運氣試試看。」

上官玉龍依言運氣試了試，道：「渾身氣血暢通，全無不適之感。」

展公望伸手拿起酒杯聞了聞，放下酒杯輕吁了口氣，道：「看來酒中果然並未下毒，老瞎子只是存心虛張聲勢而已。」

說話間，那盞昏黯的油燈，光度忽然漸漸轉綠，變成陰慘之色。

上官玉龍見狀，不由冷聲一笑道：「老瞎子，你也是成名江湖數十年的人物，怎地盡施弄這些狡獪鬼祟技倆，豈不令人譏笑不恥。」

他話未說完，慘綠的燈光突然一爆即滅，眼前頓成一片漆黑。

抬頭上望，塔頂燈光如前。

但是，這第二層與第七層之間的螺旋形樓梯，已經朽壞倒塌，無梯可上。

若要登上第七層塔頂，非有絕頂功夫平拔直上不能。

上官玉龍估量由第二層至第七層的高度，約在七丈左右。

這等高度，以他的輕功想上去並不難，只要以「一鶴冲天」的身法平拔五丈以上，中途吸氣變式，施展「梯雲縱」絕技上升兩丈，即可登上塔頂。

只是，塔頂上的天盲叟赫連無忌老魔，萬一在上官玉龍施展輕功直拔上升之際，以掌力凌空下擊，上官玉龍武功再高也難抵敵，勢非被迫落回第二層不可，弄不好還得受傷。

所以，想從第二層登上第七層塔頂雖然不難，情形卻很危險。

但是，赫連瞎子是他的殺父仇人之一，他誓報血仇，如今眼見血仇就在塔上，他豈能因這七丈高的距離與危險而作罷？

當然不能！

否則，他還立誓報什麼仇？又憑什麼任俠行道江湖？

他心念電轉，立作決定，不管如何危險，他都要冒險登上塔頂。

這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這也是一個生具傲骨之人的勇氣，與冒險患難的大無畏精神。

當然，這種勇氣與大無畏精神，決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

＊　＊　＊

上官玉龍心念一決，立即向「孤獨客」展公望悄聲說：「展前輩，晚輩先上去，你請隨後上來。」

話落，他已猛提一口眞氣，一式「一鶴冲天」，直拔而上。

不過，他身形上升到五層高度之際，並沒有變式施展「梯雲縱」的絕技，卻以右手紫銅無孔簫斜伸，貫力一點第五層梯口，身形電射竄上。

天盲老魔素以詭詐狠毒著稱，他原以爲他飛身上拔之際，老魔必然不會放過這種大好機會，定必乘機發掌凌空下擊。

所以，這刹那，他已凝聚起師傳絕學「紫府神功罡氣」護住頭頂空間，以防老魔突襲，打算令老魔吃一次暗虧。

「紫府神功罡氣」爲前古奇學，若練達九成境界，即可傷人無形，神罡所至，無堅不摧。

上官玉龍雖才練達七成境界，但已極具反震傷敵之威力，只是其反震力道，傷敵程度，得要看對方功力之高低，所擊出掌力之强弱而定。

就是敵人功力越高，擊出的掌力越强，其反震之力就愈强，敵人受傷的程度也就愈重。

但是，事實卻出人意外地，天盲老魔居然沒有乘機發掌突襲下擊。

上官玉龍登上塔頂，身形立定，神情不由一怔。

天盲叟赫連無忌居然仍在憑窗而立，

展公望與上官玉龍，聞示警幸而逃出洞口免身於難。

明明聽到上官玉龍已經登上塔頂，卻連頭也沒有回一下。

情形顯然，他根本沒有把上官玉龍放在心上。

上官玉龍神情一怔之後，隨即雙眉倏挑，朗聲說道：「赫連瞎子，上官玉龍已應約而來此，你轉過身來劃道吧！」

天盲叟赫連無忌仍然憑窗而立，既未轉過來，對上官玉龍的話彷彿聽若未聞。

上官玉龍雙眉再次一挑，冷笑道：「天盲老魔，休得狂妄，少爺與你雖是血仇，但卻不屑背後傷人，你轉過身來吧！」

天盲叟依然不理不睬，不言不動。

上官玉龍心頭不由怒火陡生，沉聲喝道：「赫連老魔，你再不轉過身來，可就莫怪少爺出手背後傷你了。」

手中紫銅無孔簫一挺，緩緩點向天盲叟的背心「靈台」大穴。

這時，「孤獨客」展公望早已跟踪上來，靜立在上官玉龍身旁，見狀不由眉峯微皺地說道：「上官賢侄，老瞎子確實詭詐狡獪，我們上了他的惡當了。」

上官玉龍緩緩點出的簫勢一停，怔然問道：「我們怎麼上了他的惡當了？」

展公望微微一笑：「賢侄你仔細看看，那好像不是個眞人呢！」

「哦！」上官玉龍恍然一聲，手中紫銅無孔簫突然易點爲撥，向那憑窗站立的天盲叟撥去。

「砰」然一聲，天盲叟應撥倒地，果然是個假人。

這刹那，上官玉龍才恍然悟及，剛才在塔外所見，天盲叟爲何面蒙黑巾？原來是這麼回事。

上官玉龍一步跨前，從窗口探首外望，窗前垂掛着一根長索，直到樓下。

顯然，赫連老魔必是在發出那一陣「桀桀」笑聲之後，就垂索而下走了。

上官玉龍不禁氣得劍眉高挑，一跺腳道：「好狡獪的老魔！」

突然，塔外五十丈外地方，傳來一聲哈哈大笑，道：「上官小兒果然有胆，但老夫因有急事在身，今夜就到此爲止，我們前途再見！」

話落，騰身電射劃空掠去，轉眼不見人影。

上官玉龍心中雖然怒恨非常，但赫連無忌已經遠去得不見人影，追已莫及，只有徒嘆奈何！

展公望目視夜空，皺眉沉吟地說道：「賢侄，赫連老瞎子一生行事，向來令人難測，但今夜在這古塔的情形，似屬戲耍性質，如酒中無毒，不但與他往昔行徑大相違背，且對賢侄好像並未存有太大的惡意。所以，老夫也甚覺費解……不過老瞎子既已說過前途再見，料無虛言，我們沿途多加小心就是了！」

上官玉龍只有默然點頭。

＊　＊　＊

李家集，是從黃陂往麻城的第一個鎮店。

中午時分。上官玉龍與展公望已來到李家集上。

正行之間，忽聞一陣喝叱之聲自前面街上傳來，上官玉龍抬眼望去，只見三個

做生意打扮的漢子，在追着一個衣着襤褸，手持拐杖，腰間掛着一個大葫蘆的老人。

也許是老人的體力不夠好，腳下的速度不夠快，只眨眼工夫就被後面追的三個漢子抓住了。

三個漢子一抓住老人，立時拳腳交加的毆打老人。其中一個漢子還氣憤地叱罵道：「你這老狗，吃了東西居然敢不給錢……」

叱罵與毆打之聲，頓時混成一片。

上官玉龍是個生具仁俠心腸之人，他當然看不慣這種事，看不慣三個人毆打一個老年人。

他急忙快步走上前，攔阻住那三個漢子，道：「三位，請不要再打了，這位老人家吃了你們多少錢，在下替他付就是了。」

那三個漢子都是路邊擺小吃攤子的小生意人，一見勸架的是位像貌俊逸的少年文生公子，又願意付錢，便放開那老人。

一個漢子憤憤地向上官玉龍說道：「公子有所不知，這老傢伙居然存心白吃，所以我們才……」

「算了。」上官玉龍含笑地攔住那漢子，從懷裡掏出一塊碎銀遞給那漢子，問道：「這夠不夠？」

那漢子一見連忙說道：「太多了，只要十幾文錢就夠了。」

上官玉龍笑笑說道：「多的就算是我送給你們的吧，你拿去吧。」

那漢子接過碎銀，口中連聲「謝謝」，和另兩個漢子走回他們的攤位上做生意去了。

這時，那老人已持着拐杖從地上爬了起來，臉上已被打得紅一塊青一塊，連嘴唇都腫了，但却笑嘻嘻地望着上官玉龍。

上官玉龍又從懷裡掏出一錠銀子，遞給老人道：「老人家，這點銀子你拿去用吧，以後千萬別白吃人家的東西了，免得又挨人家追打。」

那老人笑嘻嘻地接過銀子，連個「謝」字也沒有說一聲，掉頭便走。走出五六丈遠後，但見他雙手掩面揉抹了幾下，突然回過頭來高聲說道：「上官少俠，你果然生具仁俠心腸，老夫今天受你小惠一次，改日再報。」

上官玉龍聞言先是一驚，旋而却是一怔！

他驚的是這個老叫化子似地老人，居然知道他的姓名，怔的是老人回過頭來時，臉上的青塊、唇腫已經全部消失復原。

就在他一驚一怔的刹那，那老人已閃身走入人叢中，快步轉過一處街角再不見了影子。

上官玉龍眉頭微皺地轉向展公望問道：「展前輩，你知道這個老叫化子是什麼人嗎？」

展公望微一沉吟道：「從他剛才雙手掩面略一揉抹，臉上的瘀青紅腫便立即全消，顯見其內功修爲非常深厚精湛，照他的穿着打扮看，老夫猜想，他多半就是那位性喜遊戲江湖的怪乞李純。」

「哦。」上官玉龍眨眨眼睛道：「這位怪乞是丐幫弟子嗎？」

展公望搖頭道：「此老雖然號稱『怪乞』，却與丐幫毫無關連。」

上官玉龍喟然感觸地道：「江湖上的怪人怪事實在眞多，不知他爲何要戲弄我？」

展公望微微一笑道：「我看他對你絕無什麼惡意，戲弄你，也許只是在試探你的心性爲人。」

語聲一頓，抬眼向前望了一眼，說道：「前面有家飯店，我們進去吃點東西，吃飽肚子再往前走吧。」

上官玉龍默然點頭，與展公望向前面街上的一家飯店走去。

二人剛一跨進店門，一名小二已快步迎上來笑着招呼道：「二位請坐，小店的酒菜均是現成的，小的馬上就替二位送上來。」

小二說着替二人倒了兩杯茶，也不問二人要吃什麼，便轉身走去。

二人一杯茶還沒有喝完，小二已端正好酒菜送上來。

酒是陳年花雕兩斤，菜是有熱炒、紅燒、清蒸，鷄、魚、肉、蔬菜俱有，竟是很豐富的五菜一湯。

展公望看得不由一怔，問道：「小二哥，這些菜是誰要的？」

小二眨眨眼睛，轉望着上官玉龍問道：「公子，您貴姓可是上官？」

「我正是姓上官。」上官玉龍點點頭。

小二笑說道：「那就不會有錯了。」

「什麼不會有錯了？」上官玉龍詫異地問。

小二含笑說道：「這是一位大爺在一個多時辰前，來小店替二位訂好的酒菜，那位大爺出手可眞大方，酒菜帳不但多付了五兩銀子作爲二位添酒的酒錢，而且還賞了小的五兩銀子的小費，要小的好好侍候二位呢。」

上官玉龍聽後不禁雙眉一皺，更加詫異地問道：「那位大爺是個什麼樣子的人？他留下什麼話沒有？」

小二道：「那位大爺長得瘦瘦高高的，大概有三十七八的年紀，他說和公子是好朋友，另外還留下封信要小的交給公子。」

說着從懷裡掏出一封信來，雙手遞給上官玉龍。

上官玉龍接過信，撕開封口，抽出信箋：

少俠出道江湖雖只年餘時光，但已威名遠播，誠是英雄出少年，老夫至爲欽佩，估料少俠從黃陂至此，肚中必已飢餓，當在此地進食打尖，乃特爲預訂薄酒粗餚，以略表夜來的對少俠失約的歉意。

信末沒有署名，卻寫着「知名不具」四字。

看完信箋，上官玉龍不由雙眉深蹙地望着展公望問道：「展前輩，你看這會是什麼人？」

展公望微一沉吟，含笑說道：「賢侄不妨從那『略表夜來對少俠失約的歉意』字句上，推敲想想就能夠明白了。」

上官玉龍想了想，雙目倏然一睜，道：「難道是那赫連老瞎子？」

展公望含笑點點頭道：「應該是他無錯。」

「可是……」上官玉龍轉臉望着小二問

道：「小二哥，你說這訂酒菜留信的人是一位三十七八歲年紀，瘦瘦高高的大爺？」

「是呀！」小二連連點頭說。

展公望笑向小二擺擺手道：「小二哥，沒你的事，你去忙你的吧。」

小二朝二人哈哈腰道：「您二位請慢用。」

說罷轉身走了開去。

展公望笑向上官玉龍接着說道：「賢侄，照這情形看來，這訂酒菜留信之人，必是老瞎子所派，別管他了，這既然是老瞎子的一點歉意，我們就叨擾他這一頓吧。」

上官玉龍有過上次來鳳鎮上的教訓，神情不由有點猶豫地道：「只怕他在這酒菜裡又會……」

展公望接口說道：「賢侄放心吧，他既留信說明『略表歉意』，我想他不會在這酒菜裡耍什麼花樣的。」

說着他已拿起酒壺倒了杯酒，擧杯一飲而盡，又擧筷吃了兩口菜。

果然毫無異樣，赫連老瞎子確未在酒菜裡弄鬼。

＊　＊　＊

麻城過去是黃土崗。

七月十一日。

夜，天剛黑。

上官玉龍與展公望二人，腳步從容地走在距離黃土崗三里不到的大路上。眼看天色已黑，月已東升，二人正想加快腳步，趕往黃土崗落店投宿。

突然，路旁十幾二十丈外的樹林裡傳來兩聲呼叫：

「救命呵——救命呵——」

上官玉龍聞聲腳步不由一停，抬眼朝樹林那邊眺望過去，距離那麼遠，天又黑，他當然是什麼也沒有看到。

雖然，他是什麼也沒有看到，但卻向展公望招呼道：「展前輩，走！我們過去看看去。」

話落，他人已點足而起，飛身掠向那片樹林。

展公望雖沒說話，卻掠身隨後跟了過去。

樹林內，枝葉蔽天，月光微透。

微弱的月光下，一株大樹的樹枝上，懸空吊着個人，頭下腳上的倒吊着，身子在隨風搖晃。

看樣子，顯然是被人倒吊在樹上，時間已久，人已閉過氣去，不知還有救沒有？

上官玉龍見此情形，立即長身躍起，一手抱着那人的身子，一手食中二指如剪般夾着繩子一用力。

「卡！」地一聲，繩子應指而斷。

上官玉龍托着那人的身子平墜落地，便將那人平放躺在地上，解開那人雙腿上細綁着的繩子，伸手一探那人的心脈、鼻息。

還好，心脈跳動很微弱，但鼻息未斷，沒有氣絕，還有救。

當下他便以推宮過穴手法，替那人緩緩推拏起來。

推拏了一陣子，那人的鼻息雖然粗重了些，但是仍未睜眼醒過來，他只好繼續替那人推拏，並且加注了兩成內力。

展公望默默地站在旁邊，目光凝望着地上那人的臉孔，他臉上含着淺淺的笑容，那笑容顯得有點奇怪，也有點神秘兮兮的。

上官玉龍在替那人推拏間，偶然抬頭瞥見展公望臉上那種笑容，心中不由詫異地問道：「展前輩，您笑什麼？難道我做的不對麼？」

展公望微微一笑道：「不對是不對，只是不對的不是你，而是他！」

「是他？」上官玉龍一怔：「他是誰？」

展公望笑笑道：「他就是那個戲弄你的江湖怪乞。」

「江湖怪乞？」上官玉龍又是一怔，抬眼四望了一下，道：「展前輩，他在那裡？」

展公望朝他神秘地笑了笑，倏然飛起一腳直朝地上那人踢去。

那人已經閉氣昏死過去，那經得起這一腳？

這一腳何異是風吹殘燭，雨打殘荷，豈不要了那人的性命？

上官玉龍心中不由霍然一驚，急叫道：「展前輩，您……」

他急叫聲中，展公望已一腳踢在那人的屁股上，口中同時哈哈大笑道：「怪叫化子，起來吧，不要再賴在地上戲耍他了，這一陣子推拏，難道還不夠舒服嗎？」

上官玉龍聞聽這番話，心中剛自一怔！

這刹那，那人已霍地從地上一躍而起，哈哈大笑道：「好啊！你這個老古董，竟然出賣我……」

樹林中枝葉濃密蔽天，只有少許月光透入，光線微弱昏暗，上官玉龍先前沒有仔細注意那人的臉孔相貌。這時仔細一看，才看清楚，正是日前在李家集上故意戲弄他的那位，可能是江湖怪乞李純的老人。

只是，此刻他手上已沒有那根拐杖，腰間也沒有掛着酒葫蘆，身上破衣也換了一襲乾淨的青衫。

上官玉龍心中不由詫異地道：「老人家！原來是你，你怎會被人吊在這裡的？」

怪乞李純兩眼一翻，道：「什麼怎會被人吊在這裡的，告訴你吧，這是我老人家自己的傑作。你小子見面不相識，還好意思問，這麼粗心大意，如何能在江湖上闖，若不是孤獨老兒陪着你，眞令我老人家担心你的這條小命呢……」

上官玉龍被說得俊臉不禁脹紅，默然垂首無語。

怪乞李純接着又道：「你老子的仇家，無一不是江湖上陰狠狡詐的惡魔，成了精的老狐狸，你小子要行俠江湖，替你老子報仇，就必須處處小心，特別謹慎，否則，你就別打算替你老子報仇了。今天你替我老人家推拏了一陣，我老人家教訓你一頓金玉良言，你小子既不吃虧，我老人家也沒有佔便宜，互相抵消，兩不相欠，咱們改天再見吧！」

「吧」字聲還未落，身形一閃，人已竄出樹林，電射掠空而去。

上官玉龍沒想到這位江湖怪乞話完就

走，走得如此之快，連忙喊道：「前輩請留步！晚輩……」

喊聲中，閃身欲追。

展公望抬手一攔，道：「賢侄！他已經去遠了，你還追他怎的？剛才他說你粗心大意，眞是一點也不錯，你只知道他走了，卻不曾注意他留下來的東西。」

說着手指着大樹根旁地上的一個小布包，道：「去把它打開來看看，他留下了些什麼？」

上官玉龍順着展公望的手指朝那大樹根旁望去，心中不由暗感慚愧。

他走過去拿起那小布包打開，藉着從枝葉間透進林內的月光一看，發現裡面包的竟是一塊嬰兒手掌般大的碧綠翠玉，和一個羊皮紙信封。

碧綠翠玉，正是四個月前他孤身獨闖風雲堡，迫令賀人傑交出的他父親當年行道江湖的信符——碧血令。

他第一次看到父親的遺物，雙手捧着「碧血令」，不禁激動得雙眼淚水盈眶地緩緩流下，喃喃道：「爹！孩兒終於得回『碧血令』了，還望爹的英靈庇佑，使孩兒早日完成除魔衞道，替您老人家報卻血仇的心願！」

「孤獨客」展公望在旁見他雙眼流淚，便輕咳一聲，撫慰他道：「賢侄！碧血令物歸原主，你應該高興才是，怎麼反而哭了？俗語有云：男兒有淚不輕彈。放堅强些，快看看那封信吧，看看他說了些什麼？」

上官玉龍聞言，立即抬袖抹拭了一下眼淚，拿起信封拆開封口，抽出信箋：

「行俠仗義江湖，除魔衞道，維護武林正氣，固是我輩習武之人的本份，但江湖險惡，波詭雲譎，鬼蜮技倆層出不窮，江湖道上可說是步步荊棘、陷阱，危機重重，尤其是你身負血仇，前途更是艱險異常。

所以，你必須時刻小心，遇事加倍謹愼，嚴防意外的鬼計陰謀，千萬不可逞一時之勇。

盜取『碧血令』之惡徒徐仲春，余雖未誅殺，但已令其成殘，並廢其武功，終生決難再爲惡江湖。

今將『碧血令』物歸原主，但據聞其師『大漠黑鷹』老魔已從西域趕來中原，欲爲其惡徒報仇，這魔頭頗不好鬥，你得小心應付。

距離中元節夜，羣魔聚會之期還有四天，明早由黃土崗動身趕往小界嶺，時間足夠有餘。

只是，此次羣魔聚會，幾乎無一不是隱匿遁跡多年，武功極爲高强的老魔頭，你同孤獨老兒最好是易容改裝前往，切記：只宜智取，不可力鬥！

信封內另有易容藥丸兩粒，你與孤獨老兒可以各用一粒。

餘不多贅，但願你能早日完或除魔復仇的心願。

李純七月十一日」

看完信，上官玉龍不由深吁了口氣，道：「想不到這位李前輩對我關愛如此至深，令我獲益受惠良多，眞不知日後該如何報答他才好？」

展公望微微一笑道：「據老夫所知，他與令尊是多年好友，以他與令尊的交情，關愛你這個好友的晚輩也是應該的，你也不必再說什麼如何報答之言，只感激記在心裡就行了。」

上官玉龍點頭道：「前輩說的是，晚輩定當謹記在心。」

說着將信封中的兩粒易容藥丸倒出來，托在掌心中看了看，問道：「展前輩，這易容藥丸，我們要用嗎？」

「當然要用。」展公望點點頭道：「你先把它收起來，待進入山區時再用好了。」

上官玉龍沒有再說話，立即將信箋、藥丸放回信封內，連同「碧血令」一起包好，收入懷中放妥。

展公望看他將布包收入懷內後，便接着又道：「走吧，時間已過二更，但願我們趕到黃土崗還能找到客棧投宿，否則，就只好找處荒廟廢寮息歇了。」

說着邁步當先走出樹林，二人展開輕功身法，同往黃土崗鎮上趕去。

* * *

七月十三日，申正。

日影西斜。

上官玉龍與「孤獨客」展公望二人，自午未時分便已進入山區。

自進入山區，二人便都已改變形貌，塗上了江湖怪乞李純留下的易容藥丸。

上官玉龍已變成一個臉孔蠟黃的中年人，並且聽從展公望的意思，換上一襲靑衫，將紫銅無孔簫藏在衣襟底下，以免被人從紫銅簫上認出他的身份。

展公望雖然仍舊穿着一件葛布長衫，臉孔卻變成一張紫黑中帶有疤痕的臉龐。

荒山野嶺間，路本就崎嶇難行，何況他二人並非循着山路前行，而是翻山越嶺，有些地方根本就沒有路，山澗、小溪阻隔，必須施展輕功飛越三五丈方能通過。

二人雖然都有一身精深的內功，但接連將近兩個時辰不停地奔行下來，不禁都感覺有點累了。

這時，二人正行經一處方圓約有二三十丈大，綠草如茵的草地間。

一路行來，全是怪石嶙峋的荒山，乍見這處草地，猶如沙漠中的行旅忽然發現一處綠洲般地高興。

上官玉龍畢竟是少年心性，頓時高興得在草地上翻了個跟斗，然後四仰八叉的平躺在草地上，長長地吐了口氣，像是要吐盡胸中的煩悒悶氣。

展公望跟着走近他的身旁，蹲下身子，雙目滿含慈愛憐憫之色地笑問道：「賢侄！你是不是感覺很累了？」

上官玉龍點點頭道：「展前輩，您也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吧。」

展公望席地坐下，伸手拍拍他的膀臂，笑說道：「累了就躺着睡一會兒吧，一覺醒來，精神就好多了。」

上官玉龍又點點頭，但是他卻沒有閉上眼睛，兩眼直直地注視着雲空，似在出神地想着心事。

他在想些什麼？

是在想中元夜的羣魔聚會？

還是在回憶他年來在江湖上所遭遇、經歷的一些險惡往事？

* * *

荒山中的空氣，本來就是寂靜的。

這裡沒有野獸的吼叫，除了偶而有三五隻鳥雀掠空飛過，飛過草地旁的樹梢，發出三兩聲鳴叫外，什麼聲音都沒有。

上官玉龍默默地平躺在草地上，展公望靜坐在他身旁，兩人都沒有說話，四週的空氣顯得是那麼寂靜，寧謐。

這寂靜寧謐的空氣當然不會持續太久。

上官玉龍終於開了口，忽然問道：「展前輩，江湖上的是非什麼會那麼多，陰險邪惡的人也那麼多？」

他兩眼雖然仍直直地注視着雲空，眼睛裡卻出現着一片茫然之色。

展公望睜眼含笑說道：「賢侄！你出道江湖時間尚不久，經驗閱歷都還不深，江湖上若不是有那麼多是非，狠毒邪惡之人，就不成爲江湖了。」

上官玉龍突然挺身而起，一臉堅毅之色地說道：「我有生之年，定爲江湖除惡鋤奸，謀取安寧！尤其是赫連瞎子等險惡的老魔，只要遇上，我一定要他們濺血斷魂當場！」

說着揮手一掌拍向左邊一株水桶般粗的參天古松。

「卡察！」一聲暴响，那株參天古松竟然應掌而斷。

上官玉龍見狀不禁極感意外地一怔。

他內功雖極深厚，掌力雄渾，足能開碑裂石，但那必須近在丈內，像這樣遠在兩丈以外的一株古松，若想一掌將它擊斷，就是用足十成眞力，也不可能辦得到。

然而，這不可能辦得到的，現在居然變成了可能。

這實在太出他意外了，心中不由詫異地暗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只用了五成功力，這麼粗的一株古松，怎地如此不堪一擊？」

他正詫異間，突聞那古松的樹根中陡然發出一聲震耳的長笑：「是那裡來的不長眼的東西，竟敢來此撒野，找我老婆子的晦氣，毀我老婆子的窩！」

話聲中，一條人影倏自古松斷口處拔身飛起，冲空直上五丈多高。

上官玉龍乍聞樹根中突然有人發出長笑，心中先是一驚，旋即恍然明白。

原來這株古松雖然粗逾水桶，其實樹身卻已中空，所以才經不起他的五成功力的一擊，立即應掌而斷。

這刹那，上官玉龍已看清楚了那自樹根中拔身飛起的人影，是位手持豹頭鐵拐，生着兩道又濃又白的長眉，雙眼精光如電，灼灼攝人的老婆婆。

他認得這老婆婆，曾經在他獨闖風雲堡時，跟在他身後大鬧風雲堡的「白眉豹婆」。

一見「白眉豹婆」，他口中不由驚「噫」了一聲，才要出聲招呼，但是白眉豹婆已凌空飛身撲到，豹頭鐵拐挾着呼嘯勁風，威若雷霆般擊下！

來勢太快太猛，上官玉龍只好急忙閃身橫飄五尺避開，口中同時揚聲說道：「白眉婆婆，別打，是我！」

白眉豹婆由於用力太猛，一下子收勢不住，「砰」然一聲，一拐直擊在草地上，擊得草泥激飛，地上陷下一個尺多深的坑洞。

一拐擊空，白眉豹婆身軀一轉，怒喝道：「管你小子是誰？先接我老婆子一拐再說！」

鐵拐一起，又朝上官玉龍當頭擊下！

上官玉龍赤手空拳，當然不敢硬接白眉豹婆的鐵拐，身形一閃，又閃開八尺，再次揚聲說道：「婆婆！我是上官玉龍，您難道不認識我了？」

這時，「孤獨客」展公望已長身站起，但他既未出手攔阻白眉豹婆，也沒有開口說話，只站立一邊袖手旁觀。

白眉豹婆耳聞上官玉龍之名，雖然立即收住拐勢，但卻雙目如電地瞪視着上官玉龍的臉孔，道：「小子！你說什麼？你說你是誰？」

上官玉龍道：「晚輩是上官玉龍……」

「呸！」白眉豹婆冷聲一笑，道：「你小子眞是馬不知臉長，敢睜着眼睛說瞎話，冒充上官娃兒，上官娃兒的相貌是何等英挺俊朗，豈是你這副德性長相，少廢話，你且接我老婆子三拐試試……」

手中鐵拐一掄，又要擊出。

這刹那，上官玉龍已恍然想起，自己已經易容改裝，白眉豹婆如何能認得出他來。

他連忙一撩衣襟，從衣襟底下取出紫銅無孔簫一揚，說道：「婆婆！晚輩眞是上官玉龍，您看這紫銅無孔簫就是證明。」

白眉豹婆一見紫銅無孔簫，雖然立又收住欲要擊出的拐勢，但卻目露疑惑之色地注視着上官玉龍，道：「娃兒！你既是上官玉龍，那麼你這張臉……」

上官玉龍苦笑道：「日前晚輩曾遇見怪乞李前輩，是他留下易容葯丸，囑令晚輩易容改裝的。」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白眉豹婆眉鋒微微一皺，道：「那李老化子專門喜歡弄這種鬼名堂，要你把一張英挺俊朗的臉孔，弄成這付醜怪樣子。」

展公望在旁笑說道：「這也是李老化子的一番好意呢。」

白眉豹婆目光一瞥展公望，問道：「娃兒，這位是……」

不待上官玉龍開口，展公望已接口含笑說道：「白眉，老夫展公望，外號人稱『孤獨客』。」

一句「白眉」，聽得白眉豹婆心中倏然一怔，雙目陡睜地上下打量着展公望，道：「你……」

展公望又接口道：「我什麼？老夫早在三十年前就認識妳老婆子了，沒想到妳老婆子居然貴人多健忘，對面不相識。」

白眉豹婆目光凝注地道：「你也不是本來面目吧？」

「當然不是。」展公望笑說道：「老夫也用了李怪乞的易容葯丸。」

白眉豹婆深看了展公望一眼，倏然一笑道：「原來你也易了容，這就難怪我老婆子與你對面不相識了。」

上官玉龍眨眨星目問道：「婆婆，您老人家在那株古松樹洞穴裡做什麼？」

「問得好。」白眉豹婆哈哈一笑道：「孩子，這洞穴就是我老婆子十多年來的隱跡棲身之處，如今可好，被你一掌毀了

，我老婆子只好搬家，另找地方安身了。」

上官玉龍一聽那古松洞穴就是白眉豹婆的棲身隱跡之處，不由歉然拱手道：「眞對不起，婆婆，都是晚輩不好，太冒失太魯莽了！」

白眉豹婆擺手笑說道：「孩子，別說這些了，你又不知道這是老婆子的窩，如何能怪你？其實毀了也好，這個窩老婆子早就住膩了，想搬却又有點捨不得，又因爲一直沒有找到適合的地方，所以才沒有搬，如今是不搬也不行了。」

說罷，又是哈哈一聲大笑。

展公望忽然笑說道：「老夫介紹你一個地方，好不好？」

「好呀。」白眉豹婆問：「什麼地方？」

展公望眼珠微轉了轉，道：「老夫要賣個關子，暫時不告訴妳。」

白眉豹婆雙眉微軒即垂，笑說道：「你老兒就是喜歡賣關子，不告訴我就算了。」

眨眨眼睛，目光忽然一凝，問道：「你們老少二人，如此易容改裝，將前往何處？」

展公望微微一笑道：「老婆子，妳是眞不知道，還是存心裝糊塗，明知故問？」

白眉豹婆雙目微睜地問道：「你們是要往小界嶺龍潭寺？」

展公望點頭道：「若不是去那地方，老夫跟上官賢侄又怎會易容改裝？」

「哈哈！」白眉豹婆倏然一笑道：「這一來龍潭寺的羣魔大會，可就有戲好看，有熱鬧好瞧了！」

展公望搖頭道：「老婆子，妳錯了，老夫跟上官賢侄此番前往，只是探探虛實，並不打算出手呢！」

白眉豹婆雙目一睜道：「你忍得下這口氣？」

展公望淡淡一笑道：「老夫隱跡多年，一直身負內傷，如今內傷雖已痊愈，但功力尚未全復，何況，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今後的江湖應是少年人的天下。所以，龍潭寺之行，非萬不得已，老夫已不打算現身。」

白眉豹婆眉頭一皺道：「聽你這口氣，好像要任由玉龍娃兒去對付羣魔了？」

展公望道：「他藝出宇內一奇司徒逸門下，一身功力應該是足夠應付了。」

白眉豹婆道：「你知道這次的龍潭寺羣魔大會，都有那些老魔嗎？」

展公望搖頭道：「不十分清楚，妳老婆子清楚嗎？」

白眉豹婆冷冷一笑道：「據我老婆子所知，有名的老魔，有天盲瞎子赫連無忌，鐵杖頭陀，『太乙乾坤掌』王駝子，『魔拐』康跛子，『天山妖狐』邱梅，『大漠黑鷹』秦奇與一些在江湖上名頭雖不十分响亮，武功均算得是一流高手的小魔徒們外，還有一個你再也意想不到的老魔頭，聽說也會來。」

「是那個老魔頭？」

「陰山魔音谷『魔音玉狐』。」

展公望心中不禁一震！道：「她不是早在五年前就死了嗎？」

「沒有。」白眉豹婆搖頭道：「羣魔之中，她和赫連瞎子要算是兩個最難對付，最大的麻煩了！」

展公望喟然一嘆道：「可惜，長白一怪是眞死了。」

白眉豹婆也喟嘆道：「長白老兒若然不在，魔音玉狐和赫連瞎子就不足爲憂了。」

上官玉龍眨眨星目，忽然問道：「難道天下武林，除了那位長白老前輩外，就沒有人能尅制得了他們兩個嗎？」

「不是沒有。」白眉豹婆道：「蜀山樵夫余含笑與雷音寺主持大慈禪師，他二人就足以尅制他兩個，只是他二位一位生性淡泊，不問世事已久，一位向以我佛慈悲，與人爲善的心懷處世，從來不願牽惹江湖事非，不像長白老兒那樣生性好管閑事，只要有熱鬧盛會，定必趕往參加，不請自來，而且稍不順眼，就橫身干涉。」

上官玉龍道：「那大慈禪師的師弟，大悲大師又如何？」

白眉豹婆道：「大悲和尚的武功，若是對付赫連瞎子或許不成問題，對付魔音玉狐就略差一籌了。」

上官玉龍又問道：「那位江湖怪乞呢？難道也對付不了魔音玉狐？」

展公望笑說道：「你把李化子估計得太高了，他的武功只能與魔拐康大成相等，對付魔音玉狐的『天外魔音』，非余樵夫的『伐木吟』和長白老兒的『大神通天神功』不可！」

「大神通天神功？」上官玉龍雙目不由一亮，道：「那他老人家的傳人定可尅制魔音了。」

展公望道：「玉面潘安張少堂雖然已得長白老兒的眞傳，但是他的『大神通天神功』才練到七成境界，火候還不夠。」

上官玉龍不禁眉頭雙皺，頗爲憂心地道：「照此說來，正道俠義之士，大都奈何不得這兩個老魔了！」

「那也不見得。」展公望安慰他道：「船到橋頭自然直，到時候總會有人能尅制他們的，現在你別去想那麼多了。」

「這話不錯。」白眉豹婆點頭笑說道：「孩子！你放心吧！俗語有云：『邪不勝正』，到時候自會有高人出頭的！」

忽然微吁了口氣，說道：「你們兩位請先行一步吧，我老婆子還有一點瑣事需要去料理一下，咱們後天晚上龍潭寺見。」

老婆子可是說走就走，話聲未落，手中豹頭鐵拐一點地面，人已借力騰身而起，電射掠空而去。

怨仇已了父子喜相逢

小界嶺之西，一座孤峯獨秀羣山。

峯頂地勢平坦，約有四五百丈方圓，南面，有一座長六七十丈，寬三十來丈的池潭，潭中池水澄清碧綠。

北面，近懸崖處，建有一座古刹——龍潭寺，與池潭遙遙相對。

七月十四日。夜，二更。

展公望與上官玉龍二人登上峯頂，在龍潭寺前後左右，仔細探查搜索了半夜，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埋伏陷阱，並爲明夜的藏身處相好地形後，才放心地下峯離開。

＊　＊　＊

七月十五日。

中元夜，初更剛半。

展公望與上官玉龍潛入龍潭寺內，隱身藏入大覺大殿門外上方的橫匾內。

藏身橫匾內，雖然無法看到殿內的情形，但殿內的談話一切均可聽得一清二楚。

二更過半。

殿外陸續地响起一陣雜亂的腳步聲，已有多人進入大殿內。

原來寂靜無聲的大殿中，立時响起一片笑語喧嘩。

少頃之後，殿外的長廊上突然响起「咚咚咚」三聲鼓响，殿內剎時又恢復一片寂靜。

一陣脚步聲响動，又有二人進入殿中。

隨即聽得一個沙啞低沉的聲音說道：

「一德大師！我們今夜此會已傳出江湖，那些自命正道的俠義之士，也許會來此窺探我們此會的動機，尤其是上官堯之後上官玉龍小兒，已在江湖上展開索仇行動，要爲上官老鬼報仇，更會聞風來此搗亂，所以，寺外四週必須嚴加戒備，決不能容許任何人闖入，你警戒的人手，派得如何？」

一德大師就是龍潭寺的主持，乃是十多年江湖上以凶名著稱的「鐵缽惡僧」。他立刻宏聲答道：「赫連老哥，但請放心，貧僧已派門下四大弟子，在峯下負責警戒，諒來無人可以闖上峯來。」

上官玉龍聞聽一德大師的答話，已知主持今夜此會之人就是天盲叟赫連無忌。

但是，他心中不禁詫異地皺着眉頭暗忖道：「這是怎麼回事？今夜這赫連瞎子說話的音調，與前次在疊屍嶺上所遇赫連瞎子的音調怎會全不一樣？恍若兩人？」

他詫異暗忖間，不由轉眼望向身旁的展公望。

展公望神色平靜，臉上一無表情。

其實，臉上塗有易容葯，又如何能看出甚麼神色表情呢？

只聽赫連瞎子那沙啞低沉的聲音又道：「你門下四大弟子武功雖都不弱，但胆敢前來窺探之人，必然都不是庸手，他們四人担任警戒，力量恐怕不夠，以老夫看……」

語聲略微停頓一下，說道：「最好還是煩勞『太乙乾坤』王老弟，與你本人辛苦一下吧！」

「貧僧遵命。」

只聽見一德惡僧答應了一聲，沒聽見王駝子答話，但却聽見兩人的腳步聲音走向殿外寺門而去。

大殿內又寂靜了片刻，才聽到赫連瞎子輕咳一聲，再度响起那沙啞低沉的音調說道：「各位同道，十七年前，爲對付專與我們作對的上官堯老鬼，老夫曾在這大殿上忝陪末座，十七年後的今天，承蒙各位同道看得起我老瞎子，共推老夫主持今夜之會，籌謀未來大業，老夫至感榮寵，現在老夫願聆聽各位高論，對未來大業有何高見，不妨提出來大家共同研商……」

他說到這裡，突然沉聲喝道：「殿外何人？」

喝聲雖然不大，但却震人心神！

原來是上官玉龍聽到「籌謀未來大業」之際，不禁油然發出一聲輕若衣襟微擦的冷「嗤」，竟被赫連瞎子聽出。

由此看來，江湖傳說赫連瞎子已練成「天耳通」功夫，顯然不假。

上官玉龍知道既被赫連瞎子察覺，就絕對再難藏身，立即一聲長笑，倏自橫匾後掠身飄落大殿階前，面對大殿內朗聲說道：「在下遨遊名山古刹，途經此處，正欲一遊龍潭古寺，不料竟得遇這麼多名震江湖的高人在此集會，眞是幸會之至，諸位欲想籌謀未來大業，在下倒願憑胸中才智，一身所學協助諸位一臂之力，不知可願見容在下的毛遂自荐。」

他藉着這番胡說鬼扯的剎那，已看清楚大殿中的老少羣魔共有十二三人之多。

殿中羣魔突見橫匾上掠落一個面容蠟黃的中年青衣人，全都不禁極感意外地臉色微微一變。

赫連無忌雖然雙目俱盲，看不見上官玉龍的面容長相，但這剎那，已從身旁之人口中獲知。他翻動着一雙瞽目，冷冷一笑道：「查老弟！煩勞你去盤盤他的出身來歷是何路道？」

隨着他的話聲，一個年約六旬，臉色陰沉的黑袍老者已起身離座走向殿外。

黑袍老者名查旭，外號人稱「玄陰鬼爪」，是與鐵杖頭陀、「太乙乾坤掌」王駝子齊名的黑道凶神惡煞。

查旭大踏步走入殿外，站在上官玉龍對面八尺處，雙目灼灼地盯視着上官玉龍，冷笑道：「朋友！光棍眼裡不揉沙子，你是那條道上的，先報出你的字號，再說出你的眞正來意吧！」

上官玉龍朗然一笑道：「在下又非生意買賣人，那來的什麼字號？你若想試試在下的所學，那就出手吧，在下定不令你失望便是！」

「好！」查旭嘿嘿一聲陰笑：「老夫就試試你有多大的功力，竟敢如此狂妄！」

話落，右掌一揮，一招「怒海翻浪」，拍出一股剛猛的掌力，直朝上官玉龍擊去！

上官玉龍早已凝功戒備，哈哈一笑，也拍出一股掌力相迎。

兩股掌力接實，「砰」然一聲暴响中，查旭身形一晃連退三步，上官玉龍腳下也拿樁不穩地後退了一步半。

這情形，從表面上看，上官玉龍的掌力似乎比查旭略高少許，其實他心裏却很明白有數，他的掌力要比對方略遜少許。

因爲這一掌，他已用了九成功力，估料對方最多只用了七成功力。

「玄陰鬼爪」查旭身形一退即進，嘿嘿一笑道：「你果然不差，老夫低估你了，再接老夫一掌試試！」

話落，倏又一掌擊出！

上官玉龍仍以九成功力出掌硬接，一接之下，竟被震得腳下連退了五步。

查旭却是身形一晃即止，嘿嘿一笑道：「這一掌的滋味如何？」

上官玉龍雙眉一挑，探手便要撩衣襟，撤出紫銅無孔簫一戰。

但就在這剎那，他突然想起江湖怪乞

李純的「只宜智取，不宜力鬥」之言，紫銅簫一出，他的身份便即暴露，就枉費李純要他易容改裝的一番心意了。

他心念電閃間，立即忍住沒有撤出紫銅無孔簫。

查旭倏然沉聲說道：「朋友速報姓名字號，否則休怪老夫掌下狠辣！」

上官玉龍吸了口氣，淡淡道：「你功力雖頗不弱，在下還未必畏懼你，只是此時此地，你們正值集會之際，非是你我拚鬥之處，在下也無意打擾，當在寺外靜待你們集會之後，與你一決高下！」

話落，人已點足騰身冲空拔起，直朝寺外掠去。

查旭冷聲一笑道：「朋友想走，那有這麼容易！」

冷笑聲中，人已掠身跟踪疾追了出去。

赫連無忌翻動着一雙瞽目，輕嘆了口氣道：「我們都太大意了，有人藏身在殿前的橫匾上，竟然毫未察覺。」

羣魔全都默然，無話可說。

鐵杖頭陀忽然說道：「盲老，你看咱們要不要四處搜查一下，看看是不是還有人藏身在什麼地方？」

「不必了。」赫連無忌極其自信地搖頭道：「老夫已經默運『天耳通』神功搜查過了，周圍十丈之內若是有人藏身，絕逃不過老夫的神功聽覺！」

老瞎子對他自己「天耳通」神功太過自信了，事實上，「孤獨客」展公望就仍然藏身在殿前的橫匾上，他就沒有發覺。

羣魔對他的「天耳通」神功，好像都很信服，他這麼一說，羣魔也就無人異議。

隨即，赫連無忌瞽目翻動了一下，又道：「現在會議繼續，各位同道有何高見，請提出來吧。」

大殿內，立刻响起了一片亂糟糟的「嗡嗡」議論之聲，但是所有的議論，都是不切實際的廢話。

羣魔可說無一不是好貪、自私慾極重，各懷奸詐的狡獪邪惡之人。

此次盛會參予羣魔雖有十多人，但發起這場盛會共推「天盲叟」赫連無忌為首的，只是鐵杖頭陀，「太乙乾坤掌」王駝子，括蒼「魔拐」康大成等三五人。

他們都是當年落星崖聯手圍攻「無影大俠」上官堯的兇手，因為聞聽上官玉龍已展開索仇行動，更因為上官玉龍藝出宇內奇人「無孔斷魂簫」門下，武功高絕，又有上官堯昔年的一些老友與正道俠義為助，他們自忖力單勢孤，無法應付，所以才發起這場盛會，聯絡羣魔，名義上雖說是為「籌謀未來大業」，實際是想利用黑道羣魔，集合組織龐大的實力，以應付正道俠義之士協助上官玉龍的索仇行動。

所以，赫連無忌耳聽羣魔那些亂糟糟，不切實際的「嗡嗡」議論廢話，不由雙眉微皺地抬手朝羣魔擺了擺，大聲說道：「各位且請靜一靜！」

待羣魔靜下來之後，他才緩緩說道：「今天此會，承蒙各位同道共舉老夫主持，老夫希望各位能夠提出切合實際的意見，逐一發言，不要這樣你一言我一語，這樣亂糟糟的，否則就失去此次會議的意義宗旨了。」

一直默然坐着的「天山妖狐」邱梅，這時接口說道：「盲老這話不錯，各位有什麼高見盡可提出，但必須一個一個的來，不要這樣七嘴八舌全無章法，否則，會議三天三夜也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這剎那，大殿中的氣氛顯得特別肅靜，羣魔似乎都在沉思着提出怎樣切合實際的意見。

一陣肅靜之後。

終於有人輕咳一聲開了口：「老朽有個意見，不知盲老與各位同道認為如何？」

這開口說話之人是括蒼「魔拐」康跛子康大成。

赫連無忌含笑道：「康老弟請說。」

康跛子道：「老朽認為欲成大業，必須先有組織，用以號召天下同道，擴展實力，進而完成大業！」

「呃！」赫連無忌沉吟地點點頭道：「這倒是個好意見，不知各位同道讚成與否？」

鐵杖頭陀道：「我讚成。」

「天山妖狐」邱梅也道：「老身也很讚成。」

接着，一片「讚成」之聲連起，羣魔大多數表示「讚成」。

就在羣魔「讚成」聲中，龍潭寺外突然响起一聲哈哈震天大笑，人影倏現，一前一後走進兩個人來。

前面是個身材短小，穿着一身破衣的老叫花——江湖怪乞李純。

怪乞李純仍是那付老樣子，手持拐杖，腰間掛着個大葫蘆。

後面之人是個身材魁偉，舉止豪邁，二十多歲的黃衫少年，背上還揹着個黑衣人。

殿中羣魔一見江湖怪乞突於此時走進寺來，臉色都不禁勃然一變！

江湖怪乞李純和黃衫少年走進寺門院中，黃衫少年身軀立刻一歪，將背上的黑衣人丟落地下——赫然竟是那「玄陰鬼爪」查旭被丟落地下，雖然被跌痛得嗞牙裂嘴，但並未出聲，兩眼怒瞪着似欲噴火。

看他們那樣子，好像並沒有受傷，只是穴道受制不能動而已。

「李前輩！」黃衫少年說道：「晚輩已遵命將查鬼爪帶進寺來了，現在該怎麼辦？」

「這還有怎麼辦的？」怪乞李純嘻嘻一笑說道：「眞虧青城老牛鼻子教出你這樣沒有主意的徒弟，你小子把他帶回龍潭寺內，你的責任就算完了。」

原來這黃衫少年乃是青城寒雲道長的弟子，「驚虹劍」歐千强。

歐千强道：「李前輩，晚輩的責任雖然完了，不過，你看他瞪着眼睛不能說話又不能動的樣子，怪可憐的，你就把他的穴道解了吧！」

李純翻翻眼睛道：「你小子這眞是替古人担憂，眼下這龍潭寺內之人都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我老化子那點鷄毛蒜皮的小手法，豈能難得了人，要你小子瞎操的那門子心？」

這剎那，殿中羣魔已紛紛走出殿來，站立在台階上。

這是怎麼回事？

「玄陰鬼爪」查旭剛才明明是追那個黃臉中年人去的，這麼一忽兒工夫，怎會就被江湖怪乞制了穴道，帶了回來？

看這情形，那黃臉中年人究竟是誰呢？

羣魔心中都在皺眉暗想。

* * *

「魔拐」康跛子與「玄陰鬼爪」查旭是臭味相投的好朋友，交情一直很好，一見查旭受制，心中頓然大怒。

他本是性情粗暴如火之人，心中大怒，左手「魔拐」立即一點地面，身影一閃，已從台階上躍起縱落院中，站立在李純對面盈丈之處，瞪目怒喝道：「怪叫化！你若不快替老查解開穴道，康跛子就立刻要你命斃拐下！」

怪乞李純哈哈一笑道：「康跛子，你在括蒼山中隱跡養性了十多年，怎的還是這個毛燥德性，你那魔拐功夫雖然不差，我老化子可也不是好吃的菓子，我看你最好還是別亂來，不是我老化子吹牛，我那獨門制穴手法，除我本人之外無人能解。」

「老化子！少要貧嘴，我跛子也不信這個邪！」左手魔拐一掄，猛朝怪乞李純當頭砸下！

他雖然跛了一條腿，以左手魔拐輔助左腿行動的不便，但與敵動手時的身形動作却是奇快如風，決不因左腿行動的不便而受影响，拐勢並且威猛非常。

怪乞李純根本不接招，身形一閃，疾退八尺，口中同時大叫道：「救命呀！康跛子要殺人啦！」

康跛子一拐砸空，正待掄拐跟踪追擊！

驀地，一聲冷叱倏起：「老跛子！姑奶奶今天總算找着你了！」

人影一閃，一個三十來歲，手執雙刀的白衣少婦，正掠落院中攔在康跛子的面前。

康跛子灰眉一皺，道：「玫瑰妖女，妳為何要找老夫？」

玫瑰妖女姬如雪冷冷道：「替我哥哥報仇！」

康跛子一怔：「令兄是……」

姬如雪道：「少裝蒜，你總該記得二十年前的『兩湖遊龍』吧！」

「呵！妳是『兩湖遊龍』姬逢春的妹妹？」

「不錯，你明白了。」

「老夫明白了，但是令兄之死，却怪不得老夫。」

「不怪你難道該怪他自己？」

「當然要怪他自己，要不是他找老夫挑戰，要殺老夫，老夫又怎會得殺他？」

「哼！若不是你在兩湖地區為惡作歹，殺人劫貨，我哥哥又怎會找你挑戰要殺你！現在你還有甚麼話說？」

「老夫無話可說。」康跛子搖搖頭。

姬如雪冷聲一笑道：「既然無話可說，那你就拿命來吧！」

身形倏然前欺，雙刀舞起兩道匹練似的刀光，直朝康跛子攻去。

康跛子嘿嘿一笑，側身避過雙刀攻招，掄拐還擊。

雙刀一拐，剎時展開了一場激戰。

康跛子功力深厚，拐勢沉猛。

姬如雪功力既不如康跛子，秀鸞雙刀也不若魔拐的沉猛。

這場妖女對魔拐之戰，結果如何？

不難想像，落敗的定是妖女無疑！

但那只是表面的看法，實際的戰局又如何？

* * *

上官玉龍已由寺外轉了回來。

「孤獨客」展公望也由橫匾上悄然飄落院中，與怪乞李純、「驚虹劍」歐千强四人站在一起觀戰。

「驚虹劍」歐千强目注鬥場戰況，雙眉不由微蹙，他在暗替姬如雪担心。

姬如雪雖然外號「妖女」，事實上她並非邪惡之人，在江湖上也無惡跡，只是個似正亦邪的女羅刹。

她在江湖上雖然殺過不少人，但大多數都是登徒子之流的惡徒。

她之外號「妖女」，是因為她「好色」。

不過，她的「好色」，與男人的「好色」決不一樣。

她不但不是個人盡可夫的蕩女淫娃，並且她今年已經三十一歲，猶是處子之身。

她的所謂「好色」，只是喜歡與一些年輕英俊的男人來往，喜歡在口頭上佔佔便宜。

如果那年輕英俊的男人，錯會了她的意思，妄想動她的邪念的話，那就一定會吃不完兜着走。

若是登徒子邪惡之流碰上她，那就不只是吃不完兜着走了，連小命兒都得完蛋！

* * *

歐千强和上官玉龍雖然有過兩面之緣，但因上官玉龍已經易容改裝，所以他一時認不出來。至於「孤獨客」展公望，他連見都沒有見過，當然是不認識了。

所以，他在暗替姬如雪担心中，立即轉向怪乞李純道：「李前輩！看樣子，姬姑娘好像不是康跛子之敵，你看我要不要出手助她一臂之力？」

李純翻翻怪眼還未答話，展公望已搖頭道：「不必，她決不會落敗的。」

歐千强看了展公望一眼，沒說話，却拿眼睛望向怪乞李純。

李純朝他嘻嘻一笑，却開口問道：「孤老兒，有道理嗎？」

展公望微微一笑道：「她功力雖然不如康跛子，但却很會以長補短，以靈巧的輕功身法補助功力上的不足，與康跛子採取游鬥，而且她雙刀招式詭異狠辣，以老夫估料，不出十招，康跛子必敗！」

李純翻動着兩隻怪眼，笑說道：「眞的？」

展公望淡然一笑，沒再說話。

事實上已用不着他說話，就在這剎那間，場中已起了變化。

姬如雪在擰腰閃避過康跛子魔拐威猛的一招「橫掃千軍」之後，嬌軀驀然一旋一矮，雙刀突如閃電般地削向康跛子的中下盤！

這一招刀勢奇快詭異，極為出人意外。

康跛子心中不禁駭然一驚，身形猛地

後仰，右足跟用力一蹬着地面，待要向後倒竄閃避，但已無及。

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倏起，康跛子那隻不跛的右足已被姬如雪的右手刀削斷，左手刀同時扎進了他的小腹！

康跛子倒臥在血泊中，身子挺了挺，隨即氣絕魂斷，寂然不動。

姬如雪輕吁了口在胸中積壓了二十年的悒氣。

她自十一歲就苦練輕功、刀法，誓爲其兄報仇，整整苦練了十二年才出道江湖找尋康跛子，八年來，她三度前往括蒼山中尋找康跛子的踪跡，總無所獲。

今夜，她終於如願以償，報了兄仇！

* * *

「魔拐」康跛子會死在「玫瑰妖女」的刀下，這實在太出人意外了。羣魔心中全部不禁大感意外的一陣錯愕。

刹時，場中的空氣，頓然變得有如凝結了般，異常沉悶起來。

突然，一聲嘿嘿陰笑，劃破沉悶的空氣。

羣魔中走出一個身形枯瘦矮小，面色枯槁，眼眶深陷，雙目精光却有若冷電，年約六旬的老者來。

老者緩步從容地走下台階，目視怪乞李純冷聲說道：「怪老化子，你我的過節今天就在此作個了斷吧！」

李純哈哈一笑，還未答話。

姬如雪已冷叱道：「巫鬼刀！你跟怪叫化子有甚麼過節，姑奶奶接下了，你得先闖過姑奶奶這一關才成！」

巫鬼刀名巫江，外號「鬼刀手」。

他想不到姬如雪會忽然擋橫，攬上怪老化子的過節。兩道灰眉不由一皺，道：「姬姑娘，妳跟老夫無怨無仇，跟老化子又非親非故，何苦要擋橫多管閑事呢！」

姬如雪冷冷道：「姑奶奶偏要管，也管定了！」

巫江臉色一變，但却忍氣地道：「姑娘如有意要與老夫一決勝負，只要錯開今天，隨時皆可找老夫，老夫定必隨時奉陪！」

姬如雪道：「不行，姑奶奶向來言行如一，說一不二，今天你若不過姑奶奶這一關，就休想跟老叫化子動手！」

巫江一見姬如雪定要擋橫，顯然是沒有把他放在眼裡，不禁再也忍不住瞪目怒喝道：「姬如雪！休要欺人太甚，妳該知道老夫不是怕妳！」

姬如雪冷聲一笑，正要接話，人影忽然一閃，怪乞李純已站立在她身旁，朝她笑說道：「姑娘且請退後，這場事非還是由我老化子自己來解決好了！」

姬如雪雖然一心想替老化子攬下這場過節，讓老化子養養精神好應付其他的魔道高手，但是老化子既已出面這麼說了，她當然不好意思再强行出頭，便口中輕「哼」一聲，飄身後退。

怪乞李純手橫木杖目注巫江，巫江的「鬼刀」已經在手，二人相對峙立，一場激戰即將展開。

就在此際，羣魔中突然响起一聲沉冷震人心弦的冷喝：「二位且慢動手！」

上官玉龍和展公望等人聞喝，全都抬眼望去，只見一個尖臉瘦頰，年約七旬以上的老嫗，神色冷凝地緩步走下台階來。

展公望一見這老嫗，眉頭不禁爲之暗暗一皺。

上官玉龍不認識這老嫗是何許人，不由轉向展公望悄聲問道：「展前輩，您知道她是誰嗎？」

展公望也悄聲說道：「她就是『天山妖狐』邱梅。」

「原來她就是『天山妖狐』……」

上官玉龍話音未落，「天山妖狐」已走到「鬼刀手」巫江身旁，說道：「巫老弟，老身有話要問老化子，你且退開一旁，待老身問完了話，你再跟他動手了斷你們的過節吧！」

巫江似乎不敢違背妖狐的話，居然沒有說一句話，立即後退了五尺。

怪乞李純手中橫持着的木杖忽然一垂，翻翻怪眼望着邱梅嘻嘻一笑，道：「老妖狐！妳有什麼話要請教我老叫化子？」

邱梅冷哼一聲道：「老叫化！少耍貧嘴！老身問你，你們是怎麼上來的？」

李純道：「當然是走上來的。」

「在山下沒有遇到阻攔？」

「有啊，只不過是沒有能攔得住我們。」

「就憑你老叫化子和玫瑰妖女與那小娃兒三個人，一德大師師徒和王駝子他們會攔不住你們？」

「當然不只是我們三個人。」

「還有誰？」

「都是些熟人，妳見到他們時就知道了。」

邱梅眉鋒一皺，道：「你們一共來了多少人？」

「不算多。」李純嘻嘻一笑道：「老的少的，大概有十來個人。」

「你們把王駝子和一德大師師徒他們怎樣了？」

「好像沒有怎樣，他們担任警戒太辛苦，請他們暫時休息休息而已。」

邱梅嘿嘿一聲冷笑道：「看來你們的心腸倒很不壞嘛！」

「那是當然。」李純笑嘻嘻的道：「我們的心腸本來就不壞！否則，就不配稱作正道俠義之士了。」

「哼！」邱梅臉色一沉道：「少廢話，老身問你，你們今天來的目的是什麼？是要搗亂我們這場盛會？還是想幹什麼？」

李純目光一瞥天盲叟赫連無忌等羣魔，緩緩說道：「聽說你們都靜極思動，又想重出江湖興風作浪……」

邱梅沉聲截口道：「這關你何事？」

李純正容道：「江湖人管江湖事。」

邱梅冷冷一笑，道：「你管得了？」

李純淡淡道：「我老叫化也許管不了，但總有人管得了。」

邱梅道：「誰管得了？」

「我！」寺門外面突然有人接了話。

「你是誰？」邱梅抬眼望向寺門口。

「我就是我。」隨着話聲，寺門口人影一閃，走進來一位手持豹頭鐵拐的白眉婆婆——白眉豹婆。

白眉豹婆身影一現，展公望眉頭立刻一舒，暗替老叫化子鬆了口氣。

邱梅一見白眉豹婆，臉色不由微微一變，脫口道：「原來是妳！」

「妳想不到吧？」白眉豹婆淡笑着走到李純身旁，道：「老叫化子，現在沒你的事了，你退開一邊去歇着去吧。」

李純點頭一笑，轉朝「鬼刀手」巫江笑說道：「巫鬼刀，眼下可沒有你我對陣的份兒，看來你我的過節只好另待機會了斷了！」

說着人已飄退丈外，與展公望等人站立一處。

巫江冷哼了一聲，沒有說話，人也退回到台階上。

* * *

院子中，「天山妖狐」邱梅與白眉豹婆相對峙立。

場中的空氣顯得沉寂而肅殺。

邱梅雙目冷冷地盯注着白眉豹婆，突然一聲大笑道：「老寡婦！二十多年不見，妳不但眉毛全白，連頭髮也全白了。」

「哼！」白眉豹婆冷冷道：「妳難道不是？」

「老寡婦！我們雙狐和妳們白髮、白眉，一直水火不相容，多少年來始終沒有能夠獲得一個解決，今天妳來得正好，我們就當這麼多同道面前，先活動活動，作個高下之分，妳認爲怎樣？」

「近二十年來，老身修心養性，雖已將一個名字看得很淡，不欲與妳們雙狐作什麼名次之爭，不過，妳如想活動一下筋骨，老身也無所謂，定當奉陪。」

「雙狐」是「天山妖狐」和「魔音玉狐」，「白髮」是「白髮姥姥」，「白眉」就是「白眉豹婆」。

她們四人兩正兩邪，誰的武功應該名列第一？在江湖上爭執了數十年，雖然各有擅專，始終難分高下，所以一直是誰也不服誰。

「那就好。」邱梅嘿嘿一笑，凝目轉問：「白髮來了沒有？」

「不知道。」白眉豹婆搖搖頭：「老身沒看見她。」

邱梅道：「玉狐大概就要到了，希望白髮也能及時來到。」

白眉豹婆淡淡一笑道：「邱梅，妳可願意聽我說幾句話？」

「妳說說看。」

「妳我都已經是七老八十，餘年無多的人了，何必還要在江湖上爭强好勝呢？今天就算妳勝了我跟白髮甚至玉狐，妳又能得到什麼呢？所以，我勸妳還是返回天山，安享幾年閒靜的生活吧！」

「就是這幾句話？」

「這是我的衷心之言。」

「可惜我却聽來極不順耳。」

「唉！這可眞是忠言逆耳，良葯苦口。」

「別對我說教了，說什麼也都是無用的廢話。」

白眉豹婆喟然一嘆，緩緩說道：「既然如此，那妳說吧，妳打算如何活動筋骨？」

邱梅微一沉吟道：「無論是用兵刃、動拳腳，妳一招我一式的，那都太厤煩費事，我們就在內功眞力上印證個高下，如何？」

「好。」白眉豹婆點頭道：「我老婆子決無意見。」

邱梅嘿嘿一笑，腳下拿樁，吸氣亮掌，雙掌緩緩推出，白眉豹婆毫不猶疑地雙掌平伸迎上。

四掌相交互抵，無聲無息，但二人的臉色神情都很沉凝肅穆，目光緊緊的盯着對方，決不稍懈。

漸漸，二人身上的衣衫都充滿氣體般地鼓脹起來，腳下雖是堅硬的山石，但卻已開始下陷，臉色神情也隨之起了變化。

邱梅的臉色由紅轉白，額上汗珠直冒，胸脯起伏急促，雙掌已在微微發抖。

白眉豹婆的情形雖然也不太好，但至少比邱梅要好一點點。

情形很明顯，這一場內功眞力的拚鬥，白眉豹婆已佔了優勢，只是結果白眉豹婆雖勝，勝得也必很慘。

邱梅又如何？

此際，邱梅已發覺這場拚鬥實在是件極大的錯誤，她實在不該提議和白眉豹婆拚鬥內功眞力的。

因此，她後悔了。

但是，現在後悔已經無用，情勢已是欲罷不能。

這時除非有功力高過她二人之人，以深厚的功力出手解圍，將她二人分開之外，便只有力拚到底了。

可是，眼下羣魔又有誰有這份功力呢？

天盲叟赫連無忌功力雖然深厚，爲眼下羣魔之冠，但也只與「天山妖狐」邱梅不相上下，當然無力辦得到。

至於「孤獨客」展公望等人，怪乞李純的功力雖然不弱，但還無出手解圍的功力，上官玉龍和歐陽千強二人則更無這份功力。

賸下的就只有一個「孤獨客」了。

「孤獨客」的功力又如何？

* * *

「孤獨客」目注鬥場，一直雙眉深皺着，好像在替二人担心，又好像在想着什麼心事。

就在「天山妖狐」心生後悔，欲罷不能之際，「孤獨客」突然朗聲說道：「二位，可以收手了，生生死死，人生只不過數十寒暑，都已是行將就木之人了，還爭個什麼？難道眞要拚個你死我活不成！」

說話間，他腳下已跨前兩步，喝道：「老夫爲二位解圍，二位請同時收掌後退！」

話落單掌微揮，發出一股柔和的掌勁，湧向邱梅和白眉豹婆二人的中間。

二人同感一股柔和的掌勁湧到，不由同時收掌後退。

白眉豹婆收掌後退，神色雖很疲憊，只身子微晃了晃，隨即矮身盤膝趺坐，運功調息。

「妖狐」邱梅却是腳下跟蹌地連退了三步，方始穩住身形緩緩坐下運功調息，而且還吐了口血。

「孤獨客」這一出手解圍，立刻引起了羣魔的注意，臉上都變了顏色，心中在暗想：「此人是誰？」

「大漠黑鷹」秦奇忽然身形一閃，飄下台階，站在「孤獨客」對面丈外之處，嘿嘿一笑道：「閣下好深厚的功力，請問閣下是誰？」

「謝謝誇獎。」孤獨客淡淡道：「老夫展公望，自號『孤獨客』。」

秦奇眉頭一皺，回首向台階上的天盲叟問道：「赫連老哥，你聽說過這位展大俠的大名嗎?」

赫連無忌默然想了想，搖頭道：「好像沒有聽說過。」

展公望淡然一笑道：「展某向來淡泊名利，與世無爭，極少在江湖上走動，本就是默默無聞之人，赫連兄已遁隱十多年，又從未會過，怎會聽說過微名，秦兄久居大漠，當然是更沒有聽說過了。」

秦奇雙目一凝道：「閣下認識秦某?」

展公望微微一笑道：「秦兄威震大漠數十年，展某若然不知，那豈不顯得太孤陋寡聞?」

秦奇眨眨眼睛道：「閣下今夜來此是為除魔衛道?」

「不是。」展公望搖頭笑說道：「展某生性淡泊，年輕時就未任俠江湖，如今已逾半百之年，還談什麼除魔衛道，俗話有云：英雄出少年。衛道除魔之舉，該是少年人的事了。」

「那麼閣下今夜來此是?」

「偶然路過此地，純係湊巧遇上了，所以看看熱鬧而已。」

「閣下剛才出手解圍之意又是什麼?」

「秦兄應該看得出她二位力拚的結果，都是六七十歲的人了，何必還如此看不開呢?」

「不是怕白眉豹婆受傷，藉以保持正道的實力?」

「當然不是。」

「閣下這是眞心話?」

「絕對是眞心話，信不信就任由秦兄了。」

「哼!老身却有點不信。」

隨着話聲，兩條人影倏自大殿西側電射掠落。

身形落地，是一個年約五十多歲，面目仍然姣好的老婦人和一個雙十年華的少女。

這老婦人是誰?

上官玉龍雖然不知，但却認識那雙十年華的少女是「魔音女」沈含芳，從「魔音女」的身上，他已猜料到這老婦人必是其師「魔音玉狐」。

他猜料的不錯，這老婦人正是江湖上傳說已於五年前死亡的「魔音玉狐」白瑤芬。

「魔音玉狐」白瑤芬年已七十開外，但看來面目姣好仍如五十多歲之人，由此可見，她內功必然十分精湛，駐顏有術。

羣魔一見「魔音玉狐」白瑤芬來到，臉上立時全都現露出喜容。

白瑤芬身形落地，立即向「大漠黑鷹」秦奇說道：「秦老弟，你且退後，待老身來會會這位高人。」也不待秦奇答話，便已目注展公望道：「閣下，老身老眼尚不算花，已看出了一點名堂，這話閣下明白嗎?」

展公望心中不由暗暗一震，但却做作不解地搖頭道：「展某不明白芳駕這話的意思。」

白瑤芬冷冷一笑，目光瞥視了上官玉龍一眼，道：「老身請問，閣下和那位少年朋友，都是眞面目嗎?」

好厲害的「玉狐」，居然一眼就看出了展公望和上官玉龍臉上都易了容。

展公望心中不由又暗暗一震!旋即哈哈一笑道：「玉狐誠然高明，老夫和那位少年朋友臉上的確都使用了易容葯。」

白瑤芬冷冷道：「這麼說，閣下的名號也是假而不眞了。」

展公望點頭道：「不錯，展公望三字乃是老夫的化名。」

白瑤芬雙目凝注道：「閣下何以要易容化名?」

「老夫自有不得已的苦衷。」

「以閣下的功力而言，決不可能是江湖上默默無聞之人，閣下究竟是誰?」

「老夫若是展公望，就不會得易容，有苦衷了。」

白瑤芬冷聲一笑道：「看來要想知道閣下的眞實姓名身份，老身只有出手逼你現形了!」

「玉狐!妳不能!」白眉豹婆忽然從地上長身站起，身形一閃，攔立在展公望與白瑤芬二人的中間。

白瑤芬臉色微微一變!冷冷道：「白眉，我為什麼不能?」

白眉豹婆尚未答話，寺門外已有人接口說道：「這沒有為什麼，白眉說妳不能就是不能，並且還是一番好意。」

隨着話聲，寺門口已現身走進來六個人。

當先一人是位滿頭白髮如銀，臉色紅如嬰兒的老婆婆，身後跟着五個美貌如花的少女，正是那曾經一度失踪的風雲堡主賀人傑的愛女，「芙蓉仙子」賀瑤琪和梅蘭菊竹四婢——一美四嬌。

一見一美四嬌，上官玉龍已知這白髮如銀的老婆婆，必是江湖上譽稱為「雙狐兩白」之首，巫山神女峯的「白髮姥姥」。

「白髮姥姥」雖被江湖上譽稱為「雙狐兩白」之首，但是，多年來「雙狐」心中一直都很不服。

「玉狐」白瑤芬一見白髮姥姥現身，立時目閃寒電地冷冷一笑道：「白髮!妳也來了，很好!」

白髮姥姥淡然一笑道：「白妹子，不要一見面就吵架，五年閉關苦修，妳的性情難道一點也未改變，火氣還是這麼大?」

「哼!」白瑤芬冷冷道：「火氣大不大是我的事，不勞操心，現在廢話少說，妳說我為什麼不能?白眉又怎樣是一番好意?」

白髮姥姥微微一笑道：「不怕妳白妹子生氣的話，妳傾盡所學，也難是這位展老兒手下十招之敵。」

這話太驚人了。

白瑤芬心中不禁一震!臉色勃變，目露懷疑不信之色地道：「妳呢?」

「我?」白髮姥姥目光一瞥悠然站立一旁的展公望，緩緩道：「不瞞妳白妹子說，老姊姊我頂多也只勉强支持個十多招而已。」

白瑤芬目光凝注道：「聽妳這口氣，意思是說妳的武功是要比我高强了?」

白髮姥姥搖頭道：「妳應該知道我並不是這意思，我只是實話實說。」

「好一個實話實說。」白瑤芬冷聲一笑道：「那我就和妳先分個高下也行。」

說罷，悠然拍出一掌，勁力如濤，直擊向白髮姥姥。

白髮姥姥知道這一戰勢難避免，也就不再空言多說，拍出一股掌力相迎。

「砰」然一聲震响，雙方各後退了一步。

外表看來，二人功力似是只在伯仲之間，事實上「玉狐」白瑤芬這一掌已用了八成功力，而白髮姥姥只用了七成功力。所以，白髮姥姥的功力實際要比白瑤芬略高半籌。

「玉狐」白瑤芬當然不知道白髮姥姥只用了七成功力，還以為自己這五年閉關苦修的功效，今夜必能將白髮姥姥擊敗，在羣魔面前大顯威風。

因此，她身形一退即進，雙掌翻飛地閃電攻上，與白髮姥姥展開了一場激戰。

二人招式全是以快攻快，刹那間，但見兩條人影閃電般交錯騰挪，只看得羣魔與上官玉龍等雙方衆人目不暇接。

轉眼工夫，激戰已過五六十招。

「玉狐」白瑤芬見久戰不勝，心中忽生毒念。

突然，銀光疾閃，她竟於掌力拍出的同時，打出了三枚「玉狐針」，襲向白髮姥姥胸前三大要穴。

「玉狐針」細小猶逾綉花針，為「玉狐」白瑤芬的獨門暗器，只一打中人身，除非有功力極高之人即刻施救，以深湛的功力吸出「玉狐針」，否則，「玉狐針」必隨着人體血脈的循行直攻心臟，必死無救。

白髮姥姥一見白瑤芬竟於掌力中打出「玉狐針」暗襲，心中不由大怒，喝道：「玉狐!妳太過份了!」

怒喝聲中，身形疾閃，避過三枚「玉狐針」，雙掌疾出如電，右掌直擊白瑤芬左胸，左掌立掌如刀，截切白瑤芬的右臂。

「玉狐」一身武功雖是當世武林絕頂高手，但白髮姥姥的掌勢太快，她閃過左胸，却未能閃過右臂。

一聲慘叫，二人身形霍分，血雨激洒，一條右臂竟被白髮姥姥的左掌，硬生生地齊肘切斷。

右臂既斷，已無再戰之能。

至此，白瑤芬才算完全明白，白髮姥姥的武功確實比她高强。

她左手疾點，封閉住右臂的血脈，臉色煞白的淒然一笑道：「白髮!妳贏了!」

倏然轉向站立一邊的「魔音女」沈含芳說道：「芳兒!咱們走!」

聲落，人已騰身那掠出寺門，「魔音女」沈含芳連忙擰腰騰身隨後疾掠而去。

* * *

此次羣魔集會雖然以「天盲叟」赫連無忌主持，但「魔音玉狐」白瑤芬却是羣魔中武學功力最高之人，也是羣魔仰賴大局之人。

「魔音玉狐」負傷一走，羣魔刹時都傻了眼，面面相覷，每個人的心都緊緊地綳了起來，誰也沒有出聲。

他們都心知肚明，以「魔音玉狐」的武功尚且傷在白髮姥姥的手下，他們自忖誰也不是白髮姥姥之敵。

雖然，「天盲叟」赫連無忌武功極高，為眼下羣魔之冠，或可與白髮姥姥一戰，但也未必能勝。

白髮姥姥目光緩緩瞥視了羣魔一眼，忽然喟然一聲輕嘆道：「玉狐心腸狠毒猶似昔年，她若不使用『玉狐針』意圖暗襲老身，老身也決不會斷她一臂，但願她經此一敗，能有所覺悟。」

語聲微微一頓，轉望着仍在運功療傷的「天山妖狐」邱梅說道：「邱梅妹子，老姊姊身邊帶有療傷藥丸，雖非靈丹聖藥，但對妳的傷勢多少會有點助益。日後有暇，不妨請到巫山小遊，老姊姊當熱誠歡迎。」

說罷，從懷內取出一隻小瓷瓶，拔開瓶塞，倒出一粒碧翠清香的藥丸，拋給邱梅。

邱梅伸手接住藥丸，說了聲「謝謝」，隨即將藥丸納入口中吞下，閉目運功催行藥力。

接着，白髮姥姥目光轉向「孤獨客」展公望深望了一眼，緩緩說道：「多年的冤家仇人當面，照理應該作一徹底了斷，但是，老身却要勸你一句：得饒人處且饒人。」

「孤獨客」展公望微微一笑道：「妳放心吧，我此來本就沒有打算不饒人之意。」

「那就好。」白髮姥姥點點頭，目光一瞥上官玉龍，又道：「這孩子眉透殺氣，心中似乎已為仇恨二字所臃塞，為孩子的未來着想，我想現在該是你說明眞象的時候了，也好藉此消除他心中的仇恨殺機。」

展公望含笑道：「這件事，我已經有了打算，到時候我會說明白的。」

白髮姥姥又點點頭，轉向白眉豹婆說道：「白眉妹子，我們已經有五年多沒見面了，有空請來巫山小住，老姊姊定當掃榻以待，現在我還有事要辦，必須走了，再見。」

「再見」兩字聲還未落，人已有若巨鳥般沖空而起，飛掠而去。

芙蓉仙子賀瑤琪連忙嬌喊道：「姥姥……」

她剛喊了聲「姥姥」，耳邊已响起白髮姥姥的傳音，道：「傻丫頭!展公望就是你爹，難道妳不想跟妳爹團聚，要跟着姥姥回巫山不成?」

賀瑤琪聽得不由一怔：「展公望就是爹?」

她抬眼向展公望看去，恰巧展公望也正好朝她看來，兩人的眼神一接觸，她心中不禁怦然一震!

這眼神她太熟悉了，正是她平時慣見的眼神，心頭不由又驚又喜地脫口嬌喊了聲：「爹!」

嬌喊聲中，嬌軀已如飛燕般地撲進展公望的懷內。

展公望一手環摟着她的纖腰，一手輕撫着她的秀髮，眼神中充滿慈愛之色地說道：「琪兒!這些日子妳受了委屈了。」

賀瑤琪依偎在展公望的懷內，嬌聲道：「女兒受點委屈不要緊，只要爹平安無事就好了。」

這刹那，上官玉龍不禁愕然呆怔住

了。

現在他才明白，這個曾在如歸客棧救他性命，與他同闖迷魂洞，一直伴隨着他的救命恩人「孤獨客」展公望，竟是他的殺父仇人之一——風雲堡主賀人傑易容喬裝的。

上官玉龍心中在暗想：賀人傑爲何要救自己的性命？爲何要與自己同闖迷魂洞？一直伴隨自己前來這裡？

他的用意目的何在？

是故示恩惠討好自己，意圖化解這段血仇？還是另有什麼？

他暗忖間，怪乞李純忽然閃身到了他身旁悄聲說道：「小子，你可別亂來，好戲就要上場了，沉住氣，靜靜地看下去。」

上官玉龍一怔：「什麼好戲？」

怪乞李純神秘地一笑道：「你先別問，靜靜地看下去就會明白，包管你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上官玉龍眨眨眼睛正要說話，忽聽鐵杖頭陀哈哈一聲大笑，道：「賀堡主，聽說你在四個多月前突然離堡失踪江湖，咱們還以爲你被上官玉龍那小子宰了呢，原來你已易容化名，咱們當然是找不到你了。」

展公望淡淡道：「你們找老夫做什麼？」

鐵杖頭陀道：「參加這次集會，共謀大業。」

展公望輕推了推愛女賀瑤琪的嬌軀，讓賀瑤琪站在一邊，冷冷地問：「共謀什麼大業？」

鐵杖頭陀嘿嘿一笑道：「這還用問，咱們已經窩囊了這麼多年，如今也該在江湖上揚眉吐氣，威風威風了。」

展公望冷哼了一聲道：「鐵杖！老夫問你，你今年幾多歲了？」

鐵杖頭陀一怔，道：「五十三歲，你問這怎地？」

展公望緩緩道：「五十三歲已過人生半百，你想你還有幾年好威風的？」

鐵杖頭陀眼色微微一變，隨即大笑道：「至少還有三十年，也許更長久一點。」

「也許。」展公望淡淡道：「你若不想在江湖上揚眉吐氣，威風威風，也許能活得長久一點，但是……」

語聲微微一頓，目光電掃了羣魔一眼，冷冷說道：「老夫奉勸諸位今天的集會就到此爲止，別妄想圖謀什麼武林大業，否則……」

否則怎樣？他沒有接說下去。

他雖然沒有接說下去，但羣魔心中都甚明白這「否則」以下的意思。

鐵杖頭陀臉色倏又一變，沉聲說道：「賀人傑！你風雲堡雖然領袖西南武林，但是……」

「住口！」展公望突然截口沉喝道：「這十多年來，老夫若不是已看透世情，若不是剛才白髮會有那『得饒人處且饒人』之語，今天第一個濺血這龍潭寺的就是你鐵杖頭陀！」

鐵杖頭陀兩道濃眉一軒，正要說話，「天盲叟」赫連無忌突然接口說道：「朋友！你好像不是賀堡主。」

展公望冷冷道：「老夫本來就不是。」

赫連無忌翻動着一雙瞽目道：「那你究竟是誰？」

「剛才白髮的話，難道你沒有聽出來？」

「你當年沒有死？」

「若是死了怎麼還能站在這裡說話？」

「但是老夫却有點不信。」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事實上老夫確實未死。」

赫連無忌瞽目翻動沉吟地問道：「賀人傑現在何處？」

展公望道：「大雷音寺。」

「他出家做了和尚？」

「不錯。」

「他什麼時候出家的？」

「十年前。」

「所以這十年來你就一直冒充着賀人傑，掌理着風雲堡？」

「這也不錯。」展公望點頭道：「現在你打算怎麼說？是聽我艮言相勸，從此歸隱山林安度餘年，還是放手一戰？」

赫連無忌默然了一下，轉向羣魔道：「鐵杖，你們各位的意思怎樣？」

鐵杖頭陀此際似是已有點恍然悟及這個冒充了十年風雲堡主的人是誰，他心神不禁暗暗震動地猶豫了一下，道：「赫連老大，咱們聽你的。」

「大漠黑鷹」秦奇突然問道：「赫連兄，他究竟是誰？」

赫連無忌嘿嘿一笑道：「秦老弟，這件事本就跟你無關，你就別多問了。」

語聲一頓，轉向展公望問道：「你眞願意放棄當年的那段仇恨？」

展公望淡淡道：「我如欲報仇，就不會多說廢話勸你們了。」

赫連無忌瞽目轉動，吸了口氣點頭道：「好吧，你既這麼說，我就聽你的，從此歸隱山林，不再涉足江湖。」

「那你走吧。」展公望緩緩說道：「今天這是最後一次，你說話若再不守信，敢再出江湖掀風作浪，就別怪我不念情誼了。」

「其實我也早就厭倦江湖生涯，已不復當年的雄心壯志，這十多年來極少在江湖上走動。」赫連無忌嘆了口氣，道：「這一次的集會，可說全是玉龍娃兒逼出來的，若不是他展開索仇行動，我根本就不會得現跡江湖。」

說罷，翻了翻瞽目，側臉說道：「秦老弟，你歡迎我老瞎子到大漠去嗎？」

「大漠黑魔」秦奇聞言，立刻笑答道：「赫連兄要去大漠，兄弟自是無任歡迎。」

「好。」赫連無忌點點頭道：「那咱們這就走吧。」

秦奇目光一瞥怪乞李純，遲疑了一下，道：「赫連兄，兄弟那徒兒之仇還未……」

不待秦奇說完，赫連無忌已擺手接口道：「秦老弟，關於令徒之仇，老夫非但不希望你報，並且還希望你就此將他逐出門牆！」

秦奇臉色一變，道：「赫連兄，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你怕……」

赫連無忌又接口道：「秦老弟，你可知道徐仲春最近數月來，在江湖上都做了些什麼壞事嗎？」

秦奇一怔，道：「他做了些什麼樣的壞事？」

赫連無忌緩緩道：「你我在江湖上，雖被白道人物視作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的黑道惡人，魔頭，但也都是鐵錚錚的英雄漢子。」

說到這裡，喟然一聲輕嘆，又道：「徐仲春他不該身犯江湖大忌，萬惡之首的一個『淫』字。姦淫婦女，先姦後殺，丟盡咱們黑道的顏面，實在該死。怪老化子只廢他一身武功，斷去他的命根子沒有殺他，這已經算是看你的面子了。所以老夫才不希望你替這種丟臉的徒弟報仇。」

秦奇雖然名列黑道，但他生平最不恥、最恨的就是姦淫好色之徒，凡是淫徒，只要落到他手上，決殺不饒。

聽完赫連無忌這番話，他不禁雙目暴睜，威態凜人地脫口道：「眞的？」

這時，「玄陰爪」查旭的穴道早被解開，他和「鐵杖頭陀」立時同聲說道：「事實一點不假。」

秦奇威態一斂，吸了口氣，目視怪乞李純道：「怪老化子，事情既然是眞不假，那就便宜你了。」

怪乞李純哈哈一笑道：「秦兄如此明理，果然不愧是威震大漠的鐵錚豪雄，令人衷心欽佩。怪老化子倒很願意交你這個朋友，日後若有機緣，便由我怪老化子作東，咱們痛飲個百杯，如何？」

「好。」秦奇也哈哈一聲大笑道：「你怪老化子若然有興，不妨前來大漠一遊，秦某定必不令你失望，與你拚盡百杯，喝它個痛快。」

說罷，轉朝鐵杖頭陀等人抱拳一拱，道：「各位同道，秦某就此別過，有暇請至大漠小遊，秦某當竭誠歡迎，一盡地主之誼。」

「誼」字聲落，左手一挽赫連無忌的右臂，已雙雙騰身而起，電射飛掠越過廟牆而去。

* * *

上官玉龍從赫連無忌與展公望的談話對答中，雖然已聽出眼前這位化名展公望的「風雲堡主」賀人傑，並不是眞賀人傑，賀人傑十年前就已在大雷音寺出家當了和尚。

但展公望既不是賀人傑又不是展公望，那他是誰？

他心中正暗忖詫異間，秦奇已挽起赫連無忌雙雙騰身掠去，他待要出聲喝阻赫連無忌離去時，耳畔突然响起展公望的聲音傳音說道：「孩子，你大概還不知道赫連老兒和你是什麼關係吧？」

上官玉龍神色不由愕然一怔，雙目盯注着展公望。

展公望朝他微微一笑，忽然呼聲輕嘆了口氣，接着嘴唇噏動，又傳音說道：「他是你母親的胞兄，你的親娘舅。」

上官玉龍心頭不禁一震！驚愕地脫口道：「眞的？」

展公望點點頭，沒有說話。

上官玉龍倏然一搖頭，道：「我不相信！」

白眉豹婆突然問道：「孩子，什麼事你不相信？」

上官玉龍神色遲疑了一下，道：「展前輩告訴我天盲老鬼是我的娘舅。」

白眉豹婆轉眼望向展公望。

展公望含笑道：「我覺得是該讓他知道的時候了。」

怪乞李純忽然哈哈一笑，道：「老古董，十多年了，你戴着那張人皮面具難道不難過，難道不想除下來？」

白眉豹婆接着說道：「快除下來吧，你們父子也該團聚叙叙天倫了。」

展公望含笑的點點頭，目光四望；這剎那，鐵杖頭陀、「鬼刀手」巫江等老少羣魔都已悄然走得一個不剩，連那運功療傷的「天山妖狐」邱梅也都走了。

此際，上官玉龍從怪乞李純和白眉豹婆的話意中，已恍然若有所悟展公望是誰了。

他心中雖然有着無比的驚喜與激動，不過，却强自抑制着沒有開口說話，只雙目怔怔地盯注着展公望。

* * *

展公望臉上那戴了十多年的精巧人皮面具終於除下，正是當年落星崖身遭羣魔暗襲圍攻，墜崖未死，上官玉龍的父親「無影大俠」上官堯。

賀瑤琪雖然從小在風雲堡中長大，但她是賀人傑的義女，她本姓上官，乃是上官玉龍的胞妹。

這是賀人傑皈依佛門時親口告訴上官堯和賀瑤琪的。所以，賀瑤琪也早在十年前就知道了上官堯的眞正身份，是她生身之父的秘密。

上官玉龍與父親、妹妹已經團聚，羣魔因爲上官堯的不記前仇，也都放心地悄然退隱。

但是，江湖本就是紛爭不息，是非不斷的江湖，江湖上會不會因爲赫連無忌等羣魔的退隱，就此平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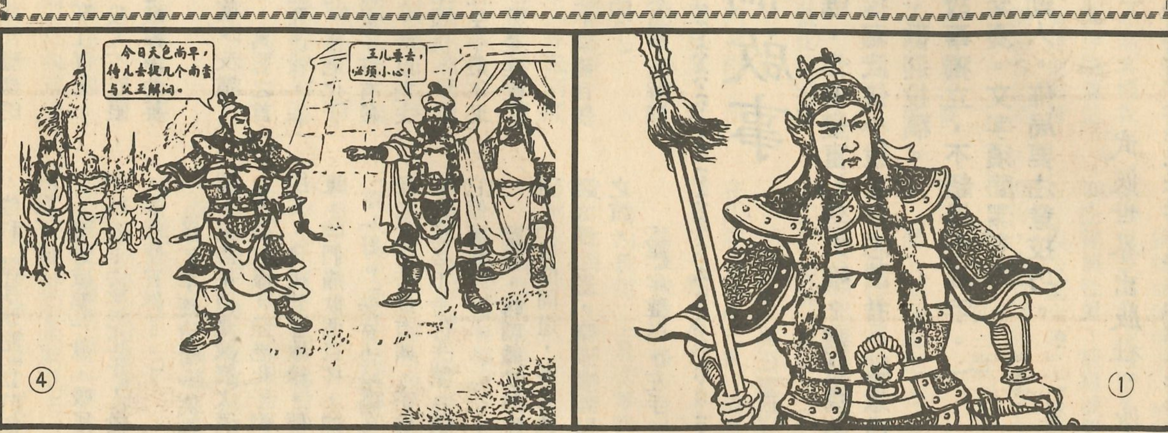
答案是肯定的：不會！——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三

徐玉珊・編繪

雙槍陸文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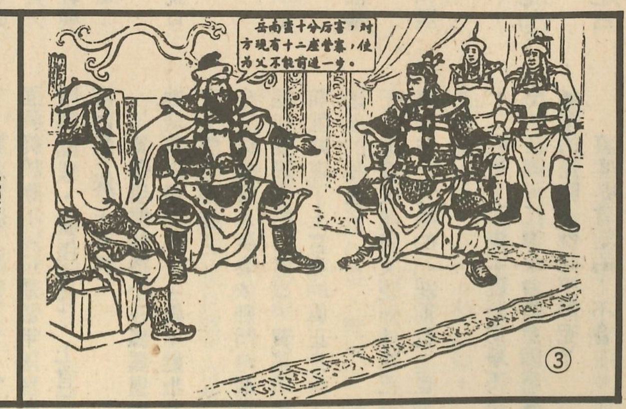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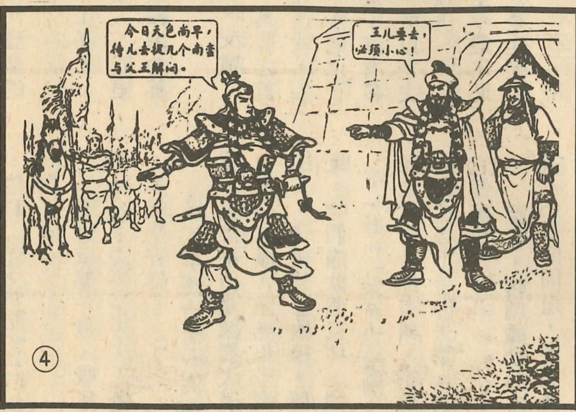
1　這部連環畫的第三集講過：金邦初次進攻中原，潞安州守將陸登抵抗到最後，自殺殉難。金兀朮把他的遺孤陸文龍收爲義子送往金邦撫養。現在陸文龍十六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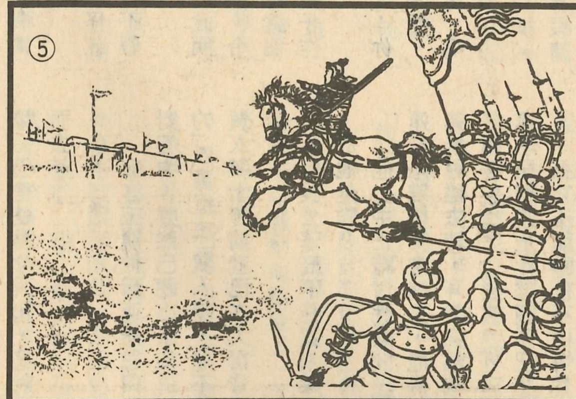
2　陸文龍在金邦學了一身武藝，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世。這一年，他聽說兀朮在中原不能取勝，就帶了乳娘，輕車快馬，從金邦趕到朱仙鎮助戰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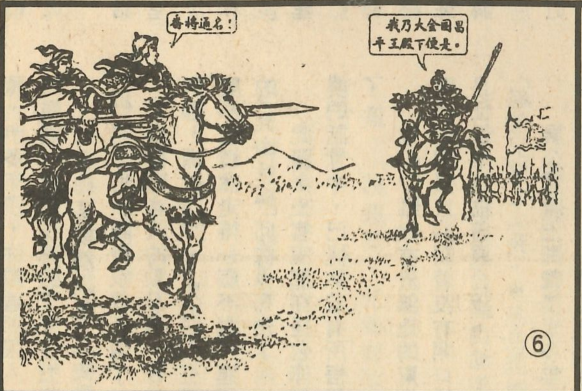
3　陸文龍來到金營，正是湯懷送張九成之後自刎盡忠那天。他進帳見了兀朮，就問爲什麼不發兵馬到臨安，反在這裏下營。兀朮連連嘆氣，把戰況告訴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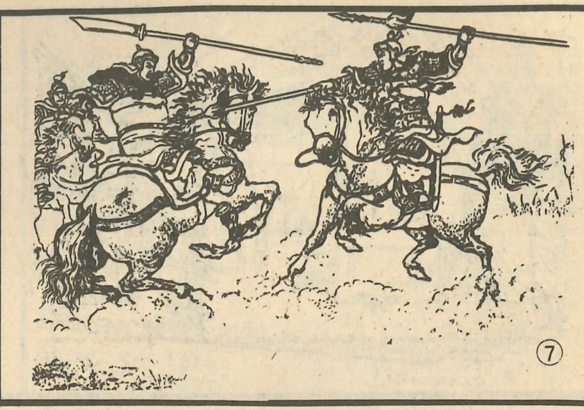
4　陸文龍年少氣盛，當天就要出陣，兀朮叮囑再三，才讓他領兵前往。



5　陸文龍直過小商橋，耀武揚威地向宋營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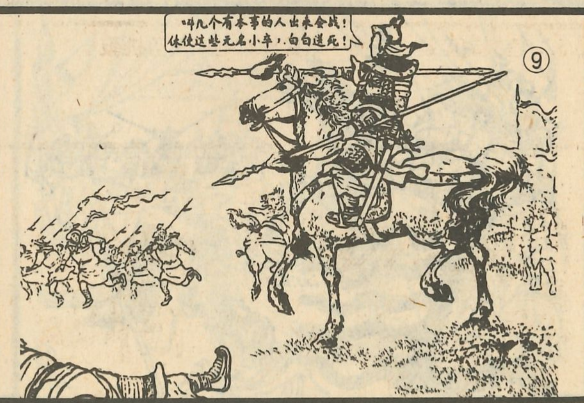
6　宋營出來兩員將官，一名呼天慶，一名呼天保。



7　呼天保見陸文龍出言傲慢，不禁大怒，拍馬掄刀，直取文龍。文龍將左手的槍勾開了大刀，右手那支槍，猛向呼天保前心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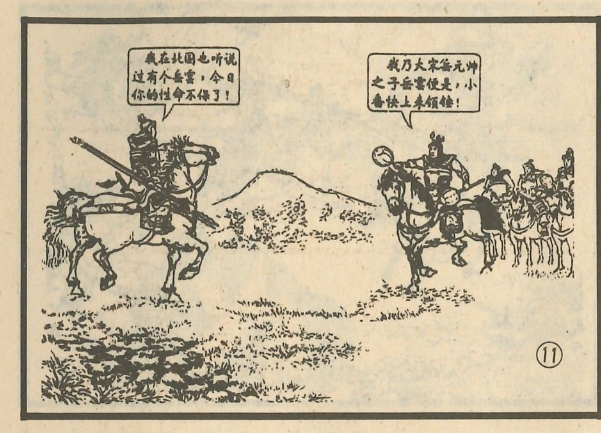
8　呼天保要招架也來不及，中槍跌下馬來。呼天慶大吼一聲，拍馬上前，舉刀便砍。文龍雙槍齊舉。兩個交戰，不上十個回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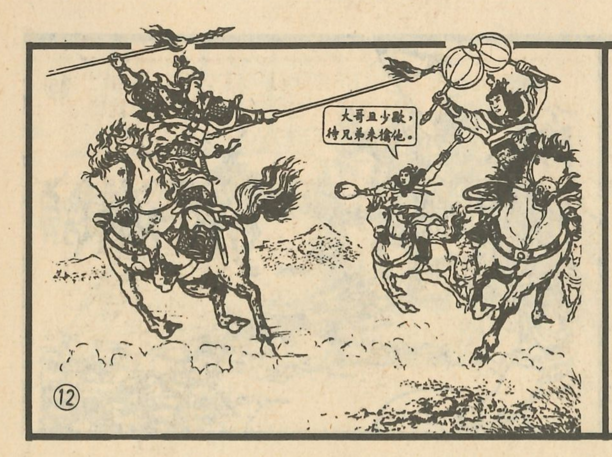
9　呼天慶又被文龍一槍挑下馬來，再一槍結果了性命。文龍高聲大叫。宋兵慌忙回營去報知元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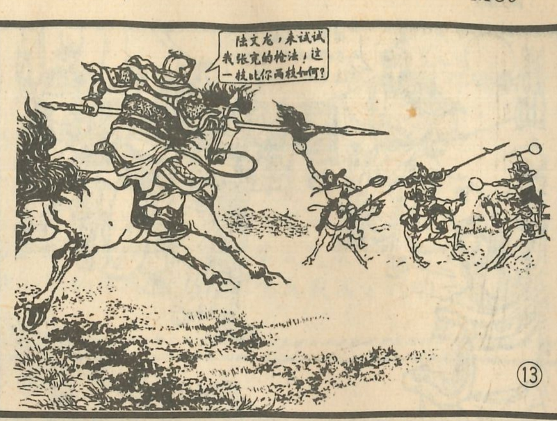
10　岳飛聽得二將陣亡，止不住傷心下淚。岳雲、張憲、嚴成方、何元慶四人一齊上前，願去擒拿番將。岳飛知來將厲害，當下親授"車輪戰法"。



11　四將來到陣前，岳雲先與文龍通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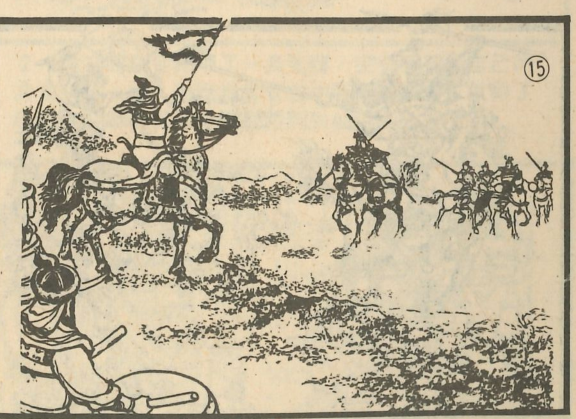
12　文龍一槍刺來，岳雲舉錘架住。一場廝殺，有三十多合。嚴成方叫了一聲，拍馬上前替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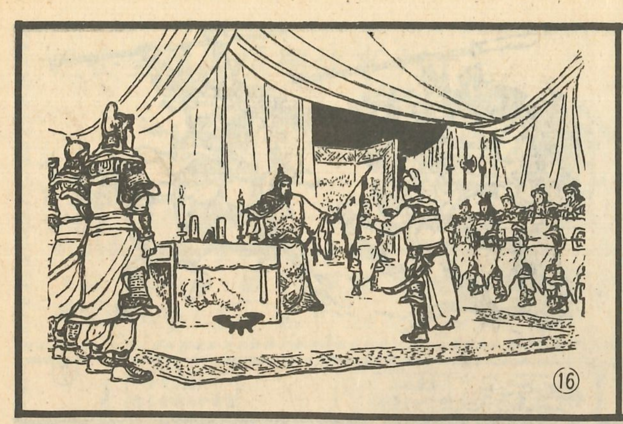
13　嚴成方與文龍也戰了三十多合，何元慶又上來接戰三十多合。張憲拍馬搖槍，一聲高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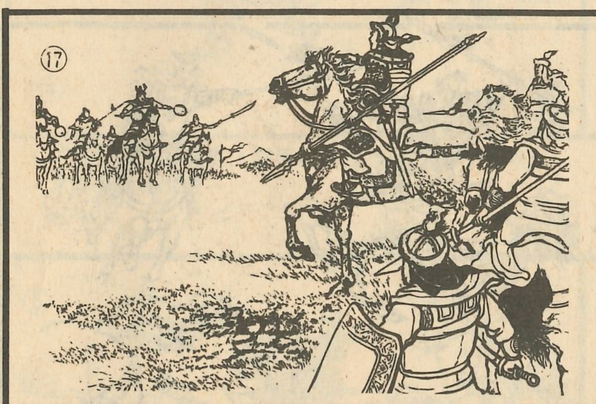
14　張憲刷刷刷一連幾槍，文龍雙槍左舞右盤。這一個恰如騰蛟奔蟒，那一個好似吐霧噴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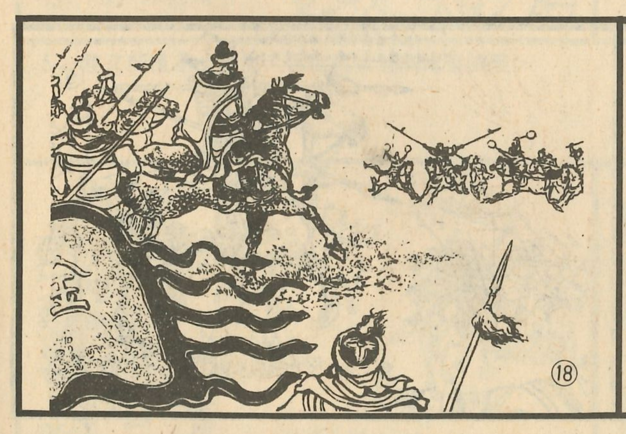
15　金營小番報知兀朮，兀朮知道岳飛用了"車輪戰法"，忙傳令鳴金收軍。文龍這才在得勝鼓聲中領兵回營。



16　岳雲等四將也只得回營，進帳繳令。岳元帥命將呼天慶呼天保屍首埋葬好了，擺下祭禮，祭奠了一番，又傳下號令，各營小心防守，防陸文龍前來劫營。



17　第二日，陸文龍又來討戰。岳元帥仍命岳雲等四人出馬，又命余化龍押陣。



18　兀朮親領部下元帥、平章出營，見陸文龍與五員宋將輪流交戰，全無懼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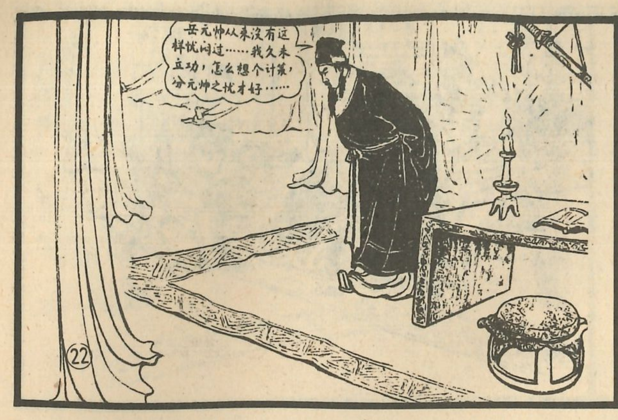
19　宋營五將一齊上前，兀朮手下衆番將也一齊出馬，接着混戰了一陣。天已昏黑，兩邊各自鳴金收軍。



20　岳元帥見五將都戰不勝陸文龍，吩咐且把免戰牌掛出。衆將告退，岳元帥悶悶不樂地走回後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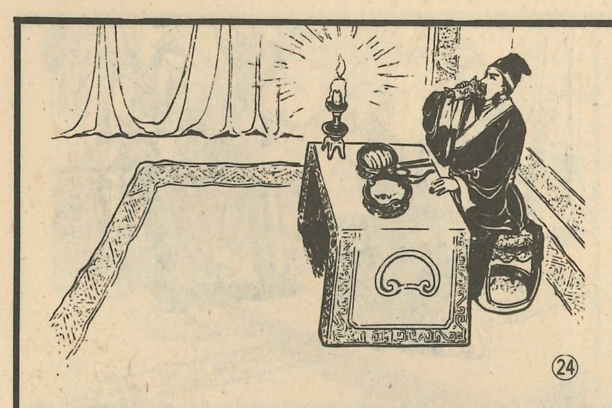
21　岳元帥獨坐後營，心中愁悶，雙眉緊鎖，到深夜還在尋思計策。



22　這時候，在另一個營帳裏，還有一位宋將，也是到夜深還沒安歇，獨自在那裏思前想後。他就是這套連環畫的第三集上露過面的王佐。他原是洞庭湖義軍，現已歸宋抗金了。



23　王佐想啊想啊，猛然想起了列國時候"要離刺慶忌"的故事，決定拿要離做榜樣，砍斷胳膊，到金營去詐降，等機會刺死這個使岳飛發愁的小將，刺死兀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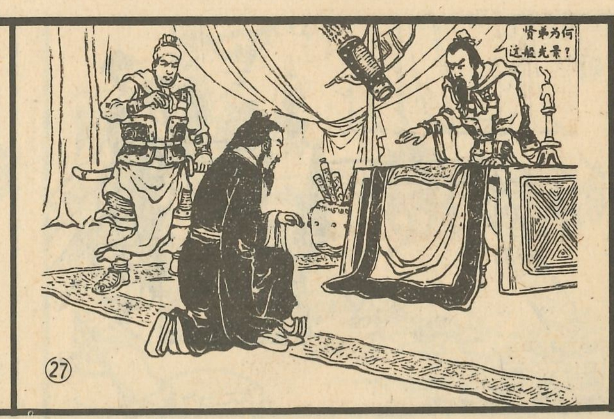
24　主意打定，王佐叫軍士拿來酒菜，一連喝了十來大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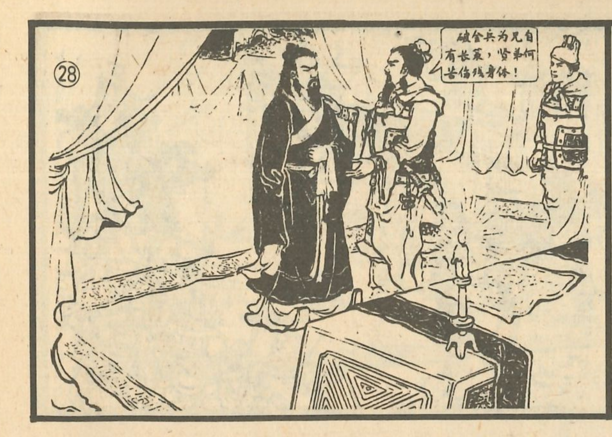
25　王佐趁着酒意，從腰間拔出劍來，霍的一聲，將右臂砍下。軍士大驚，跪倒在地。



26　王佐用藥敷了創口，扯下一塊舊戰袍，將砍下的胳膊包好，藏在袖中，獨自出了本帳，悄悄走向元帥後營。



27　家將通報，岳飛聽說王佐求見，不知何事，就命請他進來。王佐進帳跪下，岳飛見面如黃蠟，鮮血滿身，大吃一驚。



28　王佐說明了斷臂詐降、謀刺兀朮父子的打算，請岳飛准許出令。岳飛流淚扶起王佐，叫他速回本營，命醫官調治，不允他受苦冒險。



29　王佐一定要去，求元帥成全他一片報國丹心。王佐忠勇爲國的行動，岳飛深受感動，只好流着眼淚答應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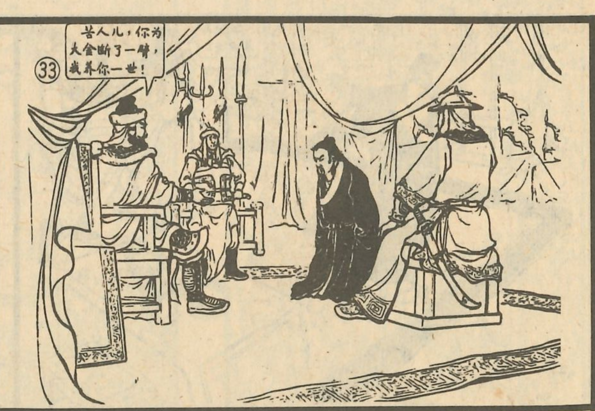
30　王佐辭別元帥，出了宋營，毅然直奔金營。



31　王佐走到金營，天色已明；求營前小番通報。



32　兀朮傳令進見。王佐訴說自己原在洞庭湖楊么手下，立志推翻宋朝，被岳飛強逼歸順；昨夜在宋營勸岳飛與金邦講和，岳飛不聽，反將他的右臂砍下，逐出宋營。



33　兀朮聽了，大罵岳飛一不該死心抗金，二更不應該把勸他講和的部將弄得不死不活。兀朮一點也不懷疑，就把王佐收留下來，並給他取了個名字叫“苦人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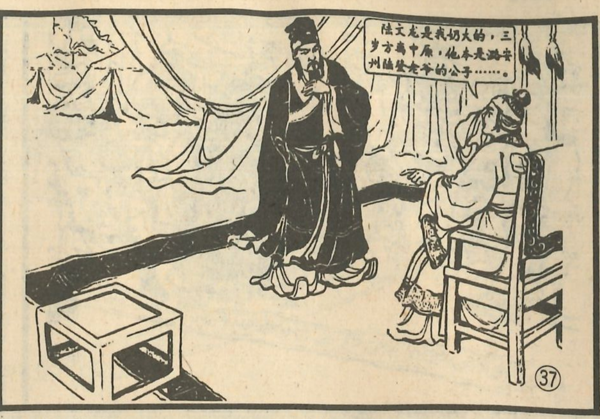
34　兀朮還下令准許王佐在各營自由進出，隨時給金邦將士講講岳家軍的軍情。王佐暗喜，連忙謝恩。



35　從此，王佐每日穿營入寨，衹是近不得兀朮，心想就把兀朮的兒子刺死也好。這一天，他來到陸文龍營前，小番知道陸文龍不在，也不阻攔，讓他走了進去。



36　王佐過營，來到後帳，只見一個老婦人坐着。他上前見禮，一聽那老婦人的口音，却是宋人，原來她正是陸文龍的乳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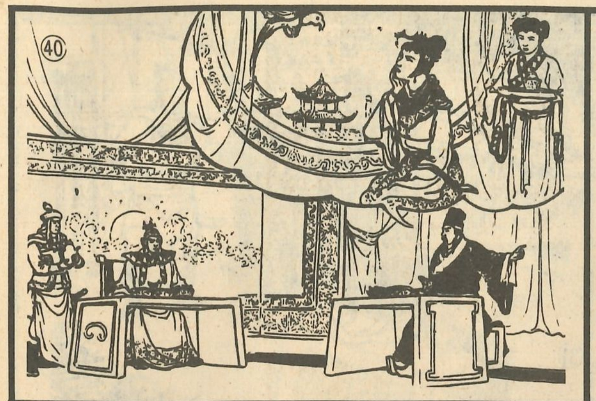
37　乳娘見王佐也是宋人，十三年來離鄉背井的苦悶一齊湧上心頭，不覺流下淚來。便忍不住把她自己和陸文龍的來歷悄悄告訴王佐。



38　王佐聽了，心中大喜，就要告辭，預備改日再來。乳娘又叮囑王佐她講的事千萬不可泄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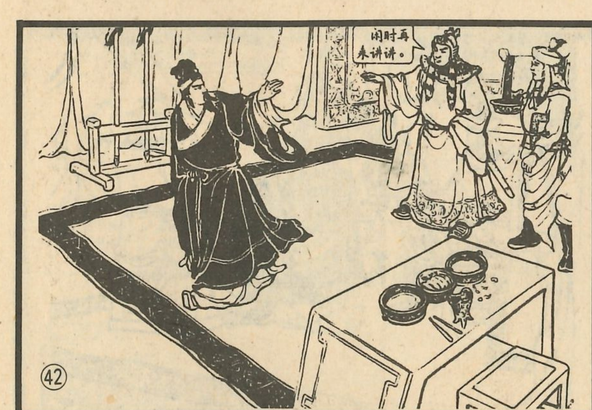
39　陸文龍恰巧回營來了，一見王佐，就留他吃飯，要他講故事。



40　這一下正中王佐心意。他先講了一個"越鳥南歸"的故事，說越國的西施帶了只鸚鵡到吳國，鸚鵡竟不肯開口，直等跟西施回到越國，才又講起話來。



41　他又講了一個"驊騮向北"的故事，說楊家將孟良，從遼國把一匹寶貴的名馬取回宋京，不料那馬整天向北嘶叫，草料也不肯吃，餓了七日，竟自死了。



42　陸文龍聽了，一時也不覺得什麼。飯後，王佐告辭出營。（待續）

仁義胡同

季訓・編繪



1　清代順治年間，東昌府（現爲聊城市）的傅以漸考中了狀元，職任內閣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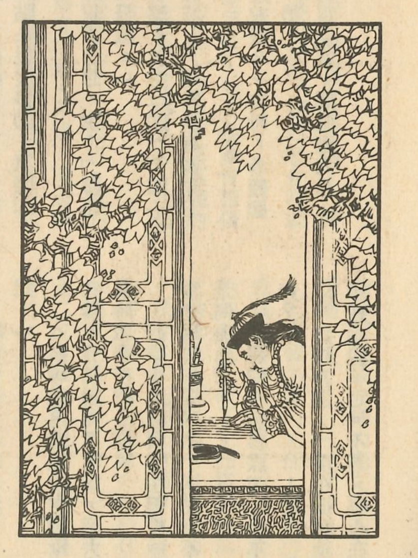
2　一天，他家裏人和鄰居爲了一墻寬窄的宅基發生了糾紛。



3　亂子越鬧越大，以致經官動府，打開了官司。當地官府知道傅以漸在朝裏爲官，產生懼怕心理，表示查訪查訪再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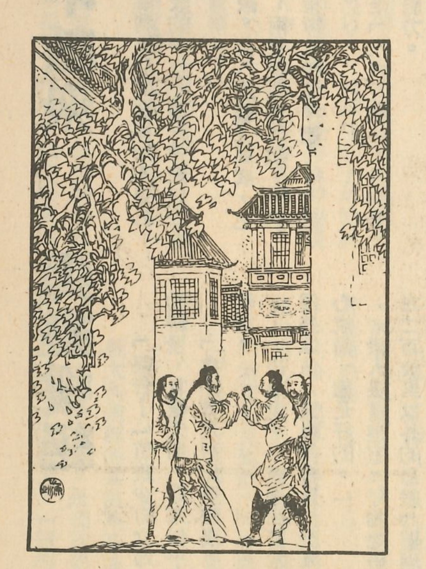
4　此時，家裏人急忙給在京的傅以漸寫信，一則說明原委，二則叫他給當地官府來一封信。家裏人心想：只要當地官府收到了信，官司必贏無疑。



5　與此同時，當地官府也慌忙給傅以漸寫信，看他持何態度。



6　傅以漸看罷兩封信後，揮筆寫了四句詩：千里來書均爲墻，讓他幾尺有何妨，萬里長城今尚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7　家裏人看罷回信，商議了一陣，決定讓出三尺地基。鄰居受到感動，也讓了三尺。於是形成一條六尺寬的胡同。

偵探間諜技擊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藍光調查組(上)

寡不敵衆 彈盡援絕

地中海南部。距離利比亞北部海岸不足五十公里，美國第六艦隊的一支小型分遣隊正在作例行演習行動。

這一支海上別動隊，由八艘艦隻組成，它們分別是四隻驅逐艦，兩隻輕型快速艦，一艘補給艦，和一隻用作指揮的輕巡洋艦——「紐約」號。

這次演習，代號是「八六行動」，目的是考驗艦隊的協調防空能力。

艦隊在這片海域，已經逗留超過十天。演習項目，也完成了大部份，今天晚上，將會是行動的尾聲，艦上的官兵，自然也希望可以快些回航基地，享受一下周末岸上多姿多采的節目。

「紐約」號艦長室。

「報告！」值日官進來，說道：「艦長，雷達室有特別報告。」

「紐約號」艦長西摩少將，是一個精明能幹的海軍長官，只見他微微抬起頭，問道：「什麼事？」

「報告：雷達探知，在艦隊東南面，大約七十公里處，有兩個黑點在緩慢移動，原因未明！」值日官答道。

「嗯。」西摩少將想了一想，說：「聯絡母艦，看看是否艦隊的飛機。」

一輪緊急的電訊聯繫，航空母艦「美國」號覆電重申：這一帶海域上，絕對沒有艦隊的飛機！

西摩少將斷然下達戒嚴令。立時，各艘艦隻都展開了一個戰鬥陣勢！

西摩少將迅速步入雷達室，問值班人員：「黑點現在怎樣？」

「報告！」值班少尉立即答道：「黑點移動緩慢，目標未明，看來似乎在不斷轉圈！」

「會不會是利比亞戰機？」一個副官隨口問道。

「很難說。」西摩少將木無表情地說：「這些傢伙，天曉得會做什麼瘋狂事！不過，小心戒備，總是好的。」

衆人在雷達室，仔細地研究對策。不久，在二百公里以外的母艦「珊瑚海」號，拍來了急電，指稱艦上雷達偵察機，已經判明這兩個小黑點，是屬於利比亞空軍的兩架米格二十五型戰機。

電報員緊急報告：「少將，母艦提醒我們艦隊，要小心這兩架敵機。必要時，可自行決定採取斷然行動！」

西摩少將立即命令道：「通知各艦，圍成一圓型作戰陣式！」

作戰參謀提議道：「必要時，可使用海對空導彈截擊，這型號導彈，可以穿過敵機的干擾電波！」

少將想了一下，才答道：「好，就這樣決定！」

八艘戰艦迅速組成作戰隊形。艦上的防空武器，也紛紛露了出來，偌大的地中海南部，頓時戰雲密佈！

西摩少將緊張的注視雷達幕，在這裏，很清楚地看到這兩個小黑點在不停地打轉，似乎是伺機而動。

少將問作戰參謀道：「不知道敵機有何用意？」

參謀答道：「現在很難說。也許是向我們示威也說不定。不過，小心在意，可以避免意外損失。」

一個副官插口說道：「米格二十五的性能，是沒法可以穿越我們的空防導彈！」

參謀笑笑口，說：「不要這麼輕鬆！如果這些戰機配備蘇製最新的電子干擾儀器，這對我們特遣艦隊來說，是一個危險的敵人！」

另一個軍官也說：「武器好，也要機師質素高！這些狂人，那裏會有高明的技術哩！」

少將嚴肅地答道：「不要稍存輕敵之心！我們的任務是——確保艦隊安全返防！」

「是！」衆人也不敢亂說話了。

經過了一輪沉默，少將再命令道：「如果敵機闖進警戒綫，不須猶豫，立即發射導彈把敵機擊落！」

作戰參謀提議：「我們不妨先提出警告，令他們知所避忌。」

少將答道：「好，發出警告訊號。」

「紐約」號電訊室立即拍發紅色警告電訊，「吱」的一聲，一縷强力鐳射電流，衝天而去，發出他閃亮的光輝。

「報告！」雷達控制人員緊急說道：「敵機突然快速攀升！」

「什麼！」少將面色大異，問道。

「二千公呎，二千五百公呎……」控制人員急忙報告。

「上升速度這樣高，似乎……不似是離去！」作戰參謀疑惑地說。

「危險！」少將拍案叫道：「敵機很可能要發射巡航導彈。」

「是呀！」參謀也吃驚地大叫，道：「它是在爭取一個適當的高度，預備向我們發動攻擊。」

「導彈！啊，來了，來了！」控制人員驚呼起來！

「發射截擊飛彈！」少將果斷地下達了命令。

十多枚攔截飛彈，紛紛從多艘艦隻發射台之上，破空而出！一時間，在艦隊的上空，閃光耀目，「擦擦」之聲，不絕於耳！

多下「轟隆」巨响，來襲的導彈，登時被擊至粉碎！使得艦隊的安全，也得到了保證。

「堅決回擊！」少將再拍案叫道：「狠狠打！」

巡洋艦上的導彈發射架，立時有兩枚「尋熱」式的對空導彈，在一股熾熱的火光中，衝天而出，直往那兩架敵機追去。

「敵機肯定逃不了！」作戰參謀興奮地看着雷達幕。

「一千五百公呎！一千公尺呎……快追上了！」控制人員手舞足蹈地報告着。

衆人興奮地看着螢光屏，心想，擊毀敵機的閃光，肯定會很好看了。

「什麼？消失了！消失了……」控制人員突然吃驚地嚷道。

原來，不知何故，在接近敵機的兩枚導彈，竟然在一刹那之間，完全消失了。

這兩枚導彈竟然神秘消失，而敵機也因此快速逃去！眞正不可思議！在衆人的目光中，在雷達幕上，刹那之間，無緣無故地，就此失去了蹤影！

× × ×

美國華盛頓，國防部總部大厦內。

「西摩少將，您好，請坐。」接見西摩少將的是聯席會議之參謀總長——赫斯廷將軍。

「將軍，您好！」西摩少將行禮畢，恭敬地坐下。

「今天，你也應該明白，我召見你的原因，就是要了解那兩枚導彈的事。」將軍開口說道。

「是，將軍，我明白。」少將木無表情地答說。

「你那份詳細報告，我也仔細看過，」將軍繼續說：「不過，我始終都不明白怎會有這樣的事情！」

「是，將軍，我也了解，別人很難會相信！」少將無奈地說：「不過，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很多同僚都看到，至於是什麼原因，我也不大清楚。」

「嗯。」赫斯廷將軍笑道：「起初，我們都認爲是利比亞的什麼鬼把戲，不過，經過中央情報局的仔細調查，證實並無什麼『秘密武器』。」

「噢，中情局也插手了！」少將嘆道。

「對。」我們國防部與中情局聯手調查，也未能得出結論。」將軍苦笑一下。

少將問：「我們曾經檢查過艦上的設備和武器系統，也曾徵詢過很多專家的意見，不過，始終沒法查出正確的原因。」

將軍想了一會，說道：「這件事，也許要交由『藍光調查組』負責。」

少將繼又問道：「是不是那個秘密調查小組？」

「對！」將軍微微笑道：「就是我們國防部轄下的調查小組。」

「他們可以勝任嗎？」少將不放心地說。

「可以，一定可以！」將軍信心十足地說：「這個小組，專門負責調查一些特殊神秘現象，曾經立下不少大功。而且，那個洛鐵夫……噢，眞的了不起！」

「就是那個美籍華人？」

「對，就是他！這漢子眞的有兩手！」將軍讚嘆道：「以一個黃種人來說，他的本事可不簡單啊！」

原來，這個「藍光調查組」，是美國國防部轄下的一個秘密小組，專門負責調查研究特殊神秘現象，權力極之龐大，可以深入各階層活動。

這個小組的主任，就是洛鐵夫上校，其餘成員有七位，五男二女，各具專長。這個小組的特色是：除了主任洛鐵夫是主要人物之外，其餘成員，都保有一定的神秘性。換一句話說：只有洛鐵夫知道他們的身份，而且，每一次執行任務，都由洛鐵夫秘密召集。有的時候，小組會空羣而出，也有一些時候，只會出動一至二位成員。總之，一切皆由洛鐵夫主任負全責。

還有一些奇怪的現象：一般來說，藍光調查組的成員總共是八個人，不過，這只是外界所知道的一些情況，而實際上，眞正的成員人數和身份，只得很少人知道。這個秘密小組，本身便是一個謎，正如它負責調查的現象，也是耐人尋味的。

可以這樣說：洛鐵夫和他的神秘小組，確確實實的使人迷惑。而這樣，反而令這個組織名傳中外，受人崇拜！

「嗯。」將軍笑道：「遲些，我會介紹洛主任給你認識，他可能是唯一能夠解決問題的人！」

「噢！黃種人——洛鐵夫，了不起的人物，神秘的組織……哈，有趣，有趣！」少將自言自語地說。

「哈，還不止於此！」將軍笑道：「洛上校的爲人和作風，眞敎你大開眼界了！」

「希望能見到他。」少將微笑說道。

「下次，一定可以！」將軍信心十足地說道。

× × ×

義大利南部的某海軍基地。

城外的小酒吧，是美國第六艦隊官兵的消閒場所。這一天晚上，「紐約」號的水兵也聚

集在這裏。

「嗨!軍曹，飲勝!」半醉的官兵，在不停地胡鬧。

大踏步走進來的下級軍官，是「紐約」號的米爾軍曹，他是以不苟言笑，聞名於艦隊。

「你們可不要飲得太醉!」米爾軍曹順口說道。

「是。」水兵半認眞地行禮。這些開玩笑的舉動，引得各人都大笑起來。

軍曹並沒有介意。事實上，這裏是尋歡作樂的地方，因此，沒有任何人會過份嚴肅的。

米爾軍曹走到一個角落，要了一杯啤酒，便和一個下士閒聊起來。

「約克，你是負責艦上武器維修的。你說，你對這次事件，有什麼看法?」軍曹輕輕問道。

「噢，導彈失踪的事件?啊!眞正不可思議!」約克下士笑笑口答道。

「會不會是系統出了毛病?」軍曹隨口問道。

「應該不會。」下士肯定地說：「武器系統是經過嚴格檢定，而且，由最新式電子裝置控制，沒有理由相信是錯誤造成的。」

「呀，這樣說——這件事，絕對不是人爲因素了!」軍曹疑惑地說。

「哈，這可難倒那些高官了!」約克下士笑道。

正說話間，門外進來了一個高大英俊的男子。看樣子，不會超過四十，似乎是東方人，身材健碩，行動矯捷，雙目充滿精明神采。

他手挽着一個公文箱，貼身的西服，看來好像在尋人的模樣。

他走近一個水兵處，很有禮貌地問道：「請問——那一位是米爾軍曹?」

「噢，找軍曹?哈，你這個東方人，找軍曹作哈?」這個半醉的水兵，嘻嘻哈哈地問起來道。

「請問：那一位是米爾軍曹?」這個人還是客氣地發問。

「你不告訴我，找他有什麼事，我便不告訴你!」這個水兵似乎有心戲弄這漢子。

「請你認眞些!」這個人還是强忍着。

「認眞?不告訴你，又怎樣?黃面佬!」這個水兵，惡狠狠地瞪着漢子罵道。

「請問，米爾軍曹在那裏?」這個人並沒有絲毫畏縮之意。只見他態度從容，語氣間，流露着堅定不屈的氣慨。

「哈，哈，這個黃面佬要找軍曹呀!」半醉的水兵在胡亂笑道。

這個漢子正想轉身離開之際，一個水兵突然從後面撲前，想奪取那個公文箱。

那個人冷不防有此一着，手上的公文箱被碰跌落地。「鏗」的一聲，公文箱滾出數呎之外。

一個喝醉了的水兵，此時突然撲向那個箱子，還不停地叫喊，道：「嘩，是我的，是我的……」

就在這一瞬間，那個男子猛然躍前，右脚一伸，再左手一拉，便將這水兵摔倒在地上。

這人並沒有進一步攻擊。只見他昂然站着，喝道：「你們不要胡鬧!」

另一個水兵却大喝一聲，悍然衝前。他那二百磅的龐大身軀，就像一座山的模樣，令人不敢迫視!

那個東方人却不慌不忙地側身一閃，避過來勢。就在衆人起哄聲中，這人却快速從袋內抽出一張證件，向天一揚，喝道：「國防部洛鐵夫上校!」

衆水兵登時呆著了，顯然他們是有些不知所措。

「還不敬禮!」後面傳來一聲叱喝聲。原來說話的正是米爾軍曹，他在遠遠的角落，已經看到了一切。

「是!上校。」衆水兵慌忙地立正行禮。

「好!」這個漢子微微一笑，提起了公文箱，頭也不回地走向米爾軍曹那邊。

「你可是米爾軍曹嗎?」漢子微笑問道。

「是，上校!」軍曹急忙立正行禮：「我的手下太無禮貌了!」

「嗯，無須介意。」漢子笑道：「讓他們輕鬆一下也是好的。」

「上校，我是約克下士!」約克下士也急忙行禮。

「噢，你就是那個武器維修的高手——約克?」洛鐵夫高興地問道。

「是，我是負責艦上武器維修的。經驗方面雖然是會有些，但並不高明!」約克答道。

「好，好，你們兩位的資料，我已經知道了。我今次來這裏，就是要和你們兩位談談。」洛鐵夫滿意地說。

「請上校到休息室處，那裏清靜些。」三人便進入旁邊的一間小室，那裏，並沒有任何人。

三人閒聊了一會，彼此也不拘束了。洛鐵夫便道明來意。原來，他此行的任務，是要調查導彈失踪事件的。

「上校，西摩少將現仍在華盛頓，你應該等他回來，然後再詳細調查。」軍曹提議道。

「嗯，少將很快就要回來了。我提早到來的目的，就是要先做些準備工夫。很快，我還會隨同『紐約』號出海的。」洛鐵夫答道。

「『紐約』號又要出航嗎?這樣快，是不是又有演習行動?」軍曹詫異地問。

「沒有什麼特別任務。今次的航程，只有『紐約』號單獨出發。此行的目的，就是要重復上次的路綫，沿途查看，研究一下那次導彈的事件。」洛鐵夫坦白地說。

「噢，單獨出航，會太危險了!遇上利比亞的戰機，恐怕會有麻煩。」下士憂心不已。

「這個……沒有什麼大問題。地中海南部雖然是危險水域，但是，『紐約』號是一艘設備先進的艦隻，對付利比亞的威脅，是綽綽有餘的。而且，此行只是調查性質，並沒有挑戰的成份，相信會很安全。還有，此次出航，是經過國防部特許的。」洛鐵夫詳細解釋。

「哈，你們藍光小組眞的有一手。」下士衷心的讚道：「究竟你們的調查組是怎樣運作的?」

洛鐵夫笑了一下，並沒有回答，只是輕輕地說了一句：「這是高度保密的!」

下士笑道：「果然是一個神秘組織。」

三個人閒聊一會，洛鐵夫便從公文箱內，取出了一份表格讓二人塡寫。

這份表格，刻有「高度機密」字樣。內裏列明經國防部特別授權受訪者詳細提供所有資料。

「你們須盡量塡報一切知道的情況。」洛鐵夫吩咐道：「這是絕密文件，不用憂心。」

「不怕洩露軍事秘密嗎?」軍曹小心的問道。

「不用怕，這是國防部特許。每一個軍人都必須了解和藍光小組合作的重要性!」洛鐵夫果斷地說。

二人詳細閱讀表格。表內的問題十分仔細，例如：在上次的演習行動裏，他們的工作詳情，在艦上負責的任務，在那一段時間之內，他們的工作進度，作息時間，身體狀況等等，可以說是巨細無遺!

二人花了差不多三十分鐘才能夠塡寫妥當。洛鐵夫在一旁，詳細給他們講解。

最後，洛鐵夫滿意地收回表格，並表示謝意。

米爾軍曹好奇問道：「這些表格如此詳盡，到底有什麼用處?」

洛鐵夫微笑說：「因爲你們在艦上的崗位很重要，所以便成爲調查的對象。稍後，當一切資料收集妥當，我們便會輸入電腦作仔細分析。」

約克也問道：「那麼，我們的作息時間、身體狀況等等，又有什麼用?」

「這些資料可以協助我們評定各位的辦事和判斷能力。」洛鐵夫不厭其煩地解釋。

「呀，藍光小組果然了得!」下士點頭讚道。

「太過獎了，這只是我們工作的一小部份而已。」洛鐵夫謙和的態度，令到二人折服不已。

三人坐了一會，便離開房間。在酒吧的水兵看見洛鐵夫行出來，便紛紛致敬問好。

那個健碩的水兵乘機問道：「上校，你是不是懂得中國功夫?」

洛鐵夫微微一笑，並沒有回答。

那個水兵却苦苦追問，懇求洛鐵夫表演給大家欣賞。洛鐵夫見衆人盛意拳拳，只好隨口說道：「我並沒有什麼功夫，只不過有一些技擊訓練吧了!」

衆人並不相信，堅持要洛鐵夫表演給大家看看。洛鐵夫本可拒絕，不過也不便令場面尷尬，於是便說：「好，就試試看!」

洛鐵夫吩咐大個子拿來一根木棒，並叫他可以隨意攻擊。大個子猶豫一會，叫道：「上校，我放肆了!」

洛鐵夫笑笑，說：「不須客氣!」

大家站在一旁觀看。只見大個子輕輕揮動木棒，然後猛然撲前，大棒子直往洛鐵夫頭上擊去!

只見洛鐵夫微微側身，避過來勢，左手却以閃電般的速度，抓着那棒子。

大個子見勢不佳，急忙死命扯着棒子，恐怕給洛鐵夫奪去。

洛鐵夫大喝一聲，右脚踏前，右手「蓬」的一聲，一掌直往那棒子擊去，登時「拍」的一聲，木棍斷成兩段，而大個子重心頓失，向後滾在地上。

「好!好!」衆人齊齊喝采。

洛鐵夫立即拱手還禮，提着公文箱，預備離去。

大個子急忙從地上爬起來，拚命叫道：「上校，收我做徒弟吧!」

洛鐵夫頭也不回地答道：「軍部的技擊訓練班還有空位，你可以去試試!」

大個子並不死心，還想追上前去。可是，這洛鐵夫是何等的矯捷，一眨眼之間，已經消失於街外!

米爾軍曹嘆道：「眞的了不起!」

× × ×

三日後，「紐約」號也預備單獨出航。

在甲板上，艦長西摩少將陪伴着洛鐵夫巡視各部份。艦上各水兵早已風聞洛鐵夫的厲害，但因爲工作繁忙，只好暗中說話。

「上校，爲什麼今次的航程只有閣下一人?」少將隨口問道。

「是，將軍，今次的任務只是沿途觀察，沒有必要勞師動衆。」

「藍光小組由你負責領導，你如何與他們聯絡?」少將好奇地問。

「將軍，詳細情況請恕在下沒法透露。不過，小組成員都是訓練有素的精英，他們可以在極短時間內，利用一切特有工具，迅速趕到集合現場!」洛鐵夫徐徐答道。

「噢，你們藍光小組的威名，我也略知一二。不過，你們人數這麼少，不怕人手不足嗎?」少將又說。

「我們是行動小組，至於後勤工作的，自有特別安排。」洛鐵夫略略答道。

「嗯，我也不便多問。每一個單位都各有其特色和紀律!這一點，我是明白的。」少將微微一笑，也不再詢問詳情了。

經過一輪預備工夫，「紐約」號終於駛出了基地。

南歐的綺麗風光，也徐徐地遠去。

「紐約」號沿着上次演習的路綫緩緩行駛，一路上都極爲小心謹愼。因爲是單獨行動的緣故，艦上的雷達裝置也日夜不停地監察着附近的環境。

在艦橋上，洛鐵夫不停地用望遠鏡察看四週的情況。

「上校，我們逐漸接近利比亞的海岸。」一個值日官向洛鐵夫報告。

「很快就到達導彈失蹤的現場海域了。」洛鐵夫仔細查看地圖。

「對，快到了。不過，我們只能在附近徘徊，因爲這裏太接近利比亞的水域!」值日官指着海圖，熟練地說。

值日官看了一會，說：「這是一個小荒島，是屬於利比亞的一個前哨站。那裏，只有一些漁民和少量利比亞駐軍……應該沒有什麼重要地位。」

洛鐵夫詳細核對資料，一會，自言自語道：「奇怪，爲什麼中情局的調查報告沒有提及這個小島?……照我看，這個島的位置很重要……似乎，不應忽略這點!」

值日官也說：「這個島毫無軍事價值。荒島一個，有誰會注意啊!」

洛鐵夫沒有答話。只見他苦苦量度了半天，忽然大叫一聲，說：「有關係，有關係!」衆人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樣興奮。

洛鐵夫立即跑去艦長室，問少將：「可否接近那個小島?」

少將想了一會，說：「那個荒島有什麼特別?」

洛鐵夫立即答道：「我看這小島與導彈事件有關連!」

少將笑道：「雖然這個小島只是利比亞的一個前哨站，但，如果我艦貿然地迫近，目標將會太大了。而且，也很可能遭到抵抗!」

洛鐵夫想了一想，說：「我會緊急召喚一架長程直昇機和一位助手到來。我決定登陸這個小島作實地查察!」

少將憂心地說：「這任務要很小心，否則會有危險。」

洛鐵夫笑笑，道：「這倒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少將研究一會，終於批准這項行動。不久，艦上的密碼機向第六艦隊發出急電。過了一會，基地答允會在二十四小時內，派遣一架長程直昇機接載洛鐵夫的一名助手飛臨「紐約」號。

「紐約」號於是採取一個較爲偏北的途徑，預備迎接直昇機的到臨。另外，艦尾的副甲板也儘量騰空來作臨時的停機坪。

一切預備妥當之後，洛鐵夫看看還要多等十多小時，於是便去艦上的小酒吧輕鬆一下。

水兵看見洛鐵夫到來，都顯得很雀躍。大家不期然便圍着洛鐵夫問長問短。洛鐵夫也客氣地盡量回答。

當水兵們追問他是如何打斷那支木棒的，洛鐵夫只是笑而不答。

一個水兵自作聰明地說：「上校使的必定

是空手道的功夫！」

「對啦！對啦！這個還用說嗎？」衆人齊聲說道。

「絕對不是！」洛鐵夫不屑地答：「我用的是中國獨有的硬氣功！」

「氣功？嘩，眞是不得了！」衆人大感興趣。

洛鐵夫笑道：「這是一門獨特的功夫。」

衆人齊齊要求洛鐵夫表現給大家看。洛鐵夫想了一想，就說：「既然大家這麼高興，就姑且試試看。」

他吩咐一名水兵取來一根木棒。那水兵是一名身材健碩，孔武有力的黑人。當下喜孜孜的說道：「上校，又要我來給你格鬥嗎？這個……我可不是對手！」

「嗯……不是！我只要你用力打我，我絕對不會還手的！」洛鐵夫微微一笑。

「眞的？就用這木棒？」那黑人水兵呆了一會。

「是，你可以隨意攻擊！」

「嘩，眞的這樣厲害？」有一些水兵顯然不大相信。

那黑人水兵遲疑了一會，就在衆人鼓舞吶喊之下，唯有拿起木棒，大喝一聲，就向洛鐵夫身上打去。

只見洛鐵夫身子一沉，並沒有退避。就在一下吐納聲中，雙手運勁一揮，竟然以雙臂擋格揮舞過來的木棒！

「拍」的一聲，木棒竟也被彈了回去，而那黑人水兵，也猛然後退了幾步，險些站不住脚！

洛上校在衆人喝采聲中，再大聲吩咐道：「來，來……再來攻擊！」

那黑人水兵唯有硬着頭皮，再舉起木棒，使勁又向洛鐵夫身上打來。

這一次，洛上校並沒有使用雙臂擋格，只見他運氣胸前，挺着身體「迎接」着那攻勢！

「嘭」的一下悶响，那棒擊在洛鐵夫的胸口。只見他若無其事的笑了一下，叫道：「再來！」

一次，兩次，三次，那黑人水兵使勁的連續打了幾下洛鐵夫的身體，都沒有使他移動分毫！

就在這一刻，洛上校猛然大喝一聲，全身的勁道都集中到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然後，右手一揮，用這兩隻手指直接和那木棒硬碰。

「拍」的一下清脆回音，那木棒竟然露出了裂痕！

「我服了！」那黑人水兵佩服得大叫了起來。

衆人不停鼓掌叫好，而洛鐵夫也只是微微笑笑，輕聲說道：「那裏，那裏！」

水兵們紛紛要求拜師學藝，洛上校都沒有答應。就在衆人擾攘聲中，警報系統突然長鳴起來。

「警報，警報！全艦進入戒備狀態……不明國籍飛機迫近……全體官兵立即進入崗位候命！……」傳聲器不停廣播。

洛鐵夫也迅速跑去控制室看看究竟。那裏也是一片緊張氣氛。

洛鐵夫上校問西摩少將，道：「發生了什麼事？」

少將說：「有一架不明來歷的飛機被我們的雷達發現，爲了安全起見，所以要發出戒備令。」

洛鐵夫注視着螢光屏，果然看見一個亮點在不停地閃動着，看來這飛機的飛行速度並不低。

「如果是利比亞的戰機，我們應該怎樣做？」洛上校提出了疑問。

少將想了一會，說：「我們不適宜向它攻擊。爲了你這次行動着想，我們應保持高度克制！」

「嗯……這樣比較恰當！任何攻擊都會惹起敵人的關注。」洛鐵夫深有同感。

「我們應保持低調，這樣，你的行動便可以秘密進行。」少將也明白箇中的因素。

洛上校道：「希望這架飛機只是例行的巡察罷！」

「很有可能。」少將也信心十足。

果然，不出數分鐘，警報便解除了。那架飛機轉了一個大彎，便向南面飛走。事實上，在這一帶的海域上，發現美國的戰艦也是常事，沒有人會特別留意的。

艦上恢復了常態之後，洛鐵夫爭取時間休息，以準備即將展開的任務。

× × ×

大約凌晨三時左右，傳呼器已喚醒了洛鐵夫。洛上校以迅速的行動，整理一下裝備，換上了突擊隊的制服，然後，急忙走上副甲板。

在那裏，西摩少將和一羣隨員，已經齊集了。

「少將，直昇機到了？」洛鐵夫行了一個軍禮，徐徐問道。

「快了，你預備妥當嗎？」少將關心地問道。

「一切妥當，直昇機一來，我便可以出發了。」

少將和洛上校握了一下手，吩咐道：「你今次的行動只有三天的時間，你要小心留意！我們不能在這裏逗留過久，恐防利比亞方面有所懷疑，切記！」

洛鐵夫信心十足地答：「應該足夠了。直昇機由這裏起飛，只需要幾小時便可以降落小島。我會盡量利用時間進行調查。」

「我對這次行動也充滿信心。直昇機員是美國突擊隊的精英，他們對秘密飛行任務是絕對勝任的。而且，利比亞的空防力量也不嚴密，再加上你的藍光小組幹練過人，相信必可完成調查工作！」少將笑道。

「那裏，少將過獎了。我今次所以選用一名助手，就是因爲保密的原因。」洛鐵夫答道。衆人閒聊了一會，甲板上的指示燈終於亮起了。

「直昇機到了！」少將興奮地說。

果然，在黑暗的上空，傳來一陣馬達的低吼聲。一架屬於美國突擊隊的長程直昇機，終於在艦的上方出現。

艦上的指揮人員熟練地指導直昇機降落。三分鐘不到，直昇機便停定了。

一個高大的白種男子，身穿突擊隊草綠色的制服，飛也似的走了下來，向洛鐵夫和衆人行禮問好。

「這個是史提夫少校，藍光隊員，我的好助手！」洛鐵夫給大家介紹。

互相握手問好之後，史提夫少校立即說道：「我們可以立即出發！」

少將關心地問道：「你不需要稍作休息嗎？」

「不，行動貴乎神速！我已經在機上面歇過了。」少校果斷地答。

「果然了不起！」少將嘆道。

「好，立即出發！」洛鐵夫迅即下達命令了。

二人飛也似的跳上了直昇機。就在黑暗之中，直昇機徐徐地消失在夜空之中。

直昇機由三名機員控制，他們都是幹練的老手。洛鐵夫很快就和他們混熟了。

「機長，謝謝你們的帮忙。」洛上校客氣地說。

「那裏，這是我們常有的任務。」機長友善地答道。

大家閒聊一會之後，便也沒有作聲。事實上，愈接近小島，危險性便逐漸增加。

一會，機上指示燈亮了，機長便吩咐道：「現在開始，所有通訊系統都會關閉。爲着保密的原因，我們不能和戰艦聯絡。」

洛鐵夫也明白現在是危險的一刻，他們只有靠自己摸索前進，如果給敵人發現，他們的生命就危險了。

「開啓反雷達干擾系統！」機長命令道。

這一刻，他們的直昇機，已經慢慢接近小島了。在微微的曙光中，洛鐵夫已經可以隱約看到遠處的水平綫上，有一條黑黑的海岸綫。

洛上校和史少校二人迅速檢視裝備，作最後的查察。這次島上的行動，只有他們二人而已，他們只有倚靠自己，沒有人可以帮忙了。

在敵人的領土上，他們已是孤立無援的！

「機長，敵人海岸搜索雷達！」機械士突然報告說。

機長鎮定地觀察着電子儀表，然後命令道：「干擾電波，向東面加强百份之三十。注意，漸次加强……」

「是。」機械士迅速執行命令。

過了一會，副機師微微笑道：「這些蘇聯二流貨式，又怎能偵察到我們的迫近！哈。」

衆人都大笑起來，彷彿不當利比亞的防空力量是甚麼的一回事。

機械士轉頭對洛鐵夫說：「你們這次行動，肯定沒有問題了。」

史少校也揷口道：「我們藍光小組，從來不會空手而回的！」

洛上校微微一笑，沒有作聲。別人雖然表現得如此輕鬆，不過，在洛鐵夫方面來說，這一次行動，箇中的危險性，是不容忽視的！

他們二人面對面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小島，一個含有敵意的小島，而且，他們也缺乏一個詳細行動目標！

正當洛鐵夫想得入了神之際，機長忽然說：「奇怪，羅盤的指針，爲甚麼左搖右擺？」

「强力磁場擾動！」機械士猛然答道。

「奇怪，是甚麼把戲？」副機師不解地問道。

大家急忙仔細留意着各種電表，想尋找箇中眞相。一會，直昇機有明顯的震動，更令各人緊張起來。

「我們好像進入了一個擾動磁場！」機長提高聲綫地分析着。

直昇機震動得很厲害，各種電子裝置也亮起了警戒燈號，顯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擾！

「機長，現在怎麼辦？」副機師緊張地問道。

機長不愧是老手，只見他鎮定果斷地說：「加速飛行！所有後備能源悉數用上！」

「機長，恐怕……會震裂機身……」機械士急忙說道。

「這是唯一辦法！不要害怕，立即執行命令！」機長堅定地重申。

衆人也不敢有所異議。直昇機在加速聲中飛快地向前飛馳……機身的金屬「格格」作响，在機內的各人，耳內也明顯地「嗚嗚」有聲。氣氛確實緊張得令人喘不過氣來！

大約十分鐘左右，直昇機明顯地平穩下來。各人也開始放下心頭大石。

副機師鬆了一口氣，說：「剛才如果稍有差池，恐怕我們都已葬身大海了！」

史少校也讚嘆道：「機長果然不愧是突擊隊的老手！」

機長微微一笑，說：「那裏，那裏。想起我初初加入空軍的時候，在越南服役的那一段日子，和這次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史少校興緻勃勃地追問詳情。

機長接着說：「有一次執行空襲任務，轟炸海防港。我們負責護送一隊重型轟炸機前往。在離目標還有一段航程之際，我們的機隊便遇上了敵人的米格機，於是，便展開了一塲空中追逐戰！」

副機師急忙揷口，問道：「怎樣？」

「哈，看你啦！」機長安詳地笑說道：「那一次空戰，米格機根本不是我們『幽靈』式戰鬥機的對手，所以，很快就給我們擊退。不過，因爲空戰的緣故，我們便給阻延了一些時間。」

機長感觸地說：「我們到了預定目標，敵人的防空炮火和飛彈，簡直是密集得難以置信……經過短時間的戰鬥，我方傷亡慘重，而我的戰機，也給打得體無完膚，很艱難才能飛回母艦！」

史少校也嘆道：「這樣的行動，簡直是與死神玩死亡遊戲。」

機長悠然笑道：「對！我們的工作，就是與生命作賭注！不過，箇中的樂趣，也不足爲外人道。」

洛鐵夫也同意地說：「作爲一個軍人，盡忠職守，完成任務，就是最高的操守！」

大家互相交換了心得。一會，副機師提醒洛上校：「還有十多分鐘，直昇機就會到達島上。」

史少校問：「我們在那處降落？」

機長搜索查看雷達，然後吩咐道：「島上南面的小山丘，相信是沒有人跡的地方。那裏，是敵人海岸雷達偵察不到的地方，所以，最適宜降落。不過，你們要緊記——你們着陸後，我們便要立即飛走，返回『紐約』號待命。西摩少將說，戰艦只能夠等待三天，不能多作停留。所以，你們只有三天時間！」

洛上校笑了笑，道：「我們都明白，謝謝你們。」

機長又說：「三天之內，你們可以和『紐約』號聯絡，用特定的密碼機。不過，你們的安全，沒有人可以保證了。希望你們成功完成任務。」

洛鐵夫信心十足地說：「此行的危險性，我也有心理準備！」

「目標在望！」副機師猛然說道。

機長檢查導航儀器，一會，說道：「直昇機的速度將會漸次減慢。你們預備妥當，可能需要緊急降落。」

洛鐵夫堅定地說：「我們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着陸！」

「好！」機長滿意地笑笑。

直昇機正以全速地低空飛行，可以說，是「緊貼」着海面前進。這樣的航程可以避過雷達的偵察，不過，在另一方面來說，危險性無疑是增加了。幸好，機上的導航儀器是極之先進的，而且，機員的質素也是第一流！洛鐵夫聚精會神地注視着前方。這一刻，天已經放亮，看情形，天氣情況還不差。

史少校打趣笑道：「我們好像遠足旅行一樣！」

「哈，你們可以收集一些紀念品。」副機師也不忘開玩笑。

洛上校可沒有這份閒情。他想着的，都是如何計劃下一步的行動。

這時候，機長命令道：「現在開始進入島上，全體進入戒備狀態！」

大家一下子都靜默下來。直昇機果然快速地掠過了海岸綫，正在尋找適當的着陸地方。

「開啓無綫電干擾系統！」機長果斷地說道。

這是一個英明的決定，因爲，在這一瞬間，如果直昇機被發現的話，這次行動的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直昇機轉了幾個大彎，避開了凹凸不平的岩石，掠過了幾許樹叢，但仍然採用低飛的路綫，盡量緊貼地形前進。

時間分秒必爭！而危險也愈來愈大！

副機師緊張地問機長：「這樣深入，恐怕有危險？」

機長不停地察看着四週，顯然也拿不定主意。

洛上校不得不提議道：「不要再尋找了，就在這裏讓我們緊急着陸！」

「不，絕對不可以！」機長冷靜地說：「我們有責任讓你們安全着陸。」

正猶豫間，副機師忽然興奮地指着前方，叫嚷道：「那裏是合適的地點！看，那個小山丘！」

「對！」機長也點頭叫好。

直昇機很快便飛到那山丘的上空。盤旋一會之後，便預備徐徐降落。

這地點果然理想。一片平坦的青草地，附近有樹叢環繞，形成一個天然的保護牆。四週看來很寂靜，似乎一片荒涼，沒有任何人的踪影。

「預備降落！」機長下達命令。

一陣風沙被刮得漫天飛舞，直昇機就在馬達「拍，拍」轉動聲中，終於平穩地降落在山丘之上。

機門沒有即時打開。機內的人都很小心地觀察四週環境，沒有人願意胡亂行動。

大約三分鐘左右，機門終於很迅速地拉開了。洛鐵夫率先跳了下來，看了一會，然後揮手示意。

史少校迅即卸下兩大袋裝備。二人各提一袋，飛快地跳上一塊岩石之上。

機門也匆匆關上。洛鐵夫向機員擺了一下手，直昇機隨即急速上升！過了一會，便消失在遠方。

他們二人成功地着陸了！不過，以後的三天，沒有人可以帮助他們，至於能否平安地完成任務，幹練如洛鐵夫也不敢想像！

「上校，第一步應該怎樣做？」

洛鐵夫想了一想，說道：「爬上去山丘頂部，詳細觀察一會再說。」

二人立即背負着那沉重的裝備，很吃力地往上面走。他們熟練的姿態，很明顯是經過嚴格的鍛鍊。事實上，突擊隊的訓練，確實令他們得益不少。

二人很快便到達頂部。由這裏，可以看到這個島南面的地形。

洛鐵夫用望遠鏡觀察一會，便說：「這一帶，都是荒凉的地方，似乎沒有人跡。」

史少校也同意地點點頭，答道：「這樣荒凉的地方，眞不知道如何展開調查工作？」

洛上校微微一笑：「不要灰心，這裏雖然了無生氣，不過，正符合我們靜靜查驗的觀察工作。」

「當然，我們藍光調查組，是不會毫無頭緒的！」史少校開心地笑道。

「好，現在就開始第一步工作！」洛上校隨即嚴肅地下達命令。

「是，主任！」少校立即解開背包，拿出一副袖珍密碼機。接着，便和「紐約」號取得聯絡。

「訊號要短而快！」洛上校吩咐道。當然，任何電訊的傳遞，都有可能引起利比亞軍方的注意。

「已經向少將報告了着陸情形……他預祝我們安全返防！」史少校高興地回報。

「好，做得好！希望此行可以有所收穫。」洛鐵夫也滿懷信心地說。

聯絡完畢之後，他們第二步的工作，便是架設一些檢查儀器，以便順利進行着手查察的程序。

洛鐵夫打開一張軍用地圖，開始仔細量度方位和座標，他研究了一會，便說：「這裏是海岸雷達的死角位。照理，由海上方面而來的雷達波段，也不可能探測到這地方的。」

史少校也點頭答道：「主任，所以你對這個寂靜荒凉的地方，會有如此深厚的興趣。」

「對，我有一個假設，這個島，很可能是失踪導彈的所在地！」洛上校堅定地說。

「主任，這個，你是說——是利比亞人幹的？」

洛鐵夫笑道：「不是，很可能連那些利比亞人也不知道！」

「哈哈，這樣說來，這次事件，可眞神奇了！」

洛上校說：「這些只是我個人的猜測，至於眞相如何，還要仔細研究。」

史少校忽然略有所悟，說道：「呀，主任可能假設導彈落在這島上……因爲是雷達沒法追踪的死角位，所以……」

「嗯，很有可能！」洛鐵夫微笑點點頭。

二人閒聊一會，旁邊的儀器忽然响起了警告訊號，史提夫少校立即檢查，然後說道：「發現了微量輻射！」

「什麼？」洛上校詫異地問。

「這一帶的空氣，含有較正常爲高的輻射量！」史少校詳細解釋。

「怎麼會？」洛鐵夫打量四週的環境，顯然沒法相信這報告。

「雖然較正常略高，但應該不會傷害人體。」史少校是技術人材，他說的話自然可以信賴。

洛鐵夫想了一會，說：「這裏是一個普通的小島，也不是利比亞的什麼秘密基地，根據中情局的分析資料，這地方也沒有什麼機密可言。」

「可能是天然的輻射也未可預料！」史少校提出。

「希望眞的如此。」

正商談間，洛鐵夫猛然瞥見百多碼外，似乎有一人影在閃動。

洛鐵夫何等機靈，只見他高喝一聲，正欲衝前看過究竟，豈料定睛一看，原來眞的是一個平民服裝的男人。

危險，他們二人的行蹤，竟然給當地的人發現，而且，在這島上的，又多是利比亞人！

那個人目定口呆地望着洛鐵夫，似乎也有些不知所措，就在洛上校高喝之際，這個男人忽然「哎喲！」一聲，後退兩步，然後轉身飛奔下山！

洛上校和史少校二人的突擊隊服裝，顯然已經讓這個人知道他們是美國方面的人。

洛鐵夫並沒有追趕的打算，反而，史少校却按捺不住，立即拔出了手槍，預備射殺這個不明來歷的人。

距離雖然有這麼遠，但是，以藍光成員的槍法來說，這絕對不是一個問題。

這瞬間，洛鐵夫却眼明手快地按着了史少校的手，說道：「不要開槍，讓他走！」

「他會通風報訊的！」史提夫急忙的叫嚷道。

「不要無謂傷及無辜平民……我們只是逗留三天，應該沒有問題！」

史少校無奈地輕嘆一聲，問：「現在我們的行蹤，已被發現，我們應該怎樣做？」

洛鐵夫想了一會，說：「收拾妥當，轉移

往東面去，盡量利用時間，然後撤退！」

二人迅速打點一下，開始徒步往東面前進，山路很崎嶇，而且，也沒有什麼特別發現。

到黃昏時份，他們越過了一個山谷之後，路似乎平坦得多了，他們行了大半天，都未有遇到任何人，而事實上，沿途經過的地方，都盡是荒凉寂靜之地。

史少校邊行邊說：「這些鬼地方，想找個人看看也不容易！」

洛鐵夫笑道：「所以我阻止你開槍，就是這個意思。就算那個人去報告我們的行踪，他們也很難找到我們！」

「不過，讓利比亞人知道我們的存在，恐怕……會影响我們的回航。」

「那也不用過慮！」洛主任信心十足地說：「利比亞人的工作效率很低，而且，我們目標不大，逗留時間也短，他們要找，正是談何容易！」

「那麼，我們下一步的工作，應該怎樣着手？」

「我們到了東面之後，再詳細查察一下，仔細研究地形、方位，然後，將所有資料整理好，等他日回到美國之後，再用電腦分析，便可以作出報告。」

「主任對此行，似乎充滿信心！」

洛鐵夫堅定地說：「我很有信心，導彈的事件，原來並不是一個謎！」

「主任是說：導彈落在這島上？」

「對！」洛上校微微一笑：「雖然導彈不大可能尋獲，不過，我們可以從這島上找到的資料，來證實我所假設的理論！」

「就是那雷達『盲區』的假設？」

「是，導彈應該在島上墜落，不過，因爲雷達探不到，所以便『突然』失蹤了！」洛鐵夫始終堅持這個結論。

史少校也認爲大有可能，「讓我們發掘更多資料，便可正式作出報告了。」

「待我們到達了東面，便可進一步印證對不對？」

二人邊行邊說，突然間，遠處忽然傳來狗吠聲！

「可能有人！」洛鐵夫急忙輕聲警告。二人迅速跳上塊岩石之上伏了下來留心地靜聽。

果然是狗的吠聲，而且，還不只一隻，看來，似乎是一羣狗，正在邊吠邊向這裏走來。

「主任，」史少校有些兒緊張，右手不停地按着槍柄，而洛鐵夫輕聲示意道：「不要打草驚蛇，慢慢觀察。」

不到三分鐘的光景，一隻如狼似虎的惡犬，便率先地跑到，這隻狗，身軀肥大，兇狠異常，兩隻眼睛閃耀着驚人的光芒，而口中不停地發出「咕，咕」的低吼聲，似乎有擇人而咬的衝動。

這隻狼狗嗅了一會，忽然大吼一聲，竟然飛撲而上，張牙舞爪地朝着二人衝去。

「哎……」史少校想不到這條狗的動作如此疾勁，慌忙之間，急急抽出手槍，預備向牠發射。

「不要開槍！」洛鐵夫立即喝止。

說時遲，那時快，這隻兇狠異常的狗已經撲至，洛鐵夫立時起右脚猛力踢前，打在狗的頸部：「嗚」的一下嘶叫，此犬登時彈開幾步遠。

不過，這隻狗好像瘋了的一樣，一轉眼之間，竟然再度撲前，那閃閃生輝的利齒，就像一排鋒利的尖刀，狠狠地揮舞。

「保護裝備！」洛鐵夫鎮定地吩咐道，自己却踏步向前，兩眼銳利地瞪着那隻來犯的惡狗。

就在那隻惡犬再度撲過來之際，只見洛上校身上一沉，運勁在右掌之中，大喝一聲，朝那前額部位重重擊去！「嗚」的尖叫聲中，這犬立時倒地不起。

正欲走前察看，另外的幾隻惡犬也衝了上來。

史少校來不及呼叫，已被其中一犬撲倒，少校與狗厮打之餘，也拚命護着裝備。

另一面，洛鐵夫也陷入包圍圈中，一時還未能脫身！

史少校情急之下，在混亂之中，從槍袋內抽出了手槍。預備發射之際，那頭惡犬却飛撲而上，緊緊咬着他的手。少校「哎」的一聲，手槍跌了落地！

「不用怕！」洛鐵夫大喝一聲，衝了過來，一掌把那犬擊開。

「主任，不開槍不行！」

說時遲，那時快，另一頭犬却凌空撲來，牠的來勢異常兇猛，大有驚天動地之勢！那尖銳凄厲的怒號，就像一隻瘋犬一樣，令人手足無措！

在這刹那之間，不喜歡用武的洛鐵夫，也被迫大開殺戒了。

不到一秒鐘的時間，他的自衛手槍已經出了火花。「卜，卜」的槍聲下，一隻，兩隻，三隻的惡犬相繼倒在血泊裏！

另外的兩，三頭惡犬，也瑟縮着不敢再衝上前，洛鐵夫高舉着手槍，沒有再度射擊的打算。

「主任，繼續開槍呀！」

「夠了，牠們不衝前，我也不會開槍！」洛鐵夫瞪着那些畏懼的狗，說道。

就在這一刻，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子忽然跑了上來。那些狗立即回身走到女孩的面前，哀傷地低鳴着。

這女孩子看來像是當地的居民，衣着很樸素，似乎是貧窮的孩子，她望着那些死去的狗，再看看洛鐵夫二人，驚愕的表情，立時湧現出來。

史少校立即用當地的語言詢問道。他的當地話並不流利，結結巴巴的，不過，應該令那個女孩明白。

那個女孩呆了一會，並沒有答話，從她的神情看來，似乎已經鎮定了很多。

洛鐵夫並不懂得這些土話，不過，從史少校的語氣看來，似乎還算客氣。

大家僵持了一會，那女孩忽然大哭起來，飛身撲向那些死去的狗。那哀傷失落的神情，令洛鐵夫也不禁慨嘆起來！

「告訴她，我們是迫不得已的！」洛上校吩咐道。

史少校立即用盡一切他所熟悉的詞句，柔聲地安慰着那女孩。不過，他的土語實在說得不好，無論他怎樣用力，收效還是不很大。

就這樣，那女孩哭了很久才停下來。她的態度比較友善了，終於肯和史少校談話。

談了一會，大家也熟絡起來。那女孩告訴他們，她和父親住在附近，那些狗是她們家養的。

「問問她，這裏還有什麼人？」洛鐵夫很小心地問。

少校問了一會，說：「這附近只有她和父親，並沒有隣居。她是利比亞人，她知道我們是美國人，不過，她並不憎恨我們。……因爲，她有些親戚住在美國。」

「那就好了！」洛鐵夫舒了一口氣，再說：「告訴她，我們此行只是調查性質，並不會傷害她，叫她放心好了！」

少校解釋了一會，那女孩却請他們回家歇息。

「主任，怎樣了？」

洛鐵夫想了一想，說：「這樣雖然可以無需風餐露宿，不過，她的父親又如何？」

「主任，我們的行踪，已被她發現了，就算在她家住宿一宵，也不是大問題，而且，這個小女孩也頗眞誠，荒野人家，應該也是好客的！」

「嗯，那就度宿一宵好了。」洛上校終於同意。

二人把那些狗屍埋好，便隨同女孩和幾頭剩餘的犬隻回去。

洛鐵夫很小心地透過少校的傳譯，仔細地詢問附近的情況。據女孩說，離她的家大約一里路，有一個軍事哨站，那裏，有一小隊駐兵，不過，這些兵甚少上她的家。

那女孩又說，她帮父親耕種和飼養家禽，所以，只讀過了幾年書，那些狗便是她的好朋友。

洛鐵夫不好意思地苦笑一下，便從袋內拿出一枚金幣，送給女孩。

那女孩堅決不肯收下，洛上校二人苦勸一會，也沒有答應。

「這些荒野的人，比城市的，不知清高了多少倍！」洛鐵夫嘆了一聲。

「對！還有，利比亞人也不見得都是狂人！」少校也深有同感。

三人邊行邊說，很快便來到一座破舊的農舍。

「爸，爸！有客人來了！」

那女孩跑了入屋，一會，和一個中年漢子行了出來。

「爸，就是他們！」

洛鐵夫仔細打量這人，而這個健碩的漢子，也同樣地瞪着他倆。

少校急忙上前打招呼，二人談了一會，似乎是詢問洛鐵夫等人的此行目的。

少校對洛鐵夫說：「這個男人問了我很多問題，包括我們的來歷，又問到主任，爲什麼會是黃種人？哈，這個人倒很小心！」

洛鐵夫笑道：「我們又不是間諜，告訴他也不妨！」

「我已盡力解說，希望他明白。」

洛上校看見這人一派樸實村夫的模樣，而且，態度也算友善，於是，便放心下來。

那女孩預備了晚餐，大家也一同進食。洛鐵夫從袋裏找出了幾枚金幣和一隻金表，送給那女孩的父親。

起初，這人也不肯收下，不過，經過一輪勸說，而且，這些閃閃生輝的東西，也確實令人响往，於是，便歡天喜地收下。

飯後，大家隨和地談着，那男人對他們背包內的裝備很感興趣，不停地問長問短，而少校也用他的結結巴巴的土話解說。就這樣，夜漸深，大家也各自睡覺。

睡了一會，洛鐵夫始終不曾闔眼。他的警覺性極高，在這陌生的環境，他也不大放心。

旁邊的少校却睡得爛熟。洛上校心想：那個男人，雖然外表樸素無華，但似乎有頗大的機心。而且，此人很像是回教徒，不知道他是否誠意的對我們友善。

想到這裏，洛鐵夫愈來愈不放心。既然睡不着了，於是，便起身察看一番。

他觀察這農舍，雖然破舊，但面積也不小。他看了一會，發覺那男人的房門，竟然沒有關上。

他靜靜走上前去，在黑暗中，還可隱約看到房內空無一人！

「這樣夜了，他還要到那裏？」想到這裏，洛鐵夫的戒心也來了。

他迅速走到另一房間，從門板處向內窺探。那女孩在床上睡得很熟，似乎不知外面的情形。

洛上校想了一會，便走出屋外。那兩三條狗看見他，却驚懼地瑟縮在一起。

「那女孩的父親究竟到了那裏？」洛上校不停地思索着。

一會，洛鐵夫忽然瞥見遠處有人影在閃動，而且，似乎不止一個！

「哎喲，不好！」洛上校輕叫一聲，急忙轉身衝入屋內。

就在這一刻，一縷强烈的光束往他的身上照來，緊隨着的是幾聲槍响！

「我們被包圍了！」洛上校衝入屋內，高叫道。

少校和女孩也被嘈聲驚醒，忽忽地走了出來，問道：「什麼事？」

「我們被人出賣！」洛鐵夫激憤地嚷。

「爸不會的！」女孩吃驚地叫。

就在這一刹那，屋外响起了叫喚聲，是用英語說的：「你們這些美國佬，快快走出來投降……你們已經被包圍……」

「這些利比亞狗！」少校氣得滿臉通紅，一把揪着女孩，喝道。

女孩極力否認知情，而洛鐵夫說道：「我想她是無辜的。」

那女孩哭了起來，一會，却突然衝了出去，邊走邊叫道。

「危險！」洛上校大呼起來。

「卜，卜」的清脆槍聲，把女孩打倒在地上，她沒法制止任何人？她的死，却令她含冤得雪！

那個做父親的，大哭大鬧起來。洛鐵夫遠遠地看見他被一些衛兵拖走，刹那就此失去了踪影。

「你們這些美國佬，快些滾出來！」擴音器又在叫喚。

「這些傢伙！……」少校恨恨地罵着。

洛鐵夫沉着地說：「四處看看，可能會發現出路！」

二人迅即察看一番。

屋的四週，都有人影在閃動，顯然敵人已經包圍了他們。可以預見，處境是極之危險！

少校提議：「不如趁天還未光亮，我們從後面衝出去，乘黑夜的掩護，可以跑上後山。這樣，他們便很難找到我們。」

洛上校想了一下，說：「不知道他們有幾多人？」

少校正待答話，屋外突然亮起耀目的探射燈，把這村屋照亮得如同白晝！

「哎喲，我們很難趁黑逃走了！」少校沮喪地說。

「估不到他們部署得這樣嚴密！」洛鐵夫也嘆道。

這時，擴音器又响起：「在屋內的美國佬聽着，限你們在三分鐘之內出來，否則我們便會衝入來！」

「我們寧死也不降！」少校咬牙叫道。

「好，給他們嘗嘗厲害！」洛鐵夫舉起手槍，對準亮光的方向，「轟」的一聲，把一支射燈打得粉碎。

「打得好！」少校興奮地嚷道。

話音未落，幾支强烈的亮光，便集中射過來，跟着，一輪機槍响起，朝看這裏掃過來！

「拍，拍，拍，拍……」子彈像雨點般的轟過來，令二人也沒法抬起頭來。

一輪掃射之後，擴音器又叫道：「限你們立即出來，否則格殺勿論！」

「找掩護物，抵抗到底！」洛鐵夫堅决叫道。

「好！」少校也勇敢地應道。

二人迅速分別躲在一些轉角處。手裏拿着

的强力手槍，也束勢以待！

「最後通牒！……」擴音器在怒吼！

二人屏息以待，目不轉睛地牢牢注視着大門。

一會，「嘭」的一聲，一枚催淚彈穿過了窗戶，落在廳中的地上。

那些强烈刺鼻的氣體，霎時充斥着屋內，令二人也嗆咳起來。

「防護面具！」兩人迅速地從背包內拿出面具，熟練地戴上。這些配備，都是突擊隊的常有工具，現在，終於用得着了。

「小心，他們可能發動進攻了！」

「果然，烟霧還未散，幾個人影便在大門外閃動，顯然是想衝入來。

洛鐵夫何等敏捷，立時扳動槍制，一槍便把一團黑影轟倒。

門外响起了呼喝聲，緊隨而來的又是一輪機槍的怒吼！這些雨點般的子彈，把大門的木板，打成千瘡百孔！

「火力很猛！」少校雖然是軍人出身，但也不得不感到厲害。

「小心掩護。」洛鐵夫一再重申。

子彈打了一陣，便停了下來。跟着，幾枚催淚彈又從破爛的大門處投射進來，令屋內滿佈烟霧。

在瀰漫的迷霧中，破爛的木門被猛力地踢開了，一個敵人閃電似的衝了入來。

在這瞬間，洛鐵夫的手槍再度响起——「拍，拍，拍」的槍聲，把這個敵人和跟隨入來的另外二人，悉數擊倒在地！

後面的人呆着了，紛紛跑了回去，接着而來的，又是一輪子彈和催淚氣。

這樣公式化的攻擊行動，一浪接一浪地進行。不過，儘管如是，沒有一個敵人可以衝入屋內。事實上，他們也不敢再冒險攻入來！

破舊的房舍被打得更形破爛。

少校憂心地說：「這樣僵持下去，始終都不是辦法！」

洛鐵夫輕嘆一聲，道：「我們已陷入重圍，單憑這些手槍，決不可能衝出去。」

「主任，怎麼辦？」

「我們現在只有兩條路走：第一，給敵人生擒。第二，寧死不辱。」洛鐵夫無奈地說。

「主任，我决不願受辱！」史少校激動地嚷道。

洛鐵夫嘆了口氣，沒有答話。事實上，他們此行，只負着調查的任務，是沒有必要作出犧牲的。不過，現在身陷險地，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

猛烈的掃射突然停止了。

擴音器又在叫喚：「裏面的人聽着，爲着人道的理由，我們暫停攻擊，不過，限你們在十分鐘之內行出來，否則，我們便會將農莊夷爲平地！這是最後的廣播！」

「他們可能用燃燒彈，或者，用炮火把我們消滅！」洛鐵夫輕聲說道。

「用密碼向『紐約』號求救吧！」少校激動地說。

洛上校苦笑一下，說：「遠水那能救近火！而且，我也不想機密洩露。」

「主任，不如冒死衝出去，希望幸運之神保佑！」

「那準會死在槍林彈雨之下！」洛上校無奈地笑笑：「本來死何足惜？不過，是不是值得吧！」

「那就靜觀其變，見機行事。」

洛鐵夫點頭稱是，再說：「我們要緊記——無論什麼情況發生，都不能夠洩露藍光小組的詳情，而且，我們要在最後關頭，把密碼機和一些重要的資料、配備，悉數毀滅！」

「我明白了！」少校向洛鐵夫行了一個軍禮。

「少校，珍重！」洛上校緊緊握着史少校的手。內心的激動，眞是難以言喻！

二人迅速各自找尋堅固的掩護物。史少校躲在一個大的鐵架後面，而洛鐵夫則伏在廳中的一角。

一會，屋外傳來叫喊嘈雜的聲音，似乎是有所動作的時候。

二人緊握手槍，預備作殊死的搏鬥。片刻，大門之外响起一下爆炸聲，緊接着的，是橙色的烟霧迅即散佈開來。

「烟幕彈，小心！」洛上校叫道。

果然，在燈色的烟幕中，一個黑影突然在破爛的大門外出現，只聽到「吱，吱」的長鳴，跟着，一縷縷的火焰，就像一條火龍的模樣，直射進屋內！

「噴火器！他們眞的用火攻了！」少校驚叫起來，手中的槍也胡亂地向外發射。

「蓬」的一响，廳中立時變作火海。熊熊的烈焰，混和着令人透不過氣的濃烟，却實令人不知所措！

洛鐵夫大喝一聲，嚷道：「退入後面的房間！走，快走！」

史少校的衣服也險些燒着，幸好，他機警的在地上一滾，把身上的火焰壓熄。跟着，他迅速地提起背包，也慌忙地衝向後面的房間。

二人連滾帶跑地退到屋後。不過，烈焰來勢極猛，瞬息之間，整間屋也陷入火海之中！

「我們完了！」少校瘋狂嚷道。

「把裝備全部毀滅掉！」洛鐵夫高聲命令着。

兩個盛載裝備與配給的背包，被猛力地投進火海裏。「蓬，蓬！」的爆炸聲中，只剩下兩個一無所有的人，在作垂死的掙扎！

「衝出去！」兩眼赤紅的洛鐵夫，高舉着手槍，就往屋後猛衝。史少校見狀，也緊跟着跑。

這是一間木搭的村屋。火乘風勢之下，迅即全部燃燒起來。洛鐵夫二人衝至盡頭，被一道木牆阻着去路。洛上校大喝一聲，右掌好像一把利斧，猛力地向前擊去！

「拍」的巨响，木板給打開一個大洞。

「願天保佑，衝出去！」洛鐵夫奮身一躍，穿過破洞，立時跳到外面的草地上。

他和史少校原本戴着的防護鏡，也不知在什麼時候丟了。他們眞的變作一無所有！

史提夫少校也緊跟着跳出來。就在這瞬間，槍聲响了！「哎喲！」史少校的腰部被子彈擦過，登時倒在草地上，沒法爬起來。

洛鐵夫也快速地開槍還擊，「卜，卜」的槍聲，附近埋伏的敵人，也紛紛被擊倒。

「起來呀！快跑呀！」洛鐵夫不斷發槍還擊，一面拚命地呼喊。

「不要理我，你快走！」少校聲嘶力竭地嚷着。

洛鐵夫沒有獨自突圍的打算。就在一輪子彈打完之後，他憤然扔下了手槍，挺直身體，大喝道：「殺死我吧！」

遠處忽然有人高聲命令：「捉活的！」

槍聲立時終止。埋伏在附近的敵人紛紛走出來，似乎有數十人之多！

這些敵兵小心翼翼地握着步槍走近。大家都沒有放槍，而洛鐵夫却好似一尊石像的模樣，在咬牙切齒地瞪着。

一個軍官在後面用英語說道：「你們有種，我很佩服！我不會殺死你們！」

洛鐵夫並不回話，而臥在地上的史少校也痛苦地看着敵人走近。他的臉上充滿着眼淚。

（未完．上）

上文提要： 前文書至黃小虎要幫大牛查出那批强盜來，便向牢獄中的「鐵鍋」打聽，「鐵鍋」把附近的幾股盜匪的情況詳細講述之後，黃小虎估計他要找的那批强盜可能是「花裏嬌」，便和大牛、呆瓜、三八花，偷了一輛騾車上道，這下可把他們的父母都嚇壞了，不知道四個小孩子跑去何處……騾車行至柴家莊，黃小虎向三個同伴分派了工作之後，自己跑到鐵打鋪去訂造兵器……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飛．圖

小草包

三：偵騎四出　線索乍露

田玉花雖然不知道辣的是什麼東西，卻知道一定又是整人的壞點子，又嚷嚷道：「小祖宗，饒命呀！我下次一定改過重新做人了。」

聽了三八花這麼說，小虎覺得的確不雅，再想時間也耽擱太久了，還是上路辦案要緊。

他大喝道：「田玉花，妳呀，不甜也不像花，既然能覺悟前非，改過自新，那老子就網開一面。饒了妳，不過這事我也作不得主。」

說到這裏目光一仰，四下一掃，道：「在場的那一位是柴家庄的管事，出來說話，我要做個交代。」

一個白鬍子白頭髮，穿着長袍馬褂的老頭子走出人羣抱拳拱手道：「老漢就是柴家庄的管事柴雙喜。不知小哥兒有什麼要交代？」

小虎也起身拱手爲禮，道：「這二個人是專做誘拐孩子販賣人口的拍花黨，咱們已當場問過話，老丈也該聽清楚了。」

「是，是，老漢知道他們不是好人，不知小哥要怎麼發落他們？」

小虎笑道：「我只是給他們點苦頭嚐嚐，眞要發落，還請管事決定，或是送官府究辦，我們還要上路追人哩。」

柴管事笑道：「這點小事，老漢還能辦理，但不知小哥兒尊姓大名，讓老漢也能景仰景仰，據實上稟。」

小虎一想，此地離江夏太近，還不宜說出眞姓名，笑笑道：「咱是四龍幫的幫主金龍，不過有件事想請教各位鄉親，昨天是不是有五六輛騾車經過？」

「有。」人叢中有人大聲回答，他們都覺得小虎這些毛孩子可愛又可敬，所以都樂於搭訕。

小虎道：「那位大哥可看清車上是男的，還是女的？」

「那我倒沒注意，好像有男有女的。」

小虎一時摸不着頭腦，不過能夠知道六輛騾車經過，證明綫索還沒有丟掉，心也定了下來，抱拳道：「多謝這位大叔告知，現在請大家散散吧，咱們要上路了。」

他跳下車板，吩咐呆瓜大牛與三八花拉車的拉車，駕車當然又是三八花，於是圍觀的人羣慢慢散去，柴管事也吩咐人把田玉花、隋四二人架走。

騾車再次起程，小虎吩咐在那些店前停車，挐取採購的東西，順便又買了些食品飯盒和繩子。

這樣又耽擱了不少時間，走出柴家庄時，只聽到後面响起一連串炮聲，那些當地住戶在放炮送行哩。

一輛小小的騾車舖上棉被，變成了溫暖的小窩，呆瓜算是過足了癮，精神亢奮地道：「老大，這次咱們算是大大的露了臉，眞不賴！」

「小虎，你眞有一套。」大牛把小虎當神仙一樣看待了。

小虎卻扳起臉，道：「你們以後可要小心，剛才若不是我的腦袋轉得快，現在已不知道東西南北，永遠回不了家了。」

三八花在車上道：「這也不能怪我們呀，初次出遠門，誰知道那個賊婆娘那麼壞啊！」



「少找藉口。」小虎隔着車帘道：「從現在開始，你們每天跟我背『天書』，跟我練武功。不許偷懶！」

他把匕首拿出來，給了每人一把，同時教他們打坐的要領，比劃着拿刀的架式，儼然是個小教頭。

接着又挐出三條裝銀子的腰帶，分給每人一條，要每個人都綁好，這是萬一有人丟了銀子，不會全丟，還有其他有盤纏，免得一文不名，難以走路。

一切吩咐停當，小虎問道：「咱們往西走旱道，下一站該是什麼地方啦！」

他是在問趕車的三八花。

三八花想了一想，道：「往西走，好像聽說是紅岩寨了。」

小虎道：「離多遠？要多久呀？」

三八花道：「要傍晚才能到。」

「有沒有岔路呀？」

「過了前面的彎子就沒有了。」

「好，過了彎子妳叫我，還是我來趕車，妳下來讀天書練功，今晚咱們就在紅岩寨歇腳。」

他覺得大牛呆瓜三八花都不行，還是自己辛苦些，別砸了四龍幫的招牌。

最主要的是他隱隱覺得，這些小兄弟都是聽了自己的話才出來辦案的，應該到時安安全全的帶他們回家，這是一種責任。

於是騾車中傳出了朗朗讀書聲，但這本書不是孔子論語，也不是四書五經，是普通人也看懂的「天書」。

有時也傳出乒乓的嘻笑聲，這是他們在狹小的騾車上比招式，練武的時候，小虎就讓二個人到車轅上，他在車中教一個人，這樣輪流着，倒也勉强湊合。使得呆瓜大牛三八花興緻熱烈，連覺也不愛睏了。熱鬧非凡。

自柴家莊到紅岩寨一路荒涼，三五里地，才能看到農戶村落，也是稀稀疏疏的，到了傍晚，進了紅岩寨就熱鬧了。

紅岩寨顧名思義，就知道週圍都是紅土，光溜溜的還眞像把火，故當地人俗稱「火燒寨」。

寨中有上千戶人家，所以街道也像蛛網一般，客棧酒家，妓館賭場應有盡有。

紅土的地不能種糧，收成不好，不過却是燒瓷的原料，所以寨中的富戶也不少，燈火初上，街上都是逛街的人。

小虎趕着騾車進了寨門，立刻引起人注意，那倒不是四龍幫出了名，而是第一次看到毛孩子在趕車子。

「到囉。」小虎一聲吆喝，把騾車的繮繩一勒，慢了下來。

車裡的三八花已在喳呼了：「小虎哥，今夜還要睡在車上啊？」

她是慫慌了。

小虎道：「我知道妳三八的毛病，今晚就住店，大家好好休息休息，我相信與土匪愈來愈接近了，讓你們有精神表現表現。」

「嘢呼……」大牛與呆瓜同時一齊歡呼。

小虎在一家中等客棧門口停住了騾車。

站在門口的小二一看下來四個毛孩子，睜大了眼睛，不知是招呼好還是不招呼

好。

用不着說，小二是怕四個毛孩子身邊沒銀子。

「嗨，店家，拉騾子去餵料啊！愣着做什麼生意啊！」三八花喳呼起來。

站在門口的店小二這才上來，皮笑肉不笑道：「你們要住店哪，你家大人呢？」

「怎嘛？沒大人就不能住店哪？這是那門子規矩？」小虎冷眼叉腰衝得很。

「是是是，當我沒說當我沒說。」店小二摸不清路子，陪着笑臉去拉騾子。

「你說了說沒說，不是等於放屁嗎？」呆瓜也趁機槓槓人，覺得蠻過癮的。小孩兒總想快快做大人，過過大人的癮。

「少扯蛋！」小虎笑駡道：「夥計，騾子也累了，給它餵上好的料，咱們要住店，要後院上房最大間的。」

看看四個小像伙的氣派，店小二前倨後恭，可不敢怠慢，連連應喏，忙着牽牲口，招呼店裡的夥計帶房間。

那是後院一間獨立套房，二暗一明，三間打通，小虎看了頗為滿意，當場就付了二兩銀子的租金，等店小二一走，就關起房門道：「老花樣，各人都有銀子，各吃各的，也別忘了幹活兒，千萬別跟在柴家莊一樣，上了別人的圈套，睡得像個二百五，今夜可以舒服些，到處去溜溜，順便注意有沒有『花裡嬌』的影子，一個時辰後回來，咱們研究研究明天一大早該怎麼走法。」

「知道了，我就在前面店堂裡吃飯插樁。」大牛說。

三八花道：「我還是帶呆瓜走，小虎哥，你呢？」

「別管我。」小虎道：「妳把呆瓜管好就是了，記住，走江湖招子要亮，有什麼事一個出面，一個要隱在暗處旁觀，萬一有閃失也不至於都陷了進去，連通風報信的人都沒有。」

「知道啦，甭嘮叨個沒完好不好。」三八花有點不耐煩。

小虎笑笑道：「我還沒嘮叨完呢，聽清楚，咱們的名號還沒有叫響亮，所以你們要機靈一些，打架你們還不行，能唬就唬，唬不過就跑，跑不過就耍賴，賴不過呢，嘻嘻，暫時委屈些，等我出面，萬事解決。」

「好了好了，呆瓜，去吧！」三八花拉着呆瓜就往外跑。

「大牛，你插樁，我也要出去溜溜。」小虎說着就一搖三擺走出客房，大模大樣地走出「龍門客棧」。

華燈初上，街上熙攘往來，三八花拉着呆瓜到了街上，就放開手，道：「呆瓜，你就跟在我後面，不要跟丟喔。」

呆瓜東張西望，有點目迷五色，接應不暇，忙問道：「三八妹妹，我們先上那裡吃東西啊？」

「不要老顧着吃吃吃，一路上你嘴巴沒停過，不怕撐死啊！我現在還不餓哩。」

「好好，不吃就不吃，那上那兒去玩？」呆瓜是童心大起。

「玩你的頭，別忘了小虎哥的話，先幹活兒要緊。」三八花正經八百地說：「咱們是來找『花裡嬌』的，不是吃喝玩樂的。」

呆瓜不吭氣了，心裡却彆彆扭扭的想道：他媽的，一天到晚就把小虎掛在嘴邊上，什麼玩意兒。把我看得這麼扁？

想歸想，跟還是要跟，對三八花的機靈他不得不佩服，他要看看三八花這次是怎麼去打聽消息的。

三八花專門找客棧，每經過一家客棧，就探頭探腦地看牲口欄在那裡，然後溜進去看騾馬。

她檢驗過每匹騾馬屁股上的烙印後，再跑下一家。當鑽進第四家客棧的牲口圈子時，她終於發現的梁記車行的牲口。

沒錯，一共三匹馬三匹騾子，左邊的屁股上都有一個梁記車行的烙印。整整六匹沒錯。

三八花欣喜若狂下，又去看看牲口欄外的空地，一共放着八個車架，其中六個車架，入眼就熟悉，確是梁記車行的車子。

好啊！竟在這地方截住了「花裡嬌」，牲口車子都有了，該找「花裡嬌」的人了。

三八花輕聲叫道：「呆瓜，呆瓜。」

不見回音，回頭一看，那有呆瓜的影子。

這像伙死到那裡去了！三八花暗暗駡着，溜出這家「聚英客棧」只得再回頭去找呆瓜。

呆瓜跟在三八花後面跑了二家客棧，心裡就一哼，想：他奶奶的，還是老套，老子也會，用不着像跟屁蟲一樣的跟着妳。他趁三八花一個不注意，就開溜了，想各幹各的，她從東邊探起，自己就從西邊探起，這樣還可以節省時間。

主意是不錯的，但獨自跑過二條街，却見路口廟前的場子前有個耍猴戲的，正在打鑼敲鼓地招徠客人。場子週圍早圍了一羣人，孩子比大人多，嘰嘰咕咕，嘻嘻哈哈，一片熱鬧之聲，熱鬧得迷人。

呆瓜情不自禁地挨了過去，也湊進一堆去了，看猴子騎小狗翻筋斗，變把戲，不禁哈哈大笑，看得不亦樂乎。

正自忘情，倏覺得西瓜頭被人重重敲了一記。好痛！

「哇呀，誰打我。」呆瓜嚷着回頭一看，竟是三八花。不由吶吶道：「妳怎麼找來的？」

三八花滿頭汗水，二話不說，扭着呆瓜的耳朵，就把他扭出猴戲場子，橫眉豎眼地低聲吼道：「我跑得半死，你好啊，逍遙自在地看把戲，算什麼玩意兒嘛！」

「我……只不過……想幫妳從那頭查起呀……經過這裡，才蹲了一下嘛……」呆瓜知道自己理虧，支支吾吾地辯着，希望面子不太難堪。

「還辯嘴！」三八花把人找到了，也不為已甚，道：「我們回去，走吧！」

呆瓜只好邁腿開步走，口中道：「怎嘛！又不查啦？」

三八花神氣十足地昂首道：「找到了，現在回去通消息。」

一聽查到了「花裡嬌」，呆瓜精神一振，急促地問道：「在那兒？」

「在聚英客棧裡。」

呆瓜又問道：「那個婆娘厲不厲害？」

「我沒見到人，只不過在牲口欄裡找到梁記的騾馬。」

呆瓜一把抓住三八花道：「別回去。」

三八花一怔，嗔道：「幹嗎嘛？」

呆瓜靈機來了，像煞老謀深算的樣子，低聲道：「找到了騾馬不見人，事情只算辦了一半，咱們去聚英客棧把人釘住了，辦個有頭有尾，不是更光采嗎？」

三八花想了想有道理，道：「好。」轉身就往回去。

「這次看我的。」呆瓜躍躍欲試：「妳在外面給我把風就行。」

三八花邊走邊訝然問道：「把風，你要去幹嘛？」

「我要搜搜『花裡嬌』的房間，先看看有沒有贓銀。」呆瓜比手劃脚，好像一定馬到功成的模樣，得意地道：「等抓到了證據，嘿嘿，老子就要她好看。」

三八花停住了脚步，低聲喳呼道：「呆瓜，你不要亂來喔，掉了腦袋可不是好玩的，叫我回去怎麼見你爹。」

「三八花，妳當我呆瓜眞呆啊！告訴妳，我可是裝呆喔，有人我當然不會去搜，我是說沒人的時候才這樣做，不然要妳把風幹嘛？」

三八花雖機靈，終究是小姑娘，眞刀槍的實在沒經驗，聽呆瓜這胡吹，覺得蠻不錯的，點點頭道：「好，這次就看你的，好好幹。」

呆瓜的骨頭頓時輕了五兩，嘻嘻笑道：「事情完了，我請妳吃騾蛋。」

三八花拋給他一個媚笑，呆瓜哈哈大笑，損了人又賣乖討好，更是開胃了。

二人到了聚英客棧門口，呆瓜一拉三八花低聲道：「按照小虎哥講的原則，妳站到一邊去看我的。」

三八花立刻遠遠站住，只見呆瓜跨着蘿蔔腿，走到客棧門口的店小二面前，又鞠躬又哈腰，嘰嘰咕咕了半天，最後又塞了二兩銀子在小二哥手裡，才見小二往店裡東指西指地在說話，呆瓜又連連只有點頭，轉身奔回來，拉着三八花就往聚英客棧裡衝，口中低聲道：「在後院西上房，天字第一第二兩個房間。」

「你用什麼唬小二的？」三八花問。

「我說跟趕六輛騾車的主兒是親戚，他有沒有住在這兒？住多久啦，在不在？加上二兩小費，小二就有問必答，說昨天來的，客人還沒走，現在出去了，所以我得設法進去看看。妳來把風。」

說着已到後院樓下，呆瓜突然站住了，皺眉道：「不過那個小二說趕六輛騾車的客人是個男的，三八花，妳看到底甚麼回事？」

三八花訝道：「小虎哥不是說『花裏嬌』是女的嗎？」

「是啊！會不會是花裡嬌的老公？」呆瓜聯想力變得豐富起來。

「傷腦筋，當時沒有問小虎這一點，現在搞不清楚，不管他，你先進去看看再說。」三八花當機立斷。

呆瓜立刻像小偷一樣，放輕脚步一溜烟地上了樓梯，先到天字二號房，輕推門戶，往裡探頭一看，見除了掛着幾件衣服，有一隻包袱外，並沒有什麼，他把門輕輕拉上，又到隔壁一號房，推開房門往裡看去。這間房裡的東西倒不少，有箱籠有衣服，桌上還有簑衣雨傘。

呆瓜的心情立刻興奮緊張起來，同時也有一點懷疑與失望，因為六輛騾車的銀子，絕對不止房裡這些東西，這猶如抓賊的怕抓不到贓。

不過呆瓜還是輕輕的跨了進去，先掩上了門，然後到床上摸索了一番，沒見可疑的東西，再去打開那些籠箱，一看之下，大吃一驚。

箱子裡放的不是銀子，竟是二箱兵器。有三節棍，有短魚叉。另外二個籐製的籠子中都是衣服，不過不是普通的衣服，反正呆瓜也說不上來。

呆瓜迅速把籠箱恢復原狀，不禁呆了一時左看右望，倏然覺得桌上那把油紙小雨傘刺眼。

因為那把小雨傘的尺寸比大人用的雨傘短而小，而且上面還繪着漂亮的花紋，不像是下雨天用的雨具。

他走到桌邊，拿起那把漂亮的小雨傘，覺得沉甸甸的好重。就在這時，房外倏傳來三八花破嗓子的歌聲，唱的竟是江夏地面非常流行的小調——一支小雨傘。

「咱二人——做陣遮着一支小雨傘，

雨愈大——我來照顧你，你來照顧我……」

怎會這般巧？呆瓜心想：三八花居然唱起歌來了，而且無巧不巧的唱這支雨傘歌，還唱得有板有眼。

他聽着聽着，情不自禁地撐起雨傘，跳起舞來。

房門突然打開，一個衣着華麗，尖頭寬腮的漢子走了進來。剛剛忘情的呆瓜大吃二驚，停了舞步，收了雨傘，慌忙放回桌上，驚恐地望着進來的漢子，心中已是七上八下。這時他已不像查贓的官爺，而像被人發覺的小偷，尤其雨傘裡的玄妙，也使他吃驚，所以吃了二驚。

那漢子一見房裡竟多了個毛孩子，臉色當然難看了，一雙目光像魚刺一樣盯着呆瓜，使得呆瓜心裡發毛。

「你怎麼到我房裡來？」

「我……我……也是……住店的……來玩玩嘛！」呆瓜結結巴巴的一面想，一面編，一面說，就是舌頭變硬，不聽使喚。

那漢子目光四下一掃，似乎發現屋裡沒有什麼異樣，臉色緩和了一些，道：「小孩子怎麼可以亂撞人家的房間，下次不要來，聽到了沒有？」

「是，是。」呆瓜猛點頭。

「滾吧！」

呆瓜如逢大赦，拔脚就衝，差點摔在門檻上。

他像滾西瓜一般地跑下樓梯，見三八花躲在樓梯下，還在緊張兮兮地探頭探腦，氣虎虎地道：「三八姑奶奶，快走吧。」

三八花跟着跑，口中還低低道：「呆瓜，你沒事吧！」

「甭提了。」呆瓜氣猶未消，抱怨道：「正主兒回來，妳也不打個招呼，把什麼風啊？」

二人奔出聚英客棧，三八花喘了一口道：「咦，我不是唱歌警告你嗎？」

呆瓜停步道：「警告用唱歌的，還唱那支雨傘歌，妳眞是三八，乾脆唱段戲不

更好聽。」

三八花也發脾氣了：「你懂不懂呀，人家已經到了院子裡，看見了我，我不唱歌，還能用什麼不露痕跡的法子跟你招呼？難道要我大吼大叫地告訴你呀！只怪你沒有警覺性，不去想想，在這節骨眼上，我怎麼會唱歌！」

她的話像陣連珠砲，轟得呆瓜張口結舌，正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三八花得理不饒人，連敲呆瓜二記响頭，道：「你的腦袋瓜子到底轉過來沒有啊？」

呆瓜也是愣性子：「轉什麼啊？」

「查房間查到什麼沒有啊？」

呆瓜摸摸光腦袋，道：「是有那麼一點點綫索，不過我搞不懂，唉！回去再說。」

「好，回去說就回去說，見了小虎哥不怕你不說。」三八花還以爲呆瓜故意賣關子氣她，轉身就走。

其實呆瓜是眞的有點迷惑。

二人匆匆回到龍門客棧，見大牛正經八百地坐在店堂裡，正悠哉悠哉地喝酒。不過三八花一看大牛那種緊張兮兮的眼神直望着店門口，就知道他那付臨危不亂的模樣是裝的。

「嗨，三八花，你們怎麼去了這麼久？」大牛看到二人，又高興又緊張的招呼。

呆瓜看看桌上的菜肴，有牛肉有蒸魚，食指大動，嘻嘻笑道：「大牛，你還會喝酒呀！眞罩！」

大牛臉紅了，不好意思地道：「意思意思嘛，不裝一裝，怎麼能久坐啊！嗨，我告訴你們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

呆瓜不甘示弱地道：「我也有轟動武林，驚動萬教的消息。」

「噓！噓……」三八花却有女孩子的謹愼仔細，低聲道：「這裡是公共場所，怎麼可以講秘密，呆瓜，你不是餓了嗎？咱們就跟大牛一齊吃晚飯，吃完了回房再說。」

「對對，夥計啊！給來二碗飯。」呆瓜抓起筷子，先吃了起來。

* * *

這邊三小各懷心事地吃着飯，小虎却遇上了麻煩。

他出了龍門客棧，一路東逛西看，暗暗在傷腦筋。

根據這麼多年，聽老爸的辦案經驗及那些囚犯被捕的場所，大都離不開酒色財氣的場合。

搶到銀子嘛，反正不是自己辛苦賺來的，一定會拚命窮花一陣子，所以老爸每次辦土匪强盜案，一定會去酒家妓院啦，或是賭場茶館等地方抓人。

但那些都是男土匪，可沒聽過到那些地方去抓女土匪的，牢裡也從來沒有關過女土匪，那末抓母的該跑什麼地方呢？

難道母的也會上酒家嫖妓女嗎？荒唐。小虎拍了一下腦袋，覺得不太可能。

他懊惱當時百密一疏，忘了問問鉄鍋，抓母的有那些訣竅，如今眞有大海撈針，不知從那裡下手的感覺。

看來老頭子幹的那一行捕頭飯，並不是好吃的。

現在只剩下賭場茶館了，小虎再三思攷，覺得還有那麼一丁點兒可能。

這年頭兒，女賭徒雖然少，也不是沒有，想起家門對家的李寡婦，整天吃飽了沒事幹，聽說常到春花樓跟那批鴇母湊合在一齊挖花牌賭錢。

記得有一次半夜三更還到家裡敲門告狀，原來賭場變成了武場，雙方打得披頭散髮，鼻青眼腫的，老爸大冷天被吵得從床上爬起來，惱火之下，把她臭罵一頓，什麼髒話都出籠了，還是老娘起來打的圓場，才澆熄了老頭子的怒火。

想到這裡，小虎覺得唯有找賭場去轉一轉，說不定跟在柴家庄一樣，瞎貓碰上死老鼠，那才是無巧不成書哩。

想到就做，邁開大步，一路找賭場，三轉四轉，果然給他找到了一間。

這家賭場氣派大得很，門上畫着一粒大骰子，是五點，遠看像個大骷髏頭，睜着二隻眼眶，瞪着往來行人。

二旁掛着二隻大燈籠，右邊燈籠上寫着「有輸就有贏」。左邊燈籠上寫着「明天會更好」。

他奶奶的，什麼玩意兒，狗屁不通，小虎眞想笑。可是沒有笑出來，因爲門口站着的保鏢已經用兇巴巴的眼睛在瞪着他。

他剛上台階，就被保鏢攔住了：「小鬼，滾遠些，這裡可不是兒童遊樂場。」

小虎大剌剌的站住了，叉腰一瞪眼，裝出老裡老氣的樣子，道：「怎嘛，開賭場不讓賭錢的客人上門哪？這是那門子規距？」

想不到一個半大不小的毛孩子能說出這番話，那二個保鏢傻眼了，右邊的訝然道：「你要賭錢？」

「不賭錢難道來操相公？」小虎嘴巴不饒人，連罵帶損，彷彿是個老江湖。

二個保鏢苦笑着對望一眼，把小虎從頭打量到脚，見他一身衣着還不賴，心想一定是那家公子哥兒，倒不敢小覷他，問話的保鏢又問道：「你會賭？」口氣已緩和了不少。

小虎對望風辨色是專門的，鼻中一哼，道：「不會賭上這兒幹嘛，家裡金山銀海沒地方花呀，要到這兒來肉包子打狗？嘿嘿，告訴你們，小爺五歲就開賭，算來也是十年八年的資歷啦，雖沒爬上賭王的位置，也是久賭成了精，不信要不要跟你們二個賭一賭。」

劈劈啪啪的一番話，罩得二個保鏢一愣一愣的，左邊的似乎還不放心，問道：「賭錢可要有銀子喔。」

「原來是狗眼看人低呀！」小虎冷笑一哼，話更損了，拍拍腰部道：「賭錢沒有本錢賭什麼？又不是姑娘可以賭盡，不是吹牛，本小爺一把骰子輸個上萬兩銀子，臉色也不會變一變。二位要不要上來檢查檢查啊？」

若再問下去，下面的話一定更不入耳，二名保鏢連忙讓開路，哈腰道：「大少爺請吧，算咱們二個『衰』，找個槓子頭來碰。」

小虎哈哈一笑，一搖三擺地往門裡走。繞個影壁，只見大廳中吆喝之聲，此起彼落，牌聲骰子聲誘得人心裡發癢。東

一堆，西一堆人頭，在燈火下像煞墳崗上的亂草。

他慢吞地慢走慢看，推牌九的，押寶的，到押骰子大小的桌面邊，眼光登時一亮，一顆心也吊了起來。

這張長方桌週圍人數也不少，但是只有一個人是坐着的。坐着的位置是正對着莊家的天門。竟是個標緻成熟，花不溜丢的娘兒，模樣絕對不會超過二十五歲。

在這樣男人的世界裡，彷彿萬綠叢中一點紅，特別醒目，但這些都不會讓小虎把心吊起來，使小虎的心吊在半空的，是她那身大紅衣衫。

嘿！莫非她就是傳說中名聞江湖的土匪頭「花裡嬌」？難道眞是無巧不成書？

小虎邊想邊挨到那個大姑娘的坐位背後。

那知人還沒站停，已聽到大姑娘頭也不回地說：「滾開！」

竟敢叫人滾開，小虎可冒火了，毫不猶豫地回了過去：「爲什麼要滾開？難道賭場裡不准人看賭？」

那花不溜丢的大美人冷冷道：「看賭可以，但是我從來不准人站在我背後，就連狗都不行。」

嘿！這是那門子規定？小虎心中一愣，倏然明白過來，聽說江湖上有種人怕仇家從背後出暗刀子，所以有這種忌諱。

這樣看來，這大姑娘確定是跑江湖的，對心中的懷疑至少印證對了一半。

爲了辦案，小虎不敢再亂唬人，大丈夫能屈能伸，他連忙應聲是，鑽進人堆，就挨在大美人座傍站定。

那紅衣姑娘這時目光一飄，見是個半大不小蘿蔔頭，怔了一怔，抿嘴笑了一笑。這一笑還眞迷人，可惜小虎還不太解風情，不吃這一套，心中却在想：「此刻是靠近了，可是怎樣搭訕才能套出對方是不是眞的花裡嬌呢？

他在傷腦筋動點子，高高胖胖的莊家已在搖骰子。

得啷啷，得啷啷……蓋着的骰子盤重重地放在桌上，口中吆喝着：「下注啊！下注啊！開囉。」

週圍的賭友紛紛把銀子往外推，有的押大，有的押小，紅衣大姑娘却瞪着大眼睛，一動不動。

「開啦！六點小，吃大賠小！」

隨着莊家的吆喝聲，枱面上幾十雙手亂晃，嘆息聲夾雜着歡叫聲，喜怒哀樂表情全都有啦。

「下注啊！下注啊！要開啦！」

莊家又在吆喝。於是一堆堆銀子銀票又統統向桌子中間推。這次紅衣姑娘有擧動了，把面前的銀子銀票全都推在押大的一門！

莊家一揭碗蓋：「十點大哪，吃小賠大。」

紅衣姑娘瞇瞇笑道：「一共二千一百五十二兩，你們要不要點一點？」

「不必啦，照賠。」莊家臉上的橫肉抖了一抖說道。

看久了小虎慢慢發現，紅衣姑娘不是每把都下，但下注一定中的。這時他心也動了，覺得這樣看下去不是辦法，不妨也下注賭一賭，一方面也可以有個橋樑好溝通。賭友嘛，可以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只要能讓紅衣姑娘開口，多少可以套她一點底細。

想着，小心地從腰帶中掏了十幾兩銀子，放在桌上，見紅衣姑娘押那一門，他也押那一門。

不過他不多押，每次不多不少，五兩。

果然不錯，三五次下來，小虎就贏了二十兩銀子，心裡一樂，情不自禁抬頭向紅衣姑娘一笑，豈知對方眼光也瞟了過來，笑了一笑。嬌聲道：「你爲什麼不多下一點啊？」

「嘻嘻，我人小玩小的，只是看大姐神穩得很，所以也湊湊熱鬧，給大姐加把火。」小虎趁機上洋勁，拍拍馬屁，他知道千穿萬穿，馬屁不穿。

紅衣姑娘果然格格笑了起來：「小兄弟，想不到你好會說話啊，嘴巴比糖還甜。」

「下注啊，要開啦！」莊家又在吆呼了。

骰子卡啷卡啷地響着，紅衣姑娘聽了聽，等莊家重重一放，就把面前的銀子一股兒推到小的一門上。她對小虎笑道：「你跟不跟？」

跟！那有不跟的道理，小虎覺得大丈夫男子漢豈能讓豬母看扁了。把贏來的二十兩銀子連帶本錢十五兩，一齊送到小的那一門上。

莊家臉上掠過一點不易察覺的陰笑，伸手掀起蓋子。

哇！衆人嘩然一聲大叫。叫聲中滲雜了驚訝與失望。

「八點大，吃小賠大哪。」莊家臉上有得意的笑容。

因爲大家都認爲紅衣姑娘有把握，運氣好，所有十之七八都下注在小的一門。

小虎暗暗嘆了一口氣，完蛋，不但贏的全輸了，而且還輸掉了十五兩老本。眞衰！

他看看紅衣姑娘，紅衣姑娘始則一怔，繼則一絲冷笑道：「高明，高明！這撒了芝麻抓雞的本事，眞不賴啊！」

莊家皮笑肉不笑：「運氣運氣，運氣來了城墻也擋不住啊！」

紅衣姑娘冷冷道：「衝著你莊家這句話，我姑奶奶要好好跟你賭一賭。」

莊家哈哈笑道：「歡迎，歡迎，開飯店的不怕肚皮大，來者不拒。」他贏了錢還轉彎抹角的吃豆腐。

「行。換過方式如何？」紅衣姑娘出花樣了。

莊家道：「可以，妳說吧！」

紅衣姑娘道：「換撒骰子可不可以。」

「好。」莊家目光左右一瞟道：「拿大碗來。」

抱枱脚的夥計立刻捧上一隻青花瓷碗，莊家笑吟吟地問道：「姑娘要怎麼玩法？」

紅衣姑娘道：「四粒骰子比大小。」

「好。」莊家一撒手，四粒骰子立刻撒入碗中。

紅衣姑娘伸手把碗中的四粒骰子一抓，握着拳頭的纖纖小手已輕輕放開，從她手掌中落下來的，已變成一堆白粉。

「荷……」場子裡響起了一片訝呼聲。

現在每個人對紅衣姑娘看法又不一樣了，小虎心中也暗暗吃驚：「鉄鍋」說得沒錯，這婆娘果然一身好武功，十之八九是「花裡嬌」了。

莊家也變了色，道：「妳這是幹什麼？」

紅衣姑娘微微笑道：「賭大錢要用好骰子，現在用我的！」

手向碗中一丟，四粒晶瑩翠綠的骰子立刻叮玲玲一聲響，滾落碗中，竟是四粒翡翠骰子。每粒骰子上的點子，是紅貓眼石嵌進去的。

衆人又是一聲驚噫，現在大家不但知道紅衣姑娘武功高，敢情還富有得很，這場賭，銀子一定麥克麥克。

莊家神色也有點吃驚，伸手撈起碗中的翡翠骰子相了一相，嘖嘖讚道：「果然名貴，就這四粒骰子，怕不價值連城，有銀子還買不到哩。」

「你終算識貨。」紅衣姑娘道：「你同不同意就用這四粒骰子賭？」

「賭。」莊家似乎藝高胆大：「賭了一輩子，今天開一次洋暈，輸也值得。」

「不愧是男子漢，有氣魄。」紅衣姑娘故意加他一頂高帽子：「現在請問莊家，下注有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莊家陰沉的笑容又出現了：「我剛才說過，開飯店的不怕大肚子！」

「既然你說得這麼乾脆，本姑奶奶就要下注囉？」

「下！」

紅衣姑娘這才從懷裡慢慢摸出一疊銀票，往桌上一放。這一疊銀票厚得像年糕，上面一張是五十兩。

小虎看得心頭一震！心中暗呼：果然是她。因爲銀票上的字號就是「錢豐銀號」。正是大牛他爹開的，被搶的那一家。

莊家剛想伸手，紅衣姑娘倏然伸出玉手壓住銀票冷冷道：「幹嘛？」

莊家道：「我得點一點啊！」

「不用點，我姑奶奶輸了，再拿去點也不遲，我贏了，會一張一張點給你看。」

「萬一本號現銀沒有那麼多，怎麼辦？」

「姑奶奶就贏你這家賭場，你們馬上給我掃地出門。」紅衣姑娘的口氣像鉄打的一樣。

莊家對桌上的銀票注視良久，頭上有點冒汗，終于狠狠一拍桌子道：「賭了。」

這時場中鴉雀無聲，誰都急着看輸贏。

因爲紅衣姑娘的口氣大，表示下的賭注不會小，但多少呢？是個謎。輸贏又是個謎！

這太夠刺激了，小虎心裡還有第三個謎，第一張銀票是大牛家的號票，但下面整整一疊是不是都是錢豐的票子呢？

如果是，這「花裡嬌」一定跑不掉了，正可以想法子抓回去結案，既漏了臉，闖了字號，還可以免去老頭子一頓棍子。所以恨不得馬上知道結果。

偏偏莊家慢呑呑地，抓起骰子在手裡轉呀轉的，就是不撒手。

這在賭經裡有個名堂，叫稱斤兩。稱出了骰子的重量，才能穩住撒下力量的輕重，要到自己想要的點子。

小虎注視着莊家的手，他倏然覺得滿面橫肉，胖得像豬的莊家，那雙手却特別細緻，無論怎麼樣的手勢，看來像素手拈花，那麼優雅靈氣，不帶一點烟火味。

這雙手根本不應該生在這種人身上，相對之下，紅衣姑娘的手，雖然凝脂如玉，却顯得僵硬了些。

若僅以這二雙手來比高低，那莊家肯定是賭道中的頂尖高手，紅衣姑娘就輸了一籌，結果就不想可知了。

小虎雖然懂撒骰子，那是常在知府衙門的捕快房裡，見過老爸的部下有時在賭二把，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大場面，自然也不會瞭解那麼多的講究與名堂，不過是隱隱有這種感覺吧了。

對他來說，誰輸誰贏都無所謂，只想知道這些銀票是不是賍物，所以心中道：「你們是公狗咬母狗，快咬個結果出來吧。」

莊家手中的骰子終于撒手了。悅耳的叮鈴響聲中，四粒翡翠骰子在海青碗中飛快的旋轉，慢慢地停了下來。

四個六點！

是最大的天豹子。

週圍看的人響起一聲驚呼。

莊家得意地笑了笑，這一仗他至少已贏了九成。

「姑娘，妳還要不要撒？」莊家在問。

紅衣姑娘淡淡一笑，道：「當然要撒，天一對的豹子的確大，但還有祖宗豹子可以壓一壓。」

莊家陰笑道：「希望妳有這種運氣，不過這種運氣也只有百分之一機會。」

「機會再小，也是機會啊！」紅衣姑娘伸手抄起了碗中的骰子，倏覺得不太一樣，攤開手掌仔細一看，原來光滑的骰子上，每個菱角處都有了缺角。

這完全是用掌力使骰子互相磨擦所造成的損傷，雖然不仔細看，不易發覺，但在玩家的手中，就足以造成撒出手時的力量難以拏穩，尤其像現在這種一擲定生死般的豪賭，毫厘之差，必然萬刦不復。

紅衣姑娘沒發作，她對莊家輕蔑地笑了一笑，骰子在手裡一轉，嬌喝道：「看妳姑奶奶的『祖宗豹』！」

四粒骰子在碗邊上切進碗中，的溜溜地一陣異響，骰子定住了，二個二點，一個四點，一個獨么，在天九牌中，正是么二二四，至尊對。

荷！場中響起一陣驚嘆聲！

果然是個「祖宗豹」，這手賭技可以算得上傲視賭海。

莊家的臉色頓時變了，肥肉在抽搐。勉强保持鎮靜的笑容，道：「莊家承認輸，妳點銀票吧！」

在他想，以上面一張五十兩計，這一疊了不起二三千銀子，沒什麼了不起。紅衣姑娘慢呑呑地把第一張拿開，道：「你看清楚點，我報數了。」

翻開第二張：「五百兩。」

翻開第三張：「二千兩。」

第四張：「一萬兩。」

這樣一面攤開示衆，一邊高聲報數，一共四十二張銀票計銀三十八萬二千五百五十兩。

「哇，這麼多！」

場子裡頓時起了騷動，連別的賭攤都停了下來。

小虎的心更在狂跳，因爲這些銀票都是大牛家的票子，其中有三分之一雖是別家的，也蓋有大牛家的戳記，這表示銀子也是從大牛家提出去的。

銀號錢莊本是有往來的，只要有約定，甲號的票子可以到乙號提存，月底再相互結算。所以小虎這時更加確定這些一定是賍物，現在存下的問題是用什麼辦法看住她，在適當的地方逮住她。

小虎在想，大牛家的損失，一定不止十幾萬兩，怪不得大牛他爹憂急攻心，倒在床上爬不起來。

這當兒莊家的臉色一片慘白，似乎也要癱瘓了。只有紅衣姑娘笑瞇瞇的像喝醉了酒，目光倏瞟到小虎臉上，拿着二張最小額的銀票，摔到小虎面前，道：「小兄弟，剛才害你輸了銀子，這算補償你。」

銀票一張是五十兩，一張是五百兩，小虎高興地收起，放入懷中，道：「謝謝。」

莊家開口了，聲音有點發抖，道：「剛才我聲明過，號裡沒這麼多現銀，要錢號開票，也得等明天開門，這筆賬就請姑娘明天來取如何？」

紅衣姑娘笑道：「剛才我也聲明過，銀子不夠沒關係，我要這間賭場，你們全都給我掃地出門！」

莊家怒道：「妳是存心要砸場子？」

紅衣姑娘冷冷道：「賭奸賭刁不賭賴，話講在前面，就要履行，不然你開什麼賭場，包贏不輸吃人哪！」

這種刺心的話，泥人也聽不下去，小虎已發覺苗頭不太對了，果然，莊家惱火了，厲聲道：「輸錢給銀子，敢情妳這個臭娘們來找事啊！也不打聽打聽這裡是誰的一畝三分地。」

紅衣姑娘毫不退讓的回話過去：「早就打聽了，今天就是皇帝祖宗也得拿銀子，不拿銀子統統給姑奶奶滾！」

「幹你娘，給我上，打！」莊家一聲怒吼，賭場裡的保鏢全都圍了上來，有的拿刀，有的拿棍，還有拿板櫈的，嚇得滿場賭友大呼小叫，紛紛奪門而出。

小虎更是緊張了，這樣開打，豈不要出人命。把這娘兒打死了，自己豈不落了空，無法回去交代。

就在衆保鏢向紅衣姑娘刀棍齊下，吆喝圍攻當兒，小虎拔出暗藏的匕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刀就向一個保鏢的屁股上扎去。

在一聲痛叫聲中，小虎還眞狠，又向另外一個屁股扎去。他人個子矮小，在亂軍陣中，又扎向第三個屁股。

這個屁股特別大，被小虎一扎，大聲一叫，回頭一看是小虎，厲吼道：「原來是你這個小鬼，找死！」

一脚反踹過來。這第三刀因爲屁股大，小虎特別加把力，用力拔刀竟沒來得拔出來，想閃避已來不及，被踹得連刀帶人倒飛出去，彭地一聲，撞在枱脚上，撞得小虎天昏地暗，眼冒金星。

他拚命爬起來，抬頭已見莊家神色猙獰，像狗熊一般撲過來，慌忙就地一滾，鑽到另外一張枱子底下。

在這種打羣仗的場合，人小就佔了靈巧的便宜，莊家負傷連翻二張桌子，始終抓不到像泥鰍一樣的小虎。

而小虎在桌子底下，七鑽八鑽，抬頭一看，却已看不到紅衣姑娘，只見人像潮水一樣地向門口湧去。

「他奶奶的，打架的跑了，拏我來墊底，閃(溜)哪！」

小虎眼睛四下溜一溜，滾到窗戶邊上，雙手一搭窗沿就翻了出去。急急跑過二條街，頭腦被夜風一吹，才冷靜下來，覺得臉上疼痛，背也痛，那一跤摔得不輕。

一次賭場之旅，不但沒吃晚飯，肚子餓得嘰嘰叫，而且連「花裡嬌」也不知去向，反而挑了馬蜂窩，惹上了賭場的保鏢，眞是所爲何來？

想起龍門客棧裡的三個同伴又不知怎麼樣了，小虎決定先回客棧再定下步打算。

* * *

回到龍門客棧後院的房間，三小蜂擁地迎上來。

三八花首先喳喳呼呼起來：「啊呀，小虎哥，你怎麼搞得鼻青臉腫，滿身塵土？」

「老大，你受傷了沒有？」呆瓜更是吃驚關心。

「小虎，碰上了什麼事？」大牛也搶着問。

「我沒事。」小虎心中只有苦笑：「呆瓜，先去叫碗牛肉麵來煞煞飢荒，我還沒吃晚飯哩。餓扁了。」

呆瓜應了一聲，匆匆跑出去。

「三八花？踩到什麼綫索沒有？」小虎急着想知道些情況。

「我有好消息。」大牛搶先說。

「我也有好消息。」三八花不甘落後。

小虎又擺出帮主的身份，揮揮手道：「不要吵不要吵，一個一個報告，三八花，妳先說。」

三八花說話像連珠炮，把聚英客棧查到綫索的經過，說得天花亂墜，英雄無比。

等三八花說完，大牛跟着說道：「我看到一個婆娘，長得花不溜丟的，一身紅衣服，像煞傳說中的『花裡嬌』。」

小虎一驚，道：「那你有沒有盯住她？」

「不用盯，她就住在這個客棧的東院裡。不過人出去了，不知道回來了沒有。」

二份報告，加上自己的經歷，小虎仔細一分析，不由愣了。這怎麼可能？一條有軌跡可循的綫索，怎麼會變成三條亂七八糟的綫索？

六輛騾車在聚英客棧，但僱車却是男的。

自己賭場裡碰到個紅衣姑娘，身上也有錢豐銀號的票子，却沒有騾車！

還有大牛看到的那個女的。

三條綫索每一條都破綻百出，那一條是正確的呢？

原來認爲「花裡嬌」的嫌疑最重，難道是錯了？

傷腦筋呀！這眞是傷腦筋，而且還不能說，說了一定會影響到大牛與三八花的心理。自己這個帮主老大的位子，不能讓他們覺得不可信任。

「老大，麪來了。」呆瓜帶着店小二提着籃子，送麪進來。

小虎一見店小二，心裡又有了點子，等小二把麪放在桌上，提着籃子轉身要走，一拍小二屁股道：「慢點。」

「小少爺，還有什麼吩咐？」店小二問。

小虎道：「這碗麪多少錢？」

「二十文。」

小虎對呆瓜道：「拿一兩銀子給小二。」

「幹嘛要拿一兩。」呆瓜腦袋雖有些呆，可是對錢銀出入看重得很：「我有零子兒。」

說着從腰包裡掏呀掏的。

「我叫你付一兩就一兩。」小虎瞪了呆瓜一眼，拿起筷子先吃牛肉麪，他實在是餓慌了。

呆瓜不能不聽小虎的，心不甘情不願地掏出一塊碎銀，在手中算了又算，才塞在小二手中，道：「你走運啦，回去燒三把香吧！」

店小二也弄得莫名奇妙，不過有銀子賺終是高興的，忙連聲道：「是，是，謝謝各位小少爺，小姑奶奶。」

唏哩嘩啦的吃麪聲倏然停住了，小虎邊吃邊道：「你也不必謝，我要向你打聽件事。」

「少爺請吩咐。」

「住在東跨院裡那個紅衣褲的娘兒，你知不知道？知道的話，先說來聽聽。」

小虎一心二用，說完又呼嚕嚕吃了起來。

「知道知道。」店小二說：「她三天前就來住店了，到現在還沒有走的意思，平日常出去！嗯，本地的寨主好像派人來探望過。我還聽……聽說她在等人……小的知道的都說了。」

「你還沒說她姓什麼名什麼？」小虎立刻提醒他。

店小二笑道：「這年頭住店的誰還會登記眞名字，所以小的也沒在意，不過本地寨主派來的人好像稱她紫姑娘。」

他奶奶的什麼紙姑娘，大牛心中大感失望，他本來以爲自己發現了大綫索，可以表現一下，豈知不是這麼回事。

小虎已揮揮手叫店小二下去，一碗麪吃完，他才摸摸肚子，掏出懷中二張銀票，交給大牛，道：「你看看，這是不是被搶的贓物？」

大牛看了看，道：「乖乖，五百五十兩，是那兒弄來的？」

小虎把賭場裡的經過說了一遍，呆瓜一看銀票，急急道：「我也看到過大牛家銀號的票子。」

「就在聚英客棧那個倔梁記車行騾車的房間裡，他有把小雨傘沉甸甸的，好像是鐵打的，我撐開那把雨傘，傘裡的紙上貼滿了大牛家的銀票，怕不有一二十張。」

小虎登時傻眼了，腦子像漿糊一般，亂七八糟。

只聽到大牛道：「我不知道這些銀票是不是被搶的，我家算是大字號，開出去的銀票連我老爸都沒數目，所以我也不敢確定。」

「眞傷腦筋，我看是一筆混帳，怎麼去查清楚。」三八花開始喳呼了。

小虎揮手止住三八花再說下去，道：「別亂，綫索不是沒有，不過是剛開始，來，聽我歸納一下。」

三小都靜了下來，看看小虎，聽聽他有什麼意見？

「最主要的咱們還是要找到『花裡嬌』，現在大家踩到的綫索，有關無關還不知道，不過既然覺得有嫌疑，也不妨盯一下，說不定瞎貓碰上死老鼠。不過查探『花裡嬌』是主綫，所以你們不能亂，查案最怕就是自亂陣脚。」

小虎說得頭頭是道，其實他自己心裡就亂得像麪攤上的痲花。

三八花又喳呼道：「小虎哥，現在該怎麼辦？」

「自然要複驗，把所有可疑的人物都清理清理，像清理垃圾一樣，沒用的丢，有用的留，不過這件工作該由我親自出馬。」

一聽小虎要親自出馬，大牛呆瓜三八花的興頭又提起來了。

小虎道：「大牛發現紅衣婆娘，既然三天前就來住店了，應該是沒有嫌疑了。」

三小都點點頭，表示同意。因爲搶案是前天發生的，時間上有了矛盾，等於有不在場的證明。

「不過，爲了表示鄭重起見，我還是要親自去看看。」小虎說：「呆瓜，你仍舊跟三八花去趟聚英客棧，塞點銀子給店小二，打聽出那傢伙的姓名，叫小二看到什麼動靜，隨時來報。」

「好，我這就去。」呆瓜興沖沖地拉着三八花就走。

走到門口倏又停步回頭問：「老大，要給店小二多少？」

小虎笑道：「你不要光計較銀子，出手大方些，別忘記要人家給你跑腿呀！爲小失大化不來。」

「好吧！」呆瓜這才出門而去，只聽得三八花一路走，一路喳呼：「死相，放開我手嘛，抓得這麼緊幹嘛，想趁機揩油呀，門兒都沒有。」

小虎大牛不禁哈哈大笑。

「把那二張銀票給我，我去東跨院眇那個婆娘去。」

大牛一看小虎要走，忙道：「我呢？」

「你仍舊插你的樁，反正我仍在客棧裡，有什麼事去叫我一下就行了，說不定我去看一下就回來。無聊就練練功。」

小虎說完，走出房間，向東邊跨院走去。

東跨院有三間客舍，二間沒有點燈，中間的那間有燈火，小虎就輕提脚步，掩近窗戶，像江湖人物一般用手指蘸口水，戳破紙窗，向裡偷窺。

房裡的女人正在洗澡，全身赤裸濕淋淋地從木桶裡爬出來。

眞衰！怎麼無巧不巧在洗澡，怪不得跟着下注也會輸，弄了二張空頭票子，連帶鼻青臉腫地回來，她奶奶的掃巴星。

小虎急忙閉起眼睛，心裡嘰哩咕嚕地駡着，正想離開，不由再看一眼。這一看，一顆心不禁狂跳，幾乎叫了出來。原來房裏這個紫衣姑娘正是他在賭場中碰上的紅衣姑娘。

現在問題又複雜了。依據店小二的話，對方並不是「花裡嬌」，三天前住店，自然也不是搶匪，那麼對方那麼多「錢豐銀號」的票子是那裡來的呢？

這些票子是存銀子的呢？還是搶來的贓銀呢？

小虎覺得仍有查一查的必要。正在盤算怎麼進門見面，第一句話說什麼？窗戶倏然打開，一桶洗澡水夾頭夾腦地潑出來，潑得小虎像是落湯鷄。

冷不防備之下，小虎大叫一聲跳開。房中的紫衣姑娘一驚之下大怒，叱道：「誰在偷看我洗澡？」那隻洗澡木桶從窗戶裡跟着摔了出來。

小虎急忙閃開，急急叫道：「我什麼亦沒看到。」

紫衣姑娘這時站在窗邊注目一看，竟是賭場裡見過面的小鬼，而且淋了一身洗澡水，正在亂抖亂抹，不禁格格笑了起來。

「他奶奶的，妳給我記着，老子吃了妳的洗澡水，早晚要妳嚐嚐老子的洗脚水。」小虎心裡駡着，却不敢駡出口，因爲他還沒搞清楚心裡許多疑問，覺得關係搞砸了不好。唉！今天矮子做到底，委曲求全吧。

只見紫衣姑娘好不容易把笑聲止住，道：「小鬼，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裡？找來幹嘛？」

小虎氣唬唬地道：「妳還好意思問，在賭場裡我怕妳雙拳難敵四手，帮妳揍倒了三個，妳居然一聲招呼也不打，溜得無踪無影，害我在那邊打亂架，要不是因爲我武功高强，恐怕早已上西天去見玉皇大帝訴寃哩！」

「原來是這樣，嘻嘻，還是個小恩人哩，來坐來坐。」紫姑娘移步打開門戶。

「這還差不多！」小虎氣鼓鼓地走進屋裡，大剌剌地坐落。但身上濕得難過，拚命地擰水。

在燈火下，紫姑娘才看清楚小虎的臉上青一塊，紅一塊，不禁驚呼道：「啊呀，你果然傷得不輕嘛，小兄弟，要不要緊？」

「打架難免會傷點油皮，眞要我受傷，還不太容易哩。」小虎吹牛從來不打草稿：「老實說，憑那些毛人，怎麼傷得了我，我只傷他們三個人，嘿，算他們走運，該上土地廟燒三把香啦！」

紫姑娘看小虎人五人六的模樣，笑得幾乎跌倒，腰枝亂扭，道：「這麼說，你還是一位武功高强的小俠士哩！」

「那可不！」小虎更抖了：「四龍幫的名號可不是紙糊的，咱家就是四龍幫幫主金龍黃小虎。」

「四龍幫？」紫姑娘一怔。

「不錯，四龍幫人雖不多，只有四位，但不是吹的，柴家堡大審拍花黨，現在到紅岩寨秘訪『花裏嬌』……」

小虎吹到這裏，倏覺吹漏了底，忙打住改口道：「今晚我來是找妳算賬的。」

紫姑娘又是一怔，笑道：「算甚麼賬？」

「妳甭裝蒜，我說的當然是賭場裏的那筆賬。」

「噢——我懂了。」紫姑娘笑着，從腰際荷包裏取出一張銀票放在桌上推到小虎面前，道：「你幫我在賭場裏打了一架，這點就算是我的心意，你收下。」

銀票上的數目是二千兩，小虎眇了一眼，冷冷一笑道：「妳也不必做空頭人情了，這張妳收回去，還有二張我也一併還妳。」

從懷中掏出賭場裏收下的二張五百五十兩銀票，一併放在桌上推了回去。

紫姑娘笑道：「幹嘛，銀子太多扎手啊？」

小虎道：「空頭爛票子，妳送得再多也沒有用啊！提不到銀子誰要？」

「這是甚麼話嘛？」紫姑娘一怔。

小虎哈哈一笑道：「我說的可不是唐伯虎的古『畫』，妳難道不知道江夏府前天出了大搶案，錢豐銀號被劫一空，還死了二個人，銀號都倒了，拿這些爛票子有甚麼用。」

紫姑娘愣然發楞半天，倏然一拍桌子道：「好啊，敢騙我姑奶奶，敢情是王八吃了秤錘不想活了。」

一看對方發火，小虎心中可眞冒火了，也一拍桌子道：「我騙妳個屁……」

正要往下開駡，紫姑娘搖搖手道：「我不是說你。」

小虎一怔，道：「那是說誰？」

「跟你說也說不清楚，反正不關你的事……」

小虎說：「誰說不關我的事，否則我吃飽了瘋啦，還來吃妳的洗澡水。」

想到這件事，紫姑娘破顏一笑，道：「你到底要想幹甚麼？」

小虎心想把話攤開來講也好，遂笑道：「銀號被搶，銀票在妳手上，妳總得說說妳是誰？做個交代吧！」

紫姑娘笑道：「官府查案哪？」

「差不多。」小虎正經八百地說：「不過我總算幫妳打過一架，咱們是好來好去，妳交代完了，我拔腿走人。」

紫姑娘想了一想道：「好，告訴你也無妨，剛才你不是在講古嗎？」

「我那有講古？」小虎摸不着頭。

「甚麼柴家庄大審拍花黨，紅岩寨秘訪『花裏嬌』呀！」

小虎幾乎氣破肚皮，道：「這不是講古，這是我眞實的經歷。妳到底要不要回答我的問題？」

「我不是正在回答你問題嗎！」紫姑娘道：「我就是『花裏嬌』花大姐手下十二金釵之一，排行第五的紫玉釵。」

小虎不禁一呆！

花裏嬌找不到，找到紫玉釵也算是找對了頭，現在女土匪就在眼前，下一步棋不知道該怎麼走。

只見紫玉釵繼續問道：「小兄弟，聽你的口氣，似乎是在找搶匪，那找我花大姐幹嘛？莫非你懷疑我家大姐下的手？」

（未完．三）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少年英雄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阿郎被悟悲盤問，說謊未找到前因，悟悲亦不揭穿，拿起龍頭禪杖兜頭便掃，將他們四人困在地窖機關內。阿郎等人在地窖內，發現躺着白骨森森的骷髏骨架，見到一個垂死的活女子，才知道是悟悲擄來的女子在此行樂，在地窖裏阿郎發動人手挖土，到達地窖外面的範圍，似乎另外又有一洞，原來是悟非老禪師被困在裏面，悟非才是少林繼承掌門，被悟悲竊位陷害，由悟非傳授大悲掌三招，然後破土出困，找悟悲討伐其罪，悟非因違例傳授大悲掌不願繼位，將掌門位讓給悟淨。阿郎協助少林清理門戶後，抓悟悲追查藏寶圖……

羞怒變仇焰　殺神偷懲淫

兩名樵夫早已嚇跑，手下二人則名正言順的當上了茶僮。

約莫過了半個多時辰，四大金剛嘻嘻哈哈的從山上行了下來。

只聽皮蛋說道：「前面有個茶棚，咱們去喝口茶吧？」

大笨牛道：「喝茶多沒味道，是酒就好了。」

多多道：「先喝口茶解解渴嘛，進城再喝酒。」

阿郎頷首稱善，四人邊走邊說，邁步走進茶棚去。

神偷丁炎山沙啞着嗓門，趨前學賣茶老丈的口吻道：「四位貴客請坐，請問是要喝龍井？香片、烏龍、還是鐵觀音？」

張小仙沒有忘記他自己尊貴的教主身份，落坐之後才慢吞吞的說道：「挑最貴最香的往上端就是，最好是金茶銀茶。」

大笨牛補充說道：「最好是有酒味的茶。」

神偷丁炎山笑容可掬的道：「也有銀茶金茶，帶酒味的茶倒是有，請稍待。」

水是滾的，茶葉是現成的，丁炎山退回爐旁，父子倆小心沖沏。

少林寺的那一幕，大笨牛至今仍念念不忘，道：「奶奶的，當少林寺的掌門人眞過癮，鳴鐘二十一響，擊鼓二十一通，焚香誦經，全寺膜拜，多威風，多派頭，老大，要是我大笨牛，絕不辭職，就幹上了。」

多多嬌笑說道：「大笨牛，你不要忘記，當和尚是不能喝酒吃肉的，你受得了嗎？」

大笨牛道：「我不喝酒吃肉，可以吃『素鷄』，喝『酉水』呀，高高在上，誰也管不了。」

皮蛋嘲笑道：「你呀，少妙想天開，一旦喝醉酒，被人將龍頭禪杖奪去，你準會死翹翹！」

張小仙好大的口氣，一本正經的道：「你們懂個屁，男兒志在四方，白吃教要南征北討打天下，豈可困在一個小小的少

林寺。」

多多道：「是呀，你們都當了和尚，我這個副教主孤掌難鳴，白吃教不拆夥才怪。」

語方出口，神偷丁炎山已提着一個大茶壺，端着四個茶碗走過來，還親自倒了四碗茶。

多多正渴着，端起來呷一口，道：「咦！這茶怎麼有個怪味道？」

神偷丁炎山指一指大笨牛，陪着笑臉道：「有酒香味，對不對？是這位爺挑選的特級酒香茶。」

大笨牛喝了一大口，咂一咂嘴唇，眉飛色舞的道：「嗯，還不錯，是有一點點酒香味。」

他那裏知道，這茶裏丁炎山早已下了毒，臨時添了半瓶白乾酒，故而有酒香之味，反而覺不出毒藥的味道來了。

正好對上了大笨牛的胃口，一碗接一碗的猛喝猛灌，阿郎、皮蛋亦開懷暢飲，只有多多覺得怪怪的，喝了半碗便喝不下去了，將半碗茶傾潑於地。

怪事！地上冒起一股青烟，黃土地立刻黑了一大塊。

有毒！多多、皮蛋、大笨牛俱皆臉色大變，傻了眼。

阿郎眼觀四路，見丁炎山父子正在爐邊竊竊私語，兩名手下均在三丈開外，命三人噤聲，小聲交代道：「毫無疑問，咱們上了賊船，吃了癟，要沉着，千萬不能慌張，假裝繼續喝茶。」

皮蛋擺下一張苦瓜臉，道：「人都快要死了，還要沉着，我恐怕辦不到。」

小仙臉一沉，道：「辦不到也要辦到，想活命就一定要沉着。」

大笨牛的臉色更難看：「慘啦，慘啦，這一下我是死定啦，媽的，在少林寺十來天沒喝酉水，想不到在茶棚裏卻喝到毒水。」

阿郎怒聲道：「大笨牛，你他媽的小聲點，驚動了他們死的更快，你喝的最多，快說有沒有感覺不對勁。」

大笨牛摸摸肚子，清清喉嚨，哭喪着臉道：「喉嚨辣辣的，肚子熱熱的，我看我一定會第一個完蛋。」

張小仙道：「放屁，你這話說了等於沒說，喝了熱茶，肚子當然熱熱的，裏面有酒，喉嚨辣也是正常現象，我是問你肚子會不會絞痛？」

大笨牛道：「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頭會不會感覺暈暈的？」

「一樣，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不管有沒有，現在就給我假裝中毒倒下去。」

「幹嘛中毒也要玩假的？」

「笨阿，咱們不暈倒，他們就不會採取行動，也查不出他們的底細來。」

「依我看，這幾個傢伙十九是老烏龜安排的。」

「不管是誰，臨死之前，一定要拉幾個墊棺材的。」

「好，那我就先『死』啦。」

脖子一歪，頭一垂，當眞趴了下來。

緊接着，多多、皮蛋、阿郎也相繼趴在桌子上，一動不動。

父子二人脫去外衣，又恢復了本來面目，丁火山第一個衝過來，撫弄着多多的秀髮道：「爹，錢家的這個二丫頭我要了，別殺她。」

神偷丁炎山卻不同意，道：「胡說，如果張小仙肯認祖歸宗，承認我這個爹，他就是你的親弟弟，多多有可能就是你的弟媳婦，不許亂來！」

這眞是大樑不正二樑歪，有其父必有其子，丁火山油嘴滑舌的道：「爹，你最好不要太天眞，當年你們四個人瞎胡攪，天曉得這個雜種的親爹是誰，何況他也並沒有承認是秋水寒的兒子呀。」

神偷丁炎山信心十足的道：「爲父的已調查的清清楚楚，錯不了，他的確是秋水寒的兒子。」

丁火山不以爲然，道：「可是，孩兒被他們刺字在前，爹又被他閹割在後，這口氣如何能嚥得下？」

神偷丁炎山有他自己的打算：「能夠收白吃教主，少林寺的榮譽掌門人做兒子，足以彌補一切。」

「果眞是如此，爹準備給他取什麼名字？」

「就叫丁燚山好了。」

「什麼？孩兒比你少一把火，他反而比你多一把火？」

「他的本事本來就比咱們父子大得多，當然應該多一把火。」

「爹，別想得太美，假如這小子不認你又當如何？」

「殺！爲父的絕不允許那三個老鬼撿了便宜去。」

「那就將他們弄醒吧？」

「且慢，這幾個小子扎手得很，先把他們綁起來再說。」

「對，綁起來好辦事，孩兒想先在大笨牛的臉上刺幾個字，左『烏龜』，右『王八』，讓這個兔崽子也嚐一嚐見不得人的苦楚，我這就去找繩子。」

大笨牛聞言大驚，暗道：「慘啦，慘啦，王八烏龜刺上臉，我這一輩子就完啦，再也不要想討老婆。」

偷偷睜開一隻眼，見神偷丁炎山及兩名手下，就圍立四週，丁火山則逕去屋裏找繩子去了，而阿郎、多多、皮蛋則仍在裝昏，趴在桌子上一動也不敢動。

忽聽一名手下沉聲說道：「這四個雜種睡得很沉，好像毫無痛苦感覺，會不會是使詐？或者毒藥有問題？」

神偷丁炎山道：「這是『子午絕命散』，子時中毒，即刻發作，午時一到，便一命嗚呼，一點痛苦也沒有，他們此刻正在鬼門關前徘徊。除非及時服下解藥，否則絕對活不過六個時辰。」

張小仙聽在耳中，不免心兒打鼓，暗自運氣一週，並沒有任何異樣的感受，心說：「怪哉，快要死的人了，怎麼半點感應全無，難道——？」

一念未了，突聞有一個女子的聲音接口說道：「丁炎山，他們是在鬼門關前徘徊，你這個老小子則已經上了生死簿，進了鬼門關。」

話落人現，先是十二名銀劍使者，接見四名金劍使者，最後天魔轎也抬了過來，停在丁炎山面前丈許之外。

神偷丁炎山先是一驚，但很快便鎮靜

下來，抱拳為禮道：「啊，原來是天魔女，可是旅途口渴，也想來喝一碗茶？」

天魔女緩步出天魔轎，兩道冷電似的眸光逼視着丁炎山，語冷如冰的道：「本宮主不喝茶，是來收帳的。」

丁炎山一楞，說道：「收帳、收什麼帳？」

「收洛陽古宅的那一筆風流帳。」

「老夫聽不懂芳駕在說什麼。」

「你敢說，那一塲骯髒的賭局，沒有你？」

「本來就沒有。」

「那你憑什麼要認阿郎做兒子？」

「他是丁某曾經玩過的一個女人生下的。」

「是誰？」

「老夫已不記得她的姓名了。」

「是秋水寒，你不敢說，對不對？」

「這——」

「別這個那個，我告訴你，阿郎是秋水寒的兒子，你想認他，就足以證明你是那四個色魔、惡棍當中的一個。」

「哼，是又怎麼樣？」

「本宮主要取你項上的人頭。」

「天魔女，妳憑什麼多管閒事？」

「憑我是秋水寒的閨中好友。」

「只怕妳沒有這個本事。」

「本宮主有沒有這個本事，很快立見分曉。」

「天魔女，妳——」

「給我拿下！」

「是，宮主！」

天魔女不再多言，四名金劍使者，十二名銀劍使者應聲而出，十六支寶劍交織成一道懾人魂魄的網，分從四面八方罩向神偷丁炎山等三人。

「恰查某，妳少發潑使辣，陪老子上床睡覺還差不多。」

一名手下不乾不淨，命在旦夕還不忘記豆腐，逞强的結果死的更快更慘，長劍才拔出來一半不到，便被玉羅剎冷霜霜斬斷手腕。

禍不單行，鬼見愁徐雪梅已接踵而到，慘嗥聲中，卒告一劍穿心而亡。

另一名手下也好不到那裏去，拔刀欲戰，事與願違，自己不曾遞出一招半式，卻連挨了三劍，當塲倒臥血泊中嗚呼哀哉了。

神偷丁炎山算是最幸運的一個，被生擒活捉。

奇怪，他杵在原地，宛如泥塑木雕，根本不曾有反抗的意圖。

玉羅剎冷霜霜看得一呆，道：「宮主，這個老色鬼好像中邪了，怎麼——」

話未完，白吃教主弔小仙霍地一躍而起，接口說道：「冷爽爽，妳攪錯啦，不是中邪，是被我抽冷子點了他的痲穴。」

阿郎有給人改名字的習慣，冷霜霜在他的口中變成了冷爽爽。

多多、皮蛋、大笨牛也相繼站起來。

皮蛋揉一揉雙眼，咬一咬嘴唇，道：「我們沒有死？」

多多道：「當然沒有死，死了就不會站在這兒了。」

天魔女怔怔的望着四人，道：「你們明明服下了丁炎山的『子午絕命散』，怎會沒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大笨牛上前一把抓住了丁炎山的鬍子，厲聲喝問道：「老猴，說，我們是不是服下了你的『子午絕命散』？」

神偷丁炎山牙關緊咬，一言不發。

皮蛋道：「拔掉他的鬍子！」

大笨牛道：「這是個好主意！」

腕上使力，猛一扯，一把六七寸長的鬍子連皮帶肉拔下來，丁炎山的下巴登時光禿禿的，只見血流如注。

皮蛋恨他下毒害人，手下也毫不留情，抓住丁炎山的一隻耳朵，道：「老傢伙，你再不開口放屁，休怪白吃教要醃你的耳朵吃。」

神偷丁炎山終於開了口，道：「沒錯，你們是服下了『子午絕命散』！」

多多奇道：「那我們怎麼會全無感覺的？」

丁炎山吐字如刀：「不是不死，時辰未到！」

阿郎冷哼一聲：「可有解藥？」

丁炎山只吐出來兩個字：「沒有！」

弔小仙使一個眼色，皮蛋硬生生的將丁炎山的一隻耳朵撕下來，再追問一句：「有沒有？」

撕耳之痛，痛徹心脾，丁炎山㗅牙咧嘴的道：「兒呀，你好狠毒的心腸，想要解藥不難，但你必須要將為父的先放開才行。」

一句兒呀，惹惱了弔小仙，手起掌落，給了丁炎山兩個嘴巴子，打落了三顆牙，破口大罵，道：「呸！你混蛋加八級，王八戴帽子，誰是你兒子，我還是你爹爹呢。」

天魔女慈祥可親的道：「孩子，別跟他嘔氣，搜他的身！」

大笨牛動作好快，探手入懷，一陣摸索，果然在丁炎山的懷裏搜出一個羊脂小瓶來，瓶內裝着十幾顆碧綠色的小藥丸。

天魔女無限關懷的道：「快，你們趕快把解藥服下去，遲了恐怕效果就會打折扣。」

大笨牛打開瓶塞，多多、皮蛋都攏過來，準備服解藥，弔小仙忽然伸手阻止道：「慢着！」

「老大，」大笨牛困惑不解的道：「你想謀害我們啦？」

阿郎正經八百的道：「我認為我們根本沒有中毒。」

天魔女疑雲滿面的，說道：「這怎麼可能，毒是老偷兒親手所下，茶你們都喝了——」

弔小仙頭頭是道的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我懷疑在少林寺服用的火龍蕈、靈石菇有解毒的作用，不然我們不可能如此幸運。」

天魔女關切的說：「但願如此，且先將解藥收起來，以防不測。」

阿郎習慣性的用右手食指擦一下鼻子，道：「秋阿姨，這個老小子就是當年强暴秋水寒的四人之一，本教主鞠躬下台，該秋阿姨走馬上任動刀子了。」

天魔宮主臉色沉重的道：「阿郎，你不反對阿姨殺掉這一頭狼？」

張小仙不假思索的道：「萬惡淫為首，殺！」

「阿姨在想，如果丁炎山當眞是你親生的爹，你不會恨我吧？」

「這是不可能的事，殺！殺！殺！」

天魔女道：「阿姨是說，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殺！殺！殺！」

一提到阿郎可能有一個骯髒齷齪的身世，他就氣冲斗牛，殺氣冲天，一連吼了三聲殺。

天魔女聞言心下稍稍一寬，道：「孩子，有你這一句話阿姨就放心了。」

前進三步，往丁炎山的面前一站，立又換了一副兇神惡煞般的面孔，咬牙切齒的道：「丁炎山，你惡貫滿盈，罪與天齊，今天非死不可，想要痛快，就實話實說，否則，本宮主將會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你。」

丁炎山耳斷鬚落，面如死灰，一句話也沒有說。

天魔女的聲音冷得像北極的冰：「本宮主的問題很簡單，只有一句話，另外那三個色魔是誰？」

神偷丁炎山不答反問道：「老夫正想請教，妳又是誰，為何要替秋水寒出頭露面。」

話至此處，凝目而視，陡然發現好生眼熟，不禁脫口驚呼道：「妳——妳——妳原來就是秋水寒本人？」

天魔女遲疑一下，很用力的說：「你沒有看走眼，今日的天魔宮主，就是當年的秋水寒……」

此話一出，多多、皮蛋、大笨牛俱皆為之目瞪口呆。

阿郎的反應更是强烈，心頭彷若驟遭電殛，呆呆地杵在原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假如，事實上如他們所言。

那麼，秋水寒豈不就是他在生身的親娘！

神偷丁炎山，看來也有可能是他生身的親爹！」

阿郎腦子裏一片渾沌，只有：

仇焰！

恨火！

憤慨！

羞怒！

充塞他整個心田！

無疑，這是一齣人間慘劇。

而這慘劇，剛剛才開始，並非結束。

只聽神偷丁炎山陰陽怪氣的道：「水寒，木已成舟，米已成飯，孩子都這麼大了，妳又何必再耿耿於懷，老夫妻室早亡，正可全家大團圓——」

「住口！」

「住口！」

兩聲怒吼，兩條人影，弔小仙一巴掌又打落丁炎山的四顆牙，天魔女秋水寒更厲害，命人將神偷的上衣撕破，取過一把劍來，在他的胸前劃了一個十字。

秋水寒下令道：「去拿一把鹽來！」

阿郎道：「我去找。」

衝進茶棚屋內，丁火山早已逃之夭夭，無意中却發現了剛剛甦醒過來的賣茶老夫婦，討了一碗鹽，返回原處，立刻在丁炎山的胸前撒了一把。

大笨牛也來插了一脚，搓一搓，揉一揉，惡狠狠的道：「老猴，滋味不錯吧，看你下一次還敢不敢亂下毒害人！」

天魔女秋水寒道：「說，另外三個無恥惡棍是什麼人？」

胸前開花，又撒上鹽，復經大笨牛一陣搓揉，其痛楚非筆墨所能形容，只見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咬斷了好幾顆牙，滿口都是血，狼狽已極，可就是不肯開口說話。

天魔女怒極而吼道：「給我卸下他的一條胳膊來！」

玉羅剎冷霜霜挺身而出，金光暴閃，血如噴泉，但聞「咔嚓！」一聲，骨碎肉裂，一條左臂已應聲而落，痛得丁炎山當塲暈過去。

「潑水！」

徐雪梅提來一桶水，當頭澆下，丁炎山很快便醒過來，秋水寒恨聲說道：「你到底說不說？」

由於失血過多，丁炎山的頭腦已不甚清楚，有氣無力的道：「人說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妳我曾三度春風，妳秋水寒竟薄情至此，除非答應老夫一個條件，不然就休想得知那三個老鬼的名和姓。」

秋水寒勃然大怒道：「你死到臨頭，沒有資格談條件。」

「老夫只要求妳留一條活命。」

「作夢，只有快死慢死，沒有活命可留。」

「那丁某便無話可說，但求一死！」

「好，本宮主成全你，叫你一劍一劍慢慢的死。」

說是一劍一劍慢慢死，實則秋水寒盛怒之下，速度極快，先砍下他的一條右臂，又斬斷他的兩隻脚，接着劍出如梭，剎那間便是數十個來回，神偷丁炎山的胸前觸目皆是血窟窿，變成一個大馬蜂窩。

人也早已魂歸離恨天，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而天魔宮主秋水寒，與白吃教主弔小仙，也由於情緒過於激動，未及多言，便告分道而去。

× × ×

登封縣城。

北門外的一道雪白粉壁前，有一個身穿一襲長衫，頭髮長約七八寸，全部覆蓋在臉上，使人看不清楚他的長相如何，但覺臉龐遍是油垢，全身充滿落魄模樣，還散發着濃濃的酒氣汗臭味的中年人，左手拎着一桶紅色的油漆，右手拿着一把刷子，正在粉壁上寫字。

說的更具體一點，應該說是他正在題詩。

明知多情空餘恨
騙舟偏向恨海行
猶憶昨夜飄香夢
今朝恐作他人婦

詩意悽戚悲涼，筆力蒼勁有力，再配合上此人的落魄模樣，更加顯現出是一位失意的讀書人。

落魄讀書人朗讀一遍，才待轉身離去，白吃教的四大金剛正巧從他身旁經過，情不自禁的停下來。

皮蛋首先說道：「雪白的粉壁，幹嘛亂塗鴉，眞是沒有公德心。」

大笨牛道：「這是製造髒亂，官府看到會罰銀子的。」

多多道：「這首打油詩倒寫的蠻好的，人家可能是在故意展露才華。」

阿郎與衆不同，直接趣前詢問道：「閣下題詩的目的究竟何在？」

落魄書生的答覆很簡單：「找人。」

張小仙呆了一下，道：「眞鮮啊？用題詩來找人！」

「是的，用題詩來找人！」

「找什麼人。」

「我的情人。」

「你的情人是誰。」

「一位多情的女子。」

「笨啊，一個大男人的情人，當然是母的，還用得到你來說，本敎主是請敎她的芳名，想幫幫你的忙。」

「說不得，說不得！」

大笨牛忽然插嘴道：「我明白啦，一定是姘上了有錢人家的千金小姐，怕被她的家人打斷腿，所以不敢聲張！」

落魄書生怒目而視，未置一詞。

張小仙道：「你可知她現在何處？」

「就是因爲不知道，才會四處題詩尋人。」

「難道她沒有家。」

「早已離家出走。」

「難啊，難啊，你這一首詩，既未題名，亦未落款，她怎麼曉得你在找她！」

「只要她看到這一首詩，就一定知道是我在找她。」

「有這麼玄。」

「然也，然也。」

說到這裏，落魄書生便自放步離去。

張小仙伸手一攔，將多多、皮蛋、大笨牛主動的介紹給他，並且自我吹噓道：「在下張小仙，又名阿郎，是白吃敎選舉產生的敎主，也是少林寺的榮譽掌門人，看閣下瘋瘋顚顚的，頗合本敎主胃口，不知朋友如何稱呼？」

落魄書生略一沉吟，唸唸有詞的道：「曾經滄海難爲水，落魄江湖失意人，你就叫我失意人吧。」

言畢，帶着六七分醉意，拖着沉重的步伐，踉蹌而去。

多多忽有所悟，道：「我想起來了，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情痴！」

阿郎一怔道：「情痴，可知他是何方神聖。」

多多道：「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來歷，也無人曉得他的身世背景，十天有九天醉，一個月有半個月瘋，成天到處遊蕩，在尋找他的愛人。」

大笨牛感動的直流眼淚，又用上了他的口頭禪：「好可憐啊，也好偉大啊，要是我的嬌嬌也這樣痴痴的尋我，我可能會脫離白吃敎，去故鄉抱老婆。」

咚！阿郎給了他一個爆栗子，啐道：「抱你的頭，走，咱們找個叫化子去。」

皮蛋道：「找叫化子做什麼？」

小仙道：「這個情痴給我帶來靈感，我也想要尋人。」

多多道：「你要找誰。」

阿郎道：「找另外三個强暴秋阿姨的色狼，以及奪去藏寶圖的魔頭。」

大笨牛道：「老大，我們不是一直在找嗎？」

張小仙道：「這樣找太累，想換個方法，讓他們主動的來找咱們。」

皮蛋道：「有這麼美的事。」

阿郎道：「當然有。」

大笨牛道：「我怎麼會沒有想到。」

阿郎說道：「你想到的就可以當敎主啦。」

多多道：「那咱們幹嘛還要去找要飯的。」

小仙道：「找他們拉皮條。」

皮蛋越聽越糊塗：「這種事也要人拉皮條，又不是誘拐良家婦女！」

阿郎故作神秘狀，不肯明言，進得城來，不久便找到一個要飯的乞丐，開門見山的道：「朋友可是丐幫的人？」

乞丐洋洋得意的道：「普天之下的乞丐，沒有一個不歸丐幫管。」

「你屬於那個單位？」

「登封分舵。」

小仙道：「你們幫主八臂神猿司徒雷在那裏。」

「聽說正在來登封分舵巡視途中。」

「好，去告訴司徒幫主，叫他到『百香樓』見我」

「請問這位小兄弟是——？」

「白吃敎主張小仙。」

「哦，原來是名震武林，赫赫有名的張敎主，失敬，失敬！」

一聽到「白吃敎」三字，乞丐馬上顯出一副虔敬恭謹的神情，然而，多多仍然不盡滿意，在鷄蛋裏挑骨頭：「你在丐幫是什麼身份？」

乞丐微微躬身，答道：「是普通的乞食丐。」

多多道：「看你的年齡不過三十來歲，身份又低，司徒幫主不但是你的長官，而且也是你的長輩，對不對？」

乞丐忙不迭的點頭，連應了兩聲：「對，對！」

「司徒幫主既是你的長輩，那麼，老蓋仙洪五爺就應該是祖輩囉？」

「那是自然，五爺爺是本幫的太上幫主。」

「如此，『張敎主』這三個字就不是你可以隨便叫的。」

「爲什麼？」

「因爲白吃敎主是你祖爺爺的拜把兄弟。」

「哦，那小的該叫——」

「叔祖公。」

「是，叔祖公？」

搖身一變，阿郎變成「公」字輩的人，甚覺新鮮有趣，聳聳雙肩，打趣道：「乖孩子，咱家沒聽清楚，再叫一遍吧。」

乞丐不敢怠慢，果然又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叔祖公！」

大笨牛聽得有點雙耳發癢，端起架子道：「俺是你叔祖公的朋友，怎麼也不開口問候一聲，哼，不懂禮貌。」

乞丐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輕視叔祖公的朋友，當即肅容滿面的也叫了大笨牛一聲：「叔祖公！」

「叔祖公！」

一不做，二不休，乞丐不待皮蛋開口討，亦主動叫出口。

輪到多多時，乞丐頗覺爲難，畏畏縮縮的道：「不知道是該叫妳叔祖婆呢？還是叔姑婆？」

多多挺直腰幹，裝作出一副大人模樣來：「算啦，算啦，祖婆姑婆都不好，都把人給叫老啦，我這裏你就馬馬虎虎別叫啦。」

乞丐轉對張小仙道：「叔祖公，若是我們幫主沒來登封分舵怎麼辦？」

阿郎不客氣的斥責道：「傻蛋，你不會跑一趟鄭州總舵，也可以用飛鴿傳書，司徒賢侄一高興，說不定還會賞你一個大紅包哩。」

提到紅包，阿郎馬上想到，不能讓侄孫輩白叫叔祖公，當場掏出三十兩銀子來，當作見面禮，道：「拿去，三聲叔祖公，三十兩銀子，待遇也不錯啦，足夠你逍遙三天，去辦事吧。」

三聲叔祖公，三十兩銀子，待遇當然不錯，乞丐喜出望外，歡天喜地的如飛而去。

四大金剛則就近走進一家皮貨店去，買了四張一尺見方的熟羊皮，命皮蛋、大笨牛綁在脚上。

大笨牛一臉疑惑的道：「老大，這是幹什麼？折騰人？」

阿郎道：「笨啊，這是繪製藏寶圖的材料，要賣錢呀。」

皮蛋也不懂，道：「賣錢就賣錢，綁在脚上做什麼？」

小仙罵道：「哼，你也不聰明，藏寶圖已十分陳舊，新羊皮能騙得了誰，你們給我聽清楚，越髒越臭的地方越好，最好專門去泡臭水溝，踩臭狗屎，還要注意隨時變換位置，免得新舊不平均。」

皮蛋道：「繪製藏寶圖，有兩份就夠了，一份賣給雷天宇，一份賣給阿巴達，用不到那麼多張！」

多多嬌笑道：「說你憨呆，你眞憨呆，咱們要一物二賣，三賣四賣，甚至十賣八賣，當然要多準備幾份，這叫做多多益善，有備無患。」

阿郎聞言大笑，摟住多多脖子親了一下面頰，道：「還是多多聰明，不愧爲是白吃敎的副敎主，鼎鼎大名的千面女郎，看來敎主夫人的這個位子將來也一定非妳莫屬。」

直羞得多多滿臉通紅，掙脫張小仙，跑到一邊去。

但，心扉深處却是甜甜的，恨不得小仙再多說幾遍。

這就是女人，欲說還羞，欲受還推。

大笨牛口沒遮攔的道：「多多，別口是心非假惺惺，將來你們還要上床『那個那個』呢，害什麼臊嘛。」

多多不禁惱羞成怒道：「死大笨牛，臭大笨牛，小心我打爛你的嘴。」

說打眞打，就在大街之上，當眞追逐打鬧起來。

× × ×

石香樓。

晚膳時分。

生意不惡，約莫上了八成的座。

白吃敎主張小仙正在櫃台前詢問掌櫃的：「一位身穿紅色袈裟的老和尚可曾來過！」

掌櫃的毫不考慮的道：「有，上午曾來過。」

阿郎道：「人呢？」

掌櫃的道：「吃了一頓飯就走了。」

多多道：「這個老烏龜好大胆，竟敢不假外出。」

阿郎想了想，道：「點了痴呆穴，只是喪失意志，並未失去思想，他可能是溜了，也可能是臨時發生了什麼事情。」

皮蛋道：「縱虎容易擒虎難，老烏龜這一去，再想擒住他可就難了。」

小仙道：「不難，我有辦法叫他自己送上門來。」

多多道：「小仙，你又有什麼錦囊妙計？」

阿郎道：「別急，等司徒幫主到時自會明白。」

上一次大笨牛在櫃台上撒了一泡尿，掌櫃的便淨賺白銀一百兩，似乎賺上了癮，道：「小兄弟，要不要再賭一次？」

大笨牛道：「好啊，不過要換人，方法也要換。」

「換什麼人？」

「換女人？」

「方法如何？」

「只要有人不怕羞，在櫃台上撒一泡尿，你付白銀千兩。」

「開玩笑，尿濕了本店的櫃台，該付銀子的是拉尿的人。」

「不對，人家是千金小姐，『一尿值千金』，想賺錢你可以找別人去賭。」

掌櫃的不幹，多多也終於明白大笨牛是在吃她的豆腐，臭罵一句：「骯髒鬼！」當先尋得一副座頭坐下來。

召來小二哥，多多交代：「辦一桌素席來。」

大笨牛一聽要吃素可急了，急聲道：「不不不，要吃葷，鷄鴨魚肉統統來。」

多多嬌嗔道：「想吃葷嘴巴就放乾淨點，別忘了，我這個副敎主有權作主。」

大笨牛苦笑道：「好好好，只要有鷄鴨魚肉吃，一切好商量。小二，跟上次一樣，雙份。」

阿郎笑道：「雙份？你吃得了嗎？」

大笨牛道：「吃不了晚上再當宵夜吃，在少林寺吃了十來天的素，都快饞死了，非好好補一補不可。」

小二哥含笑退下，大魚大肉很快便端上桌，四個人大嘴吃肉，大口喝酒，狼吞虎嚥，風捲殘雲，眞好像八百年沒吃到肉喝到酒似的。

酒過八巡，肉已大飽，一眼見那個乞丐，領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百綻富貴衣，濃眉大眼，闊嘴隆鼻，年在五十開外，手裏拎着一根打狗棒的老乞丐走進百香樓，直趨桌前。

乞丐先恭謹有禮的開口說道：「叔祖公，這位就是我們司徒幫主。」

八臂神猿司徒雷忙環施一禮，正容說道：「司徒雷拜見四位師叔、師姑。」

張小仙眞還有幾分長輩的樣兒，大刺刺的道：「嗯，你來了，是什麼時候到登封的？」聲音故意拉得很長。

司徒雷躬身答說：「剛剛才到。」

「你師父，我那老哥哥老蓋仙還好吧？」

「托師叔的福，家師他老人家近來硬朗得很。」

「可知老哥哥目前在那裏逍遙？」

「正在鄭州總舵享福。」

「咦，司徒帮主，坐下來一起吃吧，站着多難看。」

「有四位師叔、師姑在，那有我司徒雷的位子。」

「這是什麼話，輩份歸輩份，吃喝歸吃喝，坐下來咱們好說話。」

「是，師叔！」

八臂神猿司徒雷對張小仙執禮甚恭，自己搬了一張椅子，小心翼翼的在阿郎一旁落坐。

多多對那乞丐道：「吃飯皇帝大，你也坐吧，站着也不會長高了。」

乞丐只是一個普通的乞食丐，輩份又低，那裏敢坐，經阿郎、司徒雷一再催促，才拘束不堪的坐在下首相陪，活像一個久經滄桑的受氣包、新媳婦。

司徒雷連敬大家三杯酒後道：「不知師叔喚司徒雷來有何見教？」

阿郎胸有成竹的道：「其實也沒有大不了的事啦，是想動員一下丐帮的人力，替我拉皮條。」

這是舊話重提，多多，皮蛋，大笨牛皆拉長耳朵，靜待下文，司徒雷同樣訝異不已的道：「拉什麼皮條？」

「只是想借你們的嘴巴造個謠。」

「造謠？造什麼謠？」

「說我是秋水寒的兒子，準備千里尋父，萬里認爹。」

大笨牛聽得一楞，道：「老大，你想通啦，要準備認爹？」

咚！一聲，阿郎給了他一個爆栗子，說道：「放屁，這只是一種手段，不然那三個色狼怎麼會自己送上門來，眞是死腦筋！」

將洛陽古宅的事告訴八臂神猿，司徒雷這才恍然大悟，道：「這的確是一條絕妙好計，爲了想認你這個傑出好兒子，十九會自投羅網。」

張小仙道：「另外你再撒一個謊，說天竺聖僧哈里巴有一份藏寶圖落在我張小仙的手裏了。」

司徒雷猶疑不決的道：「這恐怕不妥吧？」

「有何不妥？」

「我是怕懷璧招災，給師叔惹來殺身之禍。」

「哼，四大金剛，天下無敵，本教主就是招拆他們露出狐狸尾巴來，好奪回藏寶圖，爲風塵雙俠報仇。」

「好吧，司徒雷遵命就是。」

「你捉摸一下，這件事需要多久便可以傳遍整個武林？」

「很快，丐帮弟子遍佈天下，利用飛鴿傳書，三天就可以轟動江湖。」

「好，你去辦吧，本教主就在此歇上三天，三天以後再出發。」

八臂神猿司徒雷與那名乞丐一揖而別，四大金剛繼續吃喝，大笨牛與高采烈的說道：「好棒啊，咱們可以好好的享受三天。」

張小仙眼一瞪，道：「享受你的頭，咱們還有很多急事要辦。」

皮蛋道：「還有什麼事？」

阿郎道：「可多着哩，將羊皮弄舊，繪製藏寶圖，學迷踪步，練大悲掌，爲三天後再出發預作準備等等。」

大笨牛立刻皺起了眉頭，自怨自艾道：「慘啦，慘啦，這叫做遇人不淑，自尋煩惱。」

阿郎怒道：「媽的，少鬼叫，純粹是爲你們好，三天後一離開登封縣，必然危機四伏，天曉得會遇上多少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不先將功夫練好，有一天腦袋搬了家再哭就來不及啦！」

酒足飯飽，就在百香樓後面的客棧裏，選了一個四房一廳的小跨院住下來。

在張小仙的親自督促下，立即開始練功，先練迷踪步，再練大悲掌，順便將那四張羊皮也好好有計劃的踩踏一遍。

直至深更半夜，三星在頭時，方始歇手。

大笨牛抹了一把汗，道：「我的媽呀，現在總該可以休息了吧？」

小仙道：「還不行，你去找一個馬桶來，順便裝半桶臭水溝裏的水。」

大笨牛抗議道：「爲什麼不叫皮蛋去，這不公平。」

多多主持公道說：「誰叫你先發牢騷，活該。」

大笨牛一聽多多跟阿郎一鼻孔出氣，知道爭也沒用，只好認栽，改變話題道：「提一個馬桶來，咱們晚上可以撒尿，裝半桶臭水幹嘛？」

阿郎道：「叫你怎麼做就怎麼做，再嚕嗦就叫你提半桶屎尿回來。」

大笨牛果然不敢再爭，乖乖的找到一個馬桶，提回來半桶臭水溝裏的水。

阿郎命皮蛋、大笨牛將腳下的羊皮取下來，全部交給皮蛋，道：「皮蛋，現在該你上班了，將馬桶提到屋後去，先撒一泡尿，疴一堆屎，攪拌一下，然後再將羊皮泡進去。」

皮蛋愁眉苦臉的道：「製一張藏寶圖要這麼麻煩？」

張小仙道：「騙人家的銀子，自然要下一番工夫，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藏寶圖，必然五味雜陳，古舊不堪，在屎尿臭水裏泡一夜，才顯得逼眞。」

皮蛋道：「尿是有，疴不出屎來怎麼辦？」

大笨牛幸災樂禍道：「那就等拉出屎來時再下班。」

皮蛋無可奈何，只好提着馬桶到屋後去，阿郎、多多、大笨牛也隨即自回房睡覺去了。

翌日一大早，皮蛋、多多、大笨牛就被阿郎叫起來了，取出臭羊皮，不准洗，不准晒，濕漉漉的就縛在皮蛋，大笨牛的腳上，又開始練功。

從晨至暮，無休無止，工夫總算沒有白費。

迷踪步法已融會貫通，可以運用自如了。

大悲掌滾瓜爛熟，功力已更上一層樓了。

還利用時間，皮蛋、大笨牛也學會了打暗器的手法。

四張臭羊皮早已乾透，又被再度泡進馬桶裏去。

第三日，輪由多多將臭羊皮清洗乾淨，晒乾後發覺與雷天宇手中的眞品已一般無二，張小仙上街去買來釉彩和畫筆，就在屋子裏和多多開始製作起藏寶圖來。

皮蛋、大笨牛則仍留在院子裏苦練武功。

有一張草圖可供參考，阿郎，多多又都是聰明透頂的人，舉一反三，反覆推敲，沒多久，山山水水，草草木木的，便僞造出一大張藏寶圖來。

無血刀雷天宇的那一張藏寶圖上，上面有「蓋世」二字，右上角另有「日上柳梢頭」五個字，顯然是一首詩，可把兩個聰明人給難住了。

幾經研判，從「蓋世」二字的位置看，下面必定還有字，而且不外是：「蓋世無雙」、「蓋世無敵」、「蓋世武功」、或「蓋世神功」等，二人斟酌一番，一致同意用「蓋世神功」四字。

「日上柳梢頭」的這一首小詩更麻煩，照常情常理而言，必然與圖上的實景有關，並且還一定有暗示的作用，胡謅八扯，八成會露出馬腳來。

大笨牛見他二人搔耳弄腮，百思不解，從窗外探進半個頭來，自作聰明的，說道：「老大，日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如何？」

阿郎道：「鬼扯，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當然可以，日上柳梢頭就狗屁不通啦，況且必須要四句才行。」

皮蛋也過來湊熱鬧，道：「傷腦筋，那該怎麼辦？」

張小仙皺皺眉道：「只好瞎亂猜，用矇的。」

大笨牛又說道：「乾脆不要寫詩行不行？」

阿郎道：「不行，沒有詩就不像是藏寶圖，唬不住人，尤其是已經得到一份的人，根本釣不上鈎。」

多多忽然提高嗓門道：「小仙，我矇上一句來。」

阿郎道：「唸出來聽聽。」

「日上柳梢頭，汗水滾滾流。」

「什麼意思？」

「有太陽會流汗，爬山也會流汗，寶圖多一半在山裏面。」

「嗯，有道理，我也想出了第三句跟第四句。」

「快說出來呀。」

「欲圓發財夢，盡在此圖中。」

「不錯，尋寶的人當然是想發財，而寶藏的位置，自然是在藏寶圖中，棒極了，可謂天衣無縫，無懈可擊，就跟眞的一樣。」

大笨牛道：「管它眞的假的，只要能騙到銀子就成啦，老大，多做幾張，這年頭想發財的混蛋多得是，不騙白不騙。」

阿郎沒好氣的道：「此事山人自有打算，用不到你來雞婆，去練你們的功，等一下本教主要考試，不及格的人三個月不准吃肉。」

三個月不准吃肉，可是大事一件，皮蛋、大笨牛那還敢再放半個屁，趕緊退回院子裏練飛刀、霸王釘去了。

提起筆來，阿郎在四個角上寫下：日上柳梢頭，汗水滾滾流，欲圓發財夢，盡在此圖中的詩句，然後撕成四片，第一張圖便告完成。」

多多忽然想到一個問題，道：「上面有『蓋世神功』四字，下面沒有字不大好吧。」

張小仙沉吟一下，道：「算啦，不穿褲子更涼快，矇不好出了毛病多嘔。」

二人一起動手，不久又畫好兩張圖，撕成八片。

猛聽皮蛋在外面大聲嚷嚷道：「啊，是波羅門的番和尚，久違了，本教在此已候駕多日。」

阿郎展目望去，阿巴達、烏克拉等六個天竺和尚已踏進小跨院的門，急忙將藏寶圖等全部收起，僅僅留下一張在另一個口袋裏。

快步迎出門外，阿巴達已自搶先開口：「張教主別來無恙。」

張小仙皮笑肉不笑的道：「沒災，沒病，托福，托福！」

阿巴達道：「半月期限已到，藏寶圖該弄到手了吧？」

小仙心裏直發笑，暗說：「奶奶的，運氣來了城牆都擋不住，剛剛亂塗好鬼畫符，傻瓜蛋便送銀子來了。」

將僞造的藏寶圖交給阿巴達，才說道：「幸不辱命，好說歹說，我那位好朋友才忍痛割愛，掌門人看清楚了，別吃虧上當。」

阿巴達仔細的瞧了一會兒，眞假之間他根本無從分辨，只得問道：「只有四分之一？」

大笨牛脫口就說：「你想要幾張？只要有銀子，本教可以——」

他本想說「大量供應」，被阿郎以眸光先制止」，張小仙接口說道：「是的，另外的那四份之三，本教正在四處搜購，只要貴門有銀子，遲早都會湊齊的。」

烏克拉道：「希望張教主能有一個具體的承諾。」

阿郎道：「什麼樣的具體承諾？」

烏克拉道：「貴教一旦再得到其餘的藏寶圖，本門希望能享有優先承購權。」

張小仙拍一拍胸脯道：「老主顧了，沒有問題。」

阿巴達交出一萬四千兩銀子來道：「另外貧僧還恭喜張教主，賀喜張教主。」

「喜從何來？」

「張教主不僅當上了少林寺的榮譽掌門人，尚且學得少林絕技大悲掌，豈非可喜可賀？」

「那裏，榮譽掌門人徒具虛名，大悲掌也僅僅是學得一點皮毛而已，難登大雅之堂。」

「客氣了，張教主可還記得波羅門少林之行的目的。」

「好像是爲了大悲掌吧？」

「不錯，正是爲了大悲掌。」

「哦！」

「波羅門很想購買這種絕世神功，「哈雷西斯。阿巴達鄭重其事的道：「不知張教主意下如何？」

「只有三招，掌門人不嫌少？」

「無妨，有多少就先學多少。」

（未完・十）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老夫人主持會議，卞藥師分派任務，成立總舵，派出去兩撥人馬，一撥是上官靖；一撥是沈雪姑，另派在座高手作後援，沈雪姑是追踪鏢車，由地鼠門負責情報工作，從偵訊方面探到的鏢車，對方曾於五天前在盧李廟歇腳，由固始到了新蔡轉入汝南，進入一處大宅，沈雪姑跟踪到大宅偵查，發現只留鏢車，人去樓空，繼續搜索，發現幾個幪面黑衣人截擊，原來又是被迷失神智的田五常、智通、智光、暴本仁，智光被擒後被白衣聖教毒箭射斃，暴本仁走脫，只捉到田五常、智通，將他們解去迷失神智，問起萬松山莊被焚之事，一無所知……

神探子跟踪

「不！」田五常却持相反的意見，說道：「老四，你的意見雖然不錯，但據老夫的看法，萬松山莊失踪的人，比咱們早走了好多天，以他們所走的路綫來說，只怕早已到達目的地，他們的目的地不是鄭州，就是密縣，應該已經和碧落山莊撤退的賊人會合了，咱們如果只是跟踪，不動手的話，像暴本仁這樣的高手，截下來，就可以成為咱們的帮手，此時放過了，等到一旦動手之際，咱們就得分出一個高手去對付他，一來一往，就等於差上兩個人，所以老夫的意思，不如趁他們落車的時候，先截下來為是。」

柴崑道：「田前輩這顧慮也是對的，咱們能截下兩人，咱們這邊就加了兩個帮手，對方也相對的減少了兩名高手，而且咱們這一路的情況，因五人下落不明，賊黨就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了。」

天池釣叟笑笑，道：「既然你們覺得把這兩人截下來好，那就把他們截下來好了。」

迷失人得救

一行人邊走邊說，腳下依然絲毫不慢，二更不到，已經趕到大石橋，離許昌已不過六七里路。銀鼠突然伸手一攔，停下步來。

沈雪姑問道：「你是不是發現記號嗎？」

銀鼠點點頭道：「他們沒進許昌城，從這裏折而向西。」

李小雲道：「那就跟下去咯！」

銀鼠道：「黑鼠已經跟下去了，要咱們在這裏等他。」

話聲甫落，突聽路旁左首一片草叢間忽然響起「吱」「吱」兩聲地鼠的叫聲。

銀鼠忙道：「是黑鼠來了。」立即嘬口發出「吱」、「吱」兩聲鼠叫。

只見草叢中忽然冒出一個人來，那是一個黑衣人，他迅即趨上幾步，拱手道：「小弟見過二哥。」

銀鼠問道：「那兩人落脚何處。」

黑鼠道：「他們在湛澗不到的河神廟裏。」

沈雪姑急忙問道：「這兩人是何等模樣的人？」

黑鼠道：「這兩人都是高大個子，臉上好像戴着面具，神情冷漠，看不到一絲表情，在下跟了他們兩人，從沒聽他們交談過一句話。」

李小雲又問道：「河神廟離這裏遠不遠？」

黑鼠道：「約莫五里光景，那是一座破廟。」

李小雲道：「四面有沒有人家？」

黑鼠道：「河神廟離湛澗還有三里來路，要到湛澗才有人家。」

李小雲咭的笑道：「田老前輩、柴前輩，咱們到了廟前，你們兩位用黑布幪臉，先走進去，看看兩人中間那一個跟你們打招呼，那個打招呼的，就是領頭的人了，他也就是賊人的爪牙，務必不能讓他跑掉，另一個不和你們打招呼的當是白虎門的暴掌門人了，他是被迷失了神智的人，只要制住他就好。」

田五常笑道：「李姑娘這辦法不錯，柴兄，你對付那個賊黨，把暴本仁交給老夫好了。」

天池釣叟笑道：「你們先進去，只是先試探一下而已，咱們也會隨着進來。」

沈雪姑道：「這樣好了，姜前輩和二妹守在廟外，防他們奪門逃走，我跟田前輩、柴前輩進去……」

田五常道：「憑他們兩個人，還用沈姑娘出手嗎？妳跟咱們進去，那賊子還肯出聲和咱們招呼嗎？」

沈雪姑笑道：「我會躲在暗處的。」

田五常一揮手道：「那就走吧！」

銀鼠朝黑鼠吩咐道：「你領路吧！」

黑鼠答應一聲，就轉路走在前面領路，五里路，不過盞茶工夫，就趕到了，黑鼠走到離河神廟十數丈遠，就腳下一停，指指前面，說道：「那座小廟就是河神廟了。」

雖在黑夜中，大家凝目看去，都可以看得到，那是小路邊上一座孤另另的小廟，廟後却有着一片竹林。天池釣叟朝李小雲招招手道：「李姑娘，他們從前門進去，咱們不如繞到廟後去。」

李小雲點點頭，就跟着天池釣叟往廟後走去。

沈雪姑回身朝銀鼠、黑鼠二人說道：「你們守在這裏，不用過去了。」

田五常和柴崑二人取出幪頭黑布套在臉上，兩人打了個手勢，就展開身法，直向小廟掠去。沈雪姑跟在他們身後，也隨着掠起，奔近廟門，田五常、柴崑一下越過圍牆，雙雙朝殿前小天井飛落，沈雪姑也跟着縱起，却在兩人飛落之際，身形輕快的一閃，隱入了暗處。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殿上兩人反應可也不慢，聽到小天井有人飛落，（這是田五常、柴崑故意弄出了一點輕微聲音來的）就已警覺，霍地站起身來。

他們堪堪站起，田五常在前，柴崑在後，已一聲不作的舉步跨上石階，朝殿上走入。

那兩人果如黑鼠所說，並未用黑布蒙臉，只是兩張冷漠得毫無表情的黃蠟臉，看到田五常和柴崑走入，右首那個黃蠟臉漢子似乎微微一怔，左手不覺橫掌一擋。

這自然是一記手勢了，因為雙方相距，少說也一丈多遠，既沒有人向他出手襲擊，他自然用不着橫掌封架。田五常乃是終南五老的老三，江湖經驗何等豐富，看他手勢，分明是要自己停步的意思，腳下便自站停下來，心中暗道：「看來此人果然是賊黨的爪牙了。」

心裏雖然想着，只是用烱烱目光盯着對方，口中却依然一言不發。右首黃蠟臉漢子也只是用目光瞧着兩人，足足過了半晌之久，看田五常並無舉動，才緩緩的道：「你過來，把罩子脫下。」

田五常依言跨上兩步，伸手取下黑布罩子。

右首黃蠟臉漢子看他取下蒙頭黑布，果然是田五常，而且雙手下垂，毫無戒備之意，這就揮了下手。

田五常隨着他手勢，向右退開。（向右退開，就面向左首那個黃蠟臉漢子，他本來預定的對手就是暴本仁）

右首黃蠟臉漢子接着又朝柴崑緩緩的說道：「你也走過來，可以把罩子取下來了。」

隱身暗處的沈雪姑聽他口音極熟，只是一時想不起誰來？

風雲刀柴崑也依言走了上去，左手伸手揭下蒙頭黑布，右手閃電般朝他抓去，口中沉笑道：「你也該取下面具來給柴某瞧瞧了！」

那黃蠟臉漢子雖然早有戒備，還是吃了一驚，反手一縮，左手朝前推出，身子却往後暴退數尺。

柴崑看他推來左手色呈烏黑，不覺嘿然道：「黑煞掌！你是黑煞神鄭玄通！」

沈雪姑經他一喝，立時恍然大悟，難怪自己聽他聲音極熟！黑煞神鄭玄通乃是神燈教四大香主之首，蒼龍寧勝天的親信，怎麼會變成白衣聖教的爪牙？心念閃電一動，迅即閃身而出，叱喝一聲，道：「不錯，他就是黑煞神鄭玄通，此人決不能放過他！」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右首那個黃蠟臉漢子身在暴退之際，聽到柴崑一口喝出他的姓名來，以及沈雪姑的突然現身，心頭更是震驚，無暇出手，一個旋風般急轉，縱身往殿後掠去。

風雲刀柴崑看他不戰而退，往後掠去，口中大喝一聲：「你還往那裏走？」正待縱身追去！

沈雪姑笑道：「柴前輩不用追去。」

柴崑回頭道：「沈姑娘……」

沈雪姑道：「他走不了的。」

話聲甫落，陡聽後面傳來一聲鏗鏘的長笑，響起天池釣叟的聲音喝道：「回去，此路不通。」

接着只見一團人影從殿後飛了進來，砰然一聲，跌墮在地，那不是剛縱出去的黃蠟臉漢子還有誰來？

他這一跤，背脊落地，跌得顯然不輕，但他一身武功確也了得，身如陀螺在地上飛快的一個滾轉，人還沒有站起，就像負傷之獸，身形一伏，雙足一頓，有如狼竄一般，頭先腳後，朝殿外天井貼地飛掠出去。

但他怎知沈雪姑比他還快，一下攔在

殿門前，叱道：「鄭玄通，你還想逃嗎？」右手纖纖玉指凌空點出，指風挾着嘶然輕嘯，朝他頂門「百會穴」點來。

黃蠟臉漢子自然識得厲害，他貼地飛掠的人，突然在地上滾開，避過指風，人已長身躍起，嗆的一聲，掣出一柄四尺長的黑色闊劍，返身劈劍，朝柴崑急劈過去，口中厲吼道：「老子和你們拚了。」敢情他心知不是沈雪姑的對手，是以朝柴崑攻去。

風雲刀柴崑那會讓他劈着，大笑一聲：「來得好！」金刀出鞘，迎着黑劍推出去。

這一招雙方都用上了全力，但聽「噹」的一聲大響，刀劍磕實，飛濺起一串火星，兩人各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沈雪姑喝道：「鄭玄通，你還不住手？寧教主落到了賊黨手中，你居然為虎作倀，出賣神燈教，虧你還是神燈教四大香主之首，江湖上義氣何在？此時及時悔悟，放下兵刃，跟我們走，還來得及，若想頑抗，你會後悔莫及！」

黃蠟臉漢子猶如充耳不聞，一柄黑色闊劍越攻越急，一隻左掌烏黑有光，配合他的劍勢，一記又一記的劈出，果然形同拚命。

風雲刀柴崑豈肯示弱，金刀劈風，一連幾刀，刀光綿綿不絕，宛如風起雲湧，凌厲無匹，果然不愧風雲刀的名頭！兩人這一戰，一個劍勢狠毒勁急，宛如一片烏雲，一個金刀層層鋪張，刀風犀利，誰也不肯後退半步，誰也佔不到對方上風！

沈雪姑心知柴崑昨晚沒有截下暴本仁，心頭不無耿耿，此時正在全力搏戰鄭玄通，自己自然不好插手，只得退後三步，袖手旁觀。

就在此時，陡聽大殿左首響起金鞭叟田五常的蓬然一聲大震，大殿四壁起了一陣震動，瓦礫灰塵紛落如雨，緊接着只聽金鞭叟田五常一聲洪亮大笑，說道：「暴掌門人歇一回吧！」

就憑這句話，已可知道金鞭叟田五常已經得手了！原來就在風雲刀柴崑走上去的時候，田五常已經向右退開，面對着左首一個黃蠟臉漢子站停下來。

柴崑揭去蒙頭黑布，朝右首黃蠟臉漢子出手的同時，田五常也右手一探朝面前的黃蠟臉漢子左肩抓去，口中嘿然道：「你可是暴本仁，怎麼不把面具取下來？」

左首這個黃蠟臉漢子是被迷失了神智的人，你不犯他，他沒有得到命令是不會出手的；但你先出手，他武功未失，一旦受到攻擊，自會及時出手反擊。

因此田五常反手抓去，他左手一記「分花拂柳」，架開田五常右手，反手五指箕張同朝田五常迎面抓來，出手之快，就算沒有迷失神智的人，也不過如此！

但田五常乃是終南五老的老三，在各大門派中，可說是老一輩的高手，豈會把你「白虎爪」放在眼裏，口中笑道：「看來你果然是暴本仁了！」左手大袖一揮，右手趁着對方格架之勢，五指疾落，扣他左手脈門。

黃蠟臉漢子反應極快，左手一縮，腳下後退半步，身形突然弓起，雙手前提，朝田五常急撲過來。

這一記來勢猛烈異常，田五常倒也不敢和他硬拚，身子一側，揮掌拍出。

黃蠟臉漢子同樣一個急旋，反手帶轉，呼的一聲，一道强猛絕倫的掌風橫掃過來。

田五常出手在先，但有他掌風異常，心想：「你以為老夫不敢接你的『大風掌』？」心念閃電一動，拍出的右掌一收再發，加强到十成功力！

但聽蓬然一聲大震，宛如山搖地動，塵灰飛揚，黃蠟臉漢子被震得後退了兩步，神情為之一呆！

田五常也同樣腳下浮動，後退出一步，但他却趁對方微一失神之際，施展出獨步武功的終南派「捷徑身法」，身形一晃，宛如一縷輕烟，人不知鬼不覺的一下轉到了黃蠟臉漢子身後，出指如風，一下點了黃蠟臉漢子身後三處大穴，洪笑道：「暴掌門人歇一回吧！」

柴崑聽到田五常的笑聲，心知他已經得手，也奮起精神，口中大喝一聲，金刀突然一緊，刷刷刷一連劈出七刀，這七刀他幾乎用上了生平苦練的全身功力！

果然在一陣密如金鑼狂鳴的七聲刀劍交擊聲中，人影倏分，對面黃蠟臉漢子被震得連連後退了五步之多！

沈雪姑隨着笑道：「柴老，夠了！」話聲出口，左手也隨着屈指彈出，但聽「拍」的一聲，黃蠟臉漢子手中四尺闊劍業已齊中折斷！

黃蠟臉漢子後退之際，突見手中闊劍無故斷折，心頭方自一怔！

沈雪姑又道：「鄭玄通，你長劍已折，也該住手了！」

黃蠟臉漢子話聲入耳，突覺身上一麻，已被沈雪姑凌空一指，制住了穴道。

柴崑返刀入鞘，歎道：「直到今晚，兄弟才知道武功一道，天外有天，如論姑娘年歲比兄弟差了一大截，但兄弟的武功，却比姑娘差了一大截！」

沈雪姑笑說道：「這是他被柴老震得連連後退之際，稍微失神，才給我撿了便宜。」

柴崑笑道：「沈姑娘這是有意給兄弟臉上貼金，兄弟有多少斤兩，自己還會不知道？如以鄭玄通的武功來說，兄弟還可稍勝一籌，但要想制住他，却也並非易事，那有姑娘這般乾淨俐落？」

正說之間，天池釣叟已經從殿後走出，呵呵一笑，道：「今晚咱們總算大獲全勝了。」

李小雲跟在他身後說道：「可惜我連過過癮的機會都沒有。」

這時金鞭叟田五常已從左首漢子臉上揭下一張面具，此人正是白虎門掌門人白虎神暴本仁。

風雲刀柴崑也伸手從右首漢子臉上揭下面具，一點沒錯，他果然是神燈教首席香主黑煞神鄭玄通；但就在揭下他面具之際，他口角間却緩緩流出黑血來，柴崑不覺咦了一聲道：「不對，他服毒自戕了！」隨着從他左手腕底搜出一個黑黝黝的化血針筒來。

田五常怒哼道：「該死的東西！」

沈雪姑輕輕歎息一聲道：「可惜咱們沒有防他會服毒自戕，五人中只是他一個是神智清爽的……」

「所以他要服毒自戕了。」天池釣叟道：「他就是怕咱們逼問他的口供。」

沈雪姑從身邊取出解藥，納入暴本仁的口中。

李小雲走出廟門，口中學着鼠叫發出「吱」、「吱」叫聲，然後朝銀鼠、黑鼠兩人隱身之處招招手道：「你們可以進來了。」

却只有銀鼠一個人奔了過來。李小雲問道：「黑鼠呢？」

銀鼠道：「他去探聽消息了。」

柴崑含笑道：「李姑娘當眞冰雪聰明，連地鼠門的口技，都學得維妙維肖！」

李小雲聽得極為得意，咭的笑道：「這是師父教的，什麼聲音，只要聽過一次，就可以摹倣。」

柴崑點點頭道：「令師是武林中首屈一指的奇人，從前大家只道令師精於易容術，所以才有劉轉背的外號，直到最近，令師一定是一位最好的軍師，可以和諸葛亮、劉伯溫齊名，永垂青史，可惜現在天下承平，只有遁跡山林，成為草莽中的奇士罷了！」

他話聲甫落，白虎神暴本仁已經清醒過來，雙目乍睜，看到自己坐在一處小廟之中，站在他面前的有天池釣叟、田五常、柴崑等人，(他不認識沈雪姑)不覺咦道：「田前輩、姜前輩、柴老哥，你們都在這裏，兄弟怎麼了？」

田五常洪笑道：「暴掌門人清醒了，還記不記得方才咱們動手的情形？」

「兄弟和田前輩動手？」暴本仁驚奇的道：「兄弟怎麼一點也記不起來？」

天池釣叟含笑道：「暴掌門人被人迷失神智，剛由沈姑娘給你服了解藥才醒過來的，以前的事，自然記不得了。」

「兄弟被人迷失了神智？」暴本仁愈聽愈奇，問道：「是什麼人迷失了兄弟的神智？」

田五常道：「你還記不記得四個月前在茶亭避雨，遇見一個矮小的綠衣老人，說奉他主人之命，來邀請咱們入內一敍這回事嗎？」

暴本仁想了一想，點點頭道：「兄弟想起來了，當時一同去的好像還有皖西三俠……」

李小雲聽他提到爹，心頭不覺暗暗焦急，和爹一起失蹤的田五常、暴本仁，如今都已得到解藥，恢復清明，爹和二叔、三叔不知現在何處……

「哈哈！」田五常大笑道：「一點沒錯，那矮小綠衣人就是碧落山莊總管秦皓，咱們就是給他下的『迷迭散』！」

接着就把碧落山莊就是昔年魔教餘孽，他們副總管宓飛虹假意答應把迷失神智的人送去萬松山莊，上官老夫人如何率衆趕去碧落山莊，沈雪姑送解藥回萬松山莊，發現只剩一堆瓦礫，以及此次由姜老四，(天池釣叟)柴崑，沈雪姑等人追蹤一行鏢車，被四個蒙人攔擊，其中兩個蒙面人就是自己和智通大師，一個是黃龍寺智光，已中毒針身死，另一個聽到吹竹聲，突圍逃走的就是你。

暴本仁道：「聽到吹竹聲，那吹竹的又是什麼人呢？」

「就是他，神燈教首席香主鄭玄通。」田五常一指倒臥地上的黑煞神鄭玄通道：「今晚咱們就是跟踪你們兩個來的，鄭玄通神智並未迷失，他怕咱們逼供，服毒自戕了。」

暴本仁矍然道：「莫非神燈教和碧落山莊也有勾結不成？」

「這不可能！」天池釣叟道：「蒼龍寧勝天為人極為正派，神燈教由他領導之後，四十年來，在江湖上一向安份守己，和各大門派也合作無間，決不可能和魔教餘孽勾結。」

只聽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黑鼠從門外飛奔進來，還沒跨進大殿，就大聲叫道：「二師兄，從襄城傳來最快的消息，智通大師三人在西門外遇襲，要咱們趕快去馳援。」

沈雪姑急急問道：「在襄城西門外什麼地方？」

黑鼠說道：「就在襄城西門外的東長橋。」

沈雪姑道：「二妹，妳跟幾位前輩一起來，我先走了。」說完，雙足一點，一道人影朝廟外穿射出去，去勢之速，就是離弦之箭，也不過如此。

暴本仁看得一呆，說道：「這少年人好快的身法，李姑娘，他是什麼人？」

李小雲笑答道：「她就是大姐沈雪姑咯！」

天池釣叟輕聲道：「她就是昔年千手觀音的門下高足。」

暴本仁驚哦一聲，就沒有再說。事隔數十年，武林中人提到千手觀音，還是極為忌諱。

田五常催道：「沈姑娘已經趕在前面走了，咱們也該快些走才是。」

× × ×

東長橋是一座很長的石橋，橋的東首，有一片野草叢生的田野。這時，果然正有六七條人影在黑暗的夜色之下，搏戰得很激烈。

掌風，劍光，和起落迴旋的人影，互相交織，如果不是目力特別强的人，很難分得出敵我來。

沈雪姑來得很快，據她自己估計，在路上不過奔行了一刻工夫，就已趕到這裏。她沒有立即加入戰陣中去，却在相距還有七八丈遠，就停了下來。

那是因為雙方交手的人，打了這許多時間，兀是沒有分得出勝負來，她自然用不着立即出手，先要看看清楚再說。

對方，一共是五個人，他們並未掩去本來面目，是以一眼可以認得出來，和智通大師動手的，是一個英俊瀟洒的青衫少年，他，赫然竟是上官靖！

沈雪姑當然知道，他並不是靖弟，而是二妹的傑作，把他扮成靖弟模樣的，他眞正的身份就是花豹侯元。

侯元因禍得福，練成達摩「洗髓經」，和五行叟南宮老人的「五行掌」，「截脈手法」。此刻和智通大師少說也已打出一二百招，他內力縱然沒有智通深厚，但「五行身法」輕靈多變，「五行掌」奇奧莫測，足可彌補他內力不足。

任你智通大師展開「羅漢拳」、「伏虎掌」，拳掌呼嘯，盈耳如濤，他依然能

夠從容進退，應付裕如。

和車把式打扮的萬點星動手時，是兩個老太婆，縫窮婆和賣花婆。縫窮婆使一柄金鉸剪，賣花婆使一柄兩尺長的花鋤，都是短兵器，一左一右朝萬點星夾攻，配合得十分佳妙。

萬點星當然不會把她們兩人放在眼裏，只是賣花婆是祝小青的娘，他不好施展殺手。尤其縫窮婆善使迷藥，賣花婆善使暗器。暗器他倒不怕，但如果縫窮婆撒出迷藥來，他就會吃不消。因此只有揮舞起長劍，緊緊逼住對方兩人，不讓她們有機會騰出手來，而且自己儘量搶在上風頭。

縫窮婆爲了想施放迷藥，也一直想搶到上風頭才能出手。因此這三人像走馬燈一般，不時的遊走換位。

最狠狽的是孫小乙了，他的對手，就是他娘孫虔婆，她們是被迷失了神智的人，當然認不得自己兒子，手中一柄短劍，使得「刷」「刷」有聲，記記都是近身搏鬥的狠着。

孫小乙幾乎喊破了喉嚨，娘還是毫不理睬，殺着迭出。好在孫小乙的武功，是娘教的，娘有多少殺着，他心裏自然一清二楚，除了躲閃，右手短劍拚命的封架，有時封架不住，左手就只好使出「無極神指」來；但他也只敢劃出一個小圈，逼住娘的攻勢而已，食中二指卻不敢朝前點出。因此孫虔婆武功縱然勝過孫小乙，卻也傷不了他。

橋邊一輛馬車，那正是智通大師乘坐來的，如今靜靜的停靠在路旁。離馬車不遠，還站着一個風度翩翩的靑衫少年，負着雙手，目注戰場，清俊的臉上，雖有不耐之色，似乎還沒有出手之意。

這時，忽然有人在他身旁叫道：「楚姑娘，久違了！」

這聲「楚姑娘」聽得靑衫少年心頭驀然一震，機警的疾退了兩步，回頭看去，距離自己不過三四尺遠近，不知何時，巳經多了一個身穿藍衫的美少年，黑夜之中，霎着兩點寒星般目光，笑容可掬的看着自己。

這靑衫少年正是碧落山莊的「大小姐」楚琬，她一手按劍，沉聲喝道：「你是什麼人？」

藍衫美少年朝她微微一笑，說道：「我是沈雪姑。」

楚琬哼聲問道：「沈姑娘是他們的後援？」

沈雪姑笑道：「楚姑娘是奉命在這裏攔截我們的領頭之人了？」

楚琬冷冷的道：「是又怎樣？」

沈雪姑道：「楚姑娘何用這般盛氣凌人，我們好好談談不好吧？」

楚琬道：「妳要和我談什麼？」

沈雪姑微笑道：「其實妳我並不是敵人，我也沒把妳當敵人，妳怎麼把我當成敵人呢？」

楚琬臉上一紅，說道：「我不知道妳在說些什麼！」

沈雪姑道：「其實妳心裏巳經知道我在說什麼了，對不？快叫他們住手，跟我一起回去。」

楚琬道：「妳說什麼？」

沈雪姑道：「妳乾娘是上官老夫人，現在巳經脫離了白衣聖教，現在的老夫人，只是桃花女管玲玲改扮的，她並不是妳眞正的乾娘，妳不應該隨我回去嗎？丁瑤，不是也投過來了？妳何苦和乾娘爲敵？再說靖弟也……」她故意拖長語氣，停了下來。

楚琬問道：「他……怎樣……」

「靖弟也希望妳能幡然歸來。」沈雪姑朝她笑了笑道：「這次他和丁瑤去追踪從碧落山莊撤退的白衣聖教中人，和我們分作兩路，臨行之時，還一再和我說，如果遇上妳，務必要我勸妳投過來……」

楚琬聽得身軀一震，臉上頓時起了一層焦慮之色，急急說道：「他去追碧落山莊退出來的人，現在所有的人，都巳會合在一起，高手如雲，他和瑤妹只有兩個人，那……不是自投羅網……」

「這個妳不用担心，靖弟他們足可應付。」沈雪姑含笑道：「妳自己該拿定主意才是！」

楚琬望着她，心頭徬徨的道：「我……我……」

沈雪姑道：「這是機會，妳此刻不走，眞的還要待在白衣聖教裏，和乾娘作對？老實說，白衣聖教覆亡在即，妳何苦跟他們玉石俱焚，何況……」

她右手緩緩伸了過去，握住了楚琬的玉手，又道：「何況妳遲早總是要過來的，帶他們幾個一起過來，妳乾娘會有多高興？」

楚琬任由她拉着手，一面猶豫不決的道：「我……」

「不用說了。」沈雪姑含笑道：「跟大姐走不會錯的，靖弟叫我大姐，妳也叫我大姐好了。」

「大姐……」楚琬終於叫出「大姐」來，接着道：「小妹那就聽妳的，只是他們四個都被迷失了神智……」

沈雪姑沒待她說完，笑道：「不要緊，我身邊有解藥。」

楚琬道：「他們中的是迷迭散，只有白衣聖教的獨門解藥才能解。」

沈雪姑道：「我這解藥，就是專解迷迭散的。」

楚琬心中還有些不信，但點着頭道：「好吧！」一面從身邊取出竹哨，吹了一聲，嬌聲喝道：「住手！」

侯元、縫窮婆、賣花婆、孫虔婆四人聽到哨音，果然立時住手，往後躍退。

就在此時，只見六七條人影，連袂飛掠而來，那是田五常、天池釣叟、柴崑、暴本仁、李小雲和銀鼠等人。

沈雪姑連忙朝孫小乙招招手道：「小乙，你過來，把解藥去喂他們服了。」

楚琬道：「不行，他們只聽小妹的，大姐還是把解藥交給我，由小妹叫他們吞服的好，只是這些人一旦清醒過來，只怕不肯再聽小妹指揮了。」

沈雪姑取出四顆解藥，交給楚琬，一面笑道：「不要緊，我會說服他們的。」

楚琬接過藥丸，看了一眼，不覺驚奇的道：「大姐，這是白衣聖教的解藥，妳怎麼弄來的呢？」

沈雪姑笑道：「天機不可洩漏，妳先讓他們服下了，我慢慢自會告訴妳的。」

楚琬轉身朝侯元等四人招招手道：「你們過來。」

侯元等四人果然依言走近。楚琬把手中藥丸遞了過去，說道：「你們每人吞服一粒，快拿去。」四人分別接過藥丸，吞入口中。

楚琬又道：「好了，你們現在就坐到邊上去。」四人回身退下，果然在路旁坐了下來。

田五常呵呵一笑，問道：「沈姑娘，這位……」

沈雪姑含笑道：「這位是碧落山莊的大小姐楚琬楚姑娘，她也是上官伯母的乾女兒，深明大義，毅然脫離白衣聖教，投到我們陣營中來了。」

「難得、難得！」天池釣叟呵呵笑道：「咱們不但歡迎楚姑娘，還對楚姑娘表示無限欽佩之忱！」

沈雪姑一面就給楚琬介紹：田五常、天池釣叟等人。楚琬因自己穿着男裝，只好朝衆人一一抱拳爲禮。

智通大師接着問道：「楚姑娘可知白衣聖教到底由什麼人主持？」

楚琬道：「自然是老夫人了，她是碧落山莊的領導人。」

智通大師說道：「上官老夫人巳經脫離了碧落山莊，何以現在仍要別人假冒她呢？」

楚琬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智通大師又道：「難道姑娘也不知道幕後主使人是誰嗎？」

楚琬微微搖頭，說道：「我們只知道上面還有一個教主，但我們都是聽命於乾娘的，大概碧落山莊的人，都沒有見過教主。」

智通大師問道：「這次白衣聖教是不是要去襲擊少林寺？」

「不知道。」楚琬道：「我只是奉命在這條路上攔截住西去的人，好像幾條路上，都派了人。」

天池釣叟道：「錯不了，他們的目標，一定是少林無疑，大師還是及早趕上少林的好。」

沈雪姑看孫虔婆等人即將醒轉，這就說道：「小乙，伯母快醒過來了，你就留下來，不用跟大師去了。」一面朝銀鼠道：「我看還是由銀兄派一位貴門兄弟，跟隨大師同去，傳遞消息的好。」

銀鼠道：「在下立即發出信號，要敝門兄弟隨時和萬大俠連絡好了。」

智通大師朝大家合十一禮，就跨上馬車，萬點星跳上車轅，揮起長鞭，趕着車往西路而去。銀鼠也跟着趕了下去。

沈雪姑道：「琬妹，妳知不知道萬松山莊的人，現在都在那裏？」

楚琬道：「我只知道教主指定我們趕到密縣集合，聽說好像還有幾個絕世高手，巳經到了密縣，萬松山莊的人，我不知道。」

剛說到這裏，只聽孫小乙叫道：「沈大姐，我娘他們醒過來了！」

四個服下解藥的人，此時全巳清醒過來。孫虔婆看到小乙，不覺「咦」了一聲道：「小乙，娘是不是在做夢？」

孫小乙喜極而涕，連忙說道：「娘，妳老人家眞的是清醒了，是眞的，不是做夢。」

侯元只認得田五常、暴本仁、柴崑三人，（李小雲易了容他認不出來）站起身，拱拱手道：「田前輩，暴掌門人、柴大叔三位都在這裏，在下想必是三位賜救的了？」

田五常指指沈雪姑笑道：「老弟被碧落山莊迷失神智，是這位沈姑娘給你服的解藥。」

侯元朝沈雪姑拱拱手道：「多蒙沈姑娘賜予解藥，在下謝了。」

沈雪姑含笑道：「侯兄不用客氣，令兄和貴門的人，都來了，現在大家聯手對付白衣聖教，這裏都是自己人，不分彼此，就不用說謝了。」

李小雲走上一步，拱拱手道：「侯兄還認得我嗎？」

侯元一楞，拱手道：「兄台……」

李小雲笑道：「我是李小雲，侯兄臉上，就是我給你易的容，本來我是要向侯兄道歉的，但侯兄却因此得福，不但練成『洗髓經』，還學了南宮老人的五行門武學，我們應該可以扯平了吧？」

侯元聽得睜大了雙目，才問道：「妳是李姑娘，是妳給在下易的容，妳怎麼知道……」

「自然是南宮老人說的了。」李小雲不待他說完，笑道：「現在我話說完了，這是洗容藥丸，侯兄現在可以恢復本來面目了。」說着，把一顆蜜色的藥丸遞了過去。

侯元急着聲問道：「南宮老人現在何處？」

「放心！」李小雲笑道：「現在大家聯手對付白衣聖教了，就是遇上南宮老人家，我想他也不會難爲你的。」

侯元接過藥丸，在掌心滾轉了幾下。然後用雙掌朝臉上拭去，一回工夫，巳把易容藥物完全拭去，恢復了本來面目，就把藥丸還給了李小雲。直到此時，他才發現楚琬也在此地，連忙拱手道：「原來楚姑娘也投過來了。」

楚琬冷冷的道：「難道我不能投過來嗎？」

侯元訕訕的笑了笑道：「楚姑娘棄暗投明，在下自是替妳高興。」

楚琬只哼了一聲，沒再和他說話。

這時縫窮婆、賣花婆、孫虔婆三人也聽孫小乙把經過情形，扼要述說了一遍。才知王牙婆，劉媒婆巳經早就投過來了，賣花婆知道女兒（祝小青）也在這裏，自然喜不自勝。

田五常問道：「老四，咱們總該找個地方落脚吧，這許多人，總不能老站在這裏呀！」

暴本仁道：「這裏離襄城極近，不如先到城裏去，找個客店，先住下來……」

天池釣叟微微搖頭道：「不成，咱們行迹，愈隱秘愈好，到城裏去落店，對方豈不馬上就知道了？」

田五常哼道：「咱們怕過誰來？白衣教賊人知道了又能如何？」

天池釣叟道：「老三，你當然不怕，咱們也並不是怕了白衣教的人，只是咱們此行，關係整個大局，不讓對方知道咱們行縱，也就是不讓對方知道咱們的實力，所以咱們一行，自然要愈隱秘愈好。」

田五常道：「那麼依你該如何呢？」

天池釣叟還沒有說話，只見一條人影急奔而來，那是銀鼠，他朝天池釣叟拱拱手道：「在下已通知黑鼠隨同大師上少林寺去了。另外剛才敝掌門人傳來最緊急的消息，總舵已到禹縣，要這裏所有的人，立即趕去會合。」

沈雪姑問道：「上官靖他們那一路有消息嗎？」

銀鼠道：「敝掌門人傳出來的消息，是通知在下和銅鼠的，上官少俠一行，自然也要趕回去會合了。」

沈雪姑道：「他們一路上都沒遇上賊黨嗎？」

「沒有。」銀鼠道：「從碧落山莊來的賊黨確實早已到了密縣，至少比上官少俠一行要早了四天，上官少俠今晚剛趕到鄭州，賊黨四天前就從鄭州過去了。」

天池釣叟笑道：「好了，現在總舵要咱們立即啓程，趕去禹縣，咱們這就上路吧！」

說到這裏，忽然口中低「啊」一聲，朝楚琬問道：「楚姑娘，你們一行五人，如果沒有遇上什麼人，是不是要趕回密縣去了？」

「是的，三天之中如果沒有遇上可疑的人，就得趕回去覆命。」楚琬眼珠一轉，連忙問道：「姜老前輩可是有什麼吩咐嗎？」

天池釣叟呵呵一笑道：「楚姑娘冰雪聰明，老朽確實想到了一件極爲重要的事，如果姑娘肯回去的話，那麼消敉這場武林浩刼，可收事半功倍之効！」

楚琬說道：「姜老前輩如有差遣，晚輩自當盡力去做，完成老前輩交給我的任務。」

「好！」天池釣叟回頭朝沈雪姑道：「沈姑娘可否把迷失散解藥分一半給楚姑娘帶去，伺機分給萬松山莊被刼持的人服用，能救幾個，就算幾個，等他們清醒之後，暫時仍要忍耐，等到一旦動手，裏應外合，就可一舉摧毀賊黨了。」

田五常大笑道：「老四，你這方法果然好得很，可惜鄭玄通這小子自戕了，不然老夫等人也可以收兵回去，大大的幹他一場。」

沈雪姑依言分了一半解藥交給楚琬，叮囑道：「琬妹，務必小心，這些人中，可能仍有賊黨的人潛伏，在給他解藥之前，要先瞭解清楚，才不至僨事。」

楚琬把解藥塞入懷中，說道：「大姐放心，小妹會小心的。」

侯元道：「李姑娘，麻煩妳還要給在下臉上易了容才能走。」

李小雲點點頭，就坐了下來，從身邊取出一張面具，用手拉着覆在膝上，然後取出易容扁盒，就在面具上描繪起來，大哥的面貌，她自然最熟悉了，不消一回工夫，就已畫好，收起盒子，用口吹着，一面說道：「好了，這樣比較方便，不需要的時候，揭下來就好。」說着站起身，把面具朝侯元遞去。

侯元接過面具，就覆到臉上，說道：「多謝李姑娘。」

李小雲道：「侯兄不用客氣。」

楚琬道：「我們要等大亮了再走，諸位只管先請吧！」

天池釣叟又朝銀鼠道：「貴門最好能派一個人隨時和楚姑娘連絡。」

銀鼠點頭道：「在下立時把消息傳遞出去，要在附近的敝門弟兄趕來。」

孫虔婆母子剛剛重逢，現在又要分離，自然要叮囑小兒一番，賣花婆也要小乙轉告女兒祝小青，要她凡事小心，不可逞强，李小雲也向楚琬請託，給爹和二叔，三叔解藥。

大家互相叮囑了一番，田五常、天池釣叟、暴本仁、柴崑、沈雪姑、李小雲、孫小乙等七人就先行走了，銀鼠爲了要找一個同門暗中隨楚琬等人去密縣，暫時留了下來。

× × ×

東方漸漸露出魚白，田五常，天池釣叟等人堪堪趕到閣店，只見一個身穿短褂的瘦小個子站在村口，朝衆人拱拱手道：「諸位大爺來了，請到舍間稍歇。」

天池釣叟問道：「小哥怎麼稱呼。」

「你老是天，小的在地。」那瘦小個子笑了笑，道：「排行一個灰字。」他是灰鼠！

天池釣叟問道：「小哥可是有什麼消息嗎？」

灰鼠低聲道：「小的是奉二師兄之命，替諸位準備了早點，請大家稍事休息，諸位請隨小的來。」說完，轉身走在前面領路。

大家跟着他來至一座茅舍之中，只見堂屋中間一張板桌上，果然已放好七副碗筷，一籠饅頭一和鍋稀飯。

灰鼠抬手道：「諸位請用吧，饅頭只怕已經涼了。」

大家也就不客氣，各自裝了一碗稀飯，圍着板桌坐下來，吃了起來，沈雪姑問道：「這條路上，可有什麼行迹可疑的人嗎？」

灰鼠道：「昨天下午有四個人曾從這裏經過，在楊店落脚，剛才天還沒亮，就已走了。」他接着又道：「二師兄大概很快就會趕來了。」

柴崑道：「黃掌門人領導的地鼠門，果然消息靈通，看來江湖上沒有第二個門派可以相比了。」

灰鼠道：「敝門三十六鼠，奉掌門人之命，全數調來了附近百里之內，都有敝門的人，所以消息傳遞比官方的驛馬還要迅速得多。」

天池釣叟笑道：「這也是白衣聖教賊黨氣數將盡，居然會忽視了地鼠門這股力量。」

沈雪姑道：「賊黨最大的缺失，就是除了他們自己人，不相信任何人，所有的人都要下迷迭散，這樣一個組合，有誰會附和他？」

大家剛用完早點，只見銀鼠已翩然從門外走入。天地釣叟道：「銀老弟辛苦了，快坐下來用早點吧！」

銀鼠朝大家拱拱手道：「在下已要敝門土鼠暗中隨楚姑娘等人身後而去。」

沈雪姑道：「銀兄有沒有叮囑他，要特別小心，密縣是賊黨集合之處，高手不在少數。」

銀鼠裝了一碗稀飯坐下，含笑道：「

敝門弟兄奉派在密縣的，少說也有十人以上，都是掌門人指定地行術較佳的人担任，不會出事的。」

已牌光景，他們趕到離禹縣不遠的楚河，銀鼠就請大家上了一條蓬船，船就朝大江中駛去，中午時分，船轉進了汊港，一路都聽到蘆葦擦着兩邊蓬窗的聲響，不絕於耳！

李小雲奇道：「禹縣還不到嗎？」

銀鼠含笑說道：「總舵並不在城裏，如果一夥待在城裏的話，早就被對方發覺了。」

李小雲道：「在那裏？」

銀鼠道：「快要到了。」

這時突聽蘆葦中傳來一陣「吱吱」的鼠叫聲音。接着船就停了下來。

銀鼠臉色微變，低聲說道：「剛才是敝門弟兄傳遞來的警告，說是有兩個人從後面跟了下來。」

田五常道：「只有兩個人，老四，咱們出去，把他們截下來不好嗎？」

天池釣叟道：「老三，別魯莽，最好弄清楚來的是什麼人？」

話聲剛落，又聽到「吱吱」兩聲鼠叫。銀鼠悄聲道：「咱們的船已經隱藏在蘆葦之中，那兩個人距離咱們已經只有二三十丈遠近了。」

田五常忙問道：「是兩個什麼模樣的人！」

銀鼠道：「不清楚，不過來人身手極高，凌空踏着蘆葦，一路搜索過來。」

暴本仁道：「咱們一起出去。」

沈雪姑道：「看來他們一定會找到我們這條船的，四位最好先出去，分頭隱住身子，他們找來了，由我和二妹來應付，四位暫時不可出聲，也好先瞭解一下對方身份再說。」

暴本仁點頭道：「咱們出去！」

於是由銀鼠悄悄推開船篷，田五常，天池釣叟，暴本仁，柴崑四人相繼掠了出去，沈雪姑和李小雲爲了誘敵，也跟着跨出篷艙，站在船頭。

過沒多久，只聽一陣衣袂飄風之聲，一道人影劃空而來，這人竟然是踏着蘆葦葉尖來的，而且來勢奇快，等他看到蘆葦中藏着一條船，船頭上並肩站着兩個人，立即身形一停，定在葉尖之上！

這一瞬間，沈雪姑，李小雲都看清楚了，這人竟然是是南宮老人——五行叟南宮望！

李小雲心頭一喜，正要出聲，沈雪姑輕輕拉了她一下衣袖。

南宮老人目光如炬，自然已看到了李小雲臉上神色一喜，和沈雪姑暗暗拉她衣袖的動作，他單足定在蘆葦葉尖上，立即以「傳音入密」朝沈雪姑問道：「你們兩個小娃兒是什麼人，南宮靖可在船上？」

沈雪姑和李小雲臉上易了容，所以他認不出來，沈雪姑聽他以「傳音入密」一問話，立即想到他可能不願讓同伴聽到，也就以「傳音入密」答道：晚輩是沈雪姑和二妹李小雲，老人家你……」

南宮老人仍以「傳音入密」說道：「老夫很好，萬松山莊被刼持的人中，只有老夫沒有中他們的迷迭散，老夫是爲了查一件事，故意裝作被迷，目前仍要繼續留在他們中，最重要的是賊黨之中到了幾個極厲害的人物，你們回去，趕快通知少林寺準備，賊黨即將襲取少林……」

沈雪姑忙道：「智通大師已經趕回去了，還有，楚琬、侯元，縫窮婆等人已經投過來了，晚輩分給她專解迷迭散的解藥，希望她回去之後，分給萬松山莊所有被刼持的人呑服，要請你老人家暗中多加保護。」

南宮老人點頭道：「如此甚好，……」剛說到這裏，急忙又道：「他來了，妳們。」

一道人影已如大鵬凌空，飛撲下來，同樣落到蘆葦小葉之上。

這人是個瘦小的老道人，頭戴道帽，身穿道袍，手執拂塵，臉上又瘦又黑，留着一把蒼髯，目光烱烱如電，只要看他飛行神速，一身武功，顯然奇高。他看到船頭上只是兩個乳臭未乾的少年，但神色極爲鎮定，這就拂塵一指，喝道：「你們之中，可有南宮靖？」他一開口，就顯得他神智沒有迷失了。

沈雪姑冷然道：「你是什麼人？找南宮靖有什麼事？」

瘦小老道目光一注，嘿然道：「你就是南宮靖了！」

沈雪姑道：「是又怎樣？」

瘦小老道呵呵笑道：「那很好，你就隨老道走。」

沈雪姑道：「我爲什麼要跟你走？」

瘦小老道道「因爲你和白衣聖教作對，老道要你跟我走，已經很客氣了。」

沈雪姑冷冷的說道：「不客氣又如何呢？」

瘦小老道咀角微微下撇，說道：「老道可以把你擒回去。」

「那很好」沈。雪姑學着他，口氣說道：「你就隨我走。」

瘦小老道道：「你要老道跟你走。」

「不錯。」沈雪姑道：「因爲南宮靖不在這裏，我可以領你去見他！」

「哈哈，」瘦小老道大笑道：「老道老眼並不昏花，你難道不是南宮靖？就算你不是，老道把你拏下了，叫南宮靖來跟你換也是一樣。」

「這辦法很好！」沈雪姑點點頭，朝他微微一笑道：「可惜的是你就是拏下了我，也走不了，何況你也未必能把我拏下了。」

瘦小老道目射奇光，仰天發出一聲嘹亮的長笑，他本待要說話的人，突然笑聲一住，擧目四顧，點頭道：「原來你們有四個人埋伏在近處，那很好，你要他們一起出來。」

「哈哈！」東首蘆葦中突然拔起一道人影，那是金鞭叟田五常！

西首蘆葦中，同時也響起了一聲大笑，跟着拔起一道人影，那是天池釣叟姜超然。

瘦小老道目光左右一瞥，哼道：「原來是終南五老的金鞭叟，天池釣叟、那很好，還有兩個呢？」

白虎神暴本仁應聲道：「老夫在此，」他在南首蘆葦中現出身來，接着風雲刀柴崑也在北首蘆葦現身。」

（未完・39）

彈劍狂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涵和少會主司馬多聞救了姜不幸送回去，不久副會主帶人來想殺凌鶴，惡扁鵲率衆迎敵，凌鶴正在危殆，馬芳芳打退副會主，惡扁鵲想不通馬芳芳既和副會主合作，又會拯救凌鶴？這事頗堪欠解？原來副會主帶壇、堂主來是消滅會主的主力免除後顧之憂，回去便和會主火併，專等馬芳芳來，而她另有打算，恨副會主要殺凌鶴，伺正副會主打得筋疲力歇，出手先襲傷副會主，再消滅正會主，被一幪面婦人將他們分開，馬芳芳趁機去找副會主擊殺，幪面婦人追踪攔住，馬芳芳巧辯才得脫身，幪面婦人勸說不要對他們趕盡殺絕，尤其是副會主⋯

既受人欺侮　要警戒防微

娟娟儘管弄不清原因，可就要藉題發揮了：「怎麼樣？現在信了吧？為什麼一定要他發怒？為什麼一定非弄得灰頭土臉不可？」

「是啊！」馬、錢二人也這麼想，為什麼一定要落得抱着香爐打噴嚏——一臉灰？

兩個人一人挨了一拳，相信肋骨至少各斷了一兩根。二人撿起了兵刃，狼狽離去。

娟娟的驚喜和激動如何形容，忘了剛才被錢山摔得身上好幾處青紫以及皮破血出，上前抓住凌鶴的手，道：「凌大哥，你的武功恢復了。」

「我想還沒有。」

「沒有？怎麼會有這大的威力？」

「我也不知道。」

「你在出手時知不知道會產生這麼大的力道？」

「不知道，但是自己却能感覺不大一樣。」

「凌大哥，你知不知道原因？」

「不知道，但我猜想和亂經有關。」

「可是過去不也每天有亂經的痛苦？為什麼沒有發生這麼大的威力？」

「因為自我失去武功之後，開始每日有一兩次亂經錯脈之苦，却從未遇上大敵，也就是說，當我遇上大敵時，也從未剛巧碰上亂經錯脈的時刻。」

「凌大哥，也就是說，在亂經時遇上了敵人，只要你出手，都會產這麼大的威力？」

凌鶴搖搖頭：「娟娟，這是第一次經驗，所以我無法回答你。」

娟娟大笑道：「馬如飛和錢山怎麼這麼倒楣！第一次出奇蹟就被他們遇上了。」

娟娟是有心人，昨夜跟凌鶴出來，帶了不少的乾糧，由於天也亮了，就分給二人吃，還把小鶴接過來。

小鶴弄成了習慣，吃奶時會用手去摸另一奶子，娟娟抱他時，小東西也會如此，娟娟很不好意思。

但娟娟對孩子已有了母子似的情感，這時姜不幸哼着歌來到洞外，道：「老阿伯，你找誰？」

一個蒼老的聲音道：「找我那個野丫頭——」人立刻就出現在洞口，娟娟激動地叫了一聲「爹！」

原來正是洞庭居士蕭辰，此人自奉儉約，終年老是那一襲洗漿得發白的藍衫，早該丟掉，如今還穿着。

他風聞女兒和凌鶴在一起，這倒並不操心，只是以前傳說女兒已被捉到怒堡中去，蕭辰這才沉不住氣，北上尋女。

他發現娟娟抱着一個白胖的大小子，這小傢伙在她懷中還用頭去頂她右邊的奶子，左手去摸左邊的奶子。

這景象充分顯示蕭娟娟已嫁了人，或者未正式嫁人却已經有了孩子。

蕭辰是個方方正正的人，甚至說某些方面迂得很，他們蕭家豈可發生這種事？

大吼一聲向凌鶴撲去，道：「好小子，上次你去洞庭湖，好心留你便飯，老夫就發現你和這丫頭眉來眼去的，你走了不久，這丫頭就托辭外出，原來你到洞庭是去釣『漁』的，這叫老夫怎麼作人！」

「啪」地一掌，凌鶴被破出三四步，坐在地上，蕭辰更加怒不可遏：「好小子！你居然還在老夫面前裝熊！我要打死你這兩個不要臉的東西！」

口說「兩個」不要臉的東西，却光是打凌鶴一個人，不捨得打自己的女兒，而且一邊打還一邊忍不住去偷看女兒抱着的大小子。

像凌鶴那麼可愛的孩子簡直少見，這工夫凌鶴又被打倒，蕭娟娟大聲嚷叫：「爹，你簡直是老糊塗了！根本沒有問清楚，這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

「不是妳的？丫頭，妳以為妳老爹老花了眼？試問，誰家的女兒能生出這麼白胖的大小子？」

「爹，你錯了！還不向凌大哥道歉！這孩子叫凌小鶴，是凌大哥和姜不幸姐姐生的。」

「姜不幸？誰叫姜不幸？」

「就是剛才在洞外和你打招呼的那位姐姐。」

「她的？不是妳的？」言下似乎頗為失望，要是有這麼一個白胖可愛的外孫有多好？他大聲道：「她是誰？妳怎麼會抱她的孩子？」

「爹，姜姐姐就是昔年的『黑煞』姜子奇的女兒，她不幸得了失心瘋，那也是因為凌大哥被人施襲，失去武功，悲怒攻心之故。」

蕭辰道：「原來如此，是誰使他失去武功的？」

「就是『一指叟』葉伯庭和被懷疑是麥老大麥遇春的蒙面人，二人聯手施襲，凌大哥中了兩掌，當時奄奄一息，要不是『惡扁鵲』在那裏，凌大哥恐怕早已不在了！」

蕭辰回頭望去，姜不幸又哼着兒歌走進洞來，仔細看她再看看孩子，果然那白胖的大小子是這個「模子」出來的。

這時凌鶴早已站起，只是人家父女久別相逢，沒有他置喙的餘地，這時蕭辰拍拍他的肩胛道：「小子，莫怪，是老夫寃枉了你。」

凌鶴淡然道：「不妨，老伯，這種倒楣的事，小姪不知遇上多少次了！」

蕭辰哈哈大笑道：「好小子，年紀輕輕，涵養倒還有點火候，你們在這山洞中幹甚麼？」

凌鶴長嘆一聲道：「老伯，眞是一言難盡。」於是他說了自離開洞庭湖以後所發生的一切，蕭辰不僅唏噓，道：「小子，大概是前生註定有這麼多的磨難。不過失去武功的事，應該還活在世上，就算此人不在了，恢復武功也不僅『洗髓經』一途。」

娟娟道：「爹，還有什麼辦法？」

蕭辰道：「據說不了和尚和另一門派都擅此道，好像是一代奇俠黑中白。」

凌鶴和娟娟都聽「惡扁鵲」說過黑中白其人，可是這兩個人都已變成了神話中的人物，蕭辰道：「你們要去哪裏？」

娟娟喟然道：「凌大哥不忍再拖累朋友，才不告而別，想找個沒有熟人的地方終了此生。」

「為人不可如此消極，再說『惡扁鵲』這人過去一直惡多善少，能為你改過向善，實是不易，姜子雲為你斷腿斷臂、忠義可式，另外如麥秀、高麗花、曲能直等人的關切也不應漠視。」蕭辰道：「老夫有一故交，就在十里以內，你們先在那裏暫住一下……」

×　×　×

古塔，聳立在風雨中，時已三更。

一條人影在風雨中如箭射向古塔，一晃不見，原來此塔尚有一個地窖，只是進出的秘密通路只有一兩人知道。

一個蒙面人在秘密入口處抖抖身上的雨水，再推開第二道門，裏面居然十分寬敞，還有內外間。

蒙面人躬身，說道：「雲姑姑回來了嗎？」

「回來了！」一中年女子在內間回答：「松兒，進來談話。」

「是。」蒙面人進入內間，中年女子道：「松兒，好好一個人，你為什麼要蒙面？」

蒙面人道：「雲姑，姪兒是和人打賭輸了，才蒙面三年的。」

「胡鬧！為什麼要蒙面？還沒說出理由來。」

蒙面人道：「姑姑，松兒認識一位姑娘，她叫陸丹，雖說蒙面是打賭輸了，也是為了她。」

「為什麼要你蒙面，我就想不通。」

「姑姑，是為了她的師父，也是她的義父。」

「到底是怎麼回事？既蒙了面，又到『統一會』中去當副會主，你知不知道會主是誰？」

「不知道。」

「哼！他就是你姑丈黑中白的門人司馬能行。」

蒙面人道：「是他？姑姑，他知不知道姪兒是誰？」

「大概也不知道，他創統一會，大概是情場失意，為了師妹黑蘭英嫁了門羅。」中年女人道：「你們為什麼要內鬨？」

「姑姑，這件事馬芳芳也有責任，她

想和姪兒聯手除去會主。」他這話自然是說謊，是他找馬芳芳。

「馬芳芳找你聯手：她和司馬能行有仇？」

「姑姑，這個我也不太清楚。」

「糊塗，這一點都未弄清，你就和別人聯手去殺人？」

「姑姑，姪兒無知」他有很多秘密並未說出來。

「你剛才說有個名叫陸丹的姑娘，是她叫你蒙面的？」

「是的，姑姑。」

「這麼說是馬芳芳和陸丹有仇，或者陸丹的師父或義父和司馬能行有仇？」

「姑姑，我也不太知道。」

「渾帳，明天把陸丹找來，我要當面問清楚」

「是，姑姑」百里松道：「姑姑為什麼不住客棧？」

百里絳雲道：「住客棧太招搖，葉伯庭這個人太不可靠，你差點被他出賣。」

「姑姑，其實馬芳芳這女人才毒哩，本來和姪兒合作，却向姪兒施襲。」

百里絳雲道：「馬芳芳雖有殺你表姐及表姐夫之嫌，但姑姑以為，錯在門羅，不該拈花惹草，馬芳芳排斥黑蘭英，也是人情之常。」

「姑姑，您似乎在為馬芳芳開脫」

百里絳雲喟然道：「你雖已三十多了！有些事却仍然不通 一件事不可從一方面去看 蘭英嫁門羅，却是她生母的主張，當時我十分反對，只怪她自己沒主義，所以對她的事我懶得管，不是我這作姨娘的不疼前女，實在是她太任性，當年還排斥我。」

「姑姑，據說您的身手不比姑父差，這是怎麼回事？」

百里絳雲臉一沉，道：「為什麼姑姑的武功就不能比你姑父高？」

「小姪只是以為……當時姑父為宇內兩大高之手一——『東黑西白』，黑是姑父黑中白，白是另一怪人白成家，至於姑姑的師門鐵觀音——」

「不要說了！沒有禮貌，沒成家就永遠是個孩子，你喜歡陸丹嗎？」

「是的，姑姑，可以說小姪近來作的事，幾乎全是為了陸丹。」

「她比之馬芳芳如何？」

「姑姑，馬芳芳也不錯，只不過在小姪看來，還是陸丹比較好些。」

百里絳雲似乎不以為然，道：「馬芳芳那一掌好了沒有？」她所以同情馬芳芳，是由於她也是為人作妾之故。

百里松道：「差不多好了。姑姑，小姪要走了。」

「慢着！你以為凌鶴這個年輕人又如何？」

「他已失去武功，今生已經完了。」

「姑姑如果不叫他完他就不會完。」

「姑姑這又何必，是陸丹要姪兒這麼做的。」

「我發現陸丹叫你做這做那，很可能只是在利用你。」

百里松道：「姑姑，陸丹非我不嫁，姑姑放心！」

「聽說凌鶴失去武功，他的妻子變成失心瘋了。」

「姑姑，那是咎由自取。」

「這話怎麼說？據我所知，凌鶴這一兩年來俠名大噪。」

「不，姑姑，他和陸丹的師父勢不倆立，姑姑，我要走了！」百里松剛走，百里絳雲就要跟去看看，她深信百里松要去找陸丹，她對陸丹師徒深感好奇。

憑她的經驗，陸丹師徒絕非泛泛之輩，甚至以為這師徒二人十分神秘。

但她稍稍拾奪一下，正要離開，忽聞塔底第二道門「喲嗒」一聲，一片紅影瀉入，百里絳雲一看來人，不由面色驟變。

來人身著玫瑰紫軟緞繡有緋紅芙蕖的大袍，長眉巨目，身材高大，頭頂剃去一塊兒拳大小一塊，隱隱可見。

百里絳雲漠然道：「白成家，你來幹什麼？」

這人正是不了和尚，他的俗家名字叫白成家，人品不錯，也許是內功修為已窺堂奧之故，年近七十的人，看來約五十許人。

事實上百里絳雲也有六十左右，怎麼看也不過四十許人，所謂「駐顏」之說，並非無稽。

白成家柔聲道：「絳雲，妳又何必多此一問，這些年來，我何曾一時一刻忘記過妳？」

「我不喜歡聽這些。」百里絳雲揮手打斷他的話。

「絳雲，妳應該知道我對妳的一番苦心！」

「白成家，你已經是出家的人，怎麼可以動情破戒？」

「絳雲，這『不了』二字，妳難道還不明白。」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早就是黑中白的人了。」

「這件事我並不怪妳。」不了和尚說道：「妳我認識在先，黑中白半路殺出，而且盯妳很緊，加之我正好那時受傷，閉關半年療傷，出關後發現，你們已經結婚了。」

「怎麼，你仍然記恨在心？」

「不，不！絳雲，我絕不會怪妳。但半年都不能等，我一直不知道妳變心的原因。」

百里絳雲道：「告訴你也無妨，口乃心之門，守口不密，洩盡眞機；意乃心之足，防意不嚴，走盡邪蹊。當年和你交遊，你居然把你我間的私秘信口告人，凡是和你有來往的人，無不知你我的事。」

白成家道：「絳雲，妳不知道，我能獲妳靑睞，感到無上光榮，和好友談及，無非是希望你們能分享這份殊榮而已，我又沒有犯什麼大錯。」

百里絳雲道：「白成家，你有什麼打算？」

白成家道：「黑中白作古多年，況且據說他生前對妳並不體貼，其實這也是意料中事，重婚的人，怎麼會重視情感？」

「白成家，出家人應知背後莫論人非的古訓，我告訴你，這件事永不可能。」

「絳雲，妳別誤會，像妳我這把子年紀的人，自不會嚮往少年夫妻那種生活，我只是重視精神方面，妳中有我，我中有

妳！」

「作夢！白成家，我希望這是最後聽到你的這句話。」百里絳雲大聲的說道：「老實說，別人聽到這話，簡直會笑掉大牙！」

「絳雲，我以為，妳也並不是太重視這個人的。」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白成家啞然一笑，道：「黑中白死後不到三年，我就聽到風傳。妳和妳的二師兄走得很近。」

百里絳雲色變，厲聲道：「我和同門走得很近，干你什麼事？」

白成家道：「妳二師兄綽號『玉面韋陀』，小白臉總是到處受歡迎的……」

百里絳雲厲叱聲中，撲上砸出三掌，白成家紅影一閃，「啪啪啪」接下三掌。兩人各退了兩步。白成家道：「妳用的是我白成家的武功，居然不遜於我，佩服，佩服！」

百里絳雲冷冷地說道：「天下武功最早一脈傳下，誰也不敢說，什麼武功是誰的？」

「至少自我傳了妳本門的武功之後，妳又傳了黑中白，黑家的武學才更加發揚光大起來。」

百里絳雲道：「白成家，我用本門的武功也能擊敗你。」

白成家連連搖頭道：「我曾發過誓，今生我就是不能和妳在一起，也絕不動手翻臉。此誓在白某有生之年永遠不渝。但妳如要印證一下，可以各找一晚輩代我們出手。」

「我不反對這個辦法。」百里絳雲道：「何時舉行？」

「三日以內。」白成家說道：「絳雲，無論如何，此情我永不會忘。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可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絳雲，請珍惜這段情感。」

百里絳雲冷冷地，說道：「我不能和破戒的和尚往來，只有三日之約，我不反對！」

不了和尚大笑而去。百里絳雲木然佇立。四十年前，她的確和白成家過從甚密。白成家也的確傳了她幾乎全部的武功。

但是，她最後却嫁了黑中白。她為什麼要這樣？也許就連她自己都弄不清楚。

× × ×

陸丹來見百里絳雲，當然是由百里松陪着。接見的地方是在一家客棧中。

陸丹是個愛好婀娜的姑娘，對百里絳雲也很有禮貌。百里絳雲以為，姪兒總算有點眼光。便和她打招呼道：「陸姑娘的師門是……。」

陸丹道：「家師身體不適，他老人家說，老邁殘廢，虛名不必告人，前輩務請原諒！」

「不妨。世上不乏不求聞達的高人。」百里絳雲道：「陸姑娘和百里松相識有多久了？」

「大約三年光景。」

「陸姑娘有沒有攷慮嫁給松兒？」

陸丹垂頭不語。百里絳雲道：「武林兒女，不同世俗，終身大事，也不必害臊。妳自管說。」

陸丹道：「當然也會攷慮，但在師仇未報之前，暫時不談這件事。」

百里絳雲喟然道：「姑娘事師至孝，可見一般，但不知令師仇家是何人？」

陸丹道：「凌鶴。」

百里絳雲愕然道：「凌鶴不是武功盡失了？」

「是的，前輩，但家師說，報仇要徹底，不可半途而廢。」

「這話也沒有什麼不對。」百里絳雲道：「令師和凌鶴到底有什麼過節？」

「晚輩也不知道，反正仇恨極深就是了。」

百里絳雲道：「陸姑娘，你們當時是怎麼認識的？」

陸丹不出聲。百里絳雲道：「松兒你說。」

百里松吶吶道：「姑姑，三年前，陸丹在關洛道上馬失前蹄，受了傷，小姪適時救起她。就此相識。」

百里絳雲世故地笑一笑，她是聰明人，知道女人要想結識一個男人是很容易的。而且可以做到十分自然，天衣無縫的程度。

這次接見陸丹，印象還可以，但對她的師門頗為懷疑，如果陸丹對百里松矢志不二，她的師門任何秘密，都可以對他說的。

而且更使她不解的是，陸丹為何要百里松蒙面？

其實百里松並非猜不出她的師父是誰？很多人都把他當作了麥老大麥遇春，這是為何？

陸丹被百里松送走，這次百里絳雲暗暗跟着，一口氣奔入深山中，遠遠望去，山坳中冒着騰騰蒸氣。

眼見二人進入山坳之中，甚至發現二人進入山壁上的石縫中。這些不規則的石縫中，都或多或少冒出蒸氣。

百里絳雲進入石縫，不少於五六個轉折越深又越是燠熱，蒸氣也越多，竟發出嘶嘶聲。

這裏面有個石室。更加燠熱。但洞壁上的清泉却自上面蜿蜒流下，這水看來並未冒氣，必是涼的。

壁邊有一石床，上面也有些窄細的石縫，縫中冒出一縷縷的蒸氣，上面坐着一個六十左右，鬚髮斑白的老人。這時，睜開眼來，道：「松兒，丹兒，你們去了何處？」

陸丹道：「丹兒去見過百里松的姑母百里絳雲前輩！」

那老人忽然目蘊厲芒道：「丹兒，義父不是對妳說過，不要去見陌生人嗎？」

「義父，丹兒以為，百里松的姑母也不是外人，再說，百里前輩在武林中的風評也很好。」

那老人顯然並未因陸丹的解釋而釋懷，却閉上眼不再說話。

百里松只好告辭。現在只有義父女（師徒）二人，老人說道：「丹兒，妳眞糊塗。」

「徒兒無知。」

「百里絳雲是什麼樣子？」

「看來四十多一點點，人挺慈祥。」

老人冷冷地道：「她應該是五十多近六十的人了，她還問妳什麼事？」

「還問我的師承，而丹兒只說師父有病，而且藉藉無名，不說也罷。」

「丹兒，妳不說也沒有用的，因為妳要百里松蒙面，別人對他的身份作某人的猜測，百里松還猜不出來嗎？」

「師父，丹兒叮囑過百里松。」

「丹兒，妳叫他聯合馬芳芳與司馬能行火併，這件事百里絳雲有沒提過？」

「沒有。只不過他問過義父的仇人是誰？」

「你說了？」

「是的。」

「丹兒，妳太不聰明了！義父在此治療殘疾，估計再有半年就可復元，且因義父所練之武功陰多陽少，這是主要缺點。但義父想出了辦法，利用地熱陽氣，補體內陰氣之不足，三年下來，使不可能的事變為可能。義父昔年練功導致半身不遂，已漸康復，內功自信可陡增一倍……。」

陸丹道：「恭喜義父，半年之期，彈指即到，義父就是武林第一人了！」

老人喃喃地道：「這半年時光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只怕夜長夢多。丹兒，妳要小心守護。」

「義父放心！丹兒不會鬆懈的。」

此刻老人閉上眼不再說話，石室外一條素影一閃而沒。

× × ×

凌鶴等人暫住在蕭辰的故交「穿山甲」劉大謀府上。劉宅宅院甚大，後面還有六七畝果園。

凌鶴雖然怕累贅「惡扁鵲」等人而出走，却更加懷念這位忘年之交。以及其他長輩。

此刻，晚膳過後，初更將到，他一個人在後面果園中徘徊。感喟至深，黯然低吟：幾行歸塞盡，念爾獨何之？暮雨相呼失，寒塘欲下遲，渚雲低暗渡，關月冷相隨，未必逢矰繳，孤飛自可疑。

這是崔塗的「孤雁」、「矰繳」是箭的意思，自然是以此詩自況。

這時忽然人影倏閃，面前五步外站定一位素衣美婦。但凌鶴居然一言不發。

美婦打量他一陣，說道：「你就叫凌鶴？」

「不錯。」他也不想問對方是誰？如果有人要殺他，何必問是張三或李四？

「武功全失！」

「何必多此一問？如果在下武功仍在，誰會來找麻煩？」

「你把我當作什麼人？」

「在目前找我凌鶴的會是雪中送炭的人？」

美婦笑笑，道：「正是如此。」

凌鶴還是那樣落漠地道：「夫人和家父有仇？」

「令尊是？」

「凌翎。」

「聽說過，在當時也算一時之俊彥。」美婦道：「我和令尊只見過一面，怎會有仇。」

「那麼前輩的大名以及此來的目的是什麼？」

美婦正色道：「成全你。」

凌鶴這些年來的橫逆太多，對於這種事他寧可不信。道：「我連前輩的來歷都不知道，前輩居然要成全我。晚輩如何相信？」

「只要我知道你的來歷而信任你就夠了。」

凌鶴抱拳道：「多承厚愛。」

「凌鶴，我可以使你恢復武功，去報你的血海深仇！但是，你要為我去辦一件大事。」

凌鶴心頭大震，武功失去後，連「惡扁鵲」師徒都已束手，他已絕望，如果真能恢復武功，不要說為她辦一件大事，就是辦十件也成。

凌鶴望着她，自她那湛湛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此婦是位絕頂高手。

凌鶴道：「前輩是有條件的？」

「對！對！還有一點，我也要事先聲明。」

「話講當面，前輩請說。」

「一俟你報了血海深仇，為我辦了那件大事之後，我要收回武功，使你恢復原狀。」

「也就是說，前輩仍要使我變成現在這樣子？」

「不錯，你斟酌一下，划不划得來？」百里絳雲又說道：「如果你答應了，你的武功一旦恢復，我就告訴你的仇人藏在何處？」

「前輩真的知道？」

「當然知道，甚至知道，半年後他將成為武林第一人。」

「為什麼？」

「在目前我不能告訴你。」

「如果前輩的身份不能告知晚輩，晚輩只有忍痛婉拒了。」

「昔年『東黑西白』兩大奇人中的黑中白大俠，就是先夫！我叫百里絳雲。」

凌鶴這才正式見禮，道：「恕晚輩失禮。」

「不妨，凌鶴，你要馬上決定。如果決定答應，就必須暫時離開這裏跟我一起走。」

凌鶴暗暗一嘆，一切都是為了復仇，一旦報了仇，也就無所牽掛。找個地方，種幾畝薄田，和阿幸厮守一生，別無他求了。

這似乎是命中註定，不能一生擁有絕世武功。

當他點了頭時，百里絳雲道：「明天此時我來接你。」語畢，數閃不見。此時此地，他真不知道答應這件事是否錯了。

要是別人是他，會不會答應報仇之後再繳回武功，變得和現在一樣？

但是他已經點了頭，他以為不點頭，為人子的責任未了，死就不能瞑目。雖然失而復得的武功最後仍將失去，將是一件人間慘事，畢竟比目前含恨死去好得多。

所以想來想去也就想通了，一旦想通了。這一夜神清夢穩。是失去武功之後睡得最好的一次。

第二天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向娟娟說這件事？本來這次出走不想帶娟娟一道走的。果真不帶她走，誰來照料阿幸。

在早餐桌上，他考慮半天，沒說出來，如今是晚餐，再不說真的不成了。

娟娟也看出不對，至於阿幸，自然仍是渾渾噩噩，只知道「唏哩呼嚕」地吃稀飯喝湯。

「凌大哥，你似乎有什麼話要對我說，是不是？」

「是的，娟娟。」凌鶴嘆道：「我再三思考，不能再連累妳了！將來終會誤了妳的青春，也使你們父女不能享受天倫之樂。」

娟娟道：「凌大哥，不管你的話有多麼使人傷心。反正在阿幸姐復原之前，我絕不棄你們而去。」娟娟的重義氣，已可概見。

老實說，凌鶴恢復武功已太渺茫，矢志跟着這樣一個人，痴心和勇氣必須是一時無兩的才行。

「娟娟，我又要麻煩妳了。」

「凌大哥，有什麼事妳盡管說。」

凌鶴吶吶道：「昨天晚上，我在後面果園中，遇見一位奇人。」

「啊……」娟娟的興奮是可以想像。

「娟娟，妳先別高興，這位奇人確是要成全我，使我恢復武功的，但是……」

「那好極了！太好了！」娟娟一時興奮過度，居然抱着他笑着淌淚。凌、姜二人的苦樂，在她如同身受。

這份至情，凌鶴早已看出，只是目前表現得更激烈而已。

「凌大哥，那位奇人是誰？何時開始進行？」

「她就是傳言中的『東黑西白』黑中白大俠的未亡人百里絳雲。」

「啊！原來是她？我還以為是不了和尚呢！」

「娟娟，這等人應該不會說謊，也許她也會這種恢復武功的本領？而且今夜就要帶我暫時離開這裏。」

「凌大哥，這是天大的喜事，你自管去，一切有我。只不知要去多久？」

「娟娟，我怎麼能老是拖累妳？」

忽然娟娟離開他的身邊，道：「凌大哥，我知道，你不喜歡我，這樣吧！只要你的武功一恢復，我馬上就走！」

「娟娟，妳千萬別誤會，千萬別這麼說……」千言萬語，也不知自何說起。停了一會又道：「娟娟，此恩此德，如我凌鶴還有將來的話，必當重報。」

「凌大哥，只要你不再攆我走，我就感激不盡了！凌大哥，你大概要離開時間多久？」

「她也沒有說，我想至少也要一個月吧！」

「凌大哥，你去吧！我會好好照料不幸姐和小鶴的。」

× × ×

這是個迂迴曲折的山洞，非常隱秘，洞中二人，一是凌鶴，一是百里絳雲。

原來這山洞距陸丹的義父療疾之岩縫不遠，不過是一山之隔，一是在山前，一是在山後。

而這個洞中更熱。普通人根本無法忍受。

凌鶴躺在奇熱的粗砂上，砂下冒着蒸汽。他身上的衣衫幾乎盡去，只有內褲，但是如此奇熱的洞內，他居然沒有出汗。

「你知道你為什麼不出汗嗎？」

「晚輩不知道，但却相信正是病態所在。」

「對，就是這病態。」百里絳雲道：「你的武功屬陰，受傷後至陰入侵奇經八脈之中，無法散發，加之有些經絡又斷，所以內力不聚。」

「正是如此，前輩。」

「現在我以至陰之力助你連接已斷的經絡，再以天下至陽的蒸汽使那些已斷而僵硬的經脈變柔變軟，你自己再試着運功。道家有所謂『三煉實功』：精煉氣，煞煉神，神還虛。這是小成築基，進而可以却疾病、免衰老、延壽考，返童顏，這些你都知道。」百里絳雲道：「明五事，就入手有準；辨六候，而運行無差。注意！開始！」

百里絳雲的雙手在他全身的經脈處按摩，看來不甚用力，實際上運足了勁。

不一會，凌鶴身上火紅一片，加上那一千多條斑痕，真是奇觀。百里絳雲心頭微盪，差點前功盡棄。

須知百里絳雲雖已五十，但因修習有素，實際生理狀況等於四十許人。

昔年她下嫁黑中白，不久，才暗暗體會到，黑中白和他的原配情感至篤，原配比百里絳雲還要美，她這才知道，黑中白娶她，是為了要學不了和尚的武學。

那時白成家還未出家。百里絳雲甚悔，但只能怪自己太天真，自那時起，也就等于離開了黑中白。所以一個人的好與壞，真是要蓋棺才能論定的。

白成家那時看出百里絳雲和黑中白之間的危機，自然不會放鬆，可惜由于操之過急，被百里絳雲視為一個急色兒。敬而遠之。

所以此後白成家越是追得緊，百里絳雲就越是跑得遠，事實上，她那時認識了另一個人，但那個男人，却已是使君有婦了。

剛才在百里絳雲的視野中，這個碩健、英挺、不隨流俗的青年人，除了一身的粉紅色創痕，形成奇妙的圖案外，其他一切都和她昔年暗暗思暮的俠士一樣。

她心頭一凜，差點出岔子。此時此刻是絕對不能有雜念的。

可是凌鶴却無絲毫雜念，那些道家行功、築基的心法和訣竅，他背得滾瓜爛熟：透三關，過九竅，升乾頂，降坤腹，六根震而五龍捧聖。

這麼一開始，就是一個對時。

凌鶴汗出如漿，百里絳雲却是汗已流盡。第一道難關已解除。她疲憊地睜開雙目。

她知道自己的心力並未白費，只要再連續兩次，凌鶴的已斷經脈即可全部接續好。

所謂經脈，和腦子差不多，受創後，有的永遠不治，也有的能在不知不覺中康復。

看看凌鶴那碩健的身子和那永遠嘴着不屈神色的面孔，時光又倒流回去……。

× × ×

「惡扁鵲」等人正如所料，大家急得團團轉。自發現凌鶴等人那夜失蹤後，大家天天分頭去找。

找不到人，最惱火的是高麗花，什麼

「三字經」都搬出來了。「惡扁鵲」却在罵自己：「我是個浪得虛名的郎中，以後再叫我『惡扁鵲』老夫就揍人！」

而姜子雲却是默默地流淚，曲能直最瞭解他們：「老姜，我知道你的心情。」

「你不懂。」

「我懂，凌鶴出走，可以不告訴任何人，却不該瞞着你？對不對？」

「對是對！只不過我是想，少主人心情壞，不幸又渾渾噩噩地，身邊又沒有人侍候他們。」

「免操這份心吧！老姜，娟娟不是在他身邊嗎？再說他出走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心灰意冷，絕望自卑，才不願再拖累別人。」

麥秀道：「姜兄不必難過，我以為凌鶴和娟娟等人可能並未遠離。」

金大彩道：「今天傍晚，我在鎮外看到一個側影，頗似洞庭居士蕭辰。說不定是出來找他的女兒。」

衆人不由喜形於色，蕭辰來了，又增加一份實力，在「八大」之中，此人的功力僅次于凌翎。

高麗花道：「你八成老花了眼，蕭辰那個老甲魚他在洞庭多舒服？出來晃盪什麼？」

他們本是在院內納涼，大約三更稍過時，忽見一個巨大紫影一晃而至，院中站着一個奇裝異服的人。

高麗花距此人最近，道：「從那裏鑽出一個海裏怪？你是什麼人？」

來人道：「妳他娘的，是不是『八臂嫫母』高麗花？看妳這份德 ，八九不離十兒。」

高麗花最討厭別人叫她的「綽號」，母狗眼一瞪，雙手叉腰道：「你老娘正是高麗花。你他奶奶的又是什麼東西……」

聲未落，人已到，集八成內力砸出一掌。

那知來人動也未動，寬大的紫緞繡花彩袍大袖輕輕一甩，高麗花可就慘了，「吭」地一聲，連退七八步，倒在曲能直身上。連曲能直也被砸倒。

衆人這麼一緊張，都站了起來，高麗花吃了大虧，咀皮子可不饒人，破口大罵：「暴發戶，你八成在哪裏搶了一家錢莊，窮人乍富，這把子年紀才會打扮得這麼花梢。恰你姐！你再接我一掌！」

「惡扁鵲」張臂一攔，道：「我來應付。」

高麗花罵咧咧地退下，來者花衣人道：「你這份德，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你來應付？你應付得了嗎？」

「惡扁鵲」道：「我這副鳥架子，的確是姥姥不親，舅舅不愛。只不過，尊駕有沒有尿泡尿照照自己這份德性？說你是窰子裏的龜公吧！又沒有這麼霸氣。說你是當舖掌櫃的吧！你又缺乏那點世故。老實說，尊駕眞是個四不像。」

此言一出，其餘諸人俱蓄勢以待，準備一搏。

那知此人忽然咧咀大笑，道：「有意思，有意思！居然有人敢消遣大爺我！你老子何人？」

「我？無名小卒，江湖郎中。」「惡扁鵲」又說道：「不過我要提醒尊駕一件事。」

「什麼事？」

「咱們至少見過一次，尊駕眞是貴人多忘事。」

「噢？我見過你這位老美男子？」

「有一次在下在怒山中採藥，在山洞中避雨，有位冒失的仁兄，進洞沒打招呼就搜我的藥籃。不知道是不是大爺你？」

「哈……」來人大笑一陣，道：「『惡扁鵲』，看來你記性還不錯。」

「惡扁鵲」打蛇順竿上，道：「如我猜得不錯，尊駕必是『東黑西白』的二奇之一『不了』大師了！」

「哈哈，」白成家大笑，道：「大爺在江湖中闖數十年，還沒有人叫我一聲『大師』的。『惡扁鵲』，大爺有點喜歡你了！」

「惡扁鵲」道：「這麼說，白大俠也不否認欠我一個人情了？」

「好吧！你說，要大爺為你辦一件什麼事？」

「惡扁鵲」道：「我有一位忘年之交武功全失，望大師成全。」

「這個……好吧！誰叫我那次在怒山山洞中拿了你兩支夜合珠。大爺我是有恩必償，有仇必報的。不過大爺目前有急事，稍後再說。」

「惡扁鵲」忙問道：「大師有什麼急事？」

白成家道：「這件事告訴你，你也幫不上忙。」

高麗花道：「那可不一定，看你這身打扮，八成是個老花心！要找個相好的，『惡扁鵲』可以為你張羅介紹一番。」

白成家直打哈哈，道：「這倒也是件好事，大爺雖然這把子年紀了。身子骨倒還硬朗……」

「惡扁鵲」指指高麗花道：「大師，你看高大小姐如何？才五十來個生日，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如今小姑居處，尚待字閨中。」

白成家的面孔扭曲了一陣，打着哈哈道：「這怎麼敢當？人家不罵我是『豬八戒進瓷器店——粗人玩細活』才怪哩！」

高麗花扯着破鑼嗓子要揍這兩個人，却被余大彩拉住，道：「高大姐，『惡扁鵲』馬上就要言歸正傳，且請少安。」

「惡扁鵲」正色道：「大師有何急事？可否告知？」

「試問，當今武林中武功高的年輕人是哪幾個人？我說的是在三十以下。」

「惡扁鵲」說道：「大師問這個幹什麼？」

「你是說不說？不說我可要走了！」

「惡扁鵲」道：「當今武林，三十以內的高手，首推當年八大家之首凌翎之子凌鶴，可惜他被人施襲失去武功，另外一個則是個姑娘。」

「姑娘？叫什麼名字？」

「她就是八大家之一西北馬家馬如飛之女馬芳芳。」

白成家道：「以這二人相比，誰高誰低？」

「惡扁鵲」說道：「應該這樣說吧，在凌鶴未失去武功之前，馬芳芳要遜他一籌。」

白成家遲了一下，道：「所謂八大家主人，武功也極平凡，為什麼他們兩個年輕人會出人頭地？」

「惡扁鵲」道：「說來話長，只好長話短說，凌鶴學了巨書上的武學，而馬芳芳則是學了與大師齊名的黑中白的女婿門羅的全部武功。」

白成家忽然大為激動，道：「眞的是如此？」

「惡扁鵲」道：「句句實話，事實上學過巨書上武功的還有麥老大，他也可能是『統一會』的副會主。」

「他？」白成家忽然狂笑一陣，道：「凌鶴在什麼地方？馬芳芳又在何處？」

「惡扁鵲」說道：「凌鶴出走，諒在附近，我們正在找他，馬芳芳也就住在附近……」

白成家大袖一拂，騰空而去。「惡扁鵲」大叫三聲，可惜人已去遠。余大彩道：「此人表面放浪形骸，看來頗邪，實際上未必如此。」

麥秀道：「在下也有同感，但不知他找年輕高手目的何在？」

高麗花道：「總不會是吃了八頓飯沒事做，要找年輕高手較量吧？」

「惡扁鵲」微微搖頭。姜子雲道：「各位，大家再外出分頭看看如何？不了和尚來此，機不可失。要是不能及時找到少主人，那就太可惜了！」

分頭外出找人，無人反對。

× × ×

馬芳芳把凌鶴的那件內衣塞入枕下，正有倦意。窗外忽然有人道：「叫馬芳芳那丫頭出來見我。」

這口氣非但馬芳芳惱火，李婉如都忍不住，開門一看，居然是個身着紫緞繡花大袍的老人，撲上去就砸出兩掌。

來人揮手一拂，李婉如猛吃一驚，因為這暗勁不可抗拒，竟被震回屋中去了。

來人忽然苦笑一陣，又嘆口氣道：「看來，虛名眞是累人。妳就是近來崛起的年輕女高手馬芳芳嗎？」

「我才是馬芳芳。」馬芳芳走出來，打量白成家。這是什麼人？他簡直想不通，這麼大的年紀，却穿了這麼一件大袍，眞是不倫不類。

「妳眞是馬芳芳？」

「假不了的。」

「怎知假不了。」

「就這麼證明。」馬芳芳忽然攻了上去。白成家大袖一拂，馬芳芳退了兩步，把力道卸去一大半，再作出凌厲的一招。

「嗯！這個差不多是馬芳芳了。」白成家立即破解。馬芳芳連攻七八招，一點便宜也沾不到。

馬芳芳道：「請問尊駕何人？怎知我是馬芳芳？」

白成家道：「妳和凌鶴是目前武林中的風頭人物，我當然知道。至於大爺我，你可聽說過『東黑西白』武林雙奇？」一掌把她震退五步。

「你莫非是不了和尚白成家？」馬芳芳大驚。

「正是大爺我。」

馬芳芳愣了一下，這等高人為什麼說話這樣粗俗？她道：「白大俠找本姑娘何事？」

「馬芳芳，妳想不想成為武林青年第一高手？」

馬芳芳心中一動，此人號稱「不了」，莫非和門羅一樣，老來花了心？道：「想又如何？」

白成家道：「想就跟我走。三月之內，大爺使妳高踞武林第一青年高手。」

馬芳芳可一錯而不能再錯，當時心中充滿了復仇之火，不學絕世武學就不能復仇，才做了錯事。

現在馬芳芳不再把一般男子放在心中，只有一個凌鶴，今生不忘，而且野心永在。

近來她也發現凌鶴失踪，她和李婉如天天外出尋找，當然也偷偷到過「惡扁鵲」等人處刺探，看一看他們有沒有找到了人。

馬芳芳忽然又想到了凌鶴，道：「白前輩，聽說你能以『洗髓經』上的方法使失去武功的人恢復武功？」

「有此一說。」

馬芳芳道：「前輩如傳我武功，可否連『洗髓經』一起傳授？」

「當然可以，但我傳妳武功，主要是要妳為我去辦一件大事。不能怕死，更不能退縮。」

馬芳芳道：「我既已答應，就絕對可以辦到。」

白成家道：「還有一件事，我也要說在前頭，因為說了之後，妳幹不幹還不一定。」

馬芳芳道：「請說。」

「我成全妳，使妳成為武林第一青年高手之後，妳可以儘可能去復仇雪恨，但不能去做壞事。三年後，我要收回。」

「什麼？收回我武功？」馬芳芳大驚，說道：「武功又不是放債借錢，如何能收回？」

白成家道：「大爺就可以辦到，因為我教妳的只是心法，用心法增加內力，我收回內力，妳就恢復了原來的功力。」

李婉如大聲道：「芳芳！不要幹，這件事不合算。」

馬芳芳道：「我也是這麼想。第一，你成全我之後，要我為你去辦一件事。到底是什麼事你都不說。其次，到最後你還要再收回去。」

白成家道：「我也並非決定收回去，而是要看情況，如果妳表現良好，中規中矩，我也能改變主意，不再收回。」

李婉如不贊成，道：「芳芳，我看不太划算。」

馬芳芳低聲道：「妳的意思是？」

李婉如在她耳邊道：「第一，這個人不男不女，不僧不俗，恐怕不正派。其次，妳現在已經是宇內第一青年高手，何必再學？」

馬芳芳可不這麼想，在目前，她固然是武林第一年輕女高手，但難保不被人超越。她如果不答應，必然另找別人。那個人不久就超越了她。這是她所無法忍受的事。

馬芳芳道：「如果晚輩不接受呢？」

白家成道：「我只有再去找別人。」

「是不是一定要找年輕女人？」

「不一定。大爺本來想找凌鶴，他娘的，只怪他沒有福氣。這小子失蹤了！」

馬芳芳說道：「前輩要晚輩去辦什麼事，一定要事先說明，萬一不能勝任怎麼辦？」

白成家道：「我認爲妳能勝任，妳就能勝任。只不過是去和一個人印證武功而已。」

馬芳芳道：「凡是能和前輩約鬥的高手，必是罕見的棘手人物。」

「當然，丫頭，妳是不是怕了？」

「笑話！我答應了。」

× × ×

「司馬能行拜見師母。」百里絳雲來到「統一會」中。她對這個先夫的門人並不大滿意。因爲「統一會」乃是什麼正規幫會，而司馬能行又有那麼多的妻子。

其實主要是當年黑蘭英嫁了門羅，失意之下的反常行爲。

「起來，能行，你知不知道副會主是什麼人？」

司馬能行悻悻地道：「師母別提此人了！那是個首鼠兩端的人。」

百里絳雲道：「這件事有一番曲折，也有點誤會！」

司馬能行道：「師母，這絕不是誤會，實在是此人陰險狡詐……」

百里絳雲揮揮手，道：「他是我的姪子，能行，但我並不袒護他，八成是他被人利用了。」

「他是師母的姪子，晚輩居然毫無所知。」

「這不能怪你，也不能全怪他，你們雙方的保密工夫都不差。而他又是被人利用。差點造成自相殘殺。」

司馬能行問道：「不知他被何人所利用？」

「是一個年輕女人，名叫陸丹。」

「這名字晚輩沒聽說過。」

「事實上陸丹又是聽命她的義父，也是她的師父。提起此人，你可能知道。他就是武林八大家麥秀之兄麥遇春。」

「他？」司馬能行大爲驚愕，道：「師母，老實說，晚輩曾把令姪當作「麥遇春」

「這並不稀奇，因爲他正是被麥遇春所利用，而冒充麥遇春，有人問他是不是麥遇春，他既不否認又不承認，使人摸不清到底是誰？」

司馬能行道：「師母，凌鶴誓殺麥遇春報仇，令姪却和葉伯庭聯手重創凌鶴，使其武功盡失。」

「這件事我自有辦法補償。」

「師母，麥遇春爲什麼要別人蒙面冒充他？」

「麥遇春自學了你師父留下的巨書上武功之後，因不便招搖，需要練功，又要不受干擾，就永遠蒙面。但由於他練那巨書上的武功不慎走火，半身不遂。需要加緊治療，只好叫他的義女唆使松兒冒充他在本會中鬼混，以便爭取時間，當然，目的也在利用本會之力，除去他的心腹大患凌鶴。」

「原來如此。」司馬能行道：「要不是馬芳芳與松弟合作，中途變卦向松弟施襲，以他們二人的功力，合擊之下，晚輩必然凶多吉少。」

百里絳雲說道：「松兒也自悔孟浪，我特地叫他來解釋一下。以後就是一家人了。」

百里絳雲道：「松兒，進來吧！」

百里松進屋，向司馬能行兜頭一揖道：「司馬大哥，小弟多有得罪，不過小弟挨那馬芳芳一掌也不輕。」

司馬能行道：「既是誤會，又是自己人，也就不必客氣。師母，這麥遇春唆徒設計賺人，晚輩嚥不下這口氣，應該立刻找他算帳。」

百里絳雲道：「由於他在療疾，但也在練功，以我的身份，不便下手而逞人之危的。」

司馬能行道：「晚輩去找他，就不必有此顧慮。況此人一旦復原，更加不易制服。」

「不錯，他曾對其徒陸丹說過，只要再有半年時間，就是武林第一人了。」

「師母，晚輩立刻和松弟一起去一趟。」司馬能行道：「不知陸丹對松弟的情感是不是眞的？」

百里松道：「這份情感應該不是假的吧？」

百里絳雲道：「能行，這統一會你還要繼續存在下去？」

司馬能行道：「師母，晚輩以爲，只要行得正做得正，眞正能爲武林謀福祉，就有繼續存在的必要，或者由師母來主持，德高望重，那就壯大可期了。」

「此事再作計議，我們先去找那麥遇春……」

× × ×

百里絳雲一行人撲了個空，麥遇春師徒已經遷走了。陸丹也未留下隻字片語給百里松。

「松兒，路遙知馬力，這女人八成是受師命利用你的。」

「不，姑姑，絕對不是，姪兒已是三十二歲的人了，難道說連一個女人對我是否眞心都看不出來？」

百里絳雲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此戒疏於慮也；寧受人之欺，毋逆人之詐，此警傷於察也。前後雖有矛盾，但並不衝突，作人不可不慎。反之，可能萬劫不復。」

百里松說道：「姑姑，這一點，小姪敢和任何人打賭，如陸丹對小姪是虛情假意……」

「好哩！眞象如何？不久就可弄清。」百里絳雲道：「我相信，對方並未離開此山，因爲宇內有地熱的山不能說只此一處，却要長途跋涉。他們必然仍在此山之中。」

司馬能行道：「爲什麼？師母？」

「因爲麥遇春是半身不遂，需要在騰騰蒸氣上運功。事半功倍，又在緊要關頭。因爲他學的也是本門的武功。」

司馬能行說道：「這一點，晚輩就不懂。」

「當然是由於你師父昔年留下了巨書，麥遇春捷足先得。而本門武功屬陰，如滲以陽剛之氣，有病可治病，無病自可強身。」

百里松道：「咱們分頭去找。」

「三人分三路，但此山周圍五十餘里，到處都有亂岩、石縫或秘洞。而且到處都有冒汽的地熱。

要找麥遇春師徒談何容易。

百里絳雲獨自來到凌鶴練功之處。凌鶴剛剛行功已畢，道：「前輩，一切頗爲順利，只有一點，晚輩十分担憂。」

「有什麼不妥之處？」

「眞氣運行，已可順暢，但偶爾仍有亂經現象。

百里絳雲想了一下，說道：「好，你現在向地上的粗砂以全力擊出一掌，試試看。」

凌鶴暗提眞氣，全力擊出一掌。「蓬」地一聲，砂飛石走，濺起的粗砂自洞壁上震回，打肩奇痛。地上出現一個半人多深的巨坑。

百里絳雲道：「你估計現在的功力比未失去武功之前如何？」

凌鶴道：「似乎比以前稍遜半籌。」

「好，當你再次亂經時，你再全力擊出一掌試試看。」

「是的，前輩。」

百里絳雲道：「現在，我要調息一下，你給我護法。」

「是。」

× × ×

娟娟和蕭辰在鎮上吃飯。座位臨窗，可以看到街上的景物。蕭辰道：「娟娟，爹就想不通，妳老是跟着凌鶴那小子，人家還以爲我的女兒嫁不出去呢！」

「爹，我們又何必去管別人是如何想法？」

「話不是這麼說，一個黃花大姑娘，總是和一個男人一道，這算什麼？」

「爹，你再來四両白干如何？」

「不，不，夠了！娟娟，要不是咱們父女久別重逢，爹怎麼捨得花八錢多銀子吃一頓飯？」

娟娟道：「爹，我知道您的飯量，一碗肉絲麵絕對不會飽的。這是何苦？省吃儉用，有時近似虐待自己。難怪人家都說您客嗇。」

「誰說的？儉節是美德。是哪個渾帳東西說我客嗇？」

「小二，再來一碗肉絲麵！」

娟娟叫了麵，蕭辰要阻止已經不及，道：「丫頭，妳大概是跟凌鶴那小子學壞了！花錢像流水般一樣。這怎麼得了？」

小二送來肉絲麵，蕭辰道：「伙計，這碗麵我本來不想叫的。要是不打個七折，我要退回去。」

伙計大概沒有聽清楚，但臨座的食客却聽清了，不免交頭接耳竊笑不已。

娟娟揮揮手對小二道：「沒有什麼，你去忙吧！」

「爹……」娟娟低聲道：「每次和您出門，總免不了遇上這種糗事。您留着那麼多的錢幹什麼？這麼大年紀，連個兒子都沒有。」

蕭辰道：「丫頭，妳給我小聲點，爹那有錢？」

娟娟正要反駁，梯口忽然上來二人，鼻青臉腫，瘀血還沒有舒散開，正是馬如飛和錢山主僕。

「爹，您看他們的狼狽相。」

蕭辰一看，皺皺眉頭道：「是不是凌鶴亂經時打的？」

「是啊？這兩個人眞是流年不利。」

這工夫馬、錢二人剛坐下，錢山看到了蕭氏父女，低聲對馬如飛說了幾句話，馬如飛並未抬頭，却在對錢如山說話。

不一會，錢山走過來，向蕭辰抱拳道：「蕭居士，家主人說，今夜三更，在鎮外孝子墓中見。」

蕭辰道：「怎麼？你們馬家祖上出過孝子？」

「沒有，那是別人的墓地。」

「到別人墓上去幹什麼？」

「反正家主人必然準時前往，不見不散。」

娟娟說道：「我爹有事，沒有這份閑情。」

錢山冷笑道：「要是不敢去，先交待清楚。」

蕭辰道：「你到底是誰？」

錢山說道：「蕭大俠難道沒見過我錢山？」

「噢！你就是錢山，失敬，失敬！」蕭辰道：「我還以爲自己老花了眼，原來是由於你鼻青臉腫，使我認不出來了。」

錢山紅了臉，道：「希望蕭大俠今夜不會鼻青臉腫！」錢山冷笑一聲回座。

蕭氏父女付了帳下樓而去。

娟娟道：「爹，不去是對的，他們不懷好意。」

「娟娟，妳以爲爹會不去？」

「爹，你和他們沒有過節，爲什麼要去。」

「正因爲沒有過節，才要去一趟。」蕭辰道：「這是武林中不成文的規定，不去就是示弱。」

娟娟道：「爹，到底爲了什麼？」

蕭辰道：「娟娟，妳別爲爹操心，就是他們主僕一齊上，我也應付得了。」

娟娟說道：「爹，只怕他們有什麼陰謀。」

返回住處，娟娟想去報告「穿山甲」，但主人不在家，她相信馬如飛主僕一定有恃無恐，僅是她和父親去赴約，實力仍嫌單薄。

她想到「惡扁鵲」等人，只要通知他們一聲，馬家主僕有什麼陰謀都不怕了。

可是她又很爲難，她們出走，讓人家焦急，如今再回去求援總是不大好意思。此刻天已向晚，娟娟決心溜出去找「惡扁鵲」等人援手。

由於此處去鎮上有數里之遙，到了那裏發現一個人都沒有。猜想必然是外出找凌鶴去了。

娟娟急出一身大汗，只好留下一張紙條，因爲她不能久等。

她急急趕回「穿山甲」處，各處找了一遍，已不見了蕭辰，知道父親怕她跟去，自己先走了。

娟娟大急，問了好幾個人，才問明了孝子墓的地址。

原來此墓相距也有七八里路。娟娟趕到，一片死寂，顯然並沒有人。

娟娟大叫十多聲，沒人應聲，知道更糟，可是約定在此，爲什麼不見人？何況還不到三更？

（未完・十八）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皋・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飛虹慕名問卦，親自找女純陽問狻扞手的失物下落，只得到四句說話：龍飄蓬萊，八仙過海，輕功絕世，唯我裙釵。共十六個字，便收卦金一千多両，並無說明失物的下落，眞是耐人尋味，狄飛虹只好回到客棧和衆人商議，如何進行，按話裏說的蓬萊，必然與龍或神仙有關，故跋涉先到山東半島的蓬萊縣城，向一命相攤老者問訊，知道丹崖山頂蓬萊閣，是當年八仙飲酒跨海之處，目前住在蓬萊閣的是金甲莊主龍璇的女兒龍飄兒，再由祝京娘向師叔探清金甲莊主的底細，故意向龍璇找碴，道出慕名約會他的女兒龍飄兒……

嫁禍有目標　五大派追查

龍飄兒道：「請說。」

狄飛虹道：「在下這個總教練只是濫竽充數，羅侯爺想改聘姑娘，所以要在下前來恭迎芳駕。」

龍飄兒冷冷道：「狄飛虹，你將本姑娘當做三歲孩子？」

狄飛虹道：「這話怎麼說？」

龍飄兒道：「羅侯爺要聘我，何須勞動閣下的大駕，更不必要侯門千金移駕前來，再說黃蜂谷大舉出動，連兩位谷主，黑白雙姥，金帶四婢，以及五鐵衛都來到咱們這小小的山城，光棍眼裏不揉沙子，姓狄的，你最好說實話。」

狄飛虹道：「要我說實話不難，妳必須先勝在下，請。」

龍飄兒道：「這是你逼我的，希望你不要後悔！」語音一頓，纖掌急吐，一股寒風挾着石破天驚的威勢，向狄飛虹當胸撞了過來。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不必等待掌力及身，狄飛虹已經瞧出這一掌的威力强悍無比，他存心試試對方的斤兩，因而不避不讓，以八成眞力迎擊上去。

轟的一聲巨响，兩股掌力相觸，在空氣中激起一種强大的旋流，但見四週枝葉横飛，此種聲勢當眞嚇人以極。

龍飄兒畢竟是一個女人，在鬥力上是差了一點，狄飛虹只是上身微微晃了一下，她却立足不穩，向後退了一步。

當然，她也只是試探，一見此路不通，立即改弦易轍。

她知道狄飛虹是一個平生罕見的勁敵，因而一聲嬌叱，使出一套奇絕天下，威力無邊的掌法「千手摘花」。

一招擊出宛如千手齊施，但見掌影繽紛，分襲對手全身的要害重穴，任是何等功力之人，也難以逃避她的攻勢。

狄飛虹從未見過如此快捷，威力又這般强大的掌法，一時招架不及，竟連續被擊中三掌，所幸他已運起護身罡氣，掌力雖是不輕，他却並未受到傷害。

此後他一直處於驚濤駭浪之中，在龍飄兒超絕的輕功身法，及閃電一般的快掌之下，他除了挨打，幾乎別無他法。

不過任何一項武功，都難以作到絕對完美，「千手摘花」雖是武林絕學，仍然有其瑕疵的存在。

無論狄飛虹的武功多高，一個勁兒挨打總不是一件好事，後來他被打得血氣浮動，幾乎有些難以支持了。

被打的不好過，打人的不見得就能好了多少，何况罡氣反彈之力頗爲强大，龍飄兒被震得兩臂酸痲，速度當然快不起來了。

她出手一慢，自然更容易瞧出破綻，狄飛虹終於找到一個反擊的機會，右掌倏伸，一把抓了出去。

那只是一個極端暫短的空隙，比眨一下眼皮還要暫短，但狄飛虹却毫不遲疑的伸手一抓，一把扣到龍飄兒的玉腕。

此時龍飄兒腕脈被扣，功力無法發揮，狄飛虹只要順手點上她幾處穴道，這位姑娘就變做任人宰割的俎上之肉了。

但狄飛虹沒有這樣，他只要振臂一抖，將龍飄兒摔了出去。

這一摔並不重，但也不會太輕，龍飄兒悶哼一聲，半晌才由地上爬起。

「姓狄的，咱們有仇？」

「誰說的？沒有啊。」

「那你爲什麼要找我的痲煩？」

「咳，龍姑娘，我只是請妳到潼關走一趟，羅侯爺想見見妳。」

「我却不想見他，告辭。」

語音甫落，右手突然一揚，三點寒星以閃電般的速度，向狄飛虹迎胸飛來。

這是她們龍家的獨門暗器子母纏頭錦，在江湖上極負盛名，平時只發一枚，能夠逃過傷害的已經不多，此時三枚齊發，可見她是志在必得了。

狄飛虹聽過子母纏頭錦的厲害，因而也不敢大意，不待牠錦帶炸開，降龍神抓已連連揮出，那就像萬流歸海一般，三枚子母纏頭錦便一起飛進他的掌心去了。

龍飄兒絕未想到狄飛虹的功力如此之高，千手摘花掌傷不了他，纏頭錦又被他接着，再鬥下去不見得就能穩操勝券，不如先離開再作後計。

於是她點足彈身，去勢如箭，一閃之間便已失去踪跡。

狄飛虹知道追不到她，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明天就是約定的第五日，只要圍着金甲山莊，相信她要不出什麼花招來。

他返回客棧，覃小蝶等正爲他的失踪在着急，經他說明經過，大夥兒才安下心來。

羅蘭哼了一聲道：「師兄，那龍飄兒是不是很美？」

狄飛虹道：「她面蒙輕紗，瞧不出她的醜妍，論身材倒是骨肉均勻。」

羅蘭眉兒一揚道：「我說呢，分明已經抓到那女强盜了，却只摔她一下，敢情又動了憐香惜玉之心了。」

狄飛虹微微一笑道：「小兄雖然不是君子，也不會見一個就愛上一個，不過龍飄兒掌法奇快，當得是武林罕見，再配合她那身輕功，今後各位遇上她千萬不能大意！」

覃小蝶道：「今後遇上她咱們就放蜂兒，她再快一點也不管用。」

羅蘭哼了一聲，螓首一揚，回到她的房間去了。狄飛虹道：「時間已晚，咱們歇息吧。」

翌晨早餐之後，狄飛虹就率領黃蜂谷的人馬來到金甲山莊，他先命唐婉儀及所屬三十名弟子將山莊包圍，再放出神鷹在空中戒備，然後與覃小蝶等向莊門馳去。

唐婉儀首先發覺金甲山莊的情況有異，立即向隨後上來的狄飛虹道：「稟二谷主，此地似乎發生了重大的變故。」

狄飛虹在唐婉儀報告之時，已經瞧到莊門洞開，門前倒着兩名莊丁模樣的屍體，不由眉峯一皺，緩緩吁出一口長氣。

覃小蝶道：「大哥，咱們只怕墜入一個陷阱之中了。」

狄飛虹點點頭道：「咱們先進去瞧瞧再說。」

院中橫七豎八，到處都是屍體，廳堂裏面也是一片凌亂，龍璇父子及老弱婦孺全都沒有逃過這塲刼難，景象之慘，使人不忍卒覩，惟一沒有見到的是龍飄兒，她輕功極高，也許逃了，但也有被擄去的可能。

覃小蝶道：「金莊沒有一個活口，這般賊人的手段實在歹毒。」

狄飛虹面色沉重的說道：「留下活口，就無法達到他們嫁禍的目的了，咱們走吧。」

他們正待離開金甲山莊，五鐵衛之一的西門冬忽然稟報道：「稟谷主，青城掌門涂六公等求見。」

狄飛虹一怔道：「來了多少人？」

西門冬道：「有武當三老之一的青陽道長，少林一磚堂住持無燈大師，峨嵋三俠之一的蔣一葦，及他們的門下弟子，約莫三十餘人。」

狄飛虹道：「這般人來得太過蹊蹺，咱們要善加處理，唐姑娘快撤除包圍，咱們走。」

少林、武當、峨嵋、青城、崑崙，是當代武林的五大名門，雖然他們已日漸式微，但在江湖上仍有强大的影响力量，如今五派來了四派，其中少林武當青城三派，都與黃蜂谷或多或少有過磨擦，如果這當眞是一個陷阱，那麼黃蜂谷就算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屠莊殺人的罪名了。

四大名門被黃蜂弟子阻在山下，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是一股激憤之色，顯然，這其中的曲折，更令人莫測高深。

狄飛虹等一行來到山下，四大門派立即掣出兵刄，擺出一副戰鬪的態勢，黃蜂門下也劍拔弩張，氣氛立時緊張起來。

狄飛虹雙拳一抱，說道：「各位，幸會……」

涂六公哈哈一陣狂笑道：「幸會？嘿嘿，這金甲山莊莫非換了主人？」

狄飛虹道：「前輩不要誤會，咱們只是跟龍莊主有約，前來拜候罷了。」

青陽道長道：「涂掌門，別跟他說廢話，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今天黃蜂門下，不能留一個活口。」

覃小蝶道：「爲什麼？就算咱們之間以前有點誤會，也不致仇恨如此之深。」

青陽道長道：「咱們四派行道江湖的門下，在數月之內，被你們黃蜂谷無故殘殺達十六名之多，聽說你們要來血洗金甲山莊，所以……」

少林無燈大師宣聲佛號道：「咱們來此已有不少時辰了，金甲山莊爲什麼毫無動靜？莫非……」

涂六公大喝一聲，問道：「姓狄的，你當眞血洗金甲山莊，連婦孺都沒有放過麼？」

狄飛虹道：「狄某稱你一聲前輩，請你不要血口噴人，黃蜂谷與四大門派河井不犯，沒有理由殺害各派的弟子，至於金甲山莊……」

涂六公道：「金甲山莊怎樣？你們必然趕盡殺絕，沒有留下一個活口了！」

覃小蝶道：「慢點，請問涂前輩，你們是那一天來到蓬萊的？」

涂六公估不到覃小蝶會有此一問，隨口回答道：「咱們今早才到，妳問這個做什麼？」

覃小蝶道：「那就對了，聽說江湖之上有一個神秘組織……」

涂六公叱喝道：「住口，咱們在找你們黃蜂谷報復殺害門下弟子之仇，妳扯到別處作什麼？」

覃小蝶道：「怎麼，不讓我說？怕我扯出你的狐狸尾巴？」

涂六公怒叱一聲道：「黃蜂谷殘害武林同道，是鐵一般的事實，妳縱然口如懸河，今天也饒你們不得，給我殺！」

他果眞不讓覃小蝶再說下去，舉手向前一揮，九名青城門下，領先發動攻擊，其他三大門派除了峨嵋尚未參與搏殺，少林武當弟子已全部投入戰火之中。

黃蜂谷挺身應戰的只有九人，他們是五鐵衛及金帶四婢，並經狄飛虹吩咐，不得傷人性命。

五鐵衛使刀，一刀在握，霸氣橫生，刀光一閃，强敵斷魂，此等奮厲無前，千軍辟易的刀法，豈是這般人所能承受的！

他們像羊羣中的五條猛虎，足跡所至，如同沃湯潑雪一般，如非狄飛虹早有交待，怕不已屍橫遍地了。

金帶四婢使槍，她們雖然沒有五鐵衛那等凌人的霸氣，但她們那神奇威猛的槍法，比五衛的刀法更甚幾分，她們找上了青城九大弟子，長槍吞吐之間，必然有一個哀嚎着仆倒下去，她們並沒有殺死一條生命，只不過這九大弟子全被毀掉武功，變作幾個常人了。

五衛四婢橫掃鬪場，四大門派幾個首腦人物瞧得目瞪口呆，他們絕未想到幾名黃蜂谷的弟子，竟然具有如此驚人的功力，如是他們出手，不見得就能勝得了對方了。

狄飛虹不爲已甚，及時將五衛四婢招了回來，然後雙拳一抱道：「江湖上的確出現一個爲非作歹的邪惡組織，但絕對不是黃蜂谷，咱們沒有殺害各派的弟子，金甲山莊的滅門血案也不是咱們做的，在下言盡於此，告辭。」

沒有人留難他們，當天他們也離開了蓬萊縣城，在途中羅蘭忍不住詢問道：「師兄，咱們去那兒？」

狄飛虹道：「洛陽。」

羅蘭問道：「爲什麼，咱們不回去潼關？」

狄飛虹道：「不，我要找女純陽。」

覃小蝶說道：「你懷疑這一切跟她有關？」

狄飛虹道：「金甲山莊慘遭滅門，少林等四大門派却在那兒堵着咱們，這些絕對不是巧合，妳說是嗎？」

覃小蝶道：「只有女純陽知道咱們的行踪，她的確十分可疑，不過待咱們趕到洛陽，只怕見她不到了。」

羅蘭道：「妳怎麼知道的？」

覃小蝶道：「不管女純陽是不是眞有靈異，咱們在蓬萊的遭遇，以及回洛陽找她，必然都瞞她不過，妳想她還會等在那裏？」

羅蘭道：「那怎麼辦？」

狄飛虹道：「只有一個法子……」

羅蘭道：「什麼法子？」

狄飛虹說道：「咱們的大隊人馬仍然按日計程，我獨自易容改扮，兼程趕回洛陽。」

羅蘭頷首道：「好辦法，但我要跟你去。」

狄飛虹道：「小姐，這可不是鬧着玩的，我要日夜趕路，風餐露宿，兩天下來，不把妳累倒才怪。」

羅蘭撇撇嘴道：「你就這麼瞧不起人，我又不是沒有跟你闖過江湖。」

狄飛虹道：「那不同，當時咱們不必急着趕路，又有丫頭沿途侍候，妳自然不會感到勞累。」

羅蘭道：「隨你怎麼說，我非跟着你不可。」

覃小蝶道：「大哥，你就帶着羅小姐吧，再叫祝京娘跟着你們，我想不會有問題的。」

狄飛虹實在擺不脫這位侯門千金，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答允下來。

× × ×

「沙河」是萊州到昌邑之間的一個鎭集，這天晌午時分，三騎怒馬由萊州方向捲地而來，在離鎭十里之處有一個茶棚，來騎中有一人呼叫道：「師兄，咱們歇一下好麼？」

領頭的騎士一勒繮繩，回望道：「好吧。」

他們將馬匹拴好，然後到茶棚飲茶。其中一名書僮打扮的忽然眉峯一皺道：「公子，這茶……」

領頭的騎士道：「可能有人想留下咱們……」

「想留下你們不假，不過茶裏並沒有下毒。」

語音由茶棚的後面傳出，接着走出八名懷抱長劍的彪形大漢，他們是峨嵋門下，說話的正是不久之前曾經參與金甲山莊之會的蔣一葦。

日前峨嵋門下隔岸觀火，並未加入當時的混戰，如今攔路找碴，莫非認爲他們人少好欺？

書僮哼了一聲道：「蔣大俠，這是爲了什麼？」

蔣一葦道：「定遠侯的千金，黃蜂谷的二谷主，居然喬裝改扮，曉夜奔馳，在下正要請教，這又是爲了什麼？」

他們的確是狄飛虹、羅蘭，及祝京娘所改扮，估不到他們的行藏早已被別人識破，這次洛陽之行，只怕不會十分順利。

羅蘭柳眉一挑道：「你管的太多了，說明你的來意吧。」

蔣一葦道：「姑娘快人快語，在下只好直說了。」

一頓接道：「狄二谷主身負數十條人命，請他跟隨在下到峨嵋一行。」

羅蘭道：「爲什麼要跟你去峨嵋？」

蔣一葦道：「狄二谷主殘害江湖同道，本已罪不容誅，但家師本悲天憫人之心，先要查明事實，再予以公正的裁判。」

羅蘭嬌叱道：「你胡說，那都是栽贓嫁禍，我師兄並未殺人。」

蔣一葦道：「我說過，家師會查明眞像，予以公正裁判的。」

狄飛虹微微一笑道：「令師心存慈悲，令在下好生感激，可惜在下無暇分身，只好辜負令師的美意了。」

蔣一葦雙眼一翻道：「什麼，你敢不跟我走？」

祝京娘大怒道：「你是什麼東西，居然敢以這等口氣對咱們公子說話，本姑娘先教訓教訓你。」

她挺劍奔向蔣一葦，却被一人攔了下來，他們雙方都是用劍，立時展開一塲惡鬪。

峨嵋弟子首推三俠，蔣一葦是三俠之首，以次就要算七劍了，這般人功力精深，一手「絕滅劍法」威震武林，他們的人數雖然不算太多，却有鎭懾江湖，舉足輕重之勢。

峨嵋在塲八人之中，有七個正是峨嵋七劍，與祝京娘相鬪的名叫黃穗，他自然是七劍之一了。

絕滅劍法玄奧莫測，更以攻勢凌厲，招招指向對方的關節要害而使武林各派不

敢輕易招惹，如今祝京娘被黃穗纏着，狄飛虹自然要加以戒備了。

蔣一葦向鬪場瞥了一眼，然後回顧狄飛虹說道：「人貴自知，狄二谷主以爲如何？」

狄飛虹淡淡一笑道：「絕滅劍法果然是絕藝無雙，使在下開了一次眼界，不過這位姑娘只是羅小姐的貼身婢女，名滿天宇的峨嵋七劍之一，一時之間竟然勝她不得，如是傳之江湖……」

「住口。」

蔣一葦惱羞成怒，撤出身後的長劍，道：「咱們也不要閒着，請。」

狄飛虹道：「要打架在下奉陪，不過羅小姐是侯門千金，傷了她們主婢可能爲峨嵋帶來滅門之禍，閣下是聰明人，希望你不要自誤。」

蔣一葦道：「你在威脅我？」

狄飛虹道：「羅侯爺手綰兵符，統兵百萬，你應該想到傷了他愛女的後果，在下言盡於此，信不信只好由你了。」

貧不與富鬪，富不與官鬪，任他蔣一葦如何狂妄，也不敢替師門招來橫禍，於是他大喝一聲道：「住手。」

黃穗躍後五尺，大聲詢問道：「大師哥，爲什麼？」

蔣一葦道：「咱們找的是狄飛虹，與這兩位姑娘無關，姓狄的，輪到咱們了，請。」

狄飛虹道：「好，你們一起上吧。」

蔣一葦怒叱道：「你敢瞧不起我？拔劍。」

狄飛虹道：「我連刀都沒有，那來的劍，不必客氣，你出招就是。」

蔣一葦勃然大怒，長劍猛的一顫，一劍刺了過來，劍尖湧起一股强悍的罡風，速度快得如同閃電，威勢之强，使得狄飛虹吃了一驚。

好在他從不輕視任何一個對手，任何一次搏殺，他都會卯足了勁，全力以赴。

當蔣一葦長劍吐出之際，他已身形急轉，出掌如風，猛向對方持劍的腕脈劈過去。

不過他出招頗有分寸，也沒有使出降龍神抓，他是要稱量一下峨嵋三俠的斤兩，瞧瞧名滿武林的絕滅劍法究竟有什麼驚人的奧秘。

蔣一葦手腕一挫，劍尖再吐，一口氣連刺五劍，每一劍都指向狄飛虹的要害大穴，而且身法與劍招配合，足踏九宮，劍出奇門，此等玄奧莫測，威猛迅捷的劍法，當得是江湖罕見，勿怪峨嵋絕滅劍法能夠冠蓋武林，人人稱頌了。

他們一連狠鬪三十餘招，本是一個不分高下的局面，但當蔣一葦再度刺出一劍之時，他突然感到腕脈一震，長劍竟然奪手而出，噗的一聲插到丈外的一株樹幹之上。

這是一個想不到的意外，使得蔣一葦目瞪口呆，他想不出長劍無什麼會出手，而且飛得那麼遠，那麼强勁的插進樹幹。

他在發呆，狄飛虹却笑了：「蔣大俠好强的內力，咱們還要不要試試？」

按說不必再試了，以長劍對赤手他佔盡了便宜，結果他却丢了寶劍，不管寶劍是怎樣丢的，失去兵刃就是失敗，他還有驗再鬪下去？

蔣一葦沒有要求再鬪，但峨嵋七劍却不願就此罷休，因爲他們奉師命來抓狄飛虹，不能爲了大師兄的落敗而全部撤走。

再說七劍聯手，天下無敵，他們不相信收拾不下一個姓狄的。

鍾律是七劍之首，他一擺手中的長劍，七劍立刻展開行動，但見衣袂飄飄，人影流轉，刹那之間，圍着狄飛虹佈成了一個七絕絕滅陣法。

羅蘭見狀怒叱道：「依多爲勝，不要臉，師兄別忙，我來幫你。」

她手提長刀，彈身就闖，祝京娘自然亦步亦趨，主婢二人逕向七絕大陣撲去。

狄飛虹大驚道：「使不得，師妹，快退回去……」

他想阻止羅蘭冒險，但這主婢二人却不聽他的，長刀急閃，寒芒如潮，一招痛擊，竟被她們突陣而入。

這固然是厄度十三式刀法凌厲，也由於峨嵋七劍不想將她們留在陣外以免腹背受敵，只是如此一來，狄飛虹就皺起眉頭了。

他原來沒有將峨嵋七劍放在心上，只是想瞧瞧他們這個陣法有些什麼變化，如今他要顧及羅蘭主婢的安全，就不得不及早解決七劍的攻勢。

羅蘭也知道狄飛虹身負絕學，未必就怕了峨嵋七劍，只是他赤手空拳，總不能以肉掌去碰人家的利劍，因而將手中的長刀遞給狄飛虹道：「師兄，你用這個。」

狄飛虹說道：「不必了，他們每人都有一柄長劍，如果有需要，我會借用他們的！」

羅蘭道：「什麼，這個時候你還開玩笑！」

祝京娘道：「公子，要不要賞他們一把沙子？」

狄飛虹道：「不，那會傷很多人的，我只是要讓他們知難而退。」

他說話之間，峨嵋七劍已經展開了攻勢，一招「萬笏朝天」泛起漫天銀霞，劍芒以萬流歸海之勢，壓向陣中的三人。

這是一招七絕絕滅劍陣的絕學，威力强大無比，由於蔣一葦的失敗，所以他們出手一招就拿出壓箱底的本領。

但想不到長劍剛剛刺出，竟然失去控制，牠們跟蔣一葦的寶劍一樣，忽然離手飛了起來，而且七劍連成一綫，划空急飛，蔚爲奇觀，比變戲法還要好看。

峨嵋門下面如死灰，現在才知道狄飛虹武功之高，已達深不可測的境界，看來他們不僅無法完成師門的使命，只怕還要難逃噩運。

强存弱死，世間的事本來就是這樣的，但狄飛虹却面色一正道：「黃蜂門下從不不濫殺無辜，咱們絕未殺害各派弟子，更不會殘害金甲山莊數十條人命，請歸告令師，切勿聽信奸人的挑撥，他日有暇，在下當親赴寶山，向令師當面解釋清楚，告辭。」

他們由林中牽出馬匹，在峨嵋門下目送之中揚鞭急馳而去。

這場搏殺結束了，它却帶給峨嵋門下無比的屈辱。

在西南，甚至整個江湖，峨嵋三俠七

劍，不亞於一方霸主，聲譽之隆，可說是如日中天。

然而他們却失敗了，而且敗得十分之慘，因此，當狄飛虹等離去之際，他們只是木立着，任那風鳴樹梢，葉洒肩頭，誰都沒有移動一下。

此時四週忽然響起一股異聲，空氣之中也湧來一片殺機，使得這般峨嵋門下神色爲之一呆。

跟着人影颼颼，數十名黑衣蒙面人由暗影中蜂湧而出，他們將峨嵋門下圈在當中，然後向中心緩緩進逼。

這般人除衣着相同之外，就是每人的腰際掛着一個葫蘆，當今之世，只有黃蜂谷才有這等裝扮。

這就怪了，峨嵋門下適才曾經栽在黃蜂谷谷主的手裏，如果狄飛虹要取他們的性命，這一俠七劍早就躺在地上了，二谷主既然放了他們，這般黃蜂弟子爲什麼又將他們包圍？

蔣一葦心有所疑，因而出聲詢問道：

「請問，各位是那一門派的。」

「咱們腰間掛着葫蘆，你應該知道是那一門派的。」此人身材中等，雙目炯炯有神，似爲黑衣蒙面人中的領導人物。

「你們是黃蜂谷的？」

「總算你還有點見識。」

「可是狄二谷主他！」

「二谷主不屑殺你們，因爲殺人是咱們黃蜂三十六殺手的責任。」

「你爲什麼要殺咱們？」

「閣下身爲峨嵋三俠之首，竟然不知道什麼是剷除異己，惟我獨尊？」

「好，好，你們出手吧。」

黑衣蒙面人果然展開攻擊，他們像潮水一般，對八名峨嵋派弟子作瘋狂的衝殺。

不顧生死，冷酷無情，以及功力頗高，是作一個殺手應該具備的條件，這般自稱黃蜂殺手的黑衣蒙面人的確具有前兩項特徵，只是武功還不夠高，如是單打獨鬥，他們決非峨嵋門下之敵。

不過他們人多，又人人悍不畏死，一經纏鬥，峨嵋門下立即感到强大的壓力。

搏殺在持續着，刀光，劍影，吶喊，呼嚎，以及斷肢橫飛，鮮血四洒，在這兒構成一幅慘不忍覩的場面。

峨嵋門下擊斃不少黑衣蒙面人，但他們也有三人受到創傷，如果再鬥下去，縱使能殺盡這般黃蜂殺手，他們也會付出極高的價。

於是蔣一葦一聲急嘯，發出撤退的訊號，他們護衛着三名負傷者殺出重圍。

× × ×

濮陽位於河北省的的最南端，毗連河南省的東北角，是一個三不管的地帶，這樣的地理環境，自然會龍蛇雜處，成爲一個罪惡的溫床。

這天傍晚時分，狄飛虹羅蘭帶着祝京娘趕到濮陽，他們投宿在「順天老棧」，這是本城最好的客棧之一。

只要有銀子，客棧人人能住，最好的客棧也不能拒絕壞人投宿。

何況壞人的頭上沒有寫字，那麼出門在外之人，就只有自己小心了。」

狄飛虹本是一個小心謹慎的人，他叫店小二將晚餐送進房裏來吃，按說不應該出事的，想不到當羅蘭主婢飯後回房之際，偏偏遇到了麻煩。

「女純陽果然有兩把刷子，大爺的銀子沒有白花。」

「公子這話怎麼說？」

「她說大爺這個月裏犯桃花，你們瞧這兩個西貝貨還不夠迷人。」

自稱大爺的是一名身着黃衣，手玩洞簫的瘦長青年，他身後跟着兩名短衣打扮，滿臉橫肉的壯漢，他們三人一字排開，攔住羅蘭主婢的去路。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羅蘭主婢雖然沒有怎樣，可是她們女扮男裝，偏偏掩不住那天香國色，豈不正犯了蓄意挑逗之嫌。

不過羅蘭主婢也不是好欺侮的，祝京娘柳眉一挑，嬌叱一聲道：「你剛才說什麼？再說一聲試試。」

黃衣青年啊了一聲道：「好潑辣的妞兒，倒是正合大爺胃口，給我帶回去。」

他身後的短衣大漢應了一聲，立即搶步上前，分扣羅蘭主婢的手腕。

祝京娘哼了一聲，右掌急吐，左脚倏飛，不待羅蘭出手，兩名短衣大漢已然撞上兩邊的牆壁。

這當眞是人不可貌相，以祝京娘那嬌小的身材，可說是弱不禁風，她居然能在舉手投足之間，摜倒了兩名彪形大漢。

黃衣青年是短衣大漢的主人，手下被人打傷，他自然不能不管。

哈哈一聲狂笑，玉簫已急點而出，簫管帶着銳嘯，點向祝京娘的肩井重穴。

祝京娘後退兩步，乘勢拔出肩頭長劍，一招平沙落雁，急刺黃衣青年的腕脈。

黃衣青年的功力頗爲深厚，但對祝京娘這輕捷巧快的一擊，幾乎躲避不開，後來他退開了，却已嚇出一身冷汗。

一招受挫，逗起了黃衣青年的怒火，玉簫一挺，橫敲直擊，以猛如飆風的動作，展開一輪快攻。

祝京娘如果還像往日，必然不是此人的對手，但她接收了毒沙門至高無上的武學秘笈「玉府」，經過日夜研鑽，武功已然突飛猛晋，因而遇上一個年輕高手，不只是有攻有守，而且還佔了上風。

此時店內擠滿瞧熱鬧的，手脚有點施展不開，黃衣青年將祝京京娘引入街心，繼續他們的惡鬥。

狄飛虹與羅蘭自然也在一旁觀看，他們還獲得一些對黃衣青年的瞭解。

他是山西太原玉簫莊的少莊主任迷花，江湖上稱他玉簫公子。

玉簫莊名滿大河南北，在江湖中風評並不算壞，莊主任弦高一隻無敵玉簫數十年未遇敵手，頗爲武林同道的推崇，只是他孤高自傲，冷面無情，所以江湖上的朋友也不多。

這些都不關狄飛虹的事，因爲他並不想交任迷花父子這樣的朋友，只是這位玉簫公子適才曾經提及女純陽，那麼他就不得不問個清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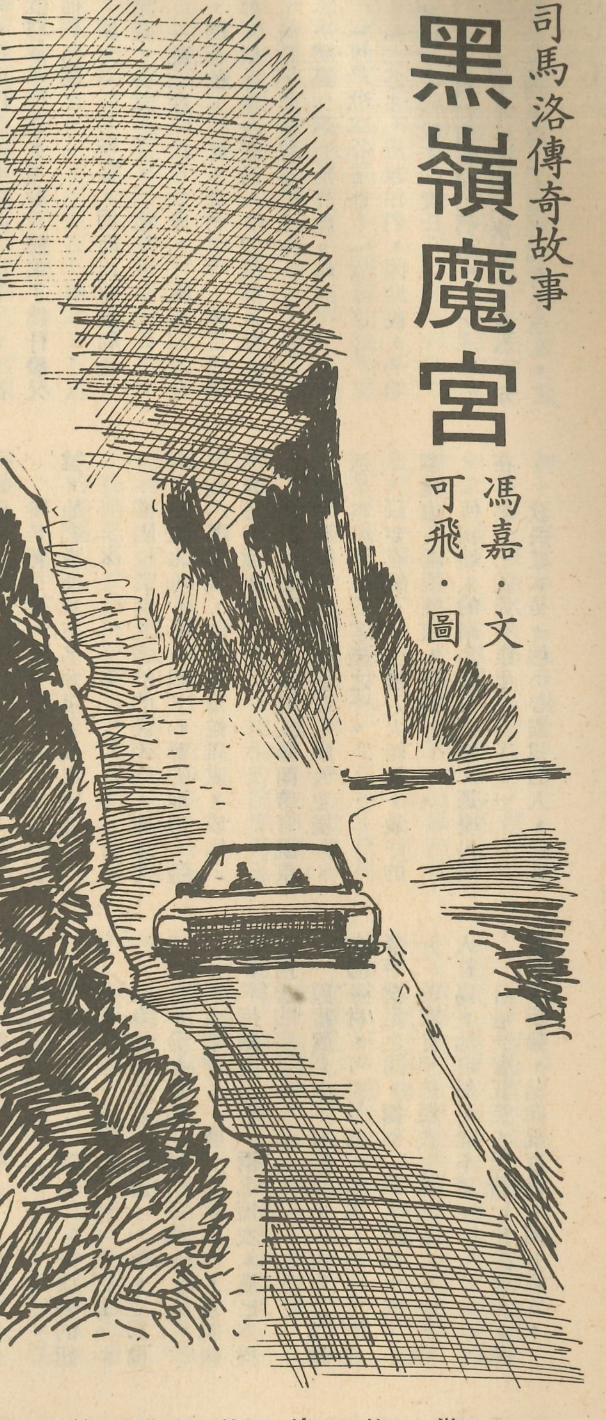
此時場中的搏殺已有了極大變化，祝京娘長劍揮洒之間，控制了整個鬥場，任迷花只能招架而無還手之力了。

（未完・十五）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嶺魔宮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雖然脫險，但刧持的遊艇和要脅駕駛的船員已接近駛到馬尼拉，大約還有一百海浬，却遭遇到兩艘警輪檢查，警長已受老頭子行賄囑將司馬洛殺掉，幸未得手，只好押回警局羈留，司馬洛通知史勿夫在馬尼拉的聯絡員古墨少校，保釋出來，二人坐在轎車上商量如何對付老頭子，在回程中發現有兩部可疑的車子追踪而來，古墨將手槍交給司馬洛，他伺機先將對方車上的機槍手殺掉，然後再下車突襲另一車子，發現在島上見過的火箭槍，奪走火箭槍，再等候古墨誘來的另一部車，用火箭槍一舉全部將他們擊殺，他們是老頭子派來的……

蝎黨肆虐　原子試爆

司馬洛正要動身再下去，發覺已經來不及」，一聲遙遠的爆炸使他一驚，而火光一閃也吸引了他的視綫。原來，這山頂是可以俯射那蜿蜒的公路的，遠遠的路邊，一個地方正在着火焚燒。剛才的爆炸就是發自那裏的，而在前一點的路上，有一部車子正在飛駛，司馬洛認得那是一部黑色的勞斯萊斯　汽車，古墨少校已經繞道回來了，而由於他剛剛經過的那是一段相當空曠的路面，沒有樹林阻隔，所以後面車中的人有機會用火箭槍向他襲擊。幸而第一擊不中！

司馬洛連忙舉起火箭槍，向路上瞄準。他記得當日，露薏絲的飛機也是被這火箭槍擊落的，因此這槍一定可以遠射而準繩的程度也不受影响了。

古墨少校那部汽車已來得相當近了，而追在他後面那部車的車頭燈，也出現在視綫中，司馬洛用槍咀上的循聲瞄準，然後扳機。「轟」一聲，火箭彈拖着一條火尾巴飛出去了，司馬洛看着火尾巴愈伸愈長，終於與車子接觸，那部車子馬上炸成一隻火球，火花和濃烟四射，而且跟着，幾十條火柱亂迸，向四面八方直射，就像開了一朵奇怪的花，那是因爲車中的貯着的火箭彈也被觸發了，便自己發射，這一下造成的亂子可也不少，因爲火箭擊中之前，都引起爆炸和焚燒，一時，隆隆之聲及閃閃的火光來自四面八方，有一隻火箭竟擊中很近司馬洛的地方，使司馬洛下意識地連忙伏下。

爆炸過後，司馬洛再抬起頭來，望望各處，被火射中的地方仍然在着火，至於那部車子所在之處，火烟都已散了，而車子已經無影無踪，連一點碎片都不留下來了。因爲，火箭彈的炸力實在强大，而車中又有那許多其他的火箭彈給引發了呢！

這火箭槍也實在很準的，司馬洛祇發射了一槍，便正中目標」，剛才車中人發射却射不中古墨少校的車子，那大概是因爲車行中一跳一盪的，無法瞄準之故吧！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下面，捏了一把汗。如果被火箭槍射中古墨少校的車子，那可眞是不堪設想了。沒有了古墨少校，他在這裏眞是有如甕中之鼈，不知投奔到何處去好的！

接着司馬洛醒起了古墨少校現在一定仍不大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而且一定正在找尋他的，於是他就用火箭槍的槍咀斜斜向着天上，兩隻火箭彈拖着光亮的火尾巴直竄上天，衝力已盡時才落下來，在很遠很遠才落下來，在很遠很遠的荒地上着地爆炸。古墨少校在下面看見了，大概會明白這是司馬洛發出的訊號了吧？

接着，司馬洛便通過樹林，下山而去。半小時之後，他才從林中出來，古墨少校果然就在那裏等着他。古墨少校和女司機安娜已找到了那架撞在路邊的車子，而且從那個暈倒了的打手身上取到了一把手槍，現在，古墨少校就拿着這槍戒備着，和安娜一起在那避彈的車中等着司馬洛出現，他們才鬆了一口氣。

「究竟發生了什麼？」古墨少校問。

司馬洛把經過說出來了，古墨聽着，神色變得更嚴重」，而安娜則目不轉睛地看着，顯出敬佩和羡慕的樣子。

終於，古墨少校開口了。他担心地說：「他們似乎非殺死我們不可的，因此，我們得很小心才行了！」

「也許回到你家也不是安全之計。」司馬洛說「因爲這樣，他們就知道隨時可以在什麼地方找到你了！」

「你的意思是要我找個地方躲起來嗎？」古墨少校提起頭來：「不，這種事我不幹的，我是一個男子漢，我不會爲什麼人躲起來的，而且，我相信我的家反而會安全一些，至少，我在那裏有很多我的心腹！每一個都是可以信任的人，在家有人保護我！」

司馬洛聳聳肩：「那麼回到你家去好了，你總比我知道得清楚的。這傢伙，我們把他帶回去好嗎？」他指指那仍然暈在地上的打手，也是在這一次衝突之中，對方唯一的生還者」。

古墨少校說：「我想我們是應該帶走他的，也許他能告訴我們一些有價值的情報！請你把他弄上車來好嗎？」

司馬洛沉吟起來：「我却懷疑他有沒有什麼可以告訴我們的，他的同伴就是什麼都不能提供」！我看，也許我們應該把他留下！」

「你在開玩笑嗎？」古墨少校道：「把他留下來，那豈不是等於放虎歸山？」

「正是。」司馬洛說：「也許，假如把我也留下來，我們便可以知道虎穴是在什麼地方了！」

古墨少校欣賞地看着他說：「你的意思是由你跟踪着他，看他回到什麼地方去嗎？」

「正是。」司馬洛說：「我在想，這比較問他口供，更有用和更可靠！」

古墨少校點頭，道：「這是一個很老套的方法了，不過，不能不否認它是很有效的！」

「如果眞要實行這個辦法的話，你們就得快點走」。」司馬洛說：「因爲這傢伙也差不多快醒了！」

「司馬洛先生。」安娜好奇地看着他：「你不會累的嗎？」

「會的。」司馬洛說：「但現在還未開始！要做得很吃力的工作我才會覺得累的！」

「我的天！」安娜笑起來：「好一個男人！如果你剛才所做的還不算是很吃力的工作，那要怎樣才算是呢？」

司馬洛微笑：「在我心目中，最吃力的工作是在女人身上做的！」

安娜害羞地轉過臉去望別處，乾咳一聲，司馬洛瞥一眼古墨少校，古墨却沒有表示不高興：「安娜。」他還說：「司馬洛先生現在沒有空，但我可以保證，當他有空的時候，他一定會來向你示範一下他的體力是多麼强」的！」

在黑暗中，安娜的臉脹紅了，她忙發動車子的馬達：「你們還有甚麼要說的嗎？」她問：「我要開車了！」

「等一等。」司馬洛扳住車窗：「古墨少校，當你回家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要跟史勿夫聯絡，我相信這件事太大了，一定要借助史勿夫之力才行！」

「我會的。」古墨少校點頭：「第二件當然就是查查這個西維亞的下落，但是很可惜，在這一方面我相信不會有甚麼成績的，因爲西維亞不露面已經很多年了，我們的政府似乎也在找他。那個人講得沒有錯，如果你是容易找到西維亞的，他就不會告訴你西維亞的名字了！」

「這個西維亞究竟又是甚麼人物呢？」司馬洛問道。

「很奇怪的人。」古墨少校聳聳肩：「我會把他的紀錄找齊給你的，總之，簡單點說，他是一個怪癖的科學家，很有天才，但是脾性怪癖，也許是神經有點問題！」古墨少校用手指敲敲自己的腦子加重語氣。

「嗯。」司馬洛同意地點頭：「凡是夢想征服世界的人，都是神經有點問題的人！」

安娜不耐煩地一踏油門，馬達吼叫起來，不過到底那是一部最優良的車子，馬達雖然吼叫起來，也是不太刺耳的！「好了。」古墨少校說：「我們也得走了！事情一辦妥，你就到我家來，或者給我一個電話，我叫安娜來接你！」他從銀包裏抽出一張名片交給司馬洛，然後又抽出一疊鈔票對司馬洛說：「你也許需要乘的士之類！」

「謝謝！」司馬洛把兩件東西都接下了。

「小心點！」古墨少校揮揮手，那部勞斯萊斯大汽車便開動了，載着他飛馳而去，司馬洛看着車子遠去了，才轉向地上那個打手，那人仍然暈在地上，司馬洛第二次把他擊暈時出手實在太重了，看來他還要好一會才會醒過來的。司馬洛嘆一口氣，退入樹林中，爬上了一棵大樹，坐在樹椏上等着，現在，他有機會把這件事的始末再檢討一遍，事情的起因，當然是在露薏絲的父親洛特力的身上，這個好奇的老頭子，一定不知如何，察覺到了那島上是有點不對的，於是深入研究，發現了更多奇怪的蛛絲馬跡，最後，他便決定親自去探一探，於是由露薏絲駕飛機把他空投在島上。

但這一來，却無異是送羊入虎口了，很可能洛特力還沒有機會進入山洞，便已死於貝加之手，司馬洛能進了去又出來而仍然活着，實在僥倖成份也佔了大半。總之，那個西維亞在洞中的科學研究是不可告人的，是一種能夠威脅全世界的安全的武器，這種武器的用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假如在金屬魚體內裝上核子彈頭讓它從海底游到世界各地去，豈不是隨時可以炸毀世界上的大部份大城市嗎？

因此，這可以成爲很好用的勒索工具。先把一個重要的港口炸掉以表示自己不是開玩笑的，以後的事情就很易辦！當然，這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方法了。司馬洛倒想對這個西維亞知道得多一點。顯然在菲律賓，他是一個名人，那麼何以他又會是失了踪，沒有人找得到的呢？

在樹上坐了一會，地下那個打手終於醒過來了。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抱着頭，緊皺着眉，因爲剛剛從昏迷中醒過來的

人總是頭痛欲裂的，他一面忍着頭痛，一面向四面找尋，想找回他的槍，當然找不到。於是第二步，他就把注意力放在那部車子上了。他是大可以駕車逃走的，他還不大清楚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也想不出他的同伴到何處去了，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也知道走爲最上着的，他爬進車子的司機位，試試發動馬達。車頭雖然是已經撞凹了，但是機件却並未損壞，馬達仍能正常地响。現在，就祇差那隻破了的車輪了，祇要把車輪換掉，就可以開車回去了。

司馬洛在樹上忽然感到一陣恐慌，如果這人修好了車子而開車走掉，那他怎能跟踪呢？他步行着是永遠追不上車子的！

這樣想着時，那人果然已經關了馬達下車來，繞到車尾，從行李箱內取出了那隻後備車輪和一座手搖擰台，就動手更換車輪。

司馬洛在樹上躊躇着，他有兩條路可走，第一就是等這人修好了車之後便偷偷爬上車尾，伏在那上面，等這人帶他走。車子開到甚麼地方，他便跟踪到甚麼地方了，但，這樣做是太冒險一點了，沒有把握，不能保證那人會不發現他，因此，司馬洛決定採用第二個辦法了。於是他蹲在街上，繼續等着。

那人忙得滿頭大汗，總算把車輪換上了，便把擰器放回車尾的行李箱中，而用一條手帕抹着額上的汗，喘着氣。在樹上，司馬洛正在槍咀上旋上滅音器。

那人滿意地欣賞了一番他自己的工作成果，便上了車，發動馬達，司馬洛在樹上舉槍瞄準，車子開動了，退後，要離開路邊。由於路面是在較高的地方的，車子要退上去，就相當吃力，所以馬達怒吼起來，就在馬達最响的時候，司馬洛扳動槍機。响亮的馬達聲把柔和的槍聲完全遮蓋了，所以那人莫名其妙地發覺車子又傾側了，他忙關了馬達下車看看。

另外一隻車輪又完全洩了氣。他看得到車輪上那個洞是子彈打成的，他連忙戒備地向四周的黑暗中窺望。但並沒有人出現來對他作甚麼不利的行動。爲甚麼呢？如果有人在林中躲着，爲甚麼會祇射車輪而不射他呢？終於，他斷定不是有人躲在林中，而那車輪是先前已經中彈了的，不過現在受到更大的壓力，才開始洩氣吧了，但，總之車子沒有了一隻輪子，就不能行駛了，而車上僅有的一隻後備車輪又已經用去了。

那人終於聳聳肩，頹喪地開始步行，因爲現在祇有步行回去了。

司馬洛在樹上微笑，彼此都步行，那是比較容易跟踪的。他不慌不忙，看着那人走得相當遠了，才從樹上爬下來，慢慢地跟在後面。

他就這樣悄悄地跟踪着，一直和那人保持着一段的距離，而且一直停留在陰影中，而那人一直都沒有察覺。那人毫不懷疑自己是已經中了別人的詭計！大約步行了一個小時，那人到達了一座路邊的電話亭。

菲律賓是個落後國家，但這裏總算是這個落後國家的一座重要大埠，所以電話設備是有的，這個打手如獲至寶地衝進電話亭裏打電話，司馬洛祇能　遠遠看着，聽不到他說甚麼，因爲在目前的境環之下，他是無法接近去偷聽的。不過他倒可以猜到，這個打手一定是打電話回去請救兵，報告失敗的情形，並且請人開車來接他之類了。

司馬洛皺眉，現在怎辦好呢？如果有車來接的話，他就很難繼續跟踪了，那麼他步行着跟踪了這麼久，這一番努力豈不是白費了？

那人對電話裏說了相當長篇大論的一大串，才掛斷了，然後走出了電話亭，繼續沿路步行。司馬洛等他走遠了，便也進入電話亭打電話。他當然是打電話給古墨少校，因爲在這裏，除了古墨少校之外，他是沒有甚麼別的可以打電話的人了。

當他講完了這個電話再出來時，那個打手已經去得很遠，幾乎看不見了，司馬洛得跑步趕了一段路，才能再保持着視綫之內的距離。

他們又這樣一先一後地走了十分鐘，司馬洛一直都在監視着那人，那人却一點也不知道司馬洛的存在。這時，公路已經到達了種蕉地區，路的兩旁全是密密的蕉樹，就像一片深綠色的海面，而未熟的蕉，那種香味是刺鼻的，使司馬洛不斷覺得需要打噴嚏。每當風一吹來，蕉葉就搖曳而動，好像海面起了大浪，而發出的聲音也是奇怪的，好像許多扇子在撥動。當風起時司馬洛就讓自己打了幾次噴嚏，相信那人不會聽到。那人也果然沒有聽到。

他們深入蕉林。當前後都是一望無際的蕉海時，就有車頭燈光沿路而來了。是一連兩部汽車的車頭燈光。司馬洛連忙跳進路邊的蕉林裏，在一棵巨大的蕉樹後面伏下來。前面那個打手却停在路邊等着，回轉身子，很有信心知道不是危險來臨。當然，這就是應他的電話之召而來接應的車子了。

這兩部車子以很高的速度飛馳而來，車頭燈把那個打手的身子照亮了，而那個打手揮手打招呼。當這兩部車子到了應該慢的地方仍沒有減低速度時，司馬洛就知道有點不對了。但那個打手却仍在夢中。

接着，第一部車子到了他的身邊，輕機槍的聲音便响了一串。這打手簡直整個飛起，再跌到地上。第二部車子剛好到達，也在他的身上加了一串掃射。兩部車子一直不停地遠去。司馬洛伏在蕉樹後面，瞠目結舌！

原來他們也懶得把這打手接回去了，就此解決掉算了！這種心狠手辣的作風，不是很熟悉的作風嗎？似乎除了蝎黨之外就沒有甚麼別的組織會做出來的了！

這樣想着時，那兩部車子又駛回來了，這一次開得慢得多，讓車頭掃過路邊的蕉林，似乎在有意尋覓。司馬洛相信他們要找的正是他！很可能那打手打電話回去報告情形之後，他的上級就斷定是有詭計的，相信司馬洛會在這人後面跟踪着，於是就派來了這部車子，來實行激烈的手段了。司馬洛拿緊手槍伏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也並不打算動作。兩車打手，還有不知數目的輕機槍，他一個人是不適宜力敵的。他看着兩部車子都一一經過了。

這兩部車子駛了一段路之後便又掉頭了，兩車一先一後地駛回來，速度加快了

一點，而輕機槍的聲音不斷地吐出，槍咀的火舌在兩邊車窗閃的不停。司馬洛震驚地發覺他們是正向路兩旁的蕉林中作密集掃射。

他們一定認爲蕉林太密，要搜索是很難搜得徹底的，所以索性決定不去搜索，而掃射一番算了。如果司馬洛是在附近藏匿的，也難免會死在他們的掃射之下。他們這個想法也的確是對的，司馬洛也不明白自己爲甚麼沒有被射死，也許是因爲他的運氣向來都是那樣好吧，也許是因爲他伏匿的位置適當，所以射過來的槍彈都剛好被面前及周圍的蕉樹的樹身擋去了，總之，當那部車子怒吼着遠去了之後，司馬洛仍然無恙地站起來，祇是右脚的褲管給子彈擦破了一個小洞。他摸摸周圍那些蕉樹樹身上的纍纍彈痕，不禁爲自己揑了一把汗！

接着他就趕快跑過去，看看那個打手。那人當然是已經死了，輕機槍的子彈把他掃射得幾乎斷成了兩段。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丟下屍體，繼續沿路步行，一面可惜沒有機會看清楚那兩部車子的車牌號碼。不然的話，他是還有綫索可以跟尋下去的！

大約步行了十五分鐘，又是汽車的車頭燈光來了。司馬洛忙轉身看看，來的是一部矮矮的小跑車。從馬達的聲音也聽得出來的。他故意讓自己在車頭燈光中一現身，然後才閃身走進林中。

那部小跑車的速度減低了，車頭燈開始一明一滅，連續三次，就像是在打暗號似的。司馬洛噓了一口氣，從藏身之處出來，踏進光中。

那部跑車在他的身邊停下來了，是一部奶白色的日本製小跑車，開車的就是古墨少校的女司機安娜。她現在已經換上了一套便服，是一套很動人的便服，因爲幾乎和一件三點式泳衣一樣。是用紗龍布縫成的兩襲，上截和一副乳罩一樣，下面則是介乎一條三角褲與一條短褲之間。司馬洛在她的身邊坐下，便目不轉睛地看着她，安娜有點窘：「司馬洛先生，你不能等光綫比較好的時候再看清楚嗎？」

司馬洛搖頭嘆息：「你不該穿這種衣服來的，安娜，你使人太分神了！」

「過獎過獎。」安娜禁不住開心地微笑着，因爲任何女人都喜歡受到別人讚美的，不管是真的或是假的：「但情形怎樣呢？」

「沒有甚麼成績！」司馬洛嘆口氣：「我們還是回到古墨少校那裏吧。」

於是安娜開動了車子，沿路飛馳。剛才司馬洛打電話給古墨少校，就是請古墨少校弄一部車子來給他用，以便繼續跟踪那個打手，但現在車子來到，却沒有甚麼用處了。

沉默了一會，安娜開口問：「這一次，你又殺了多少人呢？」

「一個也沒有。」司馬洛苦笑：「不是我殺的，而且，也別以爲我很喜歡殺人！我也是想留下一些活口的！」

安娜不斷用眼角瞟着他，後來忽然笑起來。司馬洛詫異地看着他，道：「甚麼事？」

「這還是我一生第一次看到一個英雄人物。」安娜說：「我是指一個真正的英雄人物！危險對你是完全沒有威脅的，就像電影裏的一樣！」

司馬洛祇是苦笑一下，貪婪地看着她那柔滑的淺咖啡色皮膚，渾圓的肩頭，深深的乳渠和放在呔盤上那柔若無骨的雙手。他說：「你也是一個難得的美人，就像電影裏的一樣！如果不是爲了古墨少校，這個英雄就會追求這個美人了。」

「古墨少校？」安娜皺眉看着他：「他和這個人是甚麼關係呢？」

「我從來不高興碰別人的妻子和朋友的女人的！」

安娜的眼睛瞪了一瞪：「誰說我是他的女人？」

「對不起。」司馬洛連忙道歉：「但照我所知，古墨少校還是個獨身漢，除非他是一個蠢材，不然他怎會放過你呢？」

安娜笑起來：「古墨少校是一個獨身漢，他也是一個聰明人，但他却不碰我，你以爲他是爲什麼呢？」

司馬洛搖搖頭：「我猜不出來了，除非他是不能人道的！」

「你怎會猜到這的？」安娜問。

「怎會猜到什麼？」司馬洛愕然。

「關於古墨少校的機能。」

「你的意思是——」司馬洛難以置信看着安娜：「他真是不能人道的？」

安娜點點頭，說：「而且他對這一點也不秘密。那是第二次大戰時，他從戰場上帶回來的一種缺陷。這就是爲什麼他對女人不感興趣，他把精神全部放在事業上了！」

「他的事業又是什麼呢？」司馬洛問道。

「政治。」安娜說：「他現在是議員，將來他打算做總統！」

「有你這樣能幹的助手。他成功的希望一定很高！」司馬洛說。

安娜却嘆一口氣，搖搖頭：「我却認爲，他最大的成就是止於議員吧了，你知道爲什麼嗎？因爲他是一個太好的好人！他沒有伸縮性！攪政治這種事情，不能讓一個絕對的好人去攪。爲了達成自己的理想，你得容忍一些比較小的壞事，所謂祇求目的，不擇手段——」

「我明白你的意思。」司馬洛點頭：「似乎如果讓你去做，你會比他做得更好的！」

「不。」安娜搖頭：「我也是不行的，我的咀巴雖然會說，但有好些事情我也是做不下手的！」

「那麼。」司馬洛說：「你們做的工作祇是白費的了！」

「倒也不是，」安娜正色地看着他，幾乎連開車也忘記了：「世界上是需要他這種人的，有他這種人在梗着，至小做壞事的人不會太放肆！這是一場打不贏的仗，但是總得要有人去打的！」

司馬洛看着她，忽然感到了一種新的興趣，而且也有點慚愧，因爲這就是兩個比他崇高得多的人，因爲他們對抗罪惡，是不講求代價的，而他自己呢，却總是金錢至上，而且以享受爲大前提。他微笑：「原來你是一個具有一切的女人，安娜，美麗，頭腦，理想！多數女人祇能有這三

者的第一種，少數會兼具第一第二種，但三種都有的却實在少見！」

安娜哈哈笑起來：「你再捧我，担心我把車子撞了！」

「如果你不是這樣一個具有一切的女人。」司馬洛說道：「我現在巳經吻了你了！」

「爲什麼呢：」她詫異地說：「難道這使我變成一個可怕的人了嗎？」

「不。」司馬洛搖頭：「你祇是一個値得珍惜的人，就像一件價値連城的珠寶，你要用最好的天鵝絨襯着它，在最高貴的場合佩戴它，而在碰觸它之前也先要把手洗乾淨！」

「換句話說。」她道：「你要擇過時辰吉日才敢吻我了？」

司馬洛聳聳肩說：「至少在比較羅曼諦克的環境之下，在我並非滿身汗臭的時候——」

安娜忽然把車煞停了，停得那樣快，司馬洛的頭差點與擋風玻璃相撞：「你怎麼了？」他埋怨地叫起來。

安娜四望。他們現在是更深入蕉田了，在月光下，左右都是一望無際的蕉林。

安娜說：「吻我吧！」

這當然是一個司馬洛求之不得的提議，但司馬洛反而遲疑起來了，因爲現在的他是滿身大汗，又髒又臭的，連他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擁抱一個這麼乾凈嬌美的女人。

安娜側頭瞥他一眼：「司馬洛，你的實際行動好像和你的名譽並不配合！」

司馬洛看着她，她也毫不畏羞地凝視着他。司馬洛忽然笑起來：「好吧，安娜是你自己肯的，不要怪我！」

於是他把安娜抱進懷中，而一陣幽香便襲進他的鼻裏。這是大部份天然而加上小部份香水的香氣，同時也使司馬洛想到，他自己身上的汗臭也會同樣地升進安娜的鼻子裏的，但是安娜並不介意，而且把他抱得緊緊的，臉貼在他的胸膛上，深呼吸着。然後，他們的咀唇便接觸了，起先輕輕地互相吸吮着，後來吸緊了，而且雙方的舌頭都向對方的口腔裏探討，而當在中途接觸的時候，又互相纏綣。

他們這個吻差不多繼續了五分鐘，這其間經歷了很多變化，變換了很多次姿勢，表示出他們雙方面都是經驗豐富的。

接着司馬洛的手便不規矩起來了，他伸到她的背後，去解開她那件乳罩般的上衣的背扣，因爲他感覺到她是已經熱起來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安娜的手却推開他的手，而且咀唇也離開了。

「不。」她低聲的說道：「不要在這裏！」

「我以爲你不介意環境問題的。」司馬洛祇好把手收回了，但是仍然在她大部份光裸的背上輕撫着。

「我祇是要證明。」安娜說：「我喜歡一個男人完全是喜歡他的本人，環境和衣着是並不重要的！」

「你已經證明了。」司馬洛說：「而且證明得很好，讓我們繼續吧！」他又擁着她，手又在她的身上作不規矩的活動。

她並沒有推開他，但是說：「這件事，却是需要適當的環境和氣氛，才做得好的。所以，司馬洛，請你忍耐一下吧！」

司馬洛祇好忍耐一下，又放開了她。

「現在。」安娜說：「我們先回去吧！古墨少校等得很急呢！」

「好吧。」司馬洛點頭：「我們應該先辦正經事！」

於是安娜開動車子，沿路飛馳，司馬洛在旁邊欣賞着她的姿勢，沒有再碰她了。他知道來日方長，今現的機會多着，剛才的一吻，就是她投降的表示了。

× × ×

古墨少校的屋子是在一座小山的山頂上的，這是熱帶，附近的林木茂密，不過近山頂的部份則大部份是草地。接近的時候司馬洛就小心地觀察一下周圍的情形，覺得相當滿意，因爲這裏的形勢是很容易固守的，即使有大隊人馬來進攻也不怕。而且，形勢使然，有人要潛進來暗算也不是容易的事的。

在這間兩層高的大屋子樓下的大廳中，古墨少校巳經坐着在等司馬洛」。司馬洛坐下，他便伸手拉拉一條從天花板上垂下來的彩繩，微笑：「我是叫人把晚餐開出來給你，我相信這是你目前最需要的東西！」

司馬洛感激地微笑：「古墨少校，你做事眞周到！」

「吃過晚飯之後你可以去洗一個澡。」古墨少校說：「我巳經爲你預備了衣服和房間。目前，我們可以先談談。我巳經和史勿夫通過電話了，他會馬上趕來！」

「很好。」司馬洛點頭：「他能帮我們甚麼忙嗎？」

「他能帮我們很大的忙。」古墨少校說：「而且我們需要他的帮忙，因爲我們巳經遭到了出乎意外地大的阻力！」

「甚麼阻力呢？」司馬洛問。

古墨少校看着他，有點憂愁也有點得意地微笑：「你看，剛才巳經有過兩個電話來找我，都是非常有地位的人打來的！他們要把你拿回去，警方巳經改變」主意，不准你保釋出外，要把你關起來！」

「也許他們現在終於知道我是可能給他們多麼大的麻煩了！」司馬洛說。

「不錯。」古墨少校點頭：「而且，你知道如果你給抓回去了之後，會發生甚麼嗎？你會給帶去殺掉，而由另一個人代替你出庭受審，又代替你坐牢！」

「這不是容易辦到的事。」司馬洛說：「似乎你們全國上下都充滿了壞蛋！」

「充滿了貪錢和胆小的人。」古墨少校嘆一口氣，多數是貪錢和胆小，向一個身居高位的人賄賂一下，他會向下施壓力，必要時也花一點錢，就有許多人服從他了！」

「唔。」司馬洛點頭：「看來你這個清道夫的工作是太辛苦了，因爲垃圾掃之不盡！」

「不錯。」古墨少校苦笑：「這是一場打不贏的仗！」

「安娜也對我說過。」司馬洛說。

這一次，古墨少校是詫異地皺起眉頭了：「她對你這樣說嗎？」

「是的。」司馬洛說：「這個女孩子很佩服你的苦幹精神！」

古墨少校點頭：「這女孩子很能幹，

也很了解我！有時，我很抱歉，要她替我做事，因爲報酬又不多，又沒有成功的希望！」

「有時，成功不一定很重要的。」司馬洛說：「可以繼續做自己所想做的事，生活下去就很有意思了！」

這時，厨子巳經把晚餐捧上來了，一頓很豐盛的晚餐，多數是司馬洛不能叫出其名的本地食譜，但以司馬洛目前的程度，祇要不是毒藥，他就肯吃了！他馬上開始狼吞虎咽。

「總之。」古墨少校說：「他們向我要人，我說我巳把你放走了，但我保證在開審的時候你會出庭。所以，你還有至少一個星期時間，他們無論怎樣弄，最快也要一個星期之後才能開審的！」

「假如他們到這裏來找我呢？」司馬洛嚼着滿咀食物問。

古墨少校得意地微笑：「他們不會的。因爲我也認識不少有勢力的朋友，我在這裏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單位的。至少，沒有人敢正面對我壓迫。你可以放心，祇要你在這裏，就沒有人敢來抓你，至少不敢公開地來！」

司馬洛的咀巴忽然張大了，正在咽下的一團食物幾乎就在半喉嚨梗住，因爲安娜出現在古墨少校身後的走廊中。她現在穿着一件很像男裝襯衣一般的薄紗睡衣，祇是這一件，睡衣脚下就是兩條光裸而嫩白的腿子，連鞋子也沒有穿，似乎暗示除了這件睡衣之外，她是甚麼都沒有穿的。她站在那裏對司馬洛微笑。

司馬洛臉上的表情使古墨少校回頭看看，她便翩然走了。

古墨少校轉回過來對着司馬洛，鼓勵地微笑：「很動人，是嗎？」司馬洛正不知怎樣回答好時，他又說：「不要緊的，別介意我！我有告訴過你我在女人方面是不行的嗎，安娜很少機會和男人來往，而我也不希望屋中有一個不滿足的女人！」

「多謝你的好意。」司馬洛難爲情地乾咳起來：「但，讓我們先把正經事辦好再說吧！你說警方改變主意，可以查得出是誰使他們改變主意的嗎？」

古墨少校搖頭：「可能在幕後經過無數次的轉達的，我們不可能查出這件事是誰發動，時間和環境都不許可我們這樣做的！」

「關於島的主人呢？」司馬洛問：「這島是用誰的名字買下的？」

「這個我也查過了。」古墨少校說：「就是西維亞，而業權則是由律師行代管的。一家很大而又很有地位的律師行！」

「不能使律師行告訴我們西維亞在那裏嗎？」司馬洛問。

古墨少校搖起頭來：「你也知道的，無論壞律師好律師都不會告訴你這種情報。而且，西維亞也不一定需要讓律師行知道他的所在的，他有事可以隨時用電話與律師行聯絡！」

「這個西維亞，究竟又是甚麼貨色呢？」司馬洛問。

「很出色的科學家。」古墨少校說：「可能是菲律賓有史以來最出色的科學家之一了，是德國留學生，打仗時據說和日本人有點聯絡，並且嘗做過日本人和德國人之間的聯絡員！不過沒有人能證明！總之，戰後他就很少露臉了。幾年之前政府曾想找他在科學院任要職，因爲他在戰前對本國的科學一直都有相當貢獻。但找不到他，而他如果聽聞了這消息的話，也並沒有自動前來與政府聯絡。可能他巳經放棄了西維亞的身份，而多年來一直用另外一個身份活動！不過，西維亞的名字到現在還是很響的，他以前的科學成就，使現在的人也很多對他敬佩！」

「總之，目前我們是無法找到他的？」司馬洛說。

「是的。」古墨少校點頭，說：「關於他的紀錄，我巳找到了一份，放在你的房間裏面，你一會兒可細細閱讀！不過，那份紀錄也是不能告訴你那裏可以找到他的！」

「但現在問題並不複雜。」司馬洛說：「一切證據都在那島上了。那許多設備，西維亞一時是不能搬走的。我們祇要派軍隊去——」

「問題就在這裏。」古墨少校說：「我們是派不出軍隊的。我沒有這般能力，我得去求另一些人，但即使掌兵權的人是正直無私的，我也得給他們一個能入人信的故事！但現在這個故事，是不能入信的！任何人都會說我是瘋了！」

「你也不相信這個故事嗎？」司馬洛問。

「我是相信的。」古墨少校苦笑：「但我相信也祇是因爲你是司馬洛，而史勿夫說你是可以相信的！」

「我明白了。」司馬洛點頭：「事實上，如果有別人告訴我這樣一個故事，我很可能也不相信的！」

「所以我們需要史勿夫的帮助。」古墨少校說：「你看，我們能不能調動軍隊登陸島上，而且，假如我們私人組織隊伍去，西維亞也可以通知律師叫政府的軍隊去保護他的島而擊退我們。但在這裏，有一種人也是可以橫行的，就是美國人。這裏的上下人等都愛美鈔，因此也怕和禮讓那些把美鈔帶來的人，而史勿夫和美國人的關係是相當好的——」

「我明白了。」司馬洛說：「假設有一艘美軍炮艇之類要登陸那座島，那麼就即使政府軍也不敢干涉了！」

「對了。」古墨少校微笑地，說：「他們總不能向美軍開火的，所以，祇好詐作不知道了！」

「那麼，我們是眞的很需要史勿夫的帮助了！」司馬洛說。

「是的。」古墨少校說：「我們很需要他的帮助，因此，在他到達之前，我們是不便幹甚麼的！」

司馬洛忙着把食物送進嘴巴，以及尋思着，一時沒有再做聲。

「還有一個理由我們需要史勿夫帮忙的。」古墨少校說：「目前的三軍司令，他一點也不喜歡我，如果我是議論動軍隊，他一定第一個反對！」

「他也是一個壞人嗎？」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古墨少校聳聳肩：「但總之他對世事的看法和我並不同，我的言論和他經常有抵觸，所以我們也變成無形中的敵人了！」

司馬洛終於吃飽了，嘆一口氣，放下餐具。「這是我多年以來吃得最飽的一頓。」他說：「也許是因爲多年來我都沒有這麼餓過吧！」

「再吃一點吧。」古墨少校大方地一攤手：「我們有的是食物呵！司馬洛！」

「不了。」司馬洛撫着肚子：「我現在需要的是洗一個澡！」

「很好。」古墨少校微笑：「去洗一個澡和睡一個覺吧。當史勿夫來的時候我會叫醒你。你做了太多事情了，你需要休息！你的房間在樓上走廊的盡頭，要我帶你去嗎？」

「我試試自己找找好了！」司馬洛說道。

古墨少校給他預備的房間很乾淨，設備齊全。當然，這並不是特別爲了他而加强設備的，貴族豪門的客房，總是如此，房間還附屬有一間寬大的浴室，司馬洛第一件事當然就是在浴室裏洗一個舒舒服服的冷水浴。然後他便在那張柔軟的床上躺下來。雖然睡意已濃，他還是極力撑着眼皮，因爲床邊就放着一份有關這個西維亞的紀錄，他應該先看看。

那份紀錄是薄薄的，而且裏面的資料相當貧弱，那當然是因爲在倉猝之間，古墨少校不能查出太多的緣故。司馬洛終於把它丟在床頭几上，熄了燈，閉上眼睛。這份資料雖然不能告訴他甚麼，但是至少讓他知道了西維亞果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雖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那麼史勿夫那邊可能會有些更加詳細的資料，古墨少校說得不錯，應該先等史勿夫來。

接着房門忽然給輕輕推開了。沒有啞然一聲，因爲門鍵是有着充足的滑油的。但司馬洛是一個聽覺極其靈敏的人，他馬上就聽到他了！張開眼睛，眼光移向房門口。

一個人閃身而入，窗外由於月光很亮，所以反射之下，房內也並不太暗，司馬洛可以看到進來的是一個女人。雖然面貌還未看得清楚，但他認得那件睡衣，剛才看見安娜就是穿着這樣一件睡衣的。

安娜赤着脚，輕輕走到床邊，低頭凝視着他，後來低聲問：「你已經洗過澡了嗎，司馬洛先生？」

「洗過了。」

「那麼，你一定好聞得多了！」她說道。

「你試聞一下吧！」司馬洛忽然坐起來，執住她的手，一拉，使她跌在床上，然後她的手臂便如蛇一般纏住他的頸子，他們開始一個熱吻。她的舌頭靈活如蛇，而指尖也很懂得應該碰觸一些甚麼地方，所以很快，司馬洛便通體如焚了。

他放開她，執住她那件半透明的睡衣，要替她套過頭而脫下來，但是她却按着：「不！」她半開玩笑地撑拒着。但司馬洛已到了難以忍耐的程度，即使是開玩笑的拒絕，他也難以忍耐。

他用力一撕，裂帛一聲，那件相當脆弱的睡衣便給整件撕下來了。在月光的映照之下，安娜的身體像一團晶瑩的白玉，白玉使人目爲之眩。她連忙兩手交抱，掩着胸前，當司馬洛把撕下來那塊蟬翼薄紗丟到地上的時候，她却一跳下床，要奪門而出。

但是司馬洛比她更快，也一跳下床，攔住她的去路，使她不能奪門而出。她祇好退向房間的盡頭，仍然緊抱着自己的胸前，兩腿盡量交叠，但是還是無法遮住那個最重要的部份的，司馬洛看見那塊三角形的陰影出乎意外地濃黑，幾乎像是多穿了一條黑色三角褲似的。很好，毛髮的豐盛，和人的熱情是成正比例的。

「不——要！」她狼狽地靠在那裏，嗚咽地叫着，但司馬洛聽得出她的聲音中是帶着笑意的，她並不是不肯，她祇是用這種手段，把他刺激得更興奮吧了！

司馬洛並沒有馬上過去，他祇是站在那裏，狡猾地微笑着，而動手脫下他自己身上的衣服。而這個地方，這種天氣，任何時候都不會穿得很多的，因此很快，他便脫無可脫了。他正對着她，得意地微笑着，男性的象徵已高高地抬頭。

「不，唉——！噢！」她的兩手離開了胸前，而掩着眼睛。

司馬洛一時幾乎忍不住那股銷魂的感覺，而就要熱情傾注了。她的胸部是非常動人的，碩大的程度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不過雖然高高地向前挺出，却並沒有垂下來，而且還隨着她的動作而搖曳着，峯頂上的乳暈面積比她的咀巴更大，而顏色是淡褐色的。

司馬洛以微顫的脚步上前，她從指縫間看見他過來，又尖叫着連忙退縮，但退到房間的角落，便無可再退了。司馬洛向她逼近！

「不！不要！」她低低地尖叫着，司馬洛已經緊緊逼着她，她雖然用手推他的胸也推不開，而且，她也並不是眞要推開他的。

司馬洛一面吻她的臉和頸，手一面移動着，遊歷着那些神經最敏感的地方，後來，他逼得她太緊了，她不能不翹着脚站高一點以躲避，並且抗議道：「不——不能在這裏，不能——站着來——」

司馬洛吃吃笑：「那麼你爲甚麼又要到這裏來站着呢？」接着他的身子一挺，她便無法再避了，而已經很旺盛的分泌也使他的侵入毫無困難。兩個人貼近得就像一個人了。

她「噢」一聲，一種甜美難言的充實之感使她緊閉着眼睛，完全放棄了抵抗，於是，就這樣站在那裏，司馬洛的動作便開始。她的頭繁亂地擺動着，手在他的背上不知所措地動着，有時掃近他的頸，有時想用指甲插入他的皮膚，有時則祇是輕輕地擱在他的肩上。

後來，司馬洛的動作加速到最高峯時，她便緊攬着他的頸，雙脚也離開了地面，於是她便整個人都掛在他身上了。但司馬洛的力氣是充沛的，區區一個不足一百磅的女人對他來說不算是負重，因此他的動作仍是那麼快速，那麼雄渾有力的，到後來，安娜尖叫了，全身都痙攣着，手脚都縮緊，就像要把他握扁揑碎似的。

司馬洛知道她的歡樂已經達到最高峯，這才漸漸慢下來，而她的手脚也開始癱軟了。她幽幽地說：「我——要掉——下來了！別——讓我掉——下來！」

於是司馬洛把她抱過去放在床上。她

好像一具死屍般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眼睛緊閉，司馬洛發覺她眼部全濕了，而那不是汗。

司馬洛是仍然雄赳赳氣昂昂的，因爲他並未讓自己的熱情迸洩。他準備爲她再來第二次服務。除非是初經人道的處女，否則，通常祇一次是不夠的。

果然，在他的調弄之下，正如死人的安娜很快又活起來，而且非常活。她跪起身來，開始吻他，而且是無所不至地吻。司馬洛以前也聽聞過，菲律賓不論男女做得最好的就祇有這一件事，現在他也有點相信了。

後來，安娜推他躺下來，採取了她所應採取的姿勢，於是司馬洛一動也不動，就能得到了最高的享受。

一小時之後，他們癱軟地躺在那被汗浸濕的床單上，享受着窗外吹來的涼風。菲律賓，確是一個很熱的國家，但在高的地方，那清涼却又非冷氣機所能比擬的了。

安娜終於長嘆一聲：「謝謝你，司馬洛！」

「我以爲應該我謝你！」司馬洛有點慚愧地說道。

「那麼就算是誰也不欠誰吧。」安娜說：「我們彼此都需要，現在彼此都得到了！」

「你是一個很好的對手！安娜！」司馬洛眞心地說。

安娜不接受也沒有拒絕這恭維。過了一會，她改變話題，「你認爲你能打敗這個西維亞嗎？不論他的計劃是甚麼，你認爲能破壞他的計劃嗎？」

司馬洛聳聳肩：「我不知道！我會盡力！」

「你一定會擊敗他的。」安娜說道：「你是鼎鼎大名的司馬洛，你是從來不會失敗的！」

「別對我那麼有信心。」司馬洛笑起來：「我祇是一向運氣好吧了，但運氣也有用盡的時候的！」

安娜揑着他的手臂：「你一定要消滅這個西維亞，司馬洛！」

司馬洛瞥她一眼：「你很恨他嗎？」

安娜搖搖頭說：「並不是特別恨他，我並不認識他！我祇是恨這種人，世界沒有他們已經夠亂的了！他們究竟想幹甚麼呢？」

「你和我的想法一樣。」司馬洛說：「這個人是非消滅不可的！一等史勿夫來到，我們就可以動手了！」

安娜的手貪婪地撫着他全身結實的肌肉，愛煞地咬着牙：「司馬洛，你眞是像我聽到的那麼本事的嗎？」

「你是指在床上還是其他方面？」

安娜笑起來：「在床上你已經證明了，我當然是指其他方面！」

「我相信，我也沒有機會證明了。」司馬洛說道：「安娜，請你坐在地上，好嗎？」

「甚麼？」安娜愕然。

「到地上去，不要留在床上，來，這邊！」司馬洛不由分說就把她推動，安娜不得不伸脚下床，而司馬洛又把她按低，使她坐在地上。

「你究竟在幹甚麼？」安娜抗議問道：「如果這是一種新的姿勢，我可並不欣賞！」

「別吵吧，你快會明白的了！」司馬洛說着又拿起床頭几上的一隻小花瓶：「這東西値錢嗎？」

「普普通通吧，不是古玩。」安娜皺着眉：「你想要它嗎？」

「不。」司馬洛說道：「我祇是不想浪費吧了！」說着時窗外忽然聳起一個黑影的頭和肩，並且有一隻拿着槍的手舉上來。

司馬洛就把手上那隻小花瓶擲過去。「鏗」一聲，小花瓶在那人未能瞄準之前就擲中他的頭部！那人扳了兩次槍機，子彈「撲撲」地通過滅音器射出來，射進了天花板。安娜坐在地上有床隔着固然沒有危險，就是床上的司馬洛也毫無所傷。

碎玻璃叮叮地掉下來，那人在窗外稍爲呆了一陣，便尖叫起來，跌下去了，一路上都尖叫着，最後跌到樓下，霍然一聲，叫聲才止，而他的生命也很可能同時終止了。

司馬洛一跳下床，走到窗前，向下望望，屋子是祇有兩層高的，但樓下，在一條的士敏土鋪的小路外面，就是傾斜的山坡，伸到下面幾百呎的樹林中。屋子周圍是並沒有圍牆的。那個不速之客的屍體現在就躺在小路的邊緣上，再跌遠一點，他就會沿着山坡滾下去的。

「發生了甚麼！」安娜走到他的身邊來，戰慄着問。

司馬洛望望窗外的左右，左邊果然垂着一條繩子，是從天台垂下來的。他對安娜解釋：「這個人一定是奉命來殺我們的，他從這邊山坡跑上來，跑到樓下，便把一隻連着繩子的鈎子丟上天台，鈎住了，然後沿繩爬上來！」

安娜不由自主地抖了一抖：「幸而你及時發覺了！」

「是的。」司馬洛點頭：「我聽見鈎子掉在天台上的聲音！」

「可惜你殺了他！」安娜說。

「希望他沒有跌死吧。」司馬洛說道：「事實上我也沒有別的辦法！我本來是想等他爬進來的，但是他並不打算進來，他祇是一出現就放槍，使我沒有選擇餘地了！」

這時，樓下已經有二個守衛的僕人聞聲而至，在那人的身邊蹲下來，他們手上都是拿着槍的。「他怎樣了？」司馬洛叫着問。

「死了！」其中一個守衛的僕人抬頭回答他：「發生了甚麼？」

「他想爬上來殺我！」司馬洛說：「你還是去叫醒古墨少校吧！我馬上下來！」他轉身看着安娜。安娜身上還是一絲不掛的，剛才她倒還沒有覺得，現在不禁感到一陣難爲情。

她忙用雙手抱着胸前：「我——還是去穿點衣服吧！」她吶吶地說。

「穿好了就下來吧！」司馬洛說着，自己也動手穿起衣服來。

當他到了樓下的時候，古墨少校已經在了，他正蹲在屍體的旁邊，皺着眉。屍體身上穿的是一套薄薄的黑色緊身夜行衣

，人很瘦，身體很輕；這種重量，是最適合幹這種工作的。

「認識他嗎？」司馬洛問。

古墨少校搖搖頭。

「但他似乎認識你。」司馬洛說：「他對你這地方很熟，毫不錯誤地就摸到我的房間來，而且胆子也很大！」

「這並不奇怪。」安娜插嘴，她現在已經穿上了一套正經得多的絲質睡衣：「許多人都在這裏作過客，祇要查一查，很容易查出來的！我看現在的問題是應該加强守衛！」

那兩個守夜的僕人有點難堪地垂下頭，而這時，另外一個已在天台把那隻鈎子解了，丟下來，倉郎一聲，連同繩子掉在地上。

「嗯。」古墨少校說：「把大家都叫起來吧！加班防守，別讓同樣事情再發生，因為下一次，可能會輪到我了！」

兩個守夜的僕人走了，古墨少校仍然呆呆地看着屍體，喃喃着說：「他們好像不得不休似的！」

「不錯。」司馬洛說：「你也最好給我找一把槍來，因為手上沒有槍，我就像裸體！」

× × ×

史勿夫就在次日中午到達了，他並不是坐汽車來，而是坐直昇機來的。是美軍的軍用飛機把他載到菲律賓，然後又用軍用直昇機把他載到古墨少校的家中來的。

這個金色頭髮，蓄着小鬚的情報首腦也許是世界上最信任的人了，這也難怪，因為司馬洛帮過他最多忙，雖然他花在司馬洛身上的錢也不見得很少，但那些錢都是花得有價值的！司馬洛從來沒有白拿過他的錢。

直升機把史勿夫放下，便又飛走了。他們並沒有浪費時間，馬上進入古墨少校那冷氣設備的書房裏去商談正事。大致情形，古墨少校早已在電報上告訴了史勿夫，現在，古墨少校把詳細的情形再講述一次。

古墨少校講完了之後，史勿夫呷着冰檸檬茶，沉默了一會，最後終於說：「我也有一些新聞要告訴你們的。第一，在這兩天之內，世界上有兩個地方發生了兩次神秘的爆炸，都是小型的原子爆炸，一次是在加勒比海，巴哈馬羣島的其中一座無人小島上，整座小島都給炸得陸沉了。另一次是在北極，爆炸發生在一塊無人的冰原上，很接近一艘追擊那裏的美國核子潛艇！如果不是因為儀器測出這並非導向飛彈投下來的爆炸，眞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呢！你知道的，美國在提防着蘇聯，蘇聯也在提防美國。」

「那麼。」古墨少校道：「假設司馬洛所猜是對的，西維亞的確是用那座小島作基地，把那些無綫電控制的金屬魚放到世界各地去，現在的跡象就是表示西維亞已經急不及待，開始行動起來了？」

「我不知道！」史勿夫轉向司馬洛：「你以為呢？」

「至少已經證明西維亞是已經把相當多的這種金屬魚放了出去，而它們正在遊行任何地方的海底！但不，我不認為西維亞已經開始行動！」

「那麼這兩次爆炸，又是算甚麼呢？」古墨少校問。

「很簡單。」司馬洛說：「這表示他不能控制他的魚兒了！記得我在臨走時把他的科學試驗場作過一番大搗亂嗎？不少儀器都打壞了，連湖中那條金屬魚也失去了控制！更遠的魚兒，當然也會因為儀器損壞而失去控制。修理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這倒是一個好消息！」古墨少校說道。

「但也可能是一個壞消息。」司馬洛說：「如果失去控制，那些魚兒就都沉在海底不動，那倒是好的，但看來並不如此，因為至少，就有兩條已經撞上岸了！假設其餘的也都是盲目地亂游着呢？它們也終於會撞中目標的，而且可能是很重要的目標，會造成很大的傷亡的！」

古墨少校惶恐地皺着眉：「那麼災禍是隨時會發生了！」

「是的。」史勿夫說：「因此，我們得盡快控制這座小島！」

「這却不是容易的事。」古墨少校說：「我們沒有權堂堂正正地登陸的！」

「不錯，我們不能堂堂正正地登陸。」史勿夫說：「而且即使我們能這樣做，也會遭受到很頑强的抵抗！因為，我要告訴你們的第二件新聞就是：西維亞早已加入了蝎黨！」

「哦。」司馬洛微笑：「原來又是和我們的老朋友蝎黨有關的！」

「這是意中事了。」史勿夫說：「不是嗎？如果沒有蝎黨這樣大的組織支持，誰敢做甚麼征服世界的夢呢？」蝎黨是東南亞最大的一個犯罪組織，很科學化，龐大而無孔不入，簡直無法澈底消滅的，而司馬洛和史勿夫兩人，却一直都在和它長期作戰着。司馬洛差不多每一次都勝利，然而却永遠有下一次！

「而且，我敢和你打賭。」史勿夫說：「那島上現在一定已經充滿了蝎黨的槍手以及蝎黨的科學人員，在防守着和進行着搶修的工作！這個基地是搬不走的，所以他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趕快把那些儀器修好，然後加以應用了！」

「那即是說他們要提早實行這個瘋狂的計劃了！」古墨少校咬着牙道。

「是的。」史勿夫說：「因此我們無論要做甚麼，都得趕快進行了！」

「我們能做甚麼呢？」古墨少校問。

「本來最理想的辦法就是發炮或者用炸彈把這島炸掉。」史勿夫說。

「我們不能這樣！」司馬洛馬上抗議：「島上還有那些無辜的奴隸！眼睛給縫住已經夠慘的了！還要──」

「當然我們不能用這個辦法。」史勿夫說：「因為海上還有那許多危險的魚兒！如果把基地毀掉，就更加沒有希望能控制它們了！因此我們必須用武力把這座島奪過來，而且要連同活着的西維亞一起奪過來，因為西維亞知道一切，有了他，我們就用不着從頭研究！」

「這却不是容易的事！」司馬洛說。

「但錢和物資方面是不成問題的。」史勿夫說：「因此也不太難了！而且，我可以找美國人商量一下。那邊的合作我是

一定可以得到的！」

× × ×

第二天是一個下雨天，大雨整天都在傾盆地下着。軍用直升機一早就飛來把史勿夫接走了，而古墨少校和安娜也一起乘車出去了，這一次已由一隊衛隊衛護着。司馬洛一個人留在屋中。表面上，古墨少校是嘗承認司馬洛在他身邊的，所以司馬洛不適宜出現在公衆場合。

史勿夫自然是去了與美軍方面商量，安排一切，而古墨少校却是到了市上去求見三軍司令及一些別的政要，請求派出軍隊去登陸那座小島。當然，古墨少校此行是不會成功的，因為一個如此腐敗的國家，蝎黨的勢力一定已經深入，他們一定猜到古墨少校會這樣做，而且也一定早已向各方面施壓力，保證古墨少校不會成功的了。

但是，司馬洛和史勿夫還是贊成古墨少校不妨一行，並非因為希望他會成功，而是要藉此分散蝎黨的注意力。如果蝎黨以為這是司馬洛他們所作的唯一努力，就不會提防別些方面了！所以，雖然明知不會成功，古墨少校還是要去奔走。

雨一直都不停，但司馬洛在屋裏也並不空閒。他的房中早已堆滿了菲律賓的地圖及地理書籍，他正在利用這段空檔的時間，盡可能詳細地研究關於這座小島的一切。

午飯是他一個人吃的，後來，到了下午，傾盆之雨仍在下着時，他聽見汽車聲回來了。大約五分鐘之後，有人上樓，進入他的房間。司馬洛把正在看的西維亞的紀錄放下，看見來的是安娜，祇是她一個人。

她穿着一件白緞的菲律賓式禮服，穿在任何女人身上都會顯得很鄉氣的，但是在她身上却不是鄉氣而是性感。下身那條黑裙子的長度，要比時下流行的迷你裙長得多，但是對她的腿部綫條美也一樣沒有甚麼影响。

「古墨少校呢？」司馬洛問。

「三軍司令留他食晚飯。」安娜說着跌坐在床上，嘆口氣：「眞累！咀巴整天都沒有停過，解釋，解釋，但是沒有人相信！那班老糊塗，可能都有人在他們的私人銀行戶口裏存進了款子！」

司馬洛抬起一邊眉毛：「但三軍司令却留他吃晚飯？」

「是的。」安娜說：「這個主意是海軍上將提出來的。他並且邀古墨少校在晚飯之後到他家去談談，祇是他和古墨少校，三軍司令是沒有份的！」

「這又是甚麼意思呢？」司馬洛問。

「古墨少校知道這是甚麼意思。」安娜嚴肅地看着司馬洛：「他認為，三軍司令是清白的，但是這位海軍上將却有不軌企圖了。這是很明顯的，最能威脅那座小島的就是海軍，西維亞當然是首先籠絡統領海軍的海軍上將了。古墨少校認為，他到了上將的家之後，上將就不會放他走了。他叫我回來告訴你！」

「他明知道這樣，還是要去？」司馬洛惶惑地問。

「他也相信上將是不會殺他的。」安娜說：「至少暫時不會殺他，而這樣，他就可以把對方拖住了，他叫我告訴你，暫時用不着管他，等辦好了事情之後再去救他！如果你在事前去救他，就會中了對方的計，因為上將把他軟禁，用意當然就是把你引出來！」

司馬洛皺眉：「為甚麼要這樣做呢？難道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安娜苦笑：「我也是不贊成這辦法的，但是，古墨少校是一個固執的人，他決定了這樣做，就很難有人能使他改變主意。他說傷了一條手臂，不能跟你到島上去，所以就祇有用這個辦法帮忙了。他認為對方把他捉住了之後，就會以為用不着提防甚麼！」

司馬洛焦急地用拳頭擊着手掌說：「他是一個傻瓜！當我們動手了之後，上將就會知道的！那時，還會留古墨少校活着嗎？」

安娜安慰地用手按着司馬洛的膝蓋：「這一點我却偏帮古墨少校了，司馬洛，請你放心，我相信，古墨少校對他自己本國的人一定了解得比你多的！請相信他的判斷！」

司馬洛無可奈何地聳聳肩：「希望他的判斷是對的吧！」

「那邊又進行得怎樣了呢？」安娜問道。

「我已經擬好了一個計劃。」司馬洛說：「史勿夫已帶了我的計劃去和美國人交涉！我們會盡快實行這個計劃！如果安排得及的話，也許我們會今天晚上就動身！」他抬頭望望窗外那傾盆大雨：「希望這雨會下到我們動身的時候！」

「看情形會下很久的。」安娜指出：「雨有帮助嗎？」

「有的。」司馬洛點頭：「雨是有很大帮助！」

「緊張嗎？」安娜問。

「緊張極了。」司馬洛承認：「大戰之前，緊張是難免的！」

「按摩可以鬆弛神經。」安娜溫柔地說：「需要嗎？」

「菲律賓式按摩？」司馬洛微笑。

「是的！」安娜微笑，滿含深意地看着他，一隻手已經在他的膝上輕搓着。她也似乎眞會這一套的，祇是這樣隨便的輕搓，已經使他感到十分舒服了。

「試一試吧！」司馬洛轉身在床上伏下來。女人替他按摩，已經有過數不清多少次了，而假如他沒有記錯，似乎每一次都是在那件事情上終止的！雖然，那件事情也的確是很能使人鬆弛。

他雖然已經作出了等候按摩的姿勢，安娜却並未馬上替他按摩。他聽到安娜的衣服與皮膚的摩擦的响聲，接着她那套菲律賓晚服棄在床邊的地上了，然後，一副白色的乳罩和三角褲也棄在上面。

司馬洛的神經更加感到需要鬆弛了，而且是馬上就需要鬆弛。他微笑着問：「菲律賓式按摩是用不着穿衣服的嗎？」

「是的！」安娜說道：「雙方亦都不着！」

「我認為你是說謊的！」司馬洛說：「我不相信有甚麼菲律賓按摩！」他說着回過頭來看她。

（未完・五）

中篇俠情故事／黃陵子·文
可飛·圖

飛鷹·雙毒·一妖姬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倫五常聽了李耀說李光在井中下毒，立刻請堡主李英豪出來定奪，李光猶在抵賴，倫五常已叫莊丁帶來一狗，喂了一口井水，那狗立刻斃命，證據確鑿，李堡主立即將義子李光擊殺，但對東方亮的揭發救了全堡人的性命，並無感謝之言，只和倫總管悄然離去，那邊白夫人色誘李光回堡下毒藥，滿以為得手，再派探子探清，才知道失敗，對東方亮恨極，天地雙毒便提議和李家堡談判言和，提出條件，只要李堡主交出東方亮，就不再與李家堡為敵，經過談判，李堡主和倫總管雖未答應，但有商榷，似乎信義動搖，有交人保堡之意……

一念之差　害人害己

李耀忽然咬牙切齒，道：「他若是這樣做了，我就在他面前自盡，叫他斷子絕孫！」

這樣的話，如果不是在如今那樣沉重的氣氛之下說出來，實在是令人發噱的。

東方亮也想硬擠出幾下笑聲來，使得氣氛緩和一些，可是事實上，他發出來的根本不是笑聲，而是嘆息聲。

李萍也慢慢走了過來，東方亮忙道：「別說傻話了，你們肯為我做事的話，不妨先探聽一下，李堡主究竟在作何打算。」其實，東方亮根本不必他們兩人去探聽消息，他也可以知道這事情發展下去，會是怎樣的了。只不過這時，他的心中實在太亂了，他極想支開兩人，讓他自己一個人，靜靜地想一想，是以他才那樣說的。

而李耀和李萍兩人，究竟還不能猜到他的心事，是以立時道：「好。」

東方亮忙又道：「記得，不論李堡主如何決定，你們皆不可表示意見！」

東方亮這樣的吩咐，多少使李萍和李耀兩人，感到意外，但是他們還是一起點着頭，匆匆地走了開去。

當他們兩人走了之後，東方亮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搖晃了一下，他連忙扶住了身邊的一株樹，望着粗糙的樹皮，在他的心中，忽然起了一陣要嘔吐的感覺。

他這時所想的，絕不是他自己對李堡主有功，而只是想着李堡主已經考慮出賣他的事。

這種絕不可能的事，現在已經壓在他的頭上了，他應該怎麼辦呢？

在腥風血雨，刀光劍影，生命懸於俄頃之際，東方亮有足夠的經驗來保護自己，擊退敵人，可是，像如今那樣的事，却是他從來也未曾經歷過的，他甚至從來也未曾想到過，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但是，事情却發生了，他應該怎麼辦？

他心中一片混亂，甚麼辦法也想不出來，而他想嘔的感覺，越來越甚，終於，他吐了起來。

×　　×　　×

李耀和李萍兩人，來到了議事廳外面時，就覺得很不平常了。

議事廳外，守滿了人，他們兩人才一出現，就有人攔住了他們的去路，道：「堡主吩咐，正有重要的事商議，少堡主和小姐，不可前去打擾。」

李耀只覺得氣往上沖，他幾乎立時就要大聲叫嚷起來，但是，李萍也立時拉了拉他的衣服，示意他不要出聲，李萍還道：「是麼？那我們就不去好了！」

她拉着李耀，走了開來，李耀氣呼呼地道：「姐姐，怎麼這樣就算了？」

李萍說道：「爹一定在和倫總管他們，商量關於東方大哥的事，他不讓我們進去，我們不會去偷聽麼？」

李耀忙道：「說得是！」

他們兩人，轉過了牆角，繞了半個圈，來到了議事廳的後面。李堡主派人守在議事廳前，究竟只是為了防止李萍和李耀兩人，忽然闖進來，並不是為了防範敵人，是以議事廳後，並沒有人守着。

他們姐弟兩人，來到了後窗前，只聽得廳中，有一陣沉重的腳步聲，緩緩傳了出來。

兩人矮着身，伏在窗外，窗戶緊閉着，他們也不敢在窗縫中向內張望，唯恐給他們的父親發現。他們一聽到那種沉重的腳步聲，就知道那一定是父親在來回踱步，因為除了李堡主之外，李家堡中，再也沒有人有這樣的功力，一腳踏下，幾乎連地面都在震動。而李家堡主不是心事沉重之極，他的腳步聲也絕不會這樣沉重！議事廳中，除了腳步聲之外，幾乎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李耀和李萍兩人，等了好一會，才聽得有人道：「堡主，這件事，只要我們不出聲，江湖上，也決不會有甚麼人知道的！」這個人的話一出口，議事廳中，立時傳出了一陣附和之聲來。

李耀和李萍聽出，第一個說話的人，乃是李家堡中，幾個副總管中的一個，那人這樣說，分明是說，李家堡交出東方亮來，只要李家堡中的人，緘口不言的話，那麼，江湖上人，就不會知道其事，李家堡一樣可以在江湖上，維持俠義的名聲！

在一陣附和聲之後，又有人大聲道：「堡主，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就算江湖上人知道了，又怎麼樣？東方亮和李家堡非親非故，替李家堡惹下了大禍，自然是由他獨自來担當！」

立時又有人道：「說得是，想來別人也無暇來譏笑我們，有來，天地雙毒和李家堡作對了這麼多次，平日那些好朋友，都到何處去了？」

這人的話講完，議事廳中一陣騷亂，有不少人，都大聲喝罵了起來。

李萍和李耀兩人，在窗外聽得那幾個人的話，怒得幾乎將牙咬碎，李耀緊握着拳，李萍的臉色煞白。

就在這時候，只聽得李英豪悶聲喝道：「都住口！」

李英豪的那一喝，當真具有非凡之威，議事廳中，立時靜了下來，接着，又是一下接一下，沉重的腳步聲，李英豪喝令眾人住口，但是他自己却並不出聲，又過了好一會，聽得倫五常道：「堡主，這件事，要立時作決定了，堡主各人意思如何，實已明白不過。」

李英豪到這時，才說道：「你的意思呢？」

倫五常乾咳了兩聲，道：「天地雙毒雖然一時之間，難以攻得進來，但是，曠日持久，李家堡也沒有好處，日子一久，對李家堡以後的聲名，大是有損，以交出一人，而能令天地雙毒退走，那是上上之策！」

李家豪的聲音可也有點異樣，他道：「可是東方亮對李家堡來說，多少有點好處！」

聽得李家豪說東方亮只是對李家堡「多少有點好處」，李耀和李萍兩人，又覺眼前一陣發黑！

在李英豪的話之後，又是一陣沉默，才聽得倫五常一字一頓地道：「堡主，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李家堡數十年的基業，豈是容易建立的？」

李英豪的腳步聲，陡地停了下來。

本來，他的腳步聲，一下接一下，壓得人的心頭，有連氣也喘不過來之感。可是，此際他的腳步聲突然停了下來，却又使人感到說不出的空虛。

李耀和李萍兩人，都知道父親一停下來，一定是立時有所決定了，是以他們兩人，也緊張得屏住氣息。

議事廳中，在那一剎間，真正靜到了一點聲音也沒有的程度。

過了片刻，只聽得李英豪說道：「既然大家都那麼說，那就照天地雙毒所說的去做！」

這句話一出口，議事廳中，仍然是鴉雀無聲，但是李耀的耳際，却像是響起了

轟天霹靂一樣，他陡地站了起來，不顧一切，「砰砰」兩拳，已將窗子打了開來，大叫一聲，飛身躍入。

李耀實在是太激動了！是以當他躍進了議事廳之後，議事廳中，究竟有多少人，他也沒有看清楚，只覺得人還真不少，每一個人的臉，都是扭曲可怖的，他撕心裂肺地叫了起來，道：「你們怎麼可以？你們怎能做那樣不要臉的事？」

他大聲叫着，叫到後來，簡直已變成凌厲之極的呼號，那樣的指責，出自一個少年之口，議事廳中所有的人，一時之間，人人都出不了聲。

李英豪的面色十分蒼白，李耀突然出現，那是他突然意料不到的事。

他只是估計到，李耀和李萍兩人，對東方亮的感情十分深厚，東方亮如果被交出去，他們兩人一定是會反對的。

可是，却未會想到，他們兩人已聽到了在議事廳商議的一切！

這時，聚集在議事廳中的，全是李家堡的重要人物，幾個副總管在場，還有不少負責重要職司的人，李耀在聲嘶力歇，叫出了幾句話之後，大口地喘着氣，又厲聲叫道：「說啊，你們怎麼不開口了？」

衆人沉默着，李萍也在這時，躍進了窗子，站在李耀的身邊。

所有的人中，倫五常首先出聲，他道：「少堡主，堡主的決定，是爲了全堡的上上下下數百人着想，是爲了李家堡的地位着想。」

李耀平日，不但對倫五常十分尊敬，見了父親，更感到父親有一種凜然之感，決不說半句無禮的言語。

可是此際，他只覺得自己一人立在廳堂之中，四周圍的所有人，全都卑小到了極點，卑小到了他可以絲毫不必有任何顧忌，而隨意說話！

他在聽了倫五常的話之後，不禁「哈哈」大笑了起來，道：「倫總管，如果李家堡如此卑鄙無恥，全堡上下的人就全該死！」

李英豪疾聲怒道：「胡說，你一個小孩子，懂得甚麼，快出去！」

李耀倏地轉過身來，面對着他的父親。這時，他一點懼意也沒有，雙目圓睜厲聲道：「我怎麼不懂？我更知道，只要是人，便說不能做那樣的事，只有畜牲，才會那樣做！」

李耀這一句話，不但議事廳中那些人，盡皆爲之失色，連在他身邊的李萍，也陡地吃了一驚，出聲叫道：「弟弟！」

要知道，李耀責備得雖然是，可是他以那樣重的話，來罵他的父親，那畢竟是人人心目之中，都認爲大逆不道的事情。

剎那之間，只見李英豪的神情，可怕到了極點，他身子屹立着，一點也沒有動，但是自他的體內，却響起了一陣爆豆也似的聲響來。他是內家功力修爲極高的人，這時分明是因爲怒到了極點，是以全身眞氣鼓動不已。

他緊盯着李耀，李耀也一樣屹立着，比起李英豪來，他實在矮得多了，可是，他和李英豪對立着，却也是有他的一股氣概。

突然之間，李英豪的口中，爆出了一下如霹靂的呼聲來。

隨着那一下呼喝聲，他陡地揚起手來，掌風凜然，一掌便向李耀擊下！

在剎那間，人人都嚇得呆了。

誰也未曾見過李堡主生這麼大的氣，誰也未曾見過李堡主那樣力大的無窮的一掌。

在轟然的掌風之中，只有一兩個人叫了起來，那兩個人，一個是倫五常，一個是李萍。

倫五常叫道：「堡主！」

李萍叫道：「爹！」

他們兩人，發出呼喚聲，都是要李英豪的一掌，不可擊下去，所不同的，李萍一面叫，一面身形立時一閃，攔到了李耀的面前！

李英豪發出那一掌之際，心中雖然怒極，但是無論如何，他總是不會擊斃自己的兒子的，他只是準備在掌力將李耀罩住之際，再略一收力，令得李耀跪在地上，然後痛加責罵。

可是他却未會想到，李萍突然閃身前來，到了李耀的身前！

高手出招，別看發出之際猝然，但事實上，早已將力道運得恰到好處，力道攻身的遠近，全在意中，李英豪的那一掌，在沒有意外之情形下，是足夠可以照他原來的計劃行事的，李耀在他强大無比的掌力襲擊之下，也非雙膝跪下，跪於就地不可。

然而，李萍却不知道父親的心意，她只是聽得弟弟忽然對父親說了那樣嚴重的話，看到父親突然動起手來，掌力是排山倒海似的，向弟弟壓了下去，她心中一急，不顧一切，向前掠了出去。

當他在向前掠去之際，她本來是想大聲呼叫，要父親不可下手的，但是一掠向前，李英豪的掌風之力，何等强大，將她的一口氣逼住，雖然張大了口，但是卻一點聲音都發不出來。

而以李英豪的功力而論，在剎那之間，要突然將掌力在電光火石之間收回，李萍也必然要給他强猛無比的內家罡氣所震傷，而這時，李英豪一看到李萍向前撲來，一子一女，全是他親生的，自然關心，心中陡然大吃一驚，就在那一驚之際，不覺錯過了瞬剎之間，回收內力的機會！

這一切說來話長，在當時，只不過是極短的一剎那而已。

隨着李萍的閃身向前，大堂中的人，只聽得李英豪的喉際，發出了一下古怪之極的聲音，那一下聲音，自然是李英豪在驚駭之餘，想叫而叫不出來所造成的，緊接着，便是「拍」地一聲響。

那「拍」的一聲響，聽來似乎並不强烈，然而却被每一個人看到。

那不是一聲響，是李英豪的手掌，在李萍的胸前，撞了一下所發出來的。

所有的人，直到這時，才眞正地呆住了。

李英豪發出的一掌，已擊中了李萍的胸前！

李家堡中，沒有人不知道李英豪的內家氣功造詣，天下第一，也就是說，人人都知道，世上絕沒有人可以當得起李英豪的一擊。

而現在，李英豪擊中的，是李萍的胸口。

剎那之間，每一個人都如泥塑木雕一樣，沒有一個在剎那間還在呼吸的！

只聽得在「拍」地一下响之後，李英豪立時發出了一下尖銳之極的驚呼聲，他的手掌，像是碰到了毒蛇一樣地立即縮了回來。

而也在那時，李萍的身子開始搖晃，李耀就在她的身邊，但是，李耀也驚得呆住了，張大了口，僵立着，不知該如何是好。

李英豪的右掌才縮了回來，雙手立時又向前伸出，扶着了李萍的身子，他的口唇在劇烈地發着抖，看來，他實在是急於想說出甚麼話來，可是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而被他扶着的李萍，口角之中，已然沁出了一絲鮮血來。

那一絲鮮血十分細，流出來也很緩慢。可是由於這時她面色是那樣蒼白，是以當她口角突然滲出了一絲鮮血之際，看來是極其驚心動魄的。

她的口唇也抖了抖，但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來，接着，她的頭向後垂了，她全身的骨骼，已不再存在，她的身子軟得像是一團棉花一樣。

然後，人人都可以聽得出，在她的腿際，發出「嘶」地一聲响，李萍已咽了她一生之中，最後的一口氣。

李萍死了！

沒有人能當得起李英豪的一掌，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在李萍被擊中之後，每一人也都知道，李萍是絕對活不了的。

可是盡管如此，李萍的死，却在大廳之中，帶來了更强烈的震動，有不少人，甚至身子不住地抖起來，而所有的人之中，抖得最厲害的人是李英豪。他扶住了李萍的肩頭，不停發着抖。

李英豪一面發着抖，一面在他的體內，發出可怕的「格格」聲响來，他的面上，像是被塗上了一陣厚厚的白灰，如果他身子不是在劇烈地發着抖，那無論如何不容易叫人相信他還是一個活人！

李萍的頭，隨着李英豪身子的抖動，而在輕輕地搖晃着，自她口角處滲出的鮮血越來越多，頭部既然在擺動，鮮血也就一滴一滴，流在地上。

每一個人，都木立着不動，也根本沒有人會想動。

李耀的目光，定在他姐姐蒼白的臉上，他的心中，像是有一千柄，一萬柄刀在切割着。

他想要大聲叫出來，號哭着，用着最惡毒的話，來辱罵打死了他姐姐的人。

然而，當他發現無論自己怎麼做，都難以宣洩他心中的悲痛和憤怒時，他反而變得甚麼也不說，就那樣轉過身，慢慢地向前走去。

李英豪仍然扶住了李萍的肩頭，在發着抖，他甚至像是未曾看見李耀的離去。

別的人，仍然呆立着不動，他們是都震驚得呆住了，不知該如何才好，李耀本來到了窗口，一提氣，向窗外躍去，當他提氣向上躍起之際，他已覺得眼前一陣發黑，是以，他並不是落向窗外，而是向着窗外，直跌了出去的。

他「砰」地一聲，跌在地上，身子在地上骨碌碌地滾了幾滾。

他由於那重重的一跌，反倒令得他的神智，清醒了一些，他雙手在地上一按，站了起來。他急速地喘着氣，突然之間，像是發瘋一般，向前奔去。

他越奔越快，根本無法控制自己的雙脚，像是只有他在急奔之中，才能夠忘記剛才在大廳之中所見，李萍被擊死那一幕一樣。

然而他却並不能，李萍在死後，向後仰着的，蒼白的臉，口角帶着沁出的鮮血的臉，就在他的眼前。

他是直衝進東方亮所住的那個院子裏，他看到了東方亮，也聽到了東方亮在問他發生了甚麼事，但是他仍然無法收住向前衝的勢子。

他看見東方亮想張開雙臂來扶住他，但是仍然向前衝了過去，直到「砰」地一聲响，他撞在東方亮的身上，和東方亮兩人，一起跌倒在地上。

他依稀覺得東方亮立時站了起來，且將他拉起來，可是，李耀却是覺得一陣天旋地轉，眼前除了一蓬一蓬，在迸跳着的金星之外，就甚麼也看不到。

李耀昏了過去。

東方亮看到李耀那樣急奔過來之際，已經知道一定有甚麼極可怕的事發生了。

在那一剎間，他當然不及去想發生的究竟是甚麼事，他只是想先將李耀扶住了再說。可是，李耀却在完全不能控制他自己的情形之下，向前撞了過來。

那一撞的力道十分之大，連李耀自己，也不知道那力道有那麼大，而重傷未愈的東方亮，却經不起那一撞，和李耀一起跌倒在地。

那一跌，也令得東方亮眼前金星直冒，可是東方亮知道這事情一定極其嚴重，是以他立時站起，也扶起了李耀，但李耀却已昏了過去。

東方亮喘着氣，用力拖着，將李耀拖進了屋中，就桌上拿起了一壺茶來，向着李耀的臉上，潑了過去。一面盡他所有的力道，搓揉着李耀的胸口。

李耀的雙眼，慢慢地張了開來，當他雙眼張開之後，他「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他的哭聲，是那麼慘痛，令得聽到的人，也不禁爲之心頭如同壓了一塊大石一樣。

東方亮的聲音，也不由自主，有點發顫，他忙道：「小兄弟，別難過，就算他們要將我交給天地雙毒，那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東方亮在用言語安慰着李耀，可是李耀在這時，根本甚麼聲音也聽不進去，他只不過覺得耳際，嗡嗡地响了一陣而已，他喘着氣，尖叫道：「姐姐死了！」

這四個字一出口，東方亮也呆住了！

他陡地挺了挺身子，忍不住向後，退出了兩步，聲音虛弱得連他自己也聽不見，道：「甚麼？」

李耀自然更不會聽到他的反問，他只是不斷地道：「姐姐死了！姐姐死了！」

李萍死了，任憑東方亮如何想，也想

卜通李萍怎麼會死，更何況他一聽得李耀那樣說，腦中亂成了一片，根本甚麼也不能想！

李耀在講出了李萍已死之後，只是木然立着，淚水自他的雙眼之中，如同泉水一樣湧了出來，可是他却沒有哭，只是默默地流淚。

過了好久，東方亮才緩緩地問道：「她……是怎麼會死了的？剛才她還是好端端的……」

東方亮本來，雖然是還想講些甚麼的，可是說到這裏，他一陣哽咽，喉際像是被甚麼東西塞住了一樣，再也難以講得下去。

李耀的聲音，聽來又遠而空洞，他道：「我不知道自己說了些甚麼，爹要發掌打我，姐姐閃身攔在我的前面，突然之間，她就死了，她……死得好慘！」

李耀的話，聽來有點斷斷續續，不怎麼連貫，事實上，發生在議事廳中的事，可以稱得上驚濤駭浪一樣。

別說李耀此際，已受了極大的打擊，就算他的情緒，完全平復了下來，他也是無法完全記得當時曾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來的。

然而，李耀雖然只是約略說了幾句，東方亮心中已然雪亮了。

他喃喃地說道：「事情還是因我而起的，一定是令尊要將我送出堡去，你們兩人，挺身反對，你出言激怒了令尊，是不是？」

李耀緊緊咬着下唇，點了點頭，道：「是。」

東方亮長嘆了一聲，緩緩抬起手來，按在李耀的肩頭上，道：「這事早在我意料之中，你們也太傻了……」

東方亮只覺得心中，亂到了極點，一時之間，不知該說些甚麼才好，他頓了片刻，才說：「李姑娘已不幸身亡，我看不應該再讓慘事繼續發生了，我去見李堡主，向他表示，我願意自行離去。」

李耀一聽，立時尖聲叫了起來，道：「不行，不行！」

東方亮按在李耀肩頭上的手，變得更有力，他沉聲道：「小兄弟，這是唯一的辦法，我如果不走，同樣的慘事，只怕會臨到你的頭上！」

李耀緊緊地咬着牙，將上下兩邊牙齒，咬得「格格」直响，道：「東方大哥，姐姐雖說爲了救我而死的，但也是爲了救你，如果你竟自願離開李家堡，怎麼對得起姐姐，她不是白死了麼？」

東方亮發出了十分苦澀的笑聲來，道：「若是李堡主一定要我走，難道我賴死在李家堡中？」

李耀的身子震動了一下，忙道：「你躲起來，我知道堡中有幾處秘密所在，你躲起來，他們一定找不到你的，我却可以照顧你……」

東方亮搖着頭，道：「我要是躲了起來，天地雙毒怎肯干休？必然大舉進攻，那時，李家堡不是大有麻煩麼？我還是去見李堡主的好。」

李耀聽了，向後退了兩步，定定地望住了東方亮，望了好一會，才苦笑着道：「你……爲什麼那樣……好，我們堡中的人都那樣壞了？」

李耀的話，令得東方亮也苦笑了起來。以東方亮對李家堡的了解，以李堡主在武林中的聲名而論，他也無論如何想不到，李英豪竟會和天地雙毒講條件，考慮到將他交到天地雙毒手中的。

但是，現在這種不可能的事，已經成爲事實了！李萍還爲此送了性命，李英豪是絕不會因爲女兒的死！而打消他原來的主意的。

那麼他，東方亮，一個根本不是李家堡中的人，在全堡只有李耀一個人同情他的情形，他應該怎麼辦呢？

當東方亮斷續地發出苦澀無比的笑聲之際，一種十分沉重的腳步聲，已然傳了過來。

從腳步聲聽來，來人還在相當遠，但是那種腳步聲，已可以令人心頭震動。

李耀和東方亮兩人的心中，都很明白，在整座李家堡之中，能夠有那樣功力的，只有李英豪一個人。

腳步聲漸漸傳近，李英豪走進院子來了……

×　　×　　×

天地雙毒在離開了李家堡之後，疾馳而出，馳到了那條直路的盡頭，一起勒住了馬，這條直路，是直通向李家堡的，平時，雖然說不上車水馬龍，可是像如今那樣的冷清清，却也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

在路中心，甚至已長出了幾簇野草，整條路，都給人以一種荒蕪的感覺。

天地雙毒勒定了馬之後，天毒道：「老二，聽李老頭兒的口氣，像是有點活動了……」

地毒緩緩地搖頭，說道：「那可難說得很，只不過李家堡防衛得如此之嚴，你我兩人，都難以接近半步，我們全是看到了。」

天毒皺起了眉，半晌不語，才緩緩說道：「照你看來，李老頭兒是不是會答應將人送出來。」

地毒也沉默了半晌，他講的話，聽來和天毒的問題，像是一點關連也沒有，他道：「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我們得不到那個姓東方的，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天毒嘆了一聲，顯得愁眉苦臉，道：「若是得不到那姓東方的，白姬必然大吵大鬧，那我們兩人，只怕再無寧日，只有硬着頭皮，去攻李家堡了……」

地毒立時冷冷地道：「攻得下麼？」

在馬背之上，天毒的身子，震動了一下，道：「這……這……這……」

他連說了三個「這」字，並沒有下文說出。

然而，他雖然沒有再往下說去，任誰也都可以聽出，他的心中，對地毒的那個問題，是怎樣回答的了，因爲他絕無把握攻下李家堡！

地毒略抖了抖韁繩，馬兒又向前緩緩踱了出去，天毒策馬跟在他身邊，地毒徐徐地道：「老大，我們這次圍李家堡，圍了那麼多天，也料理幾個李家堡中有份量的人，可以說是佔定了上風，順風旗不能一直扯下去，要見好就收了……」

天毒嘆了一聲，道：「你以爲我不知道這個道理麼？再鬧下去，只有我們吃虧

！可是白姬一定要人，不肯就此干休，如何是好！」

地毒說道：「我想，李老頭兒決不肯將一世俠名，拿來作賭注，他若將那姓東方的交了給我們，自然以後再也難以見人了……」

天毒發急，說道：「老二，你心中究竟想到了甚麼，趁早快說，別繞彎弓好不好！」

地毒笑了起來，道：「老大，我還是非說不可，你和我，都不捨得將白姬怎麼樣，但如果要白姬不再鬧下去的話，就只有一個辦法。」

天毒忙道：「快說啊……」

地毒沉聲地說道：「給她服一顆千醉丸。」

地毒的那一句話，不但說得低聲，而且還說得十分快，但不論他說得多麼低，多麼快，天毒自然還是聽得清清楚楚，他神色變了一變，說道：「老二，你可是糊塗了，服一顆千醉丸，她足足要睡一年之久！」

地毒點頭，道：「還要再加半顆伐腦丹。」

天毒一聽，忙勒住了馬，瞪大了雙眼，望住了地毒。地毒道：「那半顆伐腦丹，可以使她在一年之後醒來，將以前的事，盡皆忘記。」

天毒不由自主地喘着氣，半晌，道：「老二，這樣你對付白姬，要是叫她知道了——」

地毒道：「不會不讓她知道麼？」

天毒道：「在那一年之中，你我兩人，都熬不住！」

地毒笑了起來，道：「老大，你怎麼了？只不過是昏睡過去，不是死了，我們一樣可以找她快活！」

天毒苦笑着，搖頭道：「她昏睡着，與死何異，怎及得上她騷聲浪氣，活色生香，這辦法不好，我看得另外再想法子，至少等明日，李老頭有了答覆，再作主不遲。」

地毒聽了，面色微微一變，呆了半晌，又策馬走出十來步，才喃喃道：「老大，我們就不用這個辦法，你……你不會將我這番話，講給白姬聽的吧！」

天毒在那剎間，臉上也現出了一種十分古怪的神情來。

但是那種古怪的神情，却是一現即逝，他立時又說道：「老二，你想到那裏去了？」

他一面說，一面在馬頸上輕輕拍了一下，那馬向前的去勢快了許多，地毒望着他的背影，他們兩人在一起，已經那麼久了，簡直已經到了相互之間，不必講話，就可以明白對方心意的地步！

他們兩人，雖然和白夫人之間相安無事，但是兩個人都知道對方的心中，有一個極大的秘密，那就是獨佔白夫人。

雖然他們都知道，白夫人淫蕩成性，除了他們兩人之外，還不知道有多少男人，但那是他們眼中所不見的事，他們能看到的，共同佔有白夫人的，只有一個人！

地毒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心中在暗忖，他自己實是大大失算了。他在講出如何對付白夫人之際，是以爲天毒一定會同意的。

誰知道天毒竟然不同意，而且當自己問他會不會將這番話說給白夫人聽的時候，他的神情，竟是如此古怪！

事情實是再明白也沒有了，他一定是準備將剛才自己的那一番話講給白夫人聽，而白夫人聽了這番話之後，一定勃然大怒，再也不會理睬自己，那麼，他就可以獨自佔有白夫人了！

地毒想到這一點時，心頭亂跳了一陣，但是他却立時鎮定了下來。

因爲在那一剎間，他已然有了決定：要阻止天毒去對白夫人說，就只有先下手爲强，殺人滅口！他敢肯定，天毒還未曾提防到這一點。而如果天毒有了提防，再要下手，那就難得很了！

地毒一想到這點，立時策馬向前，趕了過去，等趕上了天毒時，他滿面笑容，道：「老大，你想想，明天那姓東方的到了手，白姬又會用甚麼法兒來令我們快活呢？」

「白姬眞是天生尤物，她的新花樣，當眞層出——」

他下面「不窮」兩字，還未曾出口，地毒已陡然之間，在馬上一欠身，一掌疾拍而出！

這一掌的勢子，當眞是來得快疾之極，再加上地毒就在天毒的身邊，若不是地毒在一揚起手掌之際，掌心發出了「拍」地一聲响，扣了一個滿是尖刺的圓尺在手，天毒可能中了掌，還是一無所覺！

但這時，天毒就算有了那「拍」地一下响，驚覺到地毒已然一掌向他擊來，想要避開，也是不可能的事，他只是一張口，聲音還未曾自他的喉嚨之中吐出來，又是「拍」地一聲，地毒那一掌，已然齊齊整整，擊在天毒的脅下！

地毒的動作也眞快，一掌擊中，也已縮掌，整個人已從馬鞍之上，疾翻了起來，翻出了兩丈許，才疾落而下！

當他翻出之際，天毒的脅下，中掌之處，已冒出幾股極細的血泉來，那自然是地毒掌中，那滿是利刺的圓片所造成的！

天毒呆坐在馬背上，直到地毒落地，他才陡地喝道：「老二，那是甚麼？」

地毒疾聲道：「是三目金蟾的一塊背皮！」

天毒一聽，臉皮立時變成了灰綠色。

天地雙毒，出身在苗疆，他們兩人，窮數十年之力，在苗疆搜羅各種毒物，煉製而成各種各樣，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毒藥，若論對各種毒物認識之精，祇怕普天之下，無出他們兩人之左右。這時，地毒的那句話，在旁人聽來，可能還不怎麼樣，然而天毒一聽，却是魂飛魄散！

苗疆的諸類毒物之中，植物一類，最毒的是虎面菌，瘴氣一類，最毒的是羊羶瘴，而動物一類，最毒的就是三目金蟾！

而這時更令得天毒驚怒交集的，是由於那三目金蟾，生長在極深的巖穴之中，極其難得，他們兩人，一直想得到一隻。

但是却一直未能如願，却不料這時，地毒的掌上，赫然是一塊三目金蟾的背皮，由此可知，地毒是早已找到了三目金蟾，祇不過瞞着未曾說出來而已！

天毒的聲音也變得啞了，他身子陡地

一震，險險乎自馬背摔了下來，他啞着聲音叫道：「快拿解藥來！」

地毒面色陰森怕人，冷冷地道：「老大，你怎麼了？三目金蟾的奇毒，普天之下，無藥可解，你難道不知道？爲了免得毒發時痛苦，你還是抹了頸子吧！」

天毒的身子，隨着地毒的話，抖得更是劇烈，他突然一鬆手鬆開了韁繩，自馬背上跌了下來。

天毒雖然是從馬背上直跌了下來的，但是身在半空時，陡地一挺身，淩空一翻，已然站定在地。自馬背到地上，能有多高，他居然能臨危不亂，可知他非但精於使毒，武功造詣，也自不低。

天毒站定之後，地毒的心中，也不禁一凜，但是他向自己掌心之中，那塊三目金蟾的背皮，看了一眼後，又立時放下心來。

他知道，天毒的內功再強，可以在一時之間，將劇毒逼住，但是不到半個時辰，一定毒發身亡，自己再也不必怕他！

天毒站定之後，面色更是難看，他突然一仰頸子，發出一陣嘿嘿地笑聲來，道：「老二，你好！你眞有辦法，枉我們相知了數十年！」

地毒冷冷地道：「那就難說得很了，這就叫着先下手爲强……」

天毒發出一下怪叫聲，突然伸手入懷，自懷中取出了一隻竹絲織成的扁圓形盒子來。

地毒既然一掌擊中了天毒，這時候，他大可以策騎離去的，但是他自得了三目金蟾之後，一直秘而不宣，這次還是第一次用來害人，究竟天毒是不是會死，如何死法，他也不敢肯定，是以不等天毒死在眼前，他也不會放心就此離去的。這時，他見天毒取出了一隻竹絲織成的盒子來，他是玩毒物的大行家，一見那隻盒子，更知道那盒子是用來裝甚麼毒蟲的，而他在以前，也從來未曾見過那隻盒子，他也不知道盒中裝的是甚麼！

是以地毒一見天毒取出了竹織盒子，便尖聲道：「你，你盒子中放的是甚麼東西？」

天毒仍然在嘿嘿怪笑着，一面笑，一面道：「只許你捉到三目金蟾，秘不告人，就不許我也有點秘密玩意兒麼？你看眞了！」

只見他一掀開盒蓋，只聽得「嗡——」地一聲響，自盒中，疾飛出了一隻怪虫來。

那隻虫，飛得實在太快，以地毒的目力而論，不過是看到紅光一閃而已。

但僅僅是紅光一閃，地毒也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驚呼聲，立時飛身掠起，掠上了馬背，雙腿一夾，那馬兒向前疾馳而去！

地毒在一眼之間，便看出，自盒中飛出來的，是一隻奇毒無比，只在三目金蟾之下的血光虫。

那血光虫來去如電，在蠻荒之中，不論人獸碰着了它，萬無生理，地毒見了，如何不驚？

地毒的動作，何等之快，可是那血光虫才一飛出，只不過拇指大小，疾撲向天毒的頸際，只停了一停，只見天毒的身子，劇烈發起抖來，面肉抽搐，痛苦莫名，立時砰然跌倒。

只見那隻血光虫的身子，已暴漲了數倍，變成人拳大小，已經離開了天毒的頸際，「嗡」地一聲，疾撲地毒！

地毒那時，已然策馬馳出來十來丈開外，去勢不能說不快，可是血光虫一閃，已到了他的身後，地毒在馬背上，疾一轉身，衣袖拂起，「呼」地一股勁風，便向血光虫揮去。

地毒的那一揮，內家眞力貫足，雖然衣袖乃是軟物，但這時卻其硬如鋼。

只聽得「拍」地一聲響，疾飛而來的血光虫撞在地毒揚起的衣袖之上，整個虫身，在半空之中，散裂了開來，成爲一團血漿。

在血漿飛濺之中，地毒雖然立時側身，但是面上卻還是沾到了幾滴。

沾在地毒面上的那幾滴血，其實不過針尖大小，但是地毒卻已覺察，而且，他的面色，也立時變成了慘白色，他陡地一伸手，勒住了馬，叫道：「老大！」

他一面叫，一面疾飛身上馬，向倒在地上的老大飛掠而來，那成了稀爛一團的血光虫，也落了下來，落在路邊的草叢上，只見原來是蒼翠碧綠的野草，立時變焦了一大片，同時看到，自土中，鑽出了許多虫，那些虫，本來全是蟄伏在土中的，這時紛紛爬了出來，而且一爬了出來之後，便立時僵直了！

地毒疾掠到了天毒的身邊，天毒還未曾斷氣，地毒喘着氣，拍着自己的臉，道：「老大，快告訴我，我有救麼？快告訴我！」

天毒睜着眼，忽然發出了「哈哈」一下尖笑聲來。

他並沒有回答地毒的話，而他也永遠不能回答了。

因爲就在他一笑之後，他的身子一陣抽搐，雙眼已然向上翻，喉際「咯咯」一陣響，已然毒發身死！

地毒只覺得心頭陡地升起了一股作嘔之感，臉上沾到那幾點血之處，也是一陣奇癢得很厲害，地毒也不敢抓，只是運氣封住了幾個要穴，又疾奔到馬旁，翻身上馬，向前疾馳了出去，一面策馬，一面冷汗直淋。

地毒知道，自己也一樣中了毒。

天毒拚着自己先被血光蟲噬，放出了血光蟲，他究竟在臨死之前，替他自己報了仇。

地毒這時，所想到的只是一件事，他知道自己難逃一死，但是無論如何，要在死之前，料理了這件事！

他策騎飛馳着，不一會，便進了林子，直衝到了停在林中空地的那輛車前找白夫人。

只見車簾一掀，白夫人探出頭來，媚態萬千，道：「李老頭兒怎麼說？」

地毒翻身下馬，盯住了白夫人，卻是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大口喘着氣。

白夫人也看出情形不對，連忙說道：「怎麼啦？老大呢？你們不見得會吃了虧吧！」

地毒啞着聲道：「老大死了！」

白夫人陡地一呆，她自車廂中走了出來。

天毒竟然死了，這實在是白夫人絕對不相信的事。

但是這時候，看地毒的神情，白夫人就知道天毒眞的是死了！她下了車廂之後，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地毒仍然急速地喘着氣，道：「你看我臉上怎麼樣？」

白夫人又是一呆，定睛向地毒的臉上看去，地毒臉上所沾的那幾滴鮮血，本就極小，這時也未曾擴大，再加上地毒滿臉是汗，是以根本看不出所以然來，她搖了搖頭，道：「沒有甚麼啊！」

地毒聽得白夫人說他臉上並沒有甚麼異樣，他一點也不覺得寬心，因爲這時，他臉上奇癢徹骨，眞是恨不得將臉上的肉全都撕了下來。

他又忙問道：「白姬，你得老實的告訴我，你說，老大有沒有和你講起過，他偷偷養着一隻血光蟲？」

白夫人說道：「沒有，沒有，甚麼血光蟲？」

地毒這時癢得實在感受不住，白夫人的話才一出口，他就一伸手，抓住了白夫人的手臂。

他用的力道是如此之大，以致他的五隻手指，幾乎完全陷進了白夫人豐腴滑嫩的手臂之上。

天毒和地毒，雖然是窮兇極惡的人，但是他們在白夫人的面前，卻完全是個小丑，平時憐香惜玉，連講出話來，都是陰聲細氣，幾時曾出過這樣的大力！

這時地毒用那麼大的力道，抓住了白夫人的手臂，痛得白夫人尖叫了起來，道：「你想死啦，快放開我！」

白夫人在叫「你想死啦」，只不過是隨便叫叫而已，可是這四個字，聽在地毒的耳中，卻分外刺耳，他手臂一縮，將白夫人拉了過來，才說道：「快說，白光蟲的毒用甚麼來解，你不說，要死我們一起死！」

地毒在說那幾句話的時候，雙目圓睜，神情可怖到了極點。

白夫人也看出情形不對頭了，她一面仍尖聲叫着，一面伸手便向地毒的脚上抓去。

白夫人原意，是想地毒一痛，自然會將自己放了開來，可是等到她伸手抓中了地毒的臉頰之際，她不禁呆住了，緊接着，便自她的口中，發出了一下驚駭欲絕的呼叫聲來。

白夫人也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她自己也最喜歡用殘酷的方法來殺人，可是在她的一生之中，卻從來也未曾有過那麼可怕的經歷！

當她的手指，抓中地毒的臉頰之際，她就像抓在一團腐肉上，地毒的臉，竟是隨抓抓下，立時給白夫人抓出了一個老大的洞，白骨滲滲，但是卻又不見有一滴血流下，被抓下的肉，就在白夫人的指間，一片一片，簌簌落了下來。

白夫人那一下驚駭欲絕的呼叫聲，倒令得地毒略爲清醒了一些，這時，他的臉頰之上，雖然已掉了一大片肉，但是，他卻一點也不覺得疼痛，只覺得更是癢得厲害，他看到有白色的一條條東西，自白夫人的指尖落下，也不知道那就是自己臉上的肉，反而問白姬，道：「妳在玩甚麼花樣？」

他臉上下又現出了一個大洞，這一開口，只見白骨移動，更形可怖，白夫人實在驚駭太甚，除了尖叫之外，根本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地毒手一鬆，白夫人仍然尖叫着，轉身便向前奔了過去，地毒本來還想追過去的，可是臉上徹心徹肺的奇癢，使他實在忍不住了。

他伸手向臉上摸去。

等到他用手摸到自己臉上的時候，臉肉也是隨摸隨落，地毒怪叫一聲，身子劇烈地發着抖。

白夫人在遠奔出之後，「砰」地一聲，撞在一株大樹之上，她伸手緊緊地抱住了大樹，一直在尖叫着。

這時，在空地中，還有不少天地宮中的人，看到地毒的臉肉，幾乎已然落盡，站在他們面前的竟是一個骷髏，實是駭然欲絕，發出了一聲喊，各自四下奔逃，地毒大叫一聲，向前只追出了兩步，就停了下來。

他停了下來之後，雙手仍不住在自己臉上抓着，越抓越癢，臉上的肉早就沒有了，可是，骨頭還在癢，他仍然不斷地抓着，等他的雙手，抓住了自己的骨頭之際，他的身子一陣發抖，手起掌落，一掌擊在自己的天靈蓋上，身子一晃，便自倒地死去。

地毒是自知自己難逃一死，與其死得痛苦，不如自行了斷，但是他在臨死之前所受的那份活罪，卻也不是人所能受得了的！

地毒一死，天地宮中的人，早已四下逃散，只有白夫人抱住了樹幹尖叫着，白夫人的聲音，本來是何等誘人，可是，此際她的尖叫聲，卻聽得人毛髮直豎，恐怖莫名，她眼神散亂，顯然是剛才地毒發作時的那種可怖情形，已將她嚇得成了失心瘋！

白夫人的叫聲，一直在持續着，而天色，卻已慢慢黑了下來。

× × ×

李英豪走進來的時候，天色也開始黑了。

李英豪在門口一出現，那種沉重的腳步聲一停了下來，四周圍，簡直靜到了極點。

東方亮和李耀兩人站着，都屏住了氣息。

在暮色蒼茫中看來，李英豪的臉色慘白，簡直就像在臉上塗了厚厚的一層白粉一樣，他站在門口，站了好久，才突然道：「東方朋友！」

東方亮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李堡主，我甚麼全知道了。」

李英豪並沒有再說甚麼，只是又叫了一聲，道：「東方朋友！」

東方亮又道：「剛才，我也和令郎說了，李堡主，你放心，我絕不會令你爲難，我自己離開貴堡就是。」

李英豪望着東方亮，半晌不語，李耀陡地大聲道：「東方大哥，你走我跟你一起走！」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骨肉兩情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血屍潭侍女冬梅囑咐葉青小心不可暴躁，按臉色行事，跟在她後面直入黃泉路，經過鬼門關，見過黑白無常、牛頭馬面，從小窗內見到迷魂橋風光，原來是仕女羣浴赤裸圖，還有一幅是彎腰壓男圖，看得葉青面紅耳赤，冬梅說見怪不怪，神經自然木痲，看慣了不以爲意，打破禮教尊嚴，見仁見智而已。再過就是十八層地獄，油鍋炸鬼，葉青出手，油倒火焚一片，打傷廣德閻王，却出現陰陽公主——血屍潭主，帶去宮殿，說出葉青犯法，與捉來的女犯玄冰幽女同沉血屍池，葉青出手打倒陰陽公主，反將她的痼疾治癒，願無罪釋放二人回去……

父子梟雄　生死存疑

陰陽公主這一番話，使在場一千高手恍然大悟。

葉青心中反而懊悔不已！心想：假如剛才在她後面劈出一掌多好！

只見陰陽公主又緩緩道：「葉青，本公及剛才既已許諾，你現在就可以立刻離去！」

葉青聞言大喜，但表面仍力持鎮定，沉聲道：「今日就此告別，但是在下今日此來，是請仙子交出鬼諸葛，不知是否能答應在下要求？」

陰陽公主臉色一沉，道：「你不要得寸進尺了！本公主使你全身而退，已屬格外開恩！」

葉青聽得怒火千丈，但自身傷勢嚴重，不敢再作留戀，強壓怨憤，說道：「在下今日已能如願以償，但早晚就會再臨此地！」話聲一落，轉身對玄冰幽女說道：「走！」

二人腳步剛動，陡聞陰陽公主嬌喝道：「慢點！」

葉青心中一驚，道：「公主還有什麼吩咐？」

陰陽公主臉色一沉，說道：「葉青，本公主說讓你離開，但並未讓玄冰幽女離開！！」

葉青聽得心中一涼，道：「公主此言，豈非留難在下！」

陰陽公主倏然嬌笑一聲，說道：「葉青，本公主本有進攻中原武林之意，耳聞你是中原第一高手，本公主想與你印證三招，如能平手，本公主就如你之意，不但讓你帶走玄冰幽女，並且將鬼諸葛交出，你看如何。」

葉青聞言，心頭一震，依自己傷勢，不要說再打，就是動一動，就立刻完蛋，但又不能置玄冰幽女於不顧，而且對方既然出言挑戰，自己如不答應，豈非示弱。

這反覆一思量，心中不由大感猶疑！微一微摧氣運血，只能提起三成的眞力，而且胸頭疼痛如割。

正在考慮有什麼話回答之際……

東方亮轉過身來，道：「小兄弟，你別胡鬧」，這裏就是你的家，你跟我走，到那裏去？」

李耀緊抿着嘴，神情極其倔強，道：「這裏不是我的家，我在這裏，一個熟人也沒有！」

李耀的話，說得如此決絕，連東方亮也不禁爲之一呆，李英豪更是全身一震，看他的樣子，像是想大聲叱喝，可是，張大了口，却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李耀的臉色雖然蒼白，但是神情却異常堅決。

他的語聲，也極平和，道：「東方大哥，我們該走！」

東方亮吸了一口氣，道：「小兄弟，你別胡鬧了，天地雙毒就在外面等着我，你怎可以跟我走！」

李耀陡地一翻身，只見他的手中，精光一閃，已多了一柄雪亮的匕首，在尖聲道：「好，你不要我一起走，我自己也會走，要是走不了，我就死，我決不要再在這狗窩中住下去！」

李英豪看來是實在忍不住了，只聽得他陡地發出了一下巨響聲來，震得屋子之中，「嗡嗡」直響，窗上的紙一起裂了開來。

李耀就在李英豪的一喝聲中，向外直衝了出去，李英豪伸手便抓。

以李英豪的武功而論，要抓住李耀，實在是再容易也沒有，但在這時，他手伸出來的時候，却在劇烈發着抖，是以一抓，只抓到了李耀的外衣。

李耀的身子用力一掙，「嗤」地一聲響，一件衣服，已撕裂了開來。

李耀還是向外衝了出去。

李英豪的手中，抓住了半件衣服，仍在不住發抖。

東方亮苦笑着，道：「李堡主，令郎一時想不通，不如放他出去，我定然設法勸他回來！」

李英豪喘着氣，道：「你一出去，有死無生，還說甚麼勸他回來？」

東方亮只覺得心頭興起了一股嘔吐的感覺，他反倒微笑了起來，道：「李堡主，你明知我出去有死無生，還要和天地雙毒講條件，那麼，令郎不肯再在李家堡住下去，也很自然了！」

李英豪如同被雷殛一樣，站着一動也不動。

東方亮已經慢慢向外走去，當他走出院子之際，只見李耀淚流滿面，等在院子之外，一見到東方亮出來，他立時迎了上去，叫道：「東方大哥！」

東方亮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拉着李耀的手，兩個人一起向外走去。

他們穿過了很多院子，很多屋子，也穿過了李家堡的大堂，一直來到了大門口附近。

李家堡的大門仍然緊閉着，堡牆上和門內，守着不少人，這些人老遠地看到東方亮和李耀兩人走出來，都在竊竊私議，但是當他們兩人來到了近前，都全一起靜了下來，靜得簡直出奇。

兩人到了大門口，只見倫五常急急趕了過來。

東方亮淡然一笑，緩緩道：「倫總管，吩咐開門吧！」

倫五常叫道：「少堡主，你……！」

李耀轉過頭去，望也不望總管倫五常一眼。

倫五常深深吸了一口氣，揚了揚手。守在門口的那些人，一看到倫五常揚手，立時轉身，托起了粗大的木門，將李家堡的大門，推了開來。

東方亮和李耀兩人，也立時向外走出去。

當他們兩人，走出李家堡的大門之後，不久，二人只聽得身後，傳來了「砰」地一聲，他們都知道，那是李家堡的大門關上。

但是，東方亮和李耀兩人，都沒有轉過身來，他們只是一直向前走着，誰也不說話。

當他們來到了那條直路盡頭的時候，他們看到了天毒的屍體，天毒的屍體縮成一團，臉上的神情極其痛苦，恐怖，臉色也簡直是綠色的。

東方亮和李耀兩人，都知道那是天地雙毒中的天毒，但是他們都不知道天毒何以會死在這裏。

東方亮本是抱着必死之心離開李家堡的，但這時，當他看到了天毒的屍體之後，他的心中，又興起了一絲希望，他道：「一定有甚麼事情發生了，我們到前面去看！」

他們急急向前走，不一會，就聽到了一陣凄厲之極的呼叫聲，那一陣陣的呼叫聲，聽了令人毛髮直豎，兩人加快了腳步，進了林子之中，又看到了一個死人，那人臉上的肉全都沒有了。

而在發出那種凄厲的呼叫聲的，正是白夫人！

東方亮吸了一口氣，李耀抬頭，問道：「東方大哥，這……這……是甚麼一回事？」

東方亮緩緩地道：「天地雙毒神通廣大，可以說絕沒有甚麼人，可以害得了他們，現在他們全死了，一定是他們自相殘殺的結果。」

李耀說道：「他們兩個人在一起已經幾十年了，怎麼會自相殘殺起來，死得那麼慘？」

東方亮並沒有回答李耀的這個問題，他只是慢慢地向前走去。

李耀也立時跟在他的後面。

東方亮和李耀兩人漸漸走遠，到了林子外面，白夫人的尖叫聲，也漸漸聽不見了。

東方亮的心中仍然在想着李耀的那個問題，他又轉頭望了李耀半晌，不禁苦笑了起來。

李耀現在自然是和他好的，但是日後怎麼樣呢？那是誰也不能預料的事。

如果剛才李耀問他：甚麼是世上最難測的東西？那麼，東方亮一定可以立時回答他：人心！

人心是最難測的。

兩個人，不論他們站得多麼接近，他們的鼻尖和鼻尖之間的距離，就算只有一寸，但是他們的心，却可以隔着千重水，萬重山！

—續完—

驀地——來路倏然一聲喧嘩！接着響起陣陣慘嚎。

陰陽公主神色一變，轉首對九殿閻君道：「請九位出去看看何人來犯？」

語聲方落！倏然一聲淒厲長嘯，破空傳至，一道光影，掠落當場，現出一位白髮如霜的老婆子，正是玄冰娘娘。

玄冰幽女一見師父趕到，嚶地一聲哭泣，猛撲而至喊道：「師父……。」

玄冰娘娘一眼瞥及葉青，微微頷首，低聲說道：「快與葉青一起……」接着臉色一寒對陰陽公主冷冷道：「老身想不到在這陰寒蠻荒之地，尚隱跡這許多高人，請問將葉少俠及老身徒兒留住這裏，意欲為何？」

陰陽公主倏然一聲嬌笑。

笑聲中却露出無限煞機，道：「耳聞玄冰銀令威震江湖，但此處豈容妳倚老賣老，本公主意欲如何？妳管得着，今天說不得要妳得歸不得！」語聲一落，立刻向九殿閻君一瞟眼神道：「請九位立刻拿下這老少二名强闖血屍潭之徒！」

九殿閻君齊聲應諾，身形一動，九道光影，激射而出。

只見玄冰娘娘一聲大喝，右手連揮，成名暗器「玄冰丸」如滿地花開，向九殿閻君撒出。亂空銀光亂掣，寒氣懾人！

要知道「玄冰丸」不但能破烈火眞君的雷火彈，而且一被襲中，人立刻被陰寒之毒，立刻四肢硬化，直至僵直而斃。

她暗器一出手，人却恍若幽靈，一聲怒喝道：「賤婢，看掌！」說着向陰陽公主飛撲而去。

九殿閻君想不到第一個招面，對方暗器就出手，而且是滿天花雨手法，不由齊聲怒哼，九掌連掃，想把玄冰丸劈開。

豈知道幾十顆銀彈，一碰到掌風，竟突然爆炸，波……波連響，當場竟被一陣冷寒澈骨的烟霧所籠罩，這正是玄冰丸暗器的特點，與雷火彈一樣，只能避，不能碰！

九殿閻君不知奧妙，立吃大虧：一看情形不對，連忙一聲驚呼，晃身暴退！

就在這要退未退之際，塲中立刻響起一陣裂人心魄的刺耳聲音，寒氣四溢中，匆忙一瞥，只見玄冰娘娘白髮根根蝟豎，雙掌與陰陽公主硬拚一掌，身形竟被震得倒走三丈。

此刻神態威猛已極，從這種情形來看，顯然已吃了大虧。

九殿閻王却有四人退避不及，受到玄冰丸之傷，全身發抖不已，立刻盤坐當地運功療傷。

葉青這時一看情勢惡劣，立刻低聲對玄冰幽女道：「我看，現在我們先闖出去吧！」

玄冰幽女搖頭道：「血屍潭中高手如雲，師父身處危機四伏中，我豈能忍心拋她不顧！」

葉青微微頷首，長嘆一聲道：「妳這話也是實情，可惜我身受重傷，已無法帮忙了。」

玄冰幽女神色一變，低聲驚呼道：「原來你也受傷啦！這怎麼辦呢？」

她剛才並不知道葉青已身受重傷，此刻聞言，心中大感為難，照情勢看來，能機趁脫離，先行退出，確是最上之策，但師父在與陰陽公主對峙，看來絕非對手，如果棄之不顧，實在違背師徒之道，不由神色連變，心中大感為難。

葉青一見玄冰幽女的神色，知道她心中顧慮，心中苦籌兩全之策，目光四掃，却沒有看到鬼諸葛的人影，不由腦中閃過一絲靈光，倏然大聲道：「大家暫時停手，且聽我一言！」

陰陽公主此刻正雙掌微招，又要出手，突然聽到此言，神色不由一怔！

玄冰娘娘震驚於對方功力，心知形勢惡劣，眼見對方雙肩微動，心中正在緊張，見狀微鬆口氣，不由也好奇地轉首對葉青注視。

只見陰陽公主道：「葉青，你不快退出是非之圈，還有什麼話說？難道要想本公主毀諾，也把你留下來相陪！」

葉青臉色一肅，道：「公主能守信履諾，在下萬分欽佩，但不得不忠言相告，此次在下及玄冰幽女所以冒犯血屍潭，究其原因，却是為了鬼諸葛！其人蜜語腹劍，心存奸詐！在下唯恐公主受其利用，故而尚請公主三思！」

陰陽公主冷哼一聲道：「本公主統治血屍潭受過誰的利用，你此言豈不畫蛇添足，一言總結，還不是要想本公主交出曹鏗，遂你心願！」

葉青淡淡一笑，道：「公主此言，在下固不否認！但公主為其安全，在此拚命，請問鬼諸葛人已何在？」

陰陽公主聞言一哼，目光一掃，神色倏然一怔，對九殿閻君及身旁侍女道：「曹鏗剛才還在此，現在究又去了何處？」

週圍一千血屍潭高手目光四遊，皆搖搖頭。

陰陽公主嬌容忽變，沉聲道：「速傳鬼諸葛來此，未得本公主令諭，豈可隨意離開當場！」

身旁一位侍女立刻應聲如飛而去。

陰陽公主臉上倏然閃過一絲微笑，道「葉青，鬼諸葛就是離開一下，並非什麼大事，你何故大驚小怪，危言聳聽！」

葉青哈哈大笑，道：「公主謬矣！以在下推測，鬼諸葛必然離去，其人野心勃勃，不甘屈居人下，何能久守區區一獄官之責！依區區之言，各位不如化干戈為玉帛，言歸於好，彼此息爭，不必為一小人而拚生死！」

陰陽公主狂笑一聲道：「葉青，你這豈非妄想，傷了本公主手下五殿閻君，竟想抖手一走，談何容易！」

語聲方落，原先離去的侍女，已掠身而至，對陰陽公主一恭身道：「閻輪值巡視夜叉言，鬼諸葛已假傳公主血令，剛剛離去，走出黃泉路！」

陰陽公主臉色一變，葉青已大笑，說道：「在下之言，不幸中的，公主認為如何？」

陰陽公主星眸露出一股駭人的光芒，沉聲道：「九殿閻君，立刻追踪，務必把曹鏗擒回，以正潛逃之罪！」

九殿閻王應聲如飛而去，除了四位老者運功療傷未起身外，五道光彩，如電掠離，瞬眼即逝。

陰陽公主倏然臉色如春日花開，嬌笑

道：「葉青，你要本公主罷手不難！假如你自願留此，本公主就讓玄冰老婆子師徒安然離此，絕不為難，而且等鬼諸葛擒回交由你處置！」

葉青心中懷疑這魔頭變化何以這般快，表面淡淡道：「公主要留下區區，有何吩咐？」

陰陽公主臉色莊重：「尊駕慧質大生，人品英俊，本公主願以終身相託！」

葉青聞言，心頭一震，他料不到對方竟當這許多人，毫無顧忌，口出此言，不由臉色一窘，不知如何回答。

一旁的玄冰幽女聽得酸意大起，厲聲喝叱道：「好無恥的惡魔，虧妳有臉得說出口！」

陰陽公主臉色微慍，道：「丫頭，妳死後餘生，那有妳說話資格！」語聲到此，倏然嬌聲狂笑道：「本公主相託終生，妳是在吃醋嗎？」

她說出男女間事，絲毫不露羞恥，聽在玄冰娘娘耳中立刻目射怒火。

但薑到底是老的辣，衡量利害，强忍怒氣不動。

玄冰幽女正要出言相譏，突然，葉青一拉她衣袖道：「妳不要再多言，早一些離此地為妙！」接着對陰陽公主恭身道：「公主不惜降尊紆貴，在下豈有不識好歹，請即讓玄冰娘娘師徒離開，在下自願留此！」

此言一出，玄冰幽女心頭酸痛難言，倏然嚎啕一哭，奔向玄冰娘娘懷中。

這也難怪，眼見情郎回心轉意，豈知又情海起波。想起自己奔波風塵，九死一生，為的是什麼？

玄冰娘娘一把抱住心愛徒兒，全身氣得發抖！顯然比剛才還激動，抖聲道：「葉青，老身算看錯了人，徒兒，走，像妳這樣的美人兒，還怕找不到婆家？」

語聲一落。已拉着玄冰幽女右腕，身形一起，如電向來路馳去。

陰陽公主嬌笑道：「相公既然答應，就請先進宮休息。」

葉青見她立刻變換語氣及態度，心中暗罵無恥！眼睛望着玄冰娘娘及玄冰幽女逝去身形，心頭一陣難過，暗暗的道：「二位盛情，在下豈能忘記，唉！事情迫不得已，只能從權，妳們實在誤會了！」

陰陽公主見他呆立不語，又嬌笑道：「相公可是為失去戀人而傷心，難道本公主不及那丫頭才貌！」

葉青聽得劍眉微剔，忽然想到自己俎上之肉，只得强忍一口怒火，冷冷道：「公主錯會意思了……」

語聲未落，來路倏然五道光影，電射而落，目光一瞥，竟是奉命擒拿鬼諸葛的五殿閻君！

陰陽公主一見五人回來，嬌容一沉，道：「五位是否已擒住曹鏗！」

為首第六殿閻君，立刻恭身道：「本殿等奉命出關，倏見洞口貼有一張字條，是鬼諸葛所留，故未追得！」

陰陽公主臉色倏怒，道：「寫下何言，竟使五位留步不追，拿來我看！」

最後一位皇冠老者，立刻趨前幾步，送上一紙！但身形微抖！顯然怕陰陽公主之發怒，內心極為凜懼。

葉青在旁聞言一愣，心中大為納罕，及見五殿閻君神態，對這女魔頭的威嚴，暗暗震驚。

這時，他忽然發覺有一對眼睛，向自己凝視，目光微瞥，原來是冬梅侍女！

對她，葉青心中有一股內疚，想起剛入黃泉路，受她相助之情，一時忘了她的忠言，結果落得如今下塲，反而差些連累及她，不得已微帶慚愧之色的向她注視一眼。

倏然，只見陰陽公主臉色變緩，嬌笑道：「五位處理不錯，不追也罷！」

葉青心中又急又怒，他弄不懂鬼諸葛條上到底寫的什麼字，竟有這般魔力，使狠毒的陰陽公主能回心轉意，但是，自己所以留下，雖是為了顧及玄冰娘娘師徒安全，主要的，就是要手刃母仇，殺鬼諸葛雪恨！

對方如今這一下，豈非使自己心願一半落空？

他本來傷勢嚴重，强自支持，如今一動心火，血氣立刻翻湧，加上剛近一個時辰的强忍，再也支持不住，大叫一聲：「妳……敢毀諾……」

語聲未落，人已一交栽倒地上，噴出一道血箭，腦中一片混沌，旋即漆黑，終於失去了知覺。

× × ×

時間在他昏迷中溜過。

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候，葉青才緩緩地醒來，微一啓目，只見眼前，錦帳綉被，原來是身在閨房中綉床上。

目光一瞥，房中裝飾考究，鏡台梳桌，正是一間婦女閨房，同時鼻中微微聞到一股幽香。

這時，他微一輾動身軀，只覺得全身酸痛，軟弱無力，不禁微微一嘆，想起自己履入江湖以來，何等豪氣，如今竟身入羅網，受人擺佈，不禁又悔又恨。

正在此際，房門忽然呀聲而啓，進來一位秀媚並具的女子，姍姍而入，手中捧着一隻盤子，放着佳餚香粥。

葉青目光一瞥，早已認出是陰陽公主身邊的侍女。

見她把一盤佳餚放在桌上，撩開流蘇帳，秀目一閃，嬌聲道：「原來相公醒啦！傷勢好了沒有？」

葉青微嘆一口氣搖搖頭，道：「姐姐！這是什麼地方？」

那侍女抿嘴道：「哎唷！這稱呼可不敢當！相公已是未來駙馬爺，此地正是公主臥室，你叫我一聲夏蘭，就可以了！」

葉青道：「原來是夏蘭姐姐，不知此刻已是什麼時候？」

夏蘭道：「相公已睡了三天啦！肚子餓了嗎？是否要吃一點東西！」

葉青聞言，也覺得飢火微昇，暗忖道：「不論怎樣，身體重要，我盡可能快些恢復功力，早些離開這裏！」

轉念至此，立刻頷首道：「如此有勞姐姐了！」說着，已緩緩走起。

夏蘭立刻將盤子端在床上，侍候着飲食。

三天未進米飯，葉青吃得香甜可口。一餐方罷，房門外突然響起一陣步履

之聲，葉青目光一瞥，只見陰陽公主姍姍而入，身後還隨着四位侍女，冬梅也在其中！

只見陰陽公主秀眸一瞥，嬌笑道：「葉相公已醒來啦！傷勢可覺得好些！」

夏蘭一見她進來，忙收拾好碗盤，退立一旁，道：「葉相公已進過米粥，依婢子看，傷勢大爲好轉！」

陰陽公主微笑道：「葉相公，你可知道我爲你傷勢，已二夜未眠，餵侍你治傷靈藥！」

葉青見她此言，不但未感激，心中更加厭惡，但表面上依然平靜地道：「多謝公主盛情，在下日後必報答治療之德！」

陰陽公主倏然坐在床邊，面對葉青吐氣如蘭，道：「相公此言，太已見外！你我將成夫妻，何必言謝！」

葉青聽得噁心萬分，見她坐在床邊，伸手可及，暗忖：「距離咫尺，伸手可及，我何不强運功力，逞此一擊，或可有得手之望！」

轉念至此，心中一片殺機，微一提氣，臉上却裝出笑容道：「公主既然如此說，在下不再客氣……。」

語聲中，已伸手欲向陰陽公主腰際重穴點去。

豈知體內眞氣，一提到丹田，就立刻四竄而散，絲毫用不出眞力，心中一驚，不由微微的一嘆！

他知道自己傷勢必然尚未全好，故而如此，手伸半途，不由縮回去。

陰陽公主見他臉色沮喪，已嬌笑道：「相公不必太已悲觀，傷勢依 看來，不出旬日必好，何必嘆氣！」

葉青默默無言，但心中暗暗道：「傷勢一好，我就首先要妳的命！」

陰陽公主見他不言，立即起身，道：「你好好休養，還有五天，就是我們百年大禮之日，切勿胡思亂想！」說到這裏，倏然得意嬌笑，道：「妾處這蠻荒之地，雖不虞享受，但日久生厭，也想到中原走走，如今你是中原第一高手，妾身自信天下少無敵手，兩相結合，天下武林，皆是你我囊中之物，那時，受不盡的榮華富貴，足可抵償你這片刻痛苦！」

話聲完畢，又是一陣嬌笑，立即轉身向門外走去。

葉青想得心火大熾，强忍怒火，沉思不言。

一陣香風，五位侍女團着陰陽公主姍姍出房，只留下咯咯的嬌笑聲，尚流盪於空氣之中，使葉青心受刺激。

於是，他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見房中空洞洞地，只有自己一人，立刻盤坐床上，按照「天狼神功」口訣，盤膝運起功來。

他按照神功運氣催血之法，吸氣垂簾，豈知體中的陰陽氣，一到丹田，就無法相合，立刻四散，一遍又一遍，始終如此，累得滿身大汗，却仍無法提起功力。

葉青恨恨地舉掌向床邊木柱切去，噗地一聲，木柱絲毫無傷，自己的掌緣却一陣劇痛。

一看到這種情形，他知道自己目前如普通人一般，絲毫沒有內力，不由頹然而罷。

想起四五日以後的尷尬局面，不知如何處理。

於是他呆望着窗戶，心中一陣悲悽、茫然。

窗戶的光綫，由明亮漸呈黯淡，在他怔呆之下，逐漸變成黑暗。

門戶一開，那原來的夏蘭侍女已進房點燃台上燭火。

燭火螢然跳着，一明一暗，使葉青心中更加煩躁不安，於是索然蒙被大睡。

錦被上有一絲絲幽香，鑽入他的鼻孔，這陣香味，不禁使他想起了施照霞。

漸漸神思恍惚，迷迷濛濛之際，倏覺身體被人搖動，耳中聽到低聲嬌呼。

「葉少俠，快醒醒……」

葉青倏然一驚，倏然坐起，掃眼一看，一張秀麗的臉孔，立刻映起眼簾，凝神之下，不由一怔！

原來夜半入房的人，竟是冬梅，正要出言詢問何事，只見冬梅已搖搖手，接着向門口指指。

葉青不知她是什麼意思，滿心懷疑，冬梅已附耳輕聲道：「少俠，你知道你已入脂粉陷阱了嗎？」

葉青點點頭。

冬梅又道：「你運功試試如何？」

葉青無聲苦笑，隨即搖搖頭。

冬梅又道：「你是否知道自己傷勢已好，所以不能聚氣運功，是中了暗算！」

葉青本以爲自己的不能聚氣運功，是因爲傷勢未好，如今一聞冬梅侍女之言，才知是陰陽公主趁自己沒有知覺之時，使自己飲下了藥物！

此刻，心中不由暗罵陰陽公主毒辣已極，顯然，她是唯恐自己反抗，所以佈下這着防備棋子。

只見冬梅又道：「陰陽公主心毒無比，唉！你中了她的暗算，只有聽她擺佈，她精於房中媚術，一月以後，恐你已死無葬身之地，變成血池中的一堆汚血！」

葉青聞言大駭，低聲道：「姑娘是否能帮助在下脫圍，有生之日，在下不會忘記！」

冬梅幽怨地道：「早知現在，當初何必不聽我的話，差些使我受到連累！」

葉青望着她悽惋的神色，心頭歉然，道：「在下眼見仇人就在眼前，一時尅制不住衝動，其實，現在想來也懊悔自己當時太已任性！」

冬梅微微一笑，道：「你眞的不貪戀陰陽公主美色嗎？」

葉青凜然道：「在下自命男子漢大丈夫，豈會因貪圖美色而喪志！」

冬梅頷首道：「少俠有些剛毅之志，的確與人不同，但你知我此刻之來是爲了何事？」

葉青一怔，默然搖搖頭。

冬梅忽然神色一肅，道：「賤妾欲來是向你要求帮助而來！」

葉青悵然若失，搖搖頭道：「姑娘如有吩咐，在下敢不效勞，但現在身爲俎上之肉，空有心而力不足，徒喚奈何！」

冬梅搖搖頭道：「少俠不必頹氣，只要回答我是否應允？」

葉青腦中靈光一閃，忽然道：「難道姑娘能救我出去？」

冬梅微微頷首。

葉青大喜道：「只要姑娘能助我離開此地，除了要在下人頭外，任何事情，無不應命！」

「眞的？」

「在下出言，從不反悔！」

冬梅忽然投入葉青懷中，抖聲低呼道：「你……眞……」

一時溫香軟玉抱滿懷，葉青一陣心跳，心中懷疑地忖道：「她爲什麼這樣高興激動啊？」

連忙雙手扶起嬌軀道：「姑娘有什麼事，先說吧！」

冬梅臉色紅暈，此刻她往昔寒如冰霜的冷氣，已一掃而光。

只見她嬌羞地道：「奴家本是中原人氏，被陰陽公主擄來充任侍女，剛來時因不甘受辱，受盡苦楚，所以第一件，希望你能把我帶走！」

葉青心中一沉，暗忖道：「血屍潭中高手如雲，光是十殿閻王功力，已夠自己應付，何況黃泉路上關卡重重，一個人是否闖得出去，已大有疑問，再帶一個人，豈非更加艱苦！」

他這一沉思，冬梅已悽惋道：「少俠難道不肯？」

葉青微嘆道：「姑娘錯會意思，在下唯恐功力不夠，難以應付，反而會使妳受累！」

冬梅嬌聲的說道：「少俠不必過慮，以奴家熟悉地形途徑，加上你的功力，足能安渡難關，就是有差錯，奴家也不會怨你！」

葉青毅然道：「好！請問第二件！」

冬梅臉上倏然泛起一片嬌紅，說道：「如相公不棄，奴家不願計名分，永隨相公……」

葉青聽得心頭一震，不由愕然相視。

他想不到對方第二件事，就是這個要求，一時怔住。

自己自施照霞離去，音訊杳然後，可說已心如槁木，但是，愛情的糾纏，却無時忽止，始終在身旁，一個剛去，一個又來。

對冬梅的這個要求，自己不知如何答覆。

如說不，人家深情獨鍾，再三相助，怎回答得出口？

如答應，自己對她只有憐惜，並沒有情意，將來又是個不了之局！

在這刹那，腦中光旋電轉，苦於無法措詞。

冬梅一見葉青臉有難色，悽惋地道：「奴家自知蒲柳之姿難配龍鳳，只求能常侍相公之側，於心已足！」

說到這裏，往懷中掏出一顆紅色藥丸，送到葉青面前又道：「挾恩求報，本非俠義人物所爲，尚希相公原諒奴家苦衷，時已不早，就請吃下這一顆解藥，恢復功力，就動身吧！遲則生變！」

葉青心中有一股說不出的滋味，但在這刹那，也未遑多想，接過藥丸，目光深深的注視着冬梅一眼，表示感謝，立刻吞服。

片刻之際，丹田立刻泛起一股凉氣，知道藥方散開，立刻運功催血。

這一下，果然見效，陰陽二氣轉動，立刻在丹田會合，走遍一百二十八穴，氣達四肢，立刻一躍起床。

冬梅已立刻拉着他衣袖，輕聲道：「走！」

二人提氣掠出房門。

葉青轉首一看，門口臥着一個侍女，竟是夏蘭，才知自己早已受到監視。

這樣，三轉九曲，走完如迷宮般的道路，已到了宮門口。

門下五丈血池已經在望，天色一片漆黑，約已三更左右。

冬梅一擺手，示意葉青止步，指指外面，葉青立刻會意，一閃身隱在暗處，微一打量，身在正殿，殿中佈置擺設，果然豪華已極。

只見冬梅緩步而出，到一殿外，門口已響起一陣嬌語聲道：「咦，冬梅姐姐爲何不去睡？」

冬梅故意嬌聲笑笑，道：「睡不着，想出來散一下步，原來是秋菊妹子輪值守候！」

葉青見二人一問一答，悄悄掩近門邊，只是秋菊侍女道：「姐姐可是想着男人啦！」

說着咯咯一陣嬌笑。

這時，冬梅面對門口，秋菊已站在殿門口，背向葉青。

葉青那肯錯過這種機會，運功左手，十指連彈，施出「離魂指」，二縷銳風，就向秋菊背後「鳳尾」，「對心」二穴襲去。

秋菊倏覺身後不對，剛想轉首，但豈能逃出這奇襲一擊，未及出聲，嬌軀已向地下倒去。

冬梅吃吃一笑，一把扶住秋菊受制嬌軀，說道：「妹子，休息一會吧！姐姐走了！」

說着一招手，葉青飄然而出。

二條人影，疾如電光，立刻向來路轉去。

葉青與冬梅並肩而馳，也辨不出東南西北，但覺得並非來路，忙低聲詢問道：「冬梅姐姐，我們現在往那裏走？」

冬梅立刻回答道：「黃泉路上的人，如碰到了你，都會疑心，現在咱們走迷魂橋！」

說話之間，葉青只覺得眼前一亮，遠遠望去，只見那一大片廣場中，燭火輝煌，笙歌頻傳，一夥男女嬉笑之聲，隱隱而來。

葉青暗暗慨嘆，這溫柔鄉中，有多少英雄豪傑，沉沒其中，喪志亡身。

思忖之間，倏聞冬梅輕聲道：「我們慢慢走過去！」

葉青身形一緩，從容起步，向場中走去。

這時已看到場中，紗帳林立，像蒙古包一般，不過從外望去，隱隱可看到男女醜態畢露。

剛進場中，鼻中即聞到一陣香風，一羣一絲不掛的妖媚女子，立刻如餓虎撲羊，洶湧而來，口中嘻笑，蕩成一片，有的道：「喲！好俊的人品，來到這裏，何不與奴家親熱一番！」

葉青窘得臉紅耳赤，眼見陷入衆香國

，心火大熾，不知應該如何解圍，驀聞身後冬梅嬌聲道：「各位妹子，請勿招惹葉相公！」

其中一妖媚女子蕩笑道：「唷！可是妳冬梅姐姐的專利品！但既然到此，奴家也要嚐嚐新鮮！」

說着，玉臂一伸，就向葉青抱去。

葉青大駭，立刻閃身一避，說道：「姑娘放正經些，在下並非此中人，豈可胡來！」

這話立刻引起一陣哄然蕩笑，道：「到這裏何必假正經，不是此道人，又何必來此！」

另外一個妖媚女子，接着道：「臉嫩的人，剛到這裏的都會有這副正經面孔，但不要三天，比我們還色饞！」

又是一陣哄笑。

這時冬梅立刻飄身站於葉青身旁道：「衆位姐妹，妳們知道這位是何人？」

場中立刻有人笑聲，道：「管他什麼人……」

語聲未落，冬梅已冷笑一聲，喝道：「各位姐妹實在已大胆，葉相公已為公主招為駙馬，後天立刻成親，豈容爾等亂來，假如被公主知道，我想各位是吃不完兜着走！」

此言一出，場中立刻響起一聲驚噫。

接着一片肅靜，有的妖媚女子，已慢慢散開。

冬梅見一言奏效，忙又道：「各位妹子請儘管各自作樂，葉相公與妹妹此來，不過是好奇觀賞一番！」

圍住四周的女子，立刻作鳥獸散，有的還儘向葉青亂拋媚眼。

冬梅此刻向葉青一施眼色，立刻緩步向前一步步走去，但脚步雖慢，二人心中却隨着時間的逝去而漸漸緊張。

冬梅臉上勉强裝出笑容，不時向四周指指點點，好像在為葉青解說。

其實，這皆是隱蔽衆人耳目之舉。

一過廣場，二人立刻加速步伐，如行雲流水，向前飄進，到了迷魂橋。

橋上風景如幻如仙，也有妖媚女子在作樂。

葉青望着橋下一片赤色靜止不流的河水道：「這條河水為什麼這麼赤紅！」

冬梅輕笑，道：「這河名叫陰陽河，河水極毒，人一落下，立刻化為一陣濃烟，屍首無存！」

葉青聽得暗暗咋舌。

冬梅又道：「凡是男人自願進入血屍潭，過不了迷魂橋，這一關，立刻被丟下河中，毀屍滅跡！」

這話使葉青劍眉微剔，但想到陰陽公主的那身功力，不由暗暗嘆了一口氣。

二人一談一說，已經上橋，剛過橋中，一妖媚女子已攔身道：「你是誰？迷魂橋只許進，不許出，你是否知道！」

口中說着話，一雙秀目，却露出蕩人的目光，儘在葉青身上打量不停，搖臂擺乳，裝出許多不堪入目的醜態，使人不敢正視。

這時，冬梅已挺身道：「這位姐姐不可無禮，葉相公是公主駙馬，豈能對他如此舉止！」

那女子面一色驚，旋即道：「既是駙馬，不在深宮，到此何為？」

冬梅臉色一寒，道：「相公初次而入，意在觀賞，姐姐是想阻止！」

葉青一見對方相攔，心中立刻緊張無比，暗暗蓄足功力，預備萬一不行，立刻實行硬闖。

只見那女子，微一沉思，即恭身道：「奴婢不知駙馬駕到，冒犯不禮之處，請多原諒！」

顯然，她已為冬梅之言所矇蔽。

葉青暗鬆了一口氣，表面頗為鎮靜的道：「姑娘多禮，不知者不罪，在下只是好奇觀察而已。」

說着已緩緩向前走去。

輕易過了二道關口，葉青心中已大感高興，走下橋頭，不由向冬梅微微一笑。

倏然他想起鬼諸葛留的那張條子，忙低聲問道：「冬梅姐姐，你可知道那一天，鬼諸葛的留條寫的究是什麼？」

冬梅沉思片刻道：「我大約聽見鬼諸葛的留條是說血屍潭主既欲進闖中原武林，就請先殺葉青，他此去先設計除去黑鷹令主，這二人一除，中原武林隨手可得，他現在不別而去，只是為公主開路，屆時在中原恭候公主法駕！」

葉青想得怒從心起，暗暗恨極，但想起父親黑鷹令主，不由一陣担憂。

二人此刻已快到昔日進入的洞口，眼見尚距只有五十多丈，即可脫身魔窟，倏聞身後衣袂飄空之聲連響，接着一陣嬌叱道：「冬梅賤婢，妳竟敢縱亂而走，還不留下！」

二人聞聲大驚，葉青低聲喝道：「快走！」

一提冬梅，身形如電射起。

此刻他已施出「幻龍身法」，疾速向前奔馳。

瞬眼之間，已到達洞口，一見原來追來時的迎春姑娘已驚愕向內探望。

葉青這時已耳聞身後叱喝之聲已近，顧不得其他，一聲大喝道：「迎春姑娘讓路！」

挾着喝聲，右掌蓄足神功，飛身向前推去。

一道如山狂飆，立刻漫湧而去。

迎春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尚未看清二道光影是誰，陡見一陣奇猛勁氣，迎面壓倒！嬌容一變，一聲驚叱，雙腕微扣，就向前迎去。

但她功力豈能與葉青相比，兩方掌勁凌空擊實，砰的一聲大響，嬌軀竟被震得如斷綫風箏，倒飛三丈。

葉青一掌得手，身形不停，向洞外疾射而出。

一出洞口，立刻施出全身功力，如疾飛瀉，匆忙一瞥身後，見陰陽公主身形已接近三十丈以內。

此刻耳中聽到陰陽公主嬌叱道：「葉青，本公主待你不薄，如何聽妖婢蠱惑，不告而別？」

葉青狂笑道：「魔頭，不必假心假意，在下自會再來此處，與妳一決生死！」

這一問一答，一追一逃，已馳出二十里外，驀地——

陰陽公主厲叱道：「葉青，你再不停下脚步，休怪本公主手下絕情了！」

葉青轉首一瞥，在這瞬眼之間，對方又已追近十丈，現在雙方距離，只剩下十五丈左右。

葉青心中大急，但是拉着冬梅，無法再加疾身形。

此刻只見冬梅已嬌聲咻咻，粉臉變色，慘呼道：「葉相公，奴家命苦，無法再逃了！我看你還是一人先走吧！」

葉青忙道：「姐姐怎說這話，在下性命是妳相救，豈可棄妳而不顧！」

就在這幾句話時間內，又走出五十丈，耳聞身後衣袂飄空聲，愈來愈近，葉青忙道：「冬梅姑娘，妳先走，待我却敵，我就不信會擋不住她！」

他這時豪氣大發，手一摔下冬梅手腕，反身峙立當地不動！眼見陰陽公主及一批血屍潭中高手疾射而來，一聲大喝：「在下就量量你的身手！」

就在對方掠落三丈，身形未停時，雙掌迅揚，「天狼神功」挾着一股移山倒海的狂飆，向前疾湧而出。

陰陽公主見葉青搶先出手，身形未停，未敢遽然迎擊，一聲冷哼，移形換位，飛閃而避，口中嬌叱道：「九殿閻王，速拿下冬梅賤婢！讓本公主來對付他！」

語聲一落，九道光影，已經向冬梅追去。

葉青聞言，心中大急，身形一劃，雙掌施出「玄武八式」，猛然攔去，口中厲聲道：「不要走，先吃少爺一掌！」

話聲未落，耳聞陰陽公主陰惻惻的一笑，說道：「葉青，你先試試本公主這一招！」

一道陰綿已絕的掌風，已向葉青撞過去。

葉青心中一驚，未遑截敵，先求自保，身形飛閃，橫飄一丈。

這時，耳中已聞到遠處一聲悽厲慘嚎響起。

一聞這聲慘呼，葉青心胆俱裂，施出「幻龍身法」，極速向後飄去。

陰陽公主已大喝道：「葉青，你往那裏走！」

雙掌一傾，飄身向前拍出。

葉青担心冬梅侍女那邊情況，不哨一聲，向發聲之處疾奔。

倏見九道光影，迎面飄至，心中一緊，知道冬梅已凶多吉少，不由咬牙咧嘴，一聲大喝：「九位欺侮一個弱女子，先吃我一掌！」

「玄武八式」的「玉帝臨闕」，已向外猛揮而出。

九殿閻君知道厲害，此刻前後參差，無法聯手，為首老者，立刻橫身閃避。

這時，陰陽公主已經趕到，手勢一揮，立刻把葉青圍在中心。

眼見這種形勢，在敵我人數懸殊之下，葉青反而不敢大意了。

周身佈滿「天狼神功」眞氣，嚴密蓄勢戒備，目中冷焰環視，口中冷冷道：「各位也是成名高手，竟效鼠輩行為，豈不貽笑江湖！」

陰陽公主嬌容一片寒霜，冷冷哼聲道：「葉青，你以為本公主一人無法收拾你嗎？」

「哼哼！假如公主有興，在下就陪妳單獨走幾招！」

葉青想先拏話扣住對方，豈知陰陽公主嘿嘿冷笑道：「本公主就不信你有多大能耐，就看看妳能否擋過三招！」

語聲中，嬌軀一彈，雙掌幻出一片掌影，就向葉青攻出。

這一出手，葉青心中一驚，只見對方掌式，詭奇無倫，挾着一片無形陰綿勁氣，緊壓而至。

他自習神功後，從未遇到過這等高手，立刻施出「幻龍身法」，身形鬼魅一飄，掌上已施出「海燕雙棲」，左右雙掌齊飛，切向對方掌影之中。

陰陽公主想不到「玄武八式」這般神奇，幻出的掌風，竟被對方衝破缺口切入，一聲冷哼！叫道：「第二招，『天方夜譚』！」

在喝聲中，掌勢奇怪地左轉，又像詭奇無倫地右轉，竟向葉青「丹田」重穴抓去！

葉青覺得這一式防無可防，避無可避，驚駭之下，晃身暴退。

倏然——陰陽公主一聲陰笑，道：「葉青，這就是要你命的最後一招！」

陰笑聲中，掌勢一劃，身形如影隨形，疾欺而進，竟向葉青前胸拍出。

葉青目中噴火，運功周身眞力欲作孤注一擲！雙掌蓄勢，就想硬拚一招。

就在這勝敗立判，刹那之間……

驀地——一陣大喝，破空而至。

接着黑影幢幢，立刻十餘條黑影，疾掠而落。

陰陽公主招式剛出，聞聲一驚，飛快收式，晃身暴退。

葉青目光一瞥，見場中外圍，竟屹立着四五十名面蒙黑巾人，胸綉飛鷹的蒙面人物！

葉青見黑鷹會人物，突然出現，心中大喜。

九殿閻君一見自己被人包圍，臉色齊變。

就在場中衆人震驚刹那，葉青身形一晃已出重圍，等陰陽公主發覺，已是阻攔不及。

葉青一出外圍，哈哈狂笑，道：「公主是否還想打！」

陰陽公主鼻中冷哼一聲，衣袖一揮，九殿閻君立刻身形一閃，在她身旁兩翼排開！

這時，一名黑鷹會人物，忽然走近葉青身邊，附耳低聲道：「少主，快離開這裏，到熊耳山去！」

葉青心中一驚，道：「什麼？」

「令主受鬼諸葛之計入困，恐怕形勢惡劣！」

葉青聞言，心中大震，旋即懷疑道：「憑鬼諸葛一人？」

「不！圍困令主的聽說是金、鐵雙令，還有七大門派，及一批南北江湖高手！」

語聲未落，倏見陰陽公主一聲冷笑道：「兩位談心談夠了吧！有什麼告不得人之事，何妨說出來聽聽！」

她是見葉青神色連變，猜不透是怎麼一回事，故而先用言語作個試探。

葉青此刻心中大急，想起這世界上父

親已是自己唯一的親人，如今身受重圍，救人急如救火！腳下如踏釘板！

葉青也不遑理會陰陽公主說的話語，急急低聲，說道：「那你們爲何跑到這裏來？」

那名黑鷹會幫徒，立刻答道：「金、鐵雙令加上七大門派及百餘高人，吾等自信已無能爲力，故四處尋找少主下落，途見玄冰娘娘，才知少主在此，急忙趕來，因爲除少主一人之外，已無人能救令主出險！」

葉青只是目光一瞥，見陰陽公主臉色倏厲，知道已要發動攻勢，急忙道：「好，各位請盡力圍住這批人物，當心自己安危，支持一個時辰，即刻撤退！」

語聲到此，又忙對陰陽公主大喝道：「公主在此等一下，在下身有急事，等下再來！」

口中說着，身形就向來路縱去！

陰陽公主見狀一聲嬌叱：「葉青，你不許走！」身形一彈，就要縱出。

但黑鷹會這批高手，豈肯讓她追去，，齊聲叱喝，兵刃齊出，只見一片刀光劍影，就向陰陽公主截攔襲去。

九殿閻君一見對方出手，也齊聲大喝，雙掌揮舞攻上。

於是場中立刻掀起一場混戰，叱喝連聲，人影飛舞。

葉青身影疾如光電，離開當場，已耳聞身後叱喝之聲，知道劇戰已起，想到對方身手，不由暗暗嘆息，這批黑鷹會高手一個時辰戰下來，能夠生還的已不會太多了。

但想起父親黑鷹令主危機，恨不得脅生雙翼，立刻親到。

漸漸地，叱喝之聲遠離，黎明前，東方已映起一絲曙光，葉青施展全部功力，人如一縷淡烟，向前急掠。

過了山道，不分晝夜，也顧不得驚世駭俗，一路上兼程並進。

在第二個晚上已到了熊耳山麓。

一到熊耳山，仰望第三個山頭，映起一片火光。

好像是燒山一般，葉青心中疑惑道：「嚴冬盛寒，怎會發生火災！」

心裏想着，立刻身形向山嶺飛奔。

一過兩個山頭，目光一瞥，火光是在一個深谷中燃燒。

火光中，似乎有許多人影晃動。

看到這裏情形，心中忽然暗呼道：「糟！自己父親一定在此受困！這許多人不是圍困他的人是什麼，有烈火眞君在其中，這把火不是他放，還有誰放！」

這一急，身形立刻急瀉而落，一近谷中，果然一片黑影，人聲噪雜，而火燒之處，圍滿一捆捆樹枝，靠谷邊，是一座房屋。

只聽得烈火眞君冷冷狂笑，道：「黑鷹令主，你與衆爲敵，樹仇天下，今天這火燒滋味如何？」

房屋中，隱隱傳來一陣冷語聲：「各位擺陣仗，有什麼用，眞是英雄奸漢，就進來與本令主拚幾招，看看誰行！」

追魂鐵令接着悽厲長笑，道：「你還吹什麼大氣，死在眼前，還不出來投降，聽候發落！」

葉青耳聞目睹，心火大盛。

但知道父親雖危險萬分，尚安然無恙，心想要衝入這百餘高手的重圍，也非一件簡單之事，加上連日奔波，眞力大耗，何不先尋地運功一番，恢復眞力後，再行衝進。

這一怔思，立刻在外圍草叢中，盤坐運功。

三個週天後，霍然起立，這時，葉青已恢復眞力，目光一瞥，點蒼、武當、雷音、峨嵋、少林、崑崙、華山七派人物，都聚在場中。

烈火眞君及追魂鐵令滿場游走，尤其烈火眞君不時放出一二顆雷火彈增加火焰威勢。

但就是不見鬼諸葛。

再看着，那幢房屋，已經四周着火冒烟。

一見這危機一髮，葉青心火大怒，目光盡赤，一聲怒喝，說：「你們這批人找死！」

挾着喝聲，一道奇勁無比的狂飈罡氣，就向人羣中掃去。

葉青的突然出現，使在場高手大聲失色，耳聞喝聲，要避已經不及，場中立刻響起陣陣慘嚎。

葉青救人要緊，已顧不得其他，人彈急衝，狀如瘋虎，立刻進入重圍，雙掌還掃，立刻向四周圍乾柴劈出。

火星四濺，火光連飛中，葉青已撲向屋中。

這時已耳聞烈火眞君大笑道：「正好，二人一齊進入，父子二人一齊燒死，也兔去我們不少麻煩！」

葉青心中雖怒，但爲要看看父親如何，也顧不得理他，口中狂喊道：「爸！你怎麼樣啦！」

這是他第一次叫黑鷹令主！

此刻，屋中已瀰漫一片濃烟，黑鷹令主不時用掌風逼開這股烟霧，房中四周一片濃烟，到處屍體，像是經過一場激烈戰鬥。

那房角上，正躺着鬼諸葛已經奄奄一息。

顯然，他一生害人，如今也免不了一同葬身火窟，這是命運也是報應。

黑鷹令主倏聽到葉青叫喊聲，心中一陣激動，喃喃道：「唉！他終於來了，父子終於見面，他叫我爸呀……」

此刻，他心中的滋味是無比形容的，父子二人一世之雄，今天竟在這種場合下見面，其悲痛可想而知。

倏然門口砰地一聲，被人踢開，一股濃烟，挾着一條人影一閃而入，這正是葉青！

當他看到黑鷹令主身上傷痕纍纍，衣服破爛！不由激動地撲身而去，口中喊道：「爸爸！你傷勢不重……吧……」

他口中一開，吸進一股濃烟，一陣嗆咳。

黑鷹令主慈愛地摸摸葉青的頭道：「孩子，起來吧！父親受點皮肉之傷，倒還並不妨碍！」

他一向寒冷的臉上，說出了從未有過的慈愛光輝。

葉青望着父親污穢的臉，含着淚水，說道：「爸，原諒孩兒以前對你的冒犯吧！」

黑鷹令主哈哈大笑道：「傻孩子，是父親對你不住，過去的讓它過去吧……」

葉青急道：「爸，快起來，我們一齊衝出去！」

「不！孩子，你出去，爸要待在這地方……」

「爲什麼？」

「不要問！」

葉青忽道：「爸，你不出去，孩兒也要陪你！」說到這裏，倏然想起鬼諸葛忙道：「爸，你看到鬼葛諸嗎？」

黑鷹令主用手一指那一牆角，道：「就在那間，想不到我蕭翊一生，竟敗在他的奸計鬼謀中！」

葉青聞言，心火大起，縱身到牆角旁，見鬼諸葛目光無神，口不能言，躺在地上，對着葉青注視。

葉青一見仇人，仇火驟升，目射煞氣，道：「曹鏗，想不到你也有今日，我今天就送你終！」

語聲中，一掌就向地上劈去，曹鏗一聲悶哼，立刻身亡。

黑鷹令主這時，已喝聲道：「孩子，過去，他死了就算了，到底他與我結盟一場！」

葉青恨恨瞥視一眼，到父親身邊，只見黑鷹令主又道：「孩子，你從今以後應該叫蕭青了！」

葉青微微頷首……

× × ×

這時屋外羣雄一見屋子起火，對着這父子二人一代梟雄即將毀滅，心頭俱各大暢。

烈火眞君想起葉青在玄冰谷一掌之恨！又丟出二顆雷火彈。

嘭！嘭二聲大響，屋頂立刻攏倒下去了！

漸漸地變成一片火燼！

火光熄滅了！

各門派的掌門，都到火場中，察看屍首！

因爲當初場中經過激烈的戰鬥，傷亡人數不少，這一翻撥，根本分不出那一具屍首是黑鷹令主父子。

於是，百餘高手懷着一種興奮又惆悵的心情，紛紛告別離去。

這時遠處倏然來了一條黑影，停在火場邊緣，竟現出是一位尼姑，只見她對火場，落下二行清淚，喃喃道：「葉青！你被燒得屍骨不全，就讓我爲你禱告吧，希望我在夢中見到你……葉青，在我夢中，你要來啊！不要忘記在這世界上，還有我施照霞，沒有忘記你！」

語氣悽婉而悲切，使黑暗的四周，憑添了一份悽涼！

…………

黑鷹令主父子一世梟雄，竟然是死了嗎？

他們父子甘心死嗎？這是一個難解之謎！

不過，自此以後，江湖上也看不到這二位功力超絕的人物……

（全書完）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

魔踪俠影

司馬龍·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雲龍雖然未有弒母，而消魂仙子李美娘剖腹自絕，驚動萬珍珠、梅艷芳入覩，便將珠兒並非自己親生，說出岳雲龍是親生兒子，才懺悔死去，萬、梅二女怕岳雲龍不明兄妹非同胞之內情，會尋短見，跟踪岳雲龍到陰風山地獄谷，原來此處是武林人物，每有重大恩仇，就相約到此谷決鬥。萬人傑就是誘岳雲龍到此決鬥，用天地寒陰殘骨功不敵，反被岳雲龍青霜劍分屍，報了血海深仇，他見二女來尋，不敢相見，呑服毒龍火丹療傷之後，決定參加華山大會，在下山時遇到密宗門紅衣四佛和紅衣怪人無理取鬧將他們擊殺，義釋殭屍魔僧……

魂斷天碧 殉情澗底

元月一日，清晨！

雖然又是一年復始，萬象更新，但這時的天氣，仍然凌寒澈骨，還帶着殘冬冷酷的氣息。

寒風仍凜冽的呼嘯着，使人們有寒慄的感覺。

嘿！

這些人是要上那兒？怎麼如此早，就要趕上華山遊覽。

你看！他們身手是多麼矯捷，每人身上又帶着傢伙，有老翁、壯年、青年、少年、和尚、道士……等，幾乎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一撥一撥的趕上華山，人數之多，的是可觀。

他們每人的臉容上，都泛透着一絲緊張，恐怖，有的是憂鬱，但也有的是喜悅、憤恨……

總之，表情複雜極了。

他們上華山做什麼？

是仇恨的火焰驅使，欲報大仇嗎？

是好奇心所驅使，意欲一覩幾百年來的蓋世奇才——閻羅魔者岳雲龍的廬山眞面目嗎？

？……

？……

華山絕頂天神瀑，是處奇絕、清絕、幽美塵寰的所在。

華山絕頂是指最高的奇峯——華嶽、華雁兩峯之間一處極平坦的斷崖。

人從斷崖上凝視幽谷千尋，蒼烟縷縷，華嶽、華雁兩峯，聳直插空，遙遙相對，猶如兩柱擎天，對峙於衆山羣峯之上。

由華嶽、華雁兩奇峯傾瀉而下兩條雪白巨瀑，懸空相互沖擊，飛玉濺珠，形成一片琉璃世界，然後直瀉下斷崖與兩峯之間的絕澗，因此得名天神瀑。

此道絕澗，其深不見底，因其空間皆被天神瀑的水珠塞滿，根本無法透視澗底的景物。

此道斷崖，名曰：天碧崖。

置身天碧崖上，華山羣峯，可全部瀏覽無餘。

此時，一輪旭日，已冉冉由東邊峯頭雲霧中鑽了出來，金光萬道，給這浩瀚的蒼穹，撒下了一片霞光萬丈的網幕。

這輪旭日，一浮升出來，眩人眼目的精光，普照着每一處的角落，任何一件事物……

天碧崖，在陽光的普照下，却是如此陰森、恐怖、淒涼！

那是最慘酷，最駭人的一幕：

這一場血腥的仇殺，江湖中武林的刧運……。

此刻，雖然剛剛是旭日東升的時候，還有不少武林中人，陸續趕奔這場盛會，但天碧崖，早已演過幾場血腥瘋狂的屠殺了。

這時天碧崖上，人山人海，刀劍林立，但他們却極有秩序的蹲坐地上，環繞着整個天碧崖。

人雖然如此之多，却是雅雀無聲，也許他們是被面前這血淋淋的慘烈搏鬥所震懾！

是的，他們都被此種慘絕人寰的殘殺所震驚了，各人臉容上都泛出一絲凜駭之色，手中各自緊握着兵器，生怕煞神襲向自己。

靠近天碧崖的崖緣，正凝立着一位披頭散髮，混身血跡，煞氣駭人的白衣人，不，是紅衣人，原來他全身已被血跡染紅了。

他右手斜揚着一柄精芒暴射，刺人眼神的銳利短劍，星目暴出一股懾人的心魄的寒焰，凝視着面前四位僧人。

手舉青霜短劍的人，正是閻羅魔者岳雲龍。

那四位僧人，一位面容肅穆莊嚴，左手橫抱一隻綠玉禪杖，此人正是少林掌門——慧空禪師。

另外三位身穿黃色袈裟，蒼老古稀的僧人，正是少林三老：玄清僧人、玄通僧人，玄風僧人。

此刻，他們四人灰白色的壽眉低垂，雙目微閉，單掌立胸，口中喃喃的誦唱的超魂經，梵唱聲低沉震耳，凝澈雲霄，實像莊嚴至極，無形中，含有一股極爲肅穆的氣氛，他們一字並排，離岳雲龍約有二丈。

環繞他們五人的四周，四十方圓地上，遍洒血腥、死屍！

一具一具的殭臥着，慘不忍睹，殘臂斷肢，肝腸淋地，斷劍斷刀，洒滿遍地，層層疊疊，四十方圓地面上，幾乎無一寸空隙沒有碎屍的。

其狀慘極，酷極！

放眼一數，死屍至少有二三百具，鮮血仍由滿地屍體上，涔涔流出來，形成十幾條紅綫，緩緩流向天神瀑冲瀉落的絕澗中。

雪白如玉的瀑布下澗水，此刻，也已變成了一片血紅，這種慘象，的是觸目驚心。

眞是血流成河，腥羶之味，充塞每一寸空間。

倏地——

梵唱聲一歛，玄清、玄通、玄風、慧空，八道犀利無比的煞光，電射向岳雲龍，岳雲龍之煞氣，並沒被八道眸光逼散。

玄清僧人等人心中各自一震，一聲「阿彌陀佛」的佛號，盤繞雲霄。

玄清僧人眼光露出一股極爲悲愴的神色，悽聲道：「岳檀越，你已造下空前絕後的罪孽，難道還不歛收煞光嗎，是否要把羣聚此地的武林人物，全部殘殺殆盡，才能稱心如意嗎？」

岳雲龍態度沉靜，冰寒冷漠，嘴角掀動，冷冷道：「大師，這一次浩刧，是專門對付卑賤邪惡之輩，岳某替天行道，那還談得上什麼罪過！」

慧空禪師臉容肅穆，激動的言語，道：「岳施主，你慘殺這許多人，難道心內毫無一絲惻忍之心嗎？你怎能確實認定這三百多人，都是罪大惡極之人呢？」

岳雲龍像似理直氣壯的說道：「岳某要大肆殺戮之前，曾經聲明，如和我無宿怨之人，只要退至一側，袖手旁觀，絕不會損傷他們一髮一毛，但這些死者，却咄咄逼人，欲爭奪青霜短劍，羣聚圍攻，由這點不是證明這些人卑鄙、邪惡，殺之又有何辜？」

面前這幾位慈悲爲懷的和尚，聽聞岳雲龍的語言，眼睛中都暴出了憤恨的火焰，他們內心悽涼、悲痛，恨自己武功輸於人家，不能挽救蒼生。

玄清僧人極盡蒼涼的浩嘆了一聲，道：「岳檀越，你之生性嗜殺，視人命如草芥，既然這樣，我們四位也讓你一齊成全吧！你今日之罪孽，我們少林派也要分担一份，如我們便這樣偷生人世，也要受盡萬千武林唾棄、痛恨，我們即敗你手，就趕緊處治吧？」

岳雲龍冷冷的說道：「少林派替岳某傳聲武林，對於在下已有恩惠，岳某絕不錯殺有恩之人，你們有地下死者，有半個少林派弟子否？大師等視死如歸之豪氣，岳某無比欽佩，但要叫我殺你們，恕難接受！」

「岳檀越，目下浩刧已造成，我們的罪孽也不容推諉，絕不會這樣偷生人世，現在老衲有一件請求，望施主能夠儘速謝絕人世，以安死者之靈，以平武林之憤，老衲師門三人也捨命相陪。」

岳雲龍聽得心中無比感動，但他臉色仍然毫無表情，冷冷道：「岳某之學天大仇人未死，在下還不會如此輕視自己性命，至於大師等三位得道高僧，要捨身取義，岳某以爲無此必要。」

玄清沉聲道：「施主之大仇人是誰？望能指示。」

岳雲龍冷然道：「掌轉乾坤震西天、冷雲仙子姬白鳳！」

驀在此刻——！

騰騰殺機的天碧崖，突然傳來一陣悽厲刺耳的怪嘯！

嘯聲之中，滿含着令人不寒而慄的陰森，猶如夜梟嘶啼，厲鬼慘號，聞之，令人毛骨悚然。

這嘯聲自層層的山巒中，以駭人聽聞的快速，搖曳而至，其聲之慘厲，悠長，實令人心驚胆顫。

嘯聲清越已極，直震得四谷迴聲，悠悠不絕，來人功力之高，可見一般。

岳雲龍聽聞嘯聲，星目稜芒頓盛，沉聲道：「大師等人暫退一旁，岳某斃了此

二人之後，絕對不會失言……」

言字甫落，「颼！颼！」二聲勁疾的破空風嘯，兩條人影，恍似飛行絕跡的蒼鷹，飛過外圍的衆武林高手的頭頂，穩落在岳雲龍面前。

祇見來人是立蒼老古稀的長髯老者，與一位面目姣麗，肌膚似雪，風韻猶存，華貴的半老徐娘。

他們那雙精光湛寒的犀利眸子，首先瞥掃着地上的血屍，臉上不禁皆泛出一絲難以言喻的神色。

那是凜駭、緊張、惶恐？

來人落地之後，外圍的衆高手，暴起了一陣呼喝聲道：「震前輩！姬前輩！快把這小子宰了！殺死他！殺死他！」

人聲沸騰，呼喝震天——

岳雲龍聞聲，內心無比的沉痛，爲什麼自己如此的遭人痛恨；但他也燃起了一股暴怒厲聲，喝道：「衆人給我住口，再出聲，青霜劍下無情濺血！」

隨着喝聲一出，全場的人立刻鴉雀無聲，是的，他們實在太恐懼這位閻羅魔者了。

岳雲龍又大聲喝道：「衆武林高手聽着，你們自以爲面前這兩位，是豪氣凌雲，肝胆照人，大義大仁之人嗎？你們錯了，你們的看法全錯了！

「其實他們二人都是奸謀險詐，欺世盜名，沽名釣譽，假仁僞善的禽獸，骨子裏頭則無惡不作，樹立教會、帮派，羅納綠林敗類、宵小、卑賤邪惡奸徒，同流合汚，狼狽爲奸，倒行逆施，大肆乖張，荼毒武林，欲併天下各帮，唯我獨尊。

「這些情形，惡跡事實，他們却以詭譎狡獪的手段，遮盡了天下人的耳目，眞是使人痛心之極。

「萬千武林同道，却聽其歪曲的言詞，不求鐵證，事實，盲目隨從，本來岳某不願多費唇舌，但因見你們，至今仍蒙受其騙，心痛至極，不得不揭開眞象，給你們認清這些狗輩的猙獰面目。」

岳雲龍於此順便向諸位揭開一件六十年前的沉冤：「昔年天下武林聯合絕頂高手，圍剿在下恩師九天神魔雷去惡，而告全軍覆沒，諸位，你們知道那些圍剿在下恩師的人，是死在誰的手裏嗎？」繼續又道：「老實的告訴你們，他們完全死在冷雲仙子姬白鳳與掌轉乾坤震西天二人聯合的秘密組織奸徒手下。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當然是爲要獨霸武林，消滅天下各派的勢力。還有一件最使人痛心的事，就是在下恩師之師弟，靜湖居士陳吟風，整個碧風山莊，全遭慘酷血洗。

「這些人是死在誰的手裏？他們也就是慘死在這兩位禽獸的手下，爲着一面碧鳳寶旗而幹下了這種慘絕人寰的惡事。但想不到這兩個奸徒，竟然把自己所做的罪孽，加到他們死對頭的身上！——就是在下恩師九天神魔雷去惡的身上。

「你們大家想想，我恩師會幹出那種天人共憤的事情出來嗎？會如此殘無人性，同室操戈嗎？可恨的，是萬千武林同道，居然聽信這些奸徒的歪曲謊言，致使一位鐵面無私，嫉惡如仇的眞正俠義中人，蒙下這種沉冤。

「岳某今日之所以如此慘殺，就是因見當今江湖武林，道風日衰，烏烟瘴氣，魔焰陡長，沽名釣譽，盜世欺名之輩，披猖揚厲，爲着不使天下武林走上末日恐怖之途，方挺身出來拯救天下武林，維持武林正義，對於卑賤醜惡之徒，給予流血的報應。

「你們想一想，天下萬千武林同道都被蒙上眼目，我不這樣做，誰要這樣做，就如佛家所說：『我不下地獄，誰要下地獄。』」

「諸位：岳某定知道你們不齒我手段毒辣，慘絕人寰，蔑視蒼天好生之德，其實，你們要知道，以這種手段來對付惡人，是毫無憐惜的。

「今日岳某一言一語，都是出自肺腑，信不信由你們，希望……」

掌轉乾坤震西天與冷雲仙子姬白鳳，聞聽岳雲龍揭發他們罪過之時，臉色倏起陣陣變化，但他們知道面前的敵人，武功已臻絕境，生怕兩人聯手不敵，所以，趁岳雲龍說話之際，暗中調凝眞氣。他們想：只要是把岳雲龍擊斃，那怕自己二人不恢復武林中的信譽，反之，名氣會更加響亮。

這時，二人已暗中凝聚了全身眞氣，掌轉乾坤震西天，陰沉沉的一聲嘿嘿冷笑，截斷了岳雲龍的言語，冷澀道：「岳小子，謊話說完了沒有，如夠了，也好上路了！」

岳雲龍輕蔑不屑的冷哼一聲，反唇道：「你們兩位已把眞氣調息好了吧！現在死了絕不會有什麼怨言吧！」

冷雲仙子姬白鳳，一聲悅耳的嬌笑，也跟住道：「岳小子，你口舌的是不輸於你那老鬼師父，廢話少說，我們就動手好了。」

岳雲龍星目倏然暴出一股駭人煞焰，冷然的道：「你們二位，昔日是聯手合攻在下恩師，今日就叫你們合手死在岳某劍下。」

掌轉乾坤震西天皮笑肉不笑，道：「好說！好說！恭敬不如從命。」

岳雲龍森寒一聲冷笑，道：「閻王勾命使者已到，還不拿命來！」

身形倏忽一閃，左掌斜擊，帶出無數星芒，銳風勁厲，排氣成渦，剛猛無儔，捲湧向掌轉乾坤震西天。

掌轉乾坤震西天，陰森森的魅笑了一聲，不躲不閃，雙臂在身側圈起一輪弧影，一道深沉似海的綿綿勁氣，已疾速湧了出來。

岳雲龍驀覺一股巨大的潛力，冲過自己氣勁，重如山岳般推壓上來，他冷哼一聲，左掌擊勢倏縮，猛地又震出。

「呼」地一聲勁響——

驀然，平地湧起風雲，空氣呼嘯激蕩，一片浩然輝耀之光，有如宇宙罡風，加速排蕩湧捲過去——

「劈拍！」一聲巨響，兩股勁氣互相接觸。

迴旋中，勁力激蕩如山崩地裂，懾人已極——

接着——一聲悶哼傳出，掌轉乾坤震西天，祇覺心胸一陣劇痛，身子不由自主的退了三步，始拿樁站穩。

震西天被岳雲龍一掌震退的刹那，冷雲仙子也嬌叱一聲，瑩玉的雙掌，倏忽一彈一震。

「呼！呼！」二股洶湧銳嘯的掌風，已如江河倒瀉般，滔滔而出。

那超越尋常的威猛勁力，已挾着排山倒海之勢，漫捲而到，分自極怪異的角度，在狹窄的空間疾出。

岳雲龍目吃下那顆「毒龍火丹」之後，功力倍增。

他一掌震退掌轉乾坤之後，豪氣大發，一見來勢，星目圓睜，暴喝一聲，左脚猛旋至右脚後，左掌也緊隨着倏然驟翻而出。

「轟！」一股剛猛無儔的勁氣，已隨着掌緣帶轉之勢，滾滾而出，迴氣成渦，嘯聲如雷，猶如山崩地裂，河流決堤，迎向冷雲仙子掌勁。

威力奇大，使風雲變色。

「劈拍！」又是一聲勁響。

冷雲仙子姬白鳳，嬌軀突被一股潛力，托得飛出丈外，粉臉色變。

掌轉乾坤震西天萬沒想到岳雲龍功力增進如斯，自己剛才已運聚了十成的氣勁；居然被他震退，這實使他心駭已極，但也非常暴怒。

「錚！」地一聲鏗鏘之音響——

震西天反手已由肩後撤下六十年來沒有用過的旋風古劍，手腕一彈震，激蕩起萬點懾人的精芒，森森劍氣，帶着絲絲破空風聲刺向岳雲龍。

岳雲龍左掌倏然舞起漫天掌影，震西天劍氣一投入那綿綿的勁氣中，宛如泥牛入海，無影無踪。

冷雲仙子姬白鳳，被岳雲龍掌力震退，也激起了殺機，玉臂輕伸，由香肩撤下一條藍色羅紗，倏如靈蛇般，伸吐着向岳雲龍飛捲過來。

姬白鳳這條輕柔的羅紗，在她手中施出來，却是一件極犀利的外門兵器，彩練飛虹。

祇見一縷縷略帶香味的寒風，就像是大海中層層湧來波濤，好似永遠無絕無盡，凌厲絕倫的劈捲。

岳雲龍知道姬白鳳的彩練飛虹是有名的，厲害無比，他手中的青霜劍，立刻化爲萬道精光，條條射向姬白鳳全身每一處要害。

此招是多變詭奧、精妙，又是如此的凌厲、毒辣。

那邊，震西天腕中劍式一變，劍勢如流星劃空，寒光盤繞，宛如浩蕩江河，縱橫無際，一時之間，把岳雲龍圈入層層劍影中。

岳雲龍也不是等閒之輩，手中青霜短劍，正如一條九天矯龍，青色寒虹，也如閃電般，在空間伸縮不停的翻飛電掣飛舞着。

但見冷雲仙子姬白鳳羅衣飛舞，身段翩翩，出手招式，曼妙輕靈，恍若九天仙子，蓮步起舞，綺麗至極地，圍繞着岳雲龍。

岳雲龍功力已至難測其深的境界，只要輕描淡寫的一擧手一投足，便像似驚天動地，勁氣如輪，使人難以招架。

但是，他在兩位六十年前已震驚天下武林的混世魔頭聯合圍攻之下，也感到非常的吃力，而且，震西天與姬白鳳，因常聯合合攻九天神魔雷去惡，所以，合擊之術，純精之術精純已極，幾乎配合的天衣無縫，層層叠叠，嚴密凌厲，使人無懈可擊。

只見岳雲龍青霜劍，化着一條青色飛虹，上下翻飛，時而變成千萬道青光，時而幻成劍山巨濤，罡氣凜烈，十丈內充照迴旋的森森勁氣。

三人愈鬥愈激烈，四溢迴旋的勁氣，呼厲激蕩着。

這場生死慘鬥，眞是懾人已極，幾百年來武林罕得一見的慘酷肉搏。

直鬥得天翻地覆，驚天地，泣鬼神，慘厲已極。

三人所發出的剛猛無儔的勁氣，劍氣、呼嘯交擊，迴旋氣湧，氣勁四溢，直帶得地面上碎石，與那些慘不忍目覩的斷臂殘肢，漫空飛舞。

駭人的威勢，眞是驚心動魄，凶惡至極。

此刻，少林四高僧，也難忍受銳利的四溢劍氣，退至八丈開外。

衆武林高手目見這場慘厲的肉搏，直令得目瞪口呆。

各人心中都暗自感嘆，若以自己武技和他們比較起來，實有如滄海一粟，太微不足道了。

他們自聽了岳雲龍剛才那番言語，有的人對岳雲龍有了另一種看法，此時目見他奇絕天下的蓋世武功，心底各自起了一絲無比的敬佩。

這時天色已是申酉之交，殘陽滿地，將近黃昏，陣陣寒慄的勁風，呼嘯的刮過天碧崖，更增蕭殺的氣氛。

三人此刻已交換了三千餘招，圍觀的衆高手，也忘記了一切，仍然雙眼直瞪，一瞬不眨的凝視鬥場。

冷雲仙子姬白鳳與掌轉乾坤震西天，此刻，眞氣已漸漸接續不上了，但這個有水牛勁的閻羅魔者，却精神抖擻，招式更加毒辣，凌厲。

左掌，右劍，左腿，右腿，恍似一個兇煞之神，左縱右橫，怪忽已極的驟閃着，一道道勁氣，綿綿不絕的揮出。

倏地——

岳雲龍恍似青天霹靂也似的暴喝一聲，左掌早已暗中凝聚了十二成「玄天冰魂」眞氣，隨着一個詭異深奧的顫動，二條有形的白色冰柱，疾射而出。去勢之快，的是千古罕見。

姬白鳳與震西天目見這兩條白色有形勁氣，心知厲害：但要閃避已來不及了，只得暗一咬牙，雙臂倏忽揮舞，圈起一片勁氣，全身罡氣也佈滿周身要害，準備硬接此道白氣。

這也可說是姬白鳳與震西天氣勢已盡，天註命絕岳雲龍手下。

只見二道白色勁氣射中兩人身上，「波！波！」二聲輕響——

「哇！哇！」二聲，姬白鳳與震西天祇覺眼前發黑，血氣翻騰，胸痛如絞，口中一張，各噴出一股血箭，整個軀體被擊得飛起四丈多高。

一聲懾人心魂的厲嘯驟起——

岳雲龍身形猝然飛起，臨空盤旋，彷



若巨鳥翔空，又似龍飛九天，曼妙輕靈已極。

就在他身形飛起的刹那間，岳雲龍手中青霜的劍，立刻施展出那天都魅踪七絕劍，凌厲至極的第五招：「星飛虹影斷腸紅。」

青霜劍寒光，宛如一道遨遊九天的神龍，在空中匹練般的翻捲縱橫，光幕如山，重重疊疊，如江河倒瀉。

姬白鳳與震西天被岳雲龍青色勁氣擊中，五臟六腑，已遭重創，身軀被擊起高空。

他們强忍着心血的翻騰，打算虛空施出絕妙身法脫逃。

但他們一眼瞥見岳雲龍周身劍氣盤繞生輝，冷電精芒四處迸射，奇幻莫測，怪忽至極！

浩蕩的劍影之中，青霜短劍已泛出十股細如拇指，却又銳利無匹的濛濛劍氣，奇速絕倫的分射向兩人。

岳雲龍射出的劍氣，何等奇快，就在他們瞥見電光火石刹那，已奔射向離他們身上幾尺之處，要閃避已是絕對不可能，何況他們兩人已是遭重創之身。

祇聽二聲慘厲已極，臨死前的哀叫，凝澈蒼穹——

震西天與姬白鳳軀體上各被劍氣貫穿而過，縱橫江湖武林六十餘年的魔頭，就這樣慘死岳雲龍劍下。

岳雲龍身軀曼妙至極的飄落地上，青霜劍立刻回鞘，朗聲向八丈外的玄清僧人抱拳爲禮，朗聲道：「大師！人海桑滄，塵海如烟，一生勞碌奔波，所爲何事？縱橫江湖武林，武功蓋世無匹，但其結局怎樣？哈哈……」

接又一陣長笑：「人生如夢，夢是人生！哈哈……」

岳雲龍的撼山震岳的厲笑聲，搖曳蒼穹！

岳雲龍身形疾速閃電，直向天神瀑的旋澗飛落，一片琉璃的瑩玉珠爆，埋沒岳雲龍的身影。

只是聽到岳雲龍那聲悽涼至極，不忍卒聽的長笑，仍然盤震蒼穹，餘音嬝嬝不絕。

艷麗夕陽黃昏際，便是閻羅魔者斷魂時。

那寒冷的風在樹梢上，如泣如訴，飛瀑溪流，在澗底如咽如泣，像似在替這位一生肝胆照人，嫉惡如仇，正義凜然，武功蓋世的武林奇才，慘酷的結局，作默默的哀悼。

衆武林高手，都垂下了頭，珠淚一顆顆掉落下來，他們着實被岳雲龍之死，深深的感動了。

他們好像內心都有着慚愧，內疚之感，大家神氣沮喪，默默無語的走了。

少林派的四位高僧，也各自低頭的走了。

烏金西墮，殘霞滿天——

在昏黃的暮靄中，這羣武林高手逐漸消失於蒼茫的羣峯裏……

天碧崖，血漬斑斑，悽風慘慘，屍骨纍纍，一股腥羶之味，使人欲嘔。

蕩漾一片恐怖，陰森、悽涼——

日落歸山，人倦鳥息，今夜，月沉星隱，陰霾滿天，陰森凜冽的寒風，一陣陣呼嘯着，天籟蕩起音響。

天碧崖，這時突傳出一陣悽厲的悲泣聲，哀聲叫道：

「龍哥呀……你是這麼忍心……放下我們而去……龍哥呀……你爲什麼如此傻呢？……你要叫我們母子……在茫茫的塵世……怎樣活下去呀……」

聲音極盡悽楚、哀怨，聞之令人心腸寸斷。

天碧崖邊緣，此刻正蹲着兩位白衣女子，她們正是萬珍珠與梅艷芳，萬珍珠手臂中抱着一個嬰兒——岳萬芳。

梅艷芳盡情的悲哭着。

萬珍珠又斷斷續續的嘶聲道：「龍哥！你死得好不悽慘……屍骨無存……一龍哥呀！萬沒料到，我們昔日一別竟成永訣……」

極度的悲痛，聲嘶音啞。

驀然，崖上突傳起一聲冗長，刺耳的悽涼馬嘶聲，凝震雲霄！

一匹瘦骨嶙峋的寶駒，四蹄掀舉，電掣也似的，直向崖緣奔飛過來！

顯然，瘦黑，也要隨着主人跳落絕澗中。

但不知怎樣，瘦黑三番四次，奔馳至崖緣，便驟然停住，牠怕死嗎？

或者是，牠知道主人還沒死去，而自己才不願死，只是悽厲的長嘶着。

萬珍珠與梅艷芳悽涼至極的哀哭着，如泣如訴，一直哭到三更天，嘶聲力竭，如杜鵑啼血，巫峽猿啼——

萬珍珠突發着嘶啞的聲音，嗚咽道：「梅妹，龍哥孤單一人，葬身澗底，他的靈魂定是孤獨的，姊姊要陪他殉情此澗，芳兒就煩梅妹把他扶養長大，然後把這段哀艷千古的故事告訴他，好嗎？」

萬珍珠語音甫落，不容梅艷芳出聲阻止，已把嬰兒，放在地面上，身形驟閃，直往天神瀑躍去！

梅艷芳驚叫一聲，「珠姊……」一手沒抓住，萬珍珠的嬌軀，已被瑩潔如玉的水珠吞沒了，無聲無息的落下澗底。

「哇！」一聲悽厲的兒啼聲，震破夜空——

梅艷芳眞是悲慟欲絕，珠淚如雨，她雙手抱起嬰兒——岳萬芳。

沉寂的山夜中，響起一聲孤單的馬蹄聲，與一聲極盡悽涼哀怨的絕妙琴韻，梅艷芳抱着岳萬芳，離開了天碧崖。

琴韻搖曳蒼穹，有如春江之水，潺潺弱流，徐徐飄忽，緩緩輕拂，是如此的悽涼哀怨，如泣如訴，聲聲怨愁。

這聲琴韻，悲悽哀怨至極，使人感到那不似琴韻哀音，竟像眞人呻吟，吐訴一般。

縷縷的琴韻，突告歛止了——

這段悱惻纏綿，悽涼哀恨，動人肺腑的故事，便如此的遺留人間，千年，幾萬年，永不會抹。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那斷腸人永難彌補內心致命的創傷，她、他無比的期冀着，身盡天神瀑的人兒，能夠重生團圓。

（全書完）